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第一〇一回　长老自残施怪术　魔头得逞夺奇花

猛鹫上人连忙叫道：“柳兄，这位是尊胜法王的高足，铁木真大汗的金帐武士，都是自己人。请你帮一个忙。”猛鹫上人被武林天骄夫妻攻得几乎喘不过气，好不容易才断断续续地把话语说得清楚。其实最需要帮忙的是他，只是他不好意思向柳元甲求援，于是抬出了尊胜法王与蒙古大汗的招牌，含含糊糊地只说请他帮忙，却不指明要他帮谁。从上下的语气听来，似乎是要他帮宇文化及，骨子里则是希望柳元甲前去帮他。

柳元甲随着太乙之后来到，对猛鹫上人等人来说，固然是喜出望外；但对柳元甲来说，他听了猛鹫上人这一番话，也是感到了意外之喜。你道为何？原来柳元甲自从他的哥哥柳元宗还俗之后，他自知罪孽深重，即使柳无宗肯饶他一命，蓬莱魔女也不肯放过他。柳元宗爱女情深，蓬莱魔女不肯放过他，柳元宗终须也会改变主意，取他性命的。当今之世，柳元甲最最惧怕的就是他的哥哥，这也是他要骗取公孙奇的毒功秘笈的原因之一。即使如此，他也怕练成了那两大毒功仍然敌不过他的哥哥。

如今他听得宇文化及是尊胜法王的弟子，又是铁木真大汗的心腹武士，不由得顿然一喜，心里自思：“铁木真大汗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将来代金而兴的必定是他。当今之世，能够与我的哥哥匹敌的，也只有铁木真大汗的国师尊胜法王。我何不趁此机会结交此人，将来可以托庇于铁木真大汗与尊胜法王，那就不怕我的哥哥与笑傲乾坤这一些人了。何况这还是求得荣华富贵的好机会。”

此时云紫烟正向字文化及杀去，柳元甲是个武学大行家，一眼就看出字文化及对付鲁长老可以稍占上风，若加上了一个云紫烟，他就决难抵御。于是柳元甲一跃而前，喝道：“我不许你们以多为胜，你这丫头给我滚开！”呼的一掌，向云紫烟劈下。

柳元甲的大碑手比宇文化及的混元一炁还要霸道，幸而云紫烟的轻功不弱，给他掌力一震，登时一个“细胸巧翻云”，借着这股猛力，整个身子反弹起来，半空中一招“鹰击长空”向柳元甲刺下，柳元甲焉能让他刺中，左掌的劈空掌力接续发出，把云紫烟震荡出三丈开外！

猛鹫上人见柳元甲不来帮他，心头暗恨，想道，“这姓柳的也不是好东西，只知趋炎附势。好，将来再慢慢地炮制他。”

猛鹫上人正自吃紧，武林天骄忽地放松了他，叫道：“武大哥，咱们都来掉换对手。清云，你去与云姑娘联手；武大哥你来斗这个秃驴，我和这姓柳的老贼算一算帐。”于是赫连清云和云紫烟合斗神驼太乙，武士敦则替换了武林天骄，与猛鹫上人交手。

猛鹫上人刚自松了口气，武士敦已是补上空档，呼的一掌打来。猛鹫上人“嗖”的窜起一丈多高，五指如钩，向武士敦的天灵盖抓下。武士敦喝声“去！”掌风震荡，猛鹫上人在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斜斜落下。武士敦也接连蹬、蹬、蹬地退了三步。原来猛鹫上人那一抓，乃是他的杀手绝招之一，五指鹰扬，冷风疾射，就似发出了五枝无形的冷箭，刺向武士敦的五处大穴。故而武士敦也不能不给他迫退几步，避开他的锋芒。

这一招双方都没有占到便宜。猛鹫上人“噫”了一声，似乎有点惊诧。两人一退复进，这次是猛鹫上人先行出招，一个“大擒拿手法”，双臂箕张，招里藏招，式中套式，猛扑过来。武士敦上半身的三处关节、七处穴道，都

在他的掌指擒拿之下。这样复杂奥妙的大擒拿手法，倘若用普通的招数化解，无论如何总会有一两处防御不到的地方会给他抓着。武士敦喝声“好！”不退不闪，也不出招化解，却是和他对抢攻势，硬攻过去。只见他身形一斜，手腕一绕，把全身成了侧立的弓形，两掌平推似箭，力猛如山。掌力大于指力，这一下硬碰，倘若猛鹫上人不变招的话，虽然可以扭伤武士敦的关节，但本身也必定要被武士敦的掌力震伤。

猛鹫上人不愧是一派的武学宗师，就在这双方都是如箭在弦，一触即发之际，蓦地化抓为劈，轩眉绕掌，双掌如环，一冲一绕，疾如闪电。在掌法之中仍然藏有擒拿手法，不过却是以掌力为主，左掌那一绕一扭，则是助攻了。

双掌相交，只听得“蓬”的一声，接着“嗤”的一响，猛鹫上人倒纵出一丈开外，武士敦则被他撕烂了一幅衣襟。原来武士敦是以双掌之力和他硬碰，而猛鹫上人则因用了擒拿手法助攻，故此在掌力的比较上稍稍吃亏。但他乃是掌指兼施，在招数上却又稍稍占了便宜。一个要倒纵退避，一个被撕烂衣裳，大家都吃了点亏，算起来还是打成了平手。

猛鹫上人倒吸一口凉气，心里想道：“想不到这些后辈英雄，一个强于一个，当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了。”

武士敦也是不由得不心头微凛，想道：“这秃驴与武林天骄夫妇打了半天，居然还能够硬接我的大力金刚掌，我竟自讨不到他的半点便宜。”

双方都是不敢轻敌，交手的情形又与刚才大大不同。两人并不近身搏斗，猛鹫上人倒纵出一丈开外之后，就在原地发掌,一掌劈出，隐隐挟着风雷之声；武士敦双掌一合一张，也是遥遥发掌。两股掌力在中途一撞，登时卷起了一股旋风。

掌风激荡，砂飞石走，但在两人之间，却总是隔着几步距离，双方的拳脚都没有沾着对方的衣裳。虽然隔着几步，每一招数，又都是带攻带守，应付对方的。武士敦依然是用大力金刚掌，猛鹫上人则用七十二招擒拿手法配合着他的五禽掌，两人每一举手一投足，全都暗藏着几个变化。这样的打法比近身的搏斗还更凶险，除了比掌法之外，还含有较量内劲的功夫，因为距离数步，谁的内力充沛，掌风凌厉，谁就可以占到便宜。这种上乘武学的较量，若是哪一方稍有疏漏，对方只要身形微动，便可抢进身来，立下杀手。

猛鹫上人是一派宗师，有数十年的武学造诣，论火候差不多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但武士敦则胜在年富力强，而且是天生异禀，在大力金刚掌上更有独到之处。是以他虽然比猛鹫上人小一辈，但打起来却是难分高下。猛鹫上人因为与武林天骄夫妇先打了一场，耗损的真力较多，这也是他的一个吃亏之处。

武士敦是以刚猛的打法对付猛鹫上人，另一边，武林天骄与柳元甲却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打法。

柳元甲的功力不在猛鹫上人之下，他的绵掌功夫乃是武林一绝，柔中寓刚，有击石如粉之能。以往武林天骄与他几次交手，都是不免稍处下风，这一次武林天骄用新创的“落英掌法”来对付他，落英掌法轻灵飘忽，正是绵掌的克星。

柳元甲不知他新创的落英掌法的奇妙，见他上来，冷笑说道：“你这小子，放着现成的贝子不做，却来武林争雄，几次三番与老夫捣乱。嘿嘿，可惜你还差几年火候，不配做老夫敌手。回去再练几年吧！”

武林天骄淡淡说道：“ 是么？我只练了一年，但可以先让你三招。 ” 武林天骄的脾气是别人骄傲，他则更为骄傲。

柳无甲大怒，左掌一晃，引开武林天骄的目光，右拳劈面捣出。武林天骄使出“ 风刮落花 ” 的身法，柳无甲的右拳左掌全都打空。柳元甲心头微凛：“ 这厮的轻功的确是大为精进了！ ” 反手立即又是一掌，武林天骄腾身飞起，说道：“ 还有一招，用心打吧。过了三招，就没有你的便宜了。 ” 这一招他避得恰到好处，柳元甲的掌锋刚刚从他的脚下削过。

柳无甲也真厉害，算准了武林天骄落下的方位，抢过去先占了有利的形势，待他身形一落，柳元甲倏地平地拔起，便是一招“ 举火撩天 ”，掌插他的丹田要穴。武林天骄人在半空，谅他躲避不了。即使是用“ 鹞子翻身 ” 的身法冲击下来，那也是势非还招不可了。

柳元甲是个武学大行家，不出他的所料，武林天骄果然是用“ 鹞子翻身 ” 的身法；但出乎他的意料的却是：武林天骄并没还招。

一般的“ 鹞子翻身 ” 是直线下落的，武林天骄的“ 鹞子翻身 ” 却是斜飞出去，恰恰避开了柳元甲的这一招“ 举火撩天 ”。但虽是避开，他的丹田亦已被掌风所触，感到隐隐作痛。武林天骄心道：“ 好在我只是说让他三招，再让多一招可就不行了。 ” 要知柳元甲的功力尚在他之上，他让这三招实已是竭尽平生本领。为了争一口气，几乎伤在柳元甲掌下。

幸亏武林天骄这一年来，得了三位武学大师的亲传，内功心法早已参透，就在身形落地之时，他已是运气三转，真气直透丹田，登时痛楚消失。

柳元甲如影随形，跟踪追到。武林天骄喝道：“ 三招已过，我还招了！ ” 柳元甲是前辈身份，意欲让回三招，话未出口，武林天骄闪电般的一掌已是打了过来，这一掌无声无息，看似漫不经意，毫不着力，掌力一到，却似暗流汹涌，突如其来。

柳元甲大吃一惊，只好出招化解。武林天骄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掌法轻灵飘忽，奇幻无方，叫他捉摸不透，一口气连攻了十七八招。

柳元甲毕竟是个经验丰富的大行家，对敌人的掌法一时捉摸不透，便以绵密的掌法护身，只守不攻。待到武林天骄的落英掌法告个段落，柳元甲倏地猛施杀手，一招“ 金龙探爪 ”，唰地抓向武林天骄的面门，左掌则从时底穿出，仍然是用绵掌击石如粉的功夫，但掌势则变为“ 印掌 ”，“ 印 ” 向敌胸。这一下掌抓兼施，倘若给他得手，武林天骄不死也受重伤。

武林天骄一声冷笑，说道：“ 老贼你再凶狠，亦岂能奈我何哉？ ” 就在这危机瞬息之间，只见他身如彩蝶穿花，恰到好处地先避开了柳元甲的一抓。但柳元甲是一流高手，右手的一抓落空，左手的“ 印掌 ” 依然“ 印 ” 到，不过是改变了个方位而已。

柳元甲正以为对方无可逃避，武林天骄身形一转，轻飘飘地反手一掌，双掌一交，已是化解了柳元甲的掌力。原来武林天骄费尽心力，用一年的工夫。创出了这套落英掌法，就是为了要破柳元甲的绵掌的。柳元甲这招杀手，也早在他意料之中。

柳元甲这一惊更甚，这才知道武林天骄不但是轻功大进，内功也是远胜从前。要知他能够化解柳元甲的掌力，虽说是用个“ 卸 ” 字诀的巧劲，但没有相当功力，还是不能化解的。轻功与内功的精进也还罢了，尤其令得柳元甲吃惊的是，武林天骄的落英掌法竟似是专克他的绵掌的，他每出一招，都似是在对方所算之中。

柳元甲经验丰富，看破了这一点，登时改用另一种掌法。但他最擅长的乃是绵掌功夫，如今舍长用短，武林天骄就更是可以应付裕如了。不过，武林天骄的功力虽是大胜从前，比起柳元甲来还是稍逊一筹。好在他在掌法上占了便宜，双方恰恰打成了平手。柳元甲还给他迫得只能防守。

另一边，云紫烟与赫连清云双战神驼太乙，又是一种打法。她们二人的功力自是不及神驼太乙，但却也各有独斗的武技。云紫烟的无相剑法得自峨嵋派无相神尼的衣钵真传，当年无相神尼面壁十年始创出这套剑法，以轻灵奇变见长，最适合于女子使用。赫连清云的弯刀点穴，也是武林一绝。

太乙要抢云紫烟已采下的那朵雪莲，一上来便对她猛施杀手。

云紫烟给他的掌力一震，跄跄踉踉地倒退数步，太乙正要向她抓下，忽觉背后微风飒然，赫连清云的刀尖从他意料不到的方位刺来，这一刀迳刺他的背心的“风府穴”，正是攻敌之所必救。太乙反手一挥长袖，裹住了她的刀锋，喝声：“撒手！”不料云紫烟唰的一剑，也是从他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太乙只得回掌护身，用到了八成功力，荡歪她的剑尖。可是这么一来，他的衣袖就裹不牢赫连清云的弯刀了。只听得“嗤”的一声，太乙的衣袖被削去了一截，赫连清云的刀尖往前一送，点着了太乙时尖的“曲池穴”。还幸太乙闪避得快，刀尖点着，内力尚未能贯注，太乙功力深湛，立即运气解穴，这条手臂才不至于残废。但饶是如此，也已感到一阵酸麻。

太乙大怒，双指一弹，使出“玄阴指”的功夫，冷风如箭，向赫连清云射去，赫连清云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战，但却也没有受伤。原来赫连清云这一年来在光明寺得有接近三位武学大师的机会，武学亦是大有增益，尤其在内功的造诣上更是大胜从前。虽不及太乙，却可以抵御他的玄阴指所发的寒气。太乙的玄阴指除非是触着她的身体，否则便不能令她中毒。

云紫烟的功力不及赫连清云，可是她身法轻灵，比赫连清云也更机警。一见太乙接着向她指来，立即一个“移形换位”，避开正面，而且马上便以奇诡绝伦的剑法向他的侧面袭来。太乙的一条左臂酸麻未过，只能以右臂发出玄阴指，威力自是打了几分析扣。云紫烟与赫连清云联手斗他，两人起初还是各自为战，渐渐就懂得配合起来。杀得太乙只有招架之功。太乙悔不该一上来就轻敌，给赫连清云先点着了他的“曲池穴”。如今只有暂且忍耐，先行防守。一方面默运玄功，希望在左臂恢复正常之后，再对她们施展杀手。

云紫烟挥剑急攻，赫连清云从旁侧袭，和她紧紧配合。太乙给她们迫得步步后退，强忍着气，心里想道：“等下再叫你们知道我的厉害！”大乙的功力远在她们之上，虽然只是以单掌应敌，给她们联手迫退，但退而不乱，还可以应付得来。

鲁长老以打狗棒法对付字文化及，初时颇占上风，渐渐可就有点感到气力不济了。打狗棒法虽然不用怎样费力，但宇文化及的劈空掌十分强劲，他的棒打不到字文化及身上，却必须运功抵御对方的掌力。鲁长老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过了一百招之后，已是心跳加剧，气喘之声对方亦已可闻了。宇文化及哈哈笑道：“老叫化，任你夸口，你总还是我的手下败将。”掌力加紧，越迫越近。

鲁长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见武林天骄和柳元甲打成平手，武士敦与猛鹫上人也是旗鼓相当，云紫烟、赫连清云联手应付神驼太乙虽然暂时占了上风，但看来只是假象，久战下去，只怕她们还会败在太乙手里。鲁长老咬一咬牙，心里想道：“我今年已将近八十，多活也活不了几年，索性与他拼

了。”

鲁长老踉踉跄跄地连退几步，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宇文化及哈哈大笑，身形一起，便要抓他的琵琶骨。哪料笑声未绝，鲁长老陡地一声大喝，连人带棒旋风般地向他劈来。两人来势都急，登时撞上。宇文化及只道他已是气衰力竭，一掌便可将他打翻。哪知他全力打出的一掌，竟然连鲁长老的打狗棒也荡不开，给他结结实实的一棒打个正着。这一棒的力道大得出奇，宇文化及大吼一声，血如泉涌，反而给鲁长老打翻了。原来鲁长老乃是用“天魔解体大法”来增强自己的功力的，这“天魔解体大法”本是邪派中的一种最奇异的功夫，在自残肢体之后，可以刺激本身精力，使原有的功力陡增一倍。鲁长老并非出身邪派，但他少年时候曾远游西藏，机缘巧合，得一个红教僧人传他“天魔解体大法”，他当时由于好奇之念，便学了下来，数十年来从没用过。如今才是第一次使用。他咬破舌尖，使出这种邪派奇功之后，立即便用最刚猛的伏魔杖法，痛击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如何能够抵挡？

鲁长老正要再打一棒，毙了宇文化及。忽听得“呼”的一声，猛鹫上人已似一头兀鹰般地飞扑过来。他是见宇文化及有性命之忧，特地扑过来相救的。武士敦也同时扑来，但武士敦的内功虽强，轻功却是不及猛鹫上人。结果还是猛鹫上人先到一步，就在鲁长老举棒再打宇文化及的时候，猛鹫上人一抓就抓着了他的棒头。

猛鹫上人抓着棒头，正要施展大擒拿手法，不料鲁长老的打狗棒往前一送，猛鹫上人登时似触电似的，慌不迭地松开了手。原来鲁长老的功力已是增强了一倍，比猛鹫上人还要胜过一筹。猛鹫上人想要夺他的棒，反而给他的内力所震，若不立即松手，只怕经脉也要受伤。

但“天魔解体大法”最伤元气，而且效力只能维持片刻，这是非到最危险的关头不能用的，用了之后，本身不死也要重伤。鲁长老虽然震退了猛鹫上人，本身亦元气大伤，“天魔解体大法”的效力登时消失。就在猛鹫上人刚刚后退之时，他又是一大口鲜血喷了出来，身子也似风中之烛摇摇欲坠了。第一次是他自己咬破舌尖喷血的，这次可是真的是受了严重的内伤而喷血了。

武士敦大喝道：“休得伤我师叔！”急步赶来。猛鹫上人突然见鲁长老口喷鲜血，呆了一呆，立即抱起了宇文化及，叫道：“扯呼！”飞身便即跃过了围墙。

原来猛鹫上人也识得“天魔解体大法”，但却是知而不详，他给鲁长老震退之后，见他又吐鲜血，只道他是再次施展此法要来伤他，却不知“天魔解体大法”是只能用一次的。猛鹫上人正要倚仗宇文化及的关系，好结交尊胜法王并取得铁木真的信任，此时他当然是要把宇文化及先救出去了。其实他若果知道鲁长老此时已是元气大伤的话，只须再打一掌，便可杀了鲁长老。

宇文化及受了重伤，尚未昏迷，叫道：“那两样奇花，那两样奇花……”说话之际，猛鹫上人已经背着他飞过围墙，说道：“那两样奇花改日再取也还不迟。”

武士敦连忙扶稳师叔，只见鲁长老面如金纸，气若游丝，武士敦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给师叔推血过宫。

太乙哈哈笑道：“何须改日，现在我就取它！”此时太乙正给二人迫得退至冰湖之旁，突然双掌平推，向云紫烟猛下杀手，此时他早已默运玄功，全身血脉畅通，左臂亦已恢复如常了。云紫烟挡不住他的双掌之力，连忙一

个“细胸巧翻云”倒纵出数丈之外，“咕咚”一声，跌了下地，赫连清云大惊，连忙退后，跑过去保护云紫烟。

太乙迫退了这两名女将，哈哈大笑，飞身一跃，跳下冰湖，脚点浮冰，把另一朵已开的天山雪莲摘下。随即跳上岸来，又把树上剩下的六朵阿修罗花也全都摘了。他见猛鹫上人已走，而武士敦正在救治师叔，他自是要趁此时机，赶快掠夺这两种奇花，顾不得再去伤云紫烟了。鲁长老嘶声叫道："去，快去，抢回这两种奇花！"可是武士敦岂能弃他而去？

柳元甲猛发一掌，以攻击掩护退走，武林天骄侧身避他这掌，柳元甲立即跟在太乙之后，两翁婿同时走了。武林天骄的本领与他不相上下。论功力还稍逊于他，自是阻他不住。

赫连清云扶起了云紫烟，问道："云姐姐，你怎么了？"云紫烟道："没什么，咱们快去看鲁长老吧。"赫连清云见她果然没有受伤，这才放下了心。于是她们二人与武林天骄一同去看鲁长老。

鲁长老叹了口气，说道："唉，雪莲和魔鬼花都给他抢去了。魔鬼花落在他们手中，可是为害不浅。"武士敦道："但得师叔平安，东西失掉算得什么。他绝不能全部抢去，云紫烟已经摘下了一朵雪莲了。"鲁长老道："你、你不知道，魔鬼花落在妖人之手，他们、他们可以……"话未说完，双眼已是翻白，说不下去了。

武林天骄连忙与武士敦合力给他推血过宫，说道："我还有一颗小还丹。"鲁长老张开眼睛，说道："用不着了。武师侄，这打狗棒给你。我背囊里的七朵魔鬼花和那朵天山雪莲你给我送去，送给柳元宗。"

武士敦道："我会办到的。师叔，你宽心养病，服下这颗小还丹吧。"正要强使他吞服小还丹，忽见鲁长老双眼一阖，武林天骄用手一探，鲁长老气息已绝，原来鲁长老自知元气大伤，即使服下了小还丹，也不过苟延残喘，多活十天八天而已。是以他不愿浪费这颗小还丹，自断经脉而亡。

武士敦虎目蕴泪，说道："师叔我一定给你报仇！"武林天骄劝道："鲁长老年近八旬，临死尚打伤强敌，死得英雄，死得壮烈。这仇当然是要报的，吾兄却不用太过伤心了。"当下便在园中埋了鲁长老。

武士敦说道："太乙、柳元甲二人既然是在此地，公孙奇一定也在这儿。咱们正好搜出他们的巢穴，将这祸根一并除掉。"

武林天骄说道："他们与猛鹫妖僧已经合在一伙，以咱们现在的人力，只怕还不能胜过他们。"武士敦虽然痛恨这班妖邪打死他的师叔，于公于私都要报仇；但他也是个干练精明，善于处事的一帮之主，心中悲愤，理智并未消失。想了一想，说道："你说得不错，鲁师叔死了，现在乃是敌强我弱。暂时连这里咱们也不能住了。不过，咱们只要多一个高手相助，就可胜过他们。报仇虽然不必就在这一两天，但也不宜太迟，太迟他们若是离开了天狼岭，就不容易寻找了。"

武林天骄说道："公孙奇业已走火入魔，想来他们不会很快离开此地的。而且宇文化及受了重伤，至少也要在此地调养一两个月。我倒想起了一位高手，就住在这附近。"

云紫烟道："你所说的人可是前辈女侠聂金铃？"武林天骄道："不错。聂氏母女住在天狼岭之南的石家村，离此不过二百里。据说聂老前辈的武功不在她的丈夫神驼太乙之下。"武士敦道："就只怕她们母女对太乙与柳元甲尚有夫妻之情。"武林天骄说道："她们母女俩所配非人，同一命运。聂

老前辈咱们虽然未曾会过，但她的女儿石玻则是经常来往于光明寺与石家村的。石瑛曾向我的姐姐倾吐过心事，她说她的母亲一生被太乙所累，痛恨非常，发过誓愿，太乙若然再来惹她，她定然不肯把太乙放过。如今太乙和柳无甲选择了天狼岭作为藏匿之所，猜想他们对于聂氏母女尚未死心，将有所图。咱们去见聂老前辈，委婉陈辞，先打探打探她的口风，说不定她会助咱们一臂之力。”

云紫烟道：“我听清瑶姐姐说过，这位聂老前辈武功虽高，性情却是十分怪僻，还不知她肯不肯见咱们呢，不过也不妨试试。”

此时已是第二日的清晨，他们埋葬了鲁长老便即下山。二百里的路程，中午时分便走到了。武林天骄只知道聂金铃、石瑛母女是住在石家村，却未知她们的居处。他们在村口遇见一个牧童，便向这牧童询问。

牧童说道：“哦，你们问的是聂老太太和石家的嫂子吗？她们的住宅是石家的古老大屋，屋背后靠着山，你们一直走到村尾，就可以找着。不过聂老太太是常年不出来的，石家嫂子则常常不在家。只怕聂老太太不会见客。”大约因为从来没有外人去拜访过聂家母女，所以这牧童觉得稀罕。

武士敦道：“好，多谢你了。我知道她们在家。”武士敦与云紫烟到光明寺那天正碰着石玻下山，相隔不过几天，料想石瑛走是在家中伴她母亲。

一行四人走到村尾靠山之处，果然看见那间古老大屋。武林天骄与赫连清云和石瑛相熟，便即叩门，通名求见。不料里面毫无反应，武林天骄再用“传音入密”的功夫，求见聂老太太，里面依然没有回声。

武林天骄道：“不知这位聂前辈是不肯接见咱们还是当真的不在家了？既然来到这儿，就进去看看吧。”赫连清云道：“这个恐怕有点冒昧吧？”武林天骄道：“难道咱们白走一趟不成？武林中人不拘礼节，咱们和她的女儿又不是初交，她们总不成就会下逐客令。”

云紫烟道：“我听说聂老前辈的性情极是古怪，她最讨厌男子，尤其讨厌长得俊秀的男子。去年清瑶姐与华谷涵去拜访她，华谷涵就几乎给她打破了头。”武士敦笑道：“我可比不上华谷涵，俊秀二字和我可连不上。”

赫连清云笑道：“武帮主毋乃太谦。不过聂老前辈既然是有这一怪癖的脾气，不如由我与紫烟姐先行进去代为陈辞。”武士敦道：“也好，只要聂老前辈知道咱们的来意就行。”

过了一会，赫连清云与云紫烟仍然是从墙头跳出来。武士敦颇为失望，心想：“聂家母女不肯开门见客，此事只怕是有几分不妥了。”武林天骄问道：“交涉办得如何？”

赫连清云道：“奇怪，她们果然是不在家里。但看她们的房中炉灰未冷，好像离开还没有多久。敢情是聂老前辈早已知道咱们要来，故意避而不见的。”武林天骄道：“她不愿意相见，咱们也无谓勉强了，反正咱们也不过是试试而已。”

一行人走出山村，只见那个牧童还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云紫烟道：“哦，你还未回家？”那牧童说道：“我是在等你们。”云紫烟道：“有什么事？”牧童说道：“你们没有见着那聂老太婆吧？”云紫烟道：“你怎知道？”牧童说道：“石嫂子刚才经过这里，留下一封信，要我交给你们。我想，假如你们已经见着了她，她也无须给你留信了。”

云紫烟大喜，谢过牧童，拆开那封信一看，只见那封信写道：“诸君远来，盛情可感，瑛奉母命，难作畅谈。家母有难言之隐，现已避地易居，不

见外客。彼所愿见者，惟瑶姑一人耳，愚母女冤孽牵连，无由自解。天狼岭奸人隐伏，愚母女亦已早知。倘能请得瑶姑一来，是所深愿。”

云紫烟道：“看这封信所说，聂家母女已知道太乙与柳元甲在天狼岭，想必是怕对她们有所不利，故而另易住址。但却不知她何以只肯见清瑶姐姐一人？”武士敦道：“她说有难言之隐，只怕还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内情。可惜柳女侠远在数千里外，她是绿林盟主，目下风云正急，只怕她不能抽身前来。”

武林天骄道：“反正你要把那两种奇花交给柳老前辈，不如回光明寺一转，也用不了几天工夫。”天狼岭离石家村不过八百里路程，以他们的脚力，五六天功夫就可以打个来回。

赫连清云道：“本来若能请得动柳老前辈，那是最好不过。不过柳元甲是他弟弟，只怕他下不了绝情。公孙隐前辈正为他的不肖之子患了半身不遂之症，如今练功自疗，又正在到了紧要的关头，绝不能再受半分刺激，因此公孙奇在天狼岭之事，是不能告诉他的。至于明明大师，他是发过誓不下山的，更请不动了。”

武士敦道：“咱们对公孙隐与明明大师两位前辈，暂且不提天狼岭之事。先把雪莲与阿修罗花送给柳老前辈再说。”

他们回到了光明寺，先去见武林天骄的姐姐慧寂神尼。慧寂神尼颇觉意外，问道：“你们怎么才去了几天，又回来了？”武林天骄把他们在天狼岭的遭遇告诉姐姐，接着说明了他们的来意。

慧寂神尼笑道：“你们来得又巧又不巧。”武林天骄诧道：“此话怎说？”慧寂神尼道：“先说‘不巧’的。公孙老前辈正在练他的少阳神功，练成之后便可打通奇经八脉，半身不遂之症也便可痊愈了。此时，他正在练功的紧要关头，明明大师和柳元宗老前辈都在帮他闭关练功，要一个月之后，方能开关。在这一个月中，他们是任何人也不见的，更莫说下山了。这可不是很不巧么？”

武林天骄道：“既然如此，我们当然不便请柳老前辈下山了。那两样奇花，就留在姐姐这儿，待他们开关之日，再请姐姐交给柳老前辈吧。”

慧寂神尼收下了那两样奇花，接着说道：“再说你们来得正巧之事。西岐凤前天上山来探你的病，你可想不到吧？”

武林天骄果然感到有点意外，说道：“我和西岐凤虽然相识，却不很熟。真想不到他会来探我。可是有什么紧要之事吧？”

慧寂神尼说道：“不错。俗语说得好：‘无事不登三宝殿’。西岐凤当然是有所为而来。事情是这样的：东海龙和西岐凤都在耶律元宜的军中。他们打听得一个重要的消息，完颜长之准备动用御林军来攻打祁连山（耶律无宜的根据地），并且还准备抽调幽州、衮州和济州的兵马合围。可能就在这一二个月发生战事。”

武林天骄道：“哦，他们是来请救兵的？”

慧寂神尼道：“正是。但他们不知你的病好了没有，故此请西岐凤来探望你。清霞三妹的意思想请你们夫妇到祁连山住，一来可以姐妹相聚。二来可以帮她策划军事。她有一封书信托西岐凤带来的，清云弟妹不在这儿，我代她收下了。”

赫连清云看了妹妹的信，说道：“他们那里军情紧急，我们当然应该去帮他们的忙。但行军用兵之道，却非羽冲之长，最好请得清瑶姐姐来给他们

策划军事。”赫连清云不知她的妹妹赫连清霞已经去请蓬莱魔女了。

慧寂神尼道：“西歧凤听得你们夫妇已经下山去了，失望得很。他为着还要去请另外的人，留下书信，就匆匆圭了。我正苦于无法把这消息送给你们，可巧你们又回来了。你们商量商量怎么办吧？”

”

武士敦道：“离此地一百余里有个市镇，名叫始兴，镇上有我丐帮的分舵，咱们到那里去打听得确实的消息，再作决策如何？”丐帮弟子遍布天下，各地都有他们的分舵，消息最为灵通。这半个月来，武士敦仆仆风尘，忙于赶路，尚无暇到分舵联络，是以趁此机会要到始兴分舵去走一趟，一来打听消息，二来也可为丐帮如何配合耶律元宜的义军抗金之事，作一安排。

于是他们四人匆匆吃过斋饭，席不暇暖，又再下山。二百余里路程，他们中午动身，晚上三更时分便即赶到。始兴分舵的焦义舵主见帮主深夜到来，又惊又喜。

武士敦说明来意，问道：“金虏要‘扫荡’祁连山之事，你们可曾听得风声？”

焦义说道：“我们也是昨天才知道的。管涔（地名，离始兴约三百里。）的义军首领孟源得到消息，派人来和我联络。孟源的意思是想发动各路义军和金虏大干一场，他希望咱们丐帮相助，并给他们代传消息。我因兹事体大，不敢擅自作主，正要设法寻觅帮主，飞书请示，想不到帮主亲自来了。”原来丐帮有飞鸽传书，从上一分舵交下一分舵，传递消息最为快捷，故此孟源要央求丐帮给他们代传消息给各路义军。

武士敦道：“首阳山之役，耶律元宜曾为咱们丐帮解围，于公于私，咱们都应该助他一臂之力。这样吧，明日你用飞鸽传书，替他们代传消息。并命丐帮弟子，集中在祁连山东南西北的四个要冲之地，有机会就切断金兵的粮道，扰乱他的后方。”

当下把这四个地方的名字告诉焦义，焦义立即记下，拟好文书，武士敦过目之后，便叫他发了下去。

武士敦处理了丐帮的事务之后，说道：“檀兄，现在说到咱们的事情了。我以为天狼岭之事与赴援祁连山之事可以配合起来办。首先，我想用飞鸽传书，请柳盟主到天狼岭来与咱们相会。柳盟主的大寨在山东金鸡岭，到天狼岭来，以她的脚程大约要二十天，送信的时间估计是五天，总不会超过一个月。完颜长之要调动济州、兖州、幽州各路兵马，御林军还要从大部开发，至少也得在一个月之后，各路兵马才能会合来攻打祁连山。咱们和柳盟主在天狼岭除掉那儿个奸贼，还可以赶得及赴援祁连山。本来若只为除掉几个奸贼，我是不敢请柳盟主的。但现在为了抗金的大事，这就不同了。咱们正缺乏指挥大军的人材，柳盟主乃是最适合的人选，当然，那儿个奸贼不除，也是后患无穷，如今正好等她来一并解决。”

武林天骄道：“好，最好把笑傲乾坤也一同请来。但我想请 问，在这二十多天的时间之内，咱们做些什么？”

武士敦道：“我本来是要到大部（金京）去会本帮的三位香主的，如今正好趁此机会顺便打探军情。烟妹，你跟檀大哥、大嫂到祁连山去，就留在那儿助耶律元宜一臂之力吧。”云紫烟怔了一怔，正想说话，武林天骄已抢着说道：“这样安排好虽是好，但我想稍微变更一下。”武士敦道：“怎样？”武林天骄道：“我和你同往大都，她们两位女将同往祁连山。”

此言一出，赫连清云心头一震，正想说道：“你怎么能去大都？”但见武林天骄辞意坚决，她是知道丈夫的脾气的，他除非不说，说了就一定要做，谁也阻拦不住。于是改口说道：“好，你和武帮主同去，我也可以放一点心。”

赫连清云担忧的是：大都乃是金国京城重地，京中好手如云。武林天骄已与叔父闹翻，朝廷又再把他列名叛逆，他前往大都，危险实是太大。殊不知武林天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才要和武士敦同去的。武士敦是丐帮之主的身份，又是当年刺杀金主完颜亮的“钦犯”，他往大都，所冒的风险更大。赫连清云担忧武林天骄冒险，武林天骄则更是不愿武士敦单独冒险。

武士敦性情豪迈，心中很是感激武林天骄的友谊，想道：“朋友重义，我若是拒绝他，反而是不够朋友了。”于是哈哈笑道：“好，咱们就联手一闯龙潭虎穴吧。”云紫烟道：“你们二人联手，天下无人能敌。不过，金京好手如云，也不可太大意了。”武士敦道：“这个当然。”

武士敦接着说道：“此去金京，半个月可以来回，即使多几天耽搁，也总可以赶得上回到天狼岭与柳女侠相会。不过，为了防备万一的意外，焦舵主你多派本帮弟子，在天狼岭周围巡逻，假如我们不能如期赶到，你们见着了柳女侠，可以通报消息，叫她迳自去找聂金铃聂老前辈。”

赫连清云道：“要不要我们也赶回天狼岭？”武士敦道：“你和紫烟还是留在祁连山的好，不必多跑一趟了。要是柳女侠如期赶到，她可以请得动聂老前辈，我们的力量就尽够对付那几个奸贼了。”

计议已定，于是第二日便即分道扬镳，两个男的前往金京大都，两个女的则同去祁连山。

武士敦与檀羽冲一路同行，一个是性情豪迈，一个是潇洒不羁，一路谈论武林人事以及平生抱负，意气相投，倒是颇不寂寞。

这日到了山西大同，大同离金京不过三百余里，以他们的脚程用不到两天工夫，一算时间，比他们预计可以抵达金京的时间还早一天，武士敦笑道：“大同有一家酒楼，所酿的‘竹叶青’最好，咱们反正不用忙着赶路了，就同往一醉如何？”

武林天骄笑道：“好，这几天忙于赶路，嘴里淡出鸟来。我正想大吃一顿。”

两人走进市区，找到了那间酒楼，只见招牌上写的是“醉仙楼”三个大字，铁划银钩，遒劲有力。武林天骄道：“这几个字倒是写得不俗。”武士敦笑道：“可惜我是个俗人，你欣赏他的字，我只欣赏他的酒。听说这几个字是大同名士项慕白写的。此人诗崇李白，性又嗜酒，故此名号‘慕白’。有一次他到这酒楼喝酒，对这酒楼自酿的‘竹叶青’赞赏不已，认为是全国的第二名酒，仅次于贵州的茅台。那天他大醉之后，趁着高兴，就给主人写了这个招牌。”

武林天骄道：“原来还有这样一桩雅事。好，你说得我也流涎了，咱们就进去喝个痛快吧。不过，要令你变成醉仙可就难了，只怕李白重生，也要拜服你的酒量的。”

不料上了酒楼，只见酒气氛氲，客人满座，竟然找不到一张空桌。武林天骄大夫所望，说道：“咱们来得不巧了。”武士敦深深吸了口气，说道：“好香，既来之，则安之，等等何妨？”

武林天骄是贝子的身份，自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度。武士敦也是身材魁伟，气宇轩昂。酒家的主人一见就知道这两人不是俗客，连忙亲自招呼，给

他们在角落里加了一张桌子。这是主人央求附近的几桌客人靠紧一些，临时挤出来的空位。主人十分抱歉，说道：“我怕两位客官久等，没奈何只好如此安排，实在是怠慢贵客了。”武士敦笑道：“我们是来喝酒的，不是来玩地方的。只要有酒可喝，挤一些还高兴呢。好，你给我们来一坛竹叶青。”主人道：“是，是。嗯，客官，你说的是一壶还是一坛？”一坛酒最少乃是十斤，主人只道是自己听错了。武士敦笑道：“不错，是一坛，要三十斤一坛的。”主人大吃一惊道：“你们还有朋友未到？”武士敦道：“就是我们两个人。主人，你放心，我们不会吃霸王酒的，先给你酒钱就是。这一锭元宝够不够？”主人眉开眼笑，接道：“客官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怕两位喝不了一大坛酒。至于酒钱么倒用不了这许多。”武士敦道：“算了，有多就赏给酒保吧。”

武士敦乃是海量，平时可以多日不喝，但一喝起来，就非喝个痛快不可。起初他跟武林天骄一碗一碗地喝，喝了七八碗，武林天骄笑道：“这样喝我可受不了，让我慢慢地喝吧。我再喝一碗也就够了。”武士敦道：“好吧，酒宜随量。你够我不够，我可不客气了。”喝到后来，他嫌一碗一碗地喝太麻烦，索性捧起坛子往嘴里倒。武林天骄笑道：“好，饮如长鲸吸百川。这一句名诗正好送给吾兄。”酒楼的客人几曾见过这样喝法，不觉都停下酒杯，看得呆了。正是：

饮如长鲸吸百川，敢称臣是酒中仙。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一〇二回　大汗名王图霸业　中原豪杰显雄风

靠窗的一张桌子，坐的是一男一女，看模样似乎是对夫妇。男的约肖三十多岁年纪，一袭青衫，外表似个文弱书生，但双目炯炯有神，落在武林天骄的眼中，一看就知此人是练过内功的人体人物。女的二十多岁，荆钗布裙，姿容却是明艳照人。在武士敦与檀羽冲未来之前，酒楼上的客人都是注目于这个少妇。到了武士敦放怀豪饮之时，客人们的注意力才转移到武士敦身上。这对夫妇初时低斟浅酌，款款深谈，此时也惊奇于武士敦的豪饮，把目光向他们这边投来。那男的微微"噫"了一声，想站起来，那女的摇了摇头，低声说了几句话。武林天骄隐隐听得一句是："不好，这里不是说话之所。"声音极低，而且说的是江湖"唇典"（术语），武林天骄耳聪目灵，听到了这句话，不觉心头一动，遂也悄声对武士敦道："你可认得那边靠窗的那对夫妇吗？"

武士敦放下坛子一看，那男的似乎是在哪里见过，但却记不起来。武林天骄道："他们看你看得出神，好像是认识你的。"武士敦摇了摇头，说道："我可想不起来。也许是他们见我如此喝酒，感到惊奇才看我吧。嗯，我也应该收敛些了。"

武士敦不认得这对夫妇，对方却认得他。原来这个男的不是别人，乃是东海龙的大弟子西川剑客杜永良。女的是他的新婚妻子齐鲁大豪宋金刚的女儿宋巧儿。前年采石矶之战，蓬莱魔女作为义军的统帅与南宋的虞允文元帅配合，大败金兵。当时宋金刚就是一路义军的首领，他的女儿宋巧儿和杜永良都曾参与此役。武士敦在采石矶杀了金主完颜亮，杜永良夫妇曾经目击，故此发现他在此喝酒，不禁又喜又惊。不过，当时武士敦杀了完颜亮之后，便匆匆逃跑，社永良夫妇只是认得他却未曾与他有过交谈，因此宋巧儿不赞成她的丈夫在这样的场合与武士敦招呼。

武士敦正在思索曾在哪儿见过社永良，忽听得楼板蹬蹬作响，上来了两个武士，披着狐裘，头戴阔边的毯帽，一看就知是蒙古人。

这两个蒙古武士，一个髯须如戟，貌甚粗豪，一个却是白净脸皮，一副阴鸷的神气。这两个蒙古武士上了楼便即十分傲慢地叫道："谁是掌柜的，还不快快给找副座头（座位）！哼！你们懂不懂得招呼的？"

蒙古与金国虽然未曾开战，但边境的纠纷则常有发生。在铁木真未曾崛起、蒙古未曾统一之前，是金国强蒙古弱，金国欺凌蒙古。而现在则是形势刚好倒转，蒙古强金国弱，是蒙古意欲并吞金国了。由于这两国乃是世仇，故金人对蒙古人普遍都是没有好感。酒楼的主人听得这两个蒙古武士大呼小叫，忍着气上前和他们说话。虽然说话，但却是摆着一副冰冷的面孔。

酒楼主人淡淡说道："实在对不起两位客官，小店地方狭窄，你是看得见的，都坐满了客人了。不敢要两位客官久候，改日请早。"

那髯须如戟的武士"哼"了一声道："改日请早！你以为我们是没事的闲人，可以天天来你这酒楼等候空位子的吗？明天我们已在大都了，哪有功夫再来？"酒楼主人双手一摊，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说道："那就没有办法了。"

白净面皮的那个武士忽地冷冷说道："没有办法！为什么别人来了你又有办法？"侧目斜睨，眼角正是朝青武士敦与武林天骄那边瞟去，显然是针对他们二人而发。

酒楼主人吃了一惊，心里想道：“刚才这两个鞑子又不在这儿，却怎的知道是我给那两位客官安排了座位？”当下说道：“刚才还勉强可以挤得下一张桌子，现在哪里还能再挤？”

武林天骄听了这两个蒙古武士的说话，也不觉心头一凛，想道：“难道他们是有意来向我们挑衅的不成？”仔细打量那两个蒙古武士，只见自净面皮那个武士双目炯炯有神，虬髯武士则两边太阳穴坟起，落在武林天骄这样的大行家眼中，一看就知这两人乃是武林高手。武士敦自顾自地痛饮，这两个蒙古武士在酒楼吵闹，他却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白净面皮的那个武士说道：“好，你说找不到位子，我们自己去找。”

武林天骄准备他们前来挑衅，但这两个蒙古武士从他们这张桌子旁边走过，却并没有停留。

杜永良和宋巧儿正在注意这两个蒙古武士，只见这两人就朝着他们这边走来，而且在他们这张桌子旁边停下了。白净面皮的那个武士自言自语道：“这张临窗的座头正好。”蓦地提高声音喝道：“掌柜的过来！”

杜永良蕴怒道：“你要干什么？”白净脸皮的那个武士指着他们这张桌子对掌柜的说道：“你说没有位子，这里分明还有两个空位。快给我们添上两双筷子，拿一坛酒来。”掌柜的面有难色，说道：“你们要搭这张桌子，也得请先问这两位客官愿不愿意呀！”

宋巧儿怒道：“你这两个臭鞑子好没礼貌，谁与你们同桌，你当我们是好欺负的么？”

自净脸皮的那个武士说道：“你们不愿意，那就请移过另外的位子去。这张桌子我们是要定的了。”

那个髯须武士更不客气，大马金刀的就坐了下来，嘻皮笑脸地说道：“小娘子，你就陪我们喝喝酒又有什么打紧？哈，好香，好香！你可以先请我们喝一杯么？”

杜永良陡地站了起来，冷冷说道：“好，我请你喝酒！”

武林天骄把眼望去，只见杜永良手执酒壶，朝那髯须武士的面门一推，壶盖早已打开，热腾腾的烧酒照头照面的就泼了过去。这还不打紧，杜永良执壶的姿式，酒壶的嘴尖对准了髯须武士的太阳穴，正是一招极厉害的招式。武林天骄一看看出了杜永良的家数，低声对武士敦道：“原来此人是东海龙的弟子，且看这鞑子如何应付？”

话犹未了，只见那髯须武士大口一张，壶中泼出的热酒一滴不漏的给他吸进口中。杜永良的酒壶推了过来，也给他张口咬住了。武林天骄吃了一惊，心道：“这人的内功造诣颇是不弱！”要知酒是泼来的，要一滴不漏地吸进口中谈何容易？而且杜永良以酒壶当作兵器，这一推之力不亚于铁锤击顶，壶嘴又是击他的穴道的，他只凭着牙力就咬住了壶嘴，令得对方的酒壶再也不能向前推进分毫，内力之强，胜过社永良何止倍数？所以连武林天骄也不能不暗暗吃惊了。

宋巧儿见丈夫不敌，倏地抄起筷子就向那髯须武士的腕脉点去。面皮白净的那个武士也拿起了一双筷子，一夹就夹着了宋巧儿伸来的筷子，两人的动作都是快速之极。宋巧儿来不及撤筷，已给他的一股内力牵引得身不由己地站了起来，身躯向他微俯。这武士瞅牙咧嘴地笑道：“小娘子，你男人向我的同伴敬酒，你也应该向我敬菜了。过来一点，咱们亲近亲近！”

杜永良见妻子受辱，气怒交加，用力把酒壶一扳，只听得“■嚓”一声，

髯须武士咬断了壶咀和咀尖，哈哈笑道：“ 多谢你的敬酒。 ” 大口一张，断了的壶咀被一般酒浪冲了出来。这髯须武士是用内力把喝了下肚的热酒又喷了出来的。

杜永良霍的一个“ 凤点头 ”，断了的壶咀几乎是擦着他的头皮飞过。但他避过了对方的“ 暗器 ”，却避不开对方喷来的“ 酒浪 ”，热辣辣的酒雨喷在他的面上竟然似砂石一般，打得他头面隐隐作痛，热濛濛的酒气令得他的双眼张不开来。杜永良给这“ 酒浪 ” 一冲，生怕对方乘机便下杀手，只得一个“ 鹞子翻身 ”，从窗口跳了出去。

宋巧儿气得满面通红，一抖手松开筷子，拔剑就刺敌人，面皮白净的那个武士仍然用他那双筷子夹着了宋巧儿的剑尖，笑道：“ 小娘子，你这样敬客不嫌有失礼数吗？咱们还是亲近亲近吧！ ”

这个武士正要用劲夺宋巧儿的剑，陡听得脑后风生，原来是武林天骄已然出手，也把一双筷子当作暗器，分打这两个武士。面皮白净的这个武士吃了一惊，情知碰到了高手，连忙把筷子松开，转过头来拨打“ 暗器 ”。

白净面皮那个武士举筷一夹，只听得“ 卡啦 ” 一声，武林天骄飞出的那支筷子竟然给他夹断。可是他虽然夹断武林天骄的筷子，却也给武林天骄的内力震得他不由自主地连退三步，撞到了墙上，“ 轰隆 ” 一声，墙壁给他撞裂，开了个洞，泥土砖屑，纷落如雨，楼中酒客，纷纷走避。武林天骄是用一双筷子分打二人的，这个面皮白净的武士用一双筷子来夹武林天骄的一支筷子，当然是占了便宜。但武林天骄有“ 飞花摘叶，伤人立死 ” 之能，筷子从他手中飞出，胜似钢镖，这个武士居然能用双筷之力把他的一支筷子夹断，也是不大容易了。

宋巧儿抽出了青钢剑，情知自己的本领与这两个武士相差太远，她的丈夫已经跳下街心，于是宋巧儿也跟着跳下去，与丈夫会合。

武林天骄的另一支筷子打那髯须武士，那髯须士挥袖一拂，“ 嗤 ” 的一声，袖子洞穿，筷子从他额角擦过，钉在墙上。髯须武士险些受伤，大怒骂道：“ 暗器伤人，算什么好汉？ ”

武士敦“ 哼 ” 了一声，站起来道：“ 你们欺负妇道人家，又算得什么好汉？好，你刚才‘ 请 ’ 人喝酒，现在我也‘ 请 ’ 你喝酒！ ” 把口一张，登时也是一股酒浪喷将出来。武士敦是把大半坛子的竹叶青喝到了肚里再用内功将它迫出来的，这大半坛的竹叶青差不多有二十斤，比起这髯须武士刚才所喝的半壶酒多了十倍不止，这股酒浪也就大得惊人。髯须武士双掌拍出，风声呼呼，酒花雨点般的洒落。可是饶是这髯须武士的掌力刚猛异常，也只能把武士敦喷出来的匹练般的“ 酒浪 ” 震成“ 酒雨 ”，身上仍然给溅上无数酒珠。他身上披的那件名贵狐裘，登时就似给铅弹攒击一般，被射穿成一个个小洞，有如蜂巢。武林天骄哈哈笑道：“ 好，这正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 髯须武士给武士敦的酒浪一喷，只觉面前一片白茫茫的酒气，双眼也是睁不开，只得也像杜永良刚才那样，从窗口跳了下去。

杜永良夫妇正在街心，见这髯须武士跳下，杜永良喝道：“ 好呀，你这鞑子无理欺人，如今也给别人打落下来了么。吃我一剑！ ” 髯须武士双眼尚未能睁开，听得金刃劈风之声，反手便是一掌。杜永良的剑尖给他荡开，一个回身绕步，又从侧翼攻来。宋巧儿拔出柳叶双刀，与丈夫联手，合斗髯须武士。

酒楼上那个面皮白净的武士见同伴给武士敦的酒浪迫下街心，吃了一

惊，心道：“怪不得宇文化及吃了他的亏。”立即截住了武士敦，喝道：“休得逞能，接我一掌！”左掌半弯，右掌划了道圆弧，平推而出。

武士敦吐气开声，一声大喝，掌锋便劈过去。面皮白净的那个武士左掌一招，右掌一按，双方掌力震荡，轰然有声。武士敦用的是“金刚掌”的功夫，掌力刚猛无比，但这蒙古武士双掌一合，居然把武士敦这股排山倒海般涌来的掌力化开。原来这面皮自净的蒙古武士内力虽然稍逊，但他却有独门的运劲功夫，双掌的掌力一刚一柔，互相牵引，恰到好处便化解了武士敦打来的掌力。

武士敦右掌未收，左掌续发，前一重掌力加上后一重掌力，俨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一个浪头高过一个浪头。蒙古武士双掌如环，解了几招，却也身不由己地又给武士敦迫到了墙边。

武士敦和他对了几掌，喝道：“宇文化及是你何人？”原来他从这蒙古武士的掌力中发觉他也是练有“混元一炁功”的。这蒙古武士知道武士敦看出他的来历，遂也直认不讳，冷笑说道：“你在天狼岭欺负我的师弟，如今我正是要为宇文师弟报一掌之仇！”

原来这面皮白净的蒙古武士乃是宇文化及的二师哥，名叫乌蒙。那髯须武士名叫兀赤，是宇文化及的三师哥。武士敦与武林天骄上这酒楼喝酒的时候，他们刚好在对面街一条街上经过。他们是奉了铁木真大汗之命，作为蒙古的使者，前往大都，呈递国书的。

宇文化及受伤之后，在天狼岭疗伤，由太乙与柳元甲照料。猛鹫上人则往蒙古向尊胜法王报讯，恰巧在中途遇上乌蒙与兀赤，故而他们知道宇文化及在天狼岭之事。而武士敦与武林天骄的形貌，他们也从猛鹫上人的描述中知道了一个轮廓。

这日他们在大同的街上经过，看见武士敦与武林天骄檀羽冲走上酒楼，武、檀二人是有上乘内功的人，眼神与常人有异，乌蒙、兀赤一看就知他们乃是高手，猛地想起猛鹫上人所描述的那两个人，当下就有几分疑心乃是他们。于是便也跟着上那酒楼。一见武士敦那样的豪饮，这是非有深厚的内功不行的，他们更可以断定武、檀二人就是猛鹫上人所描述的那两个人了。

他们不敢一下子就向武、檀二人直接挑衅，先拐个弯儿，去调戏宋巧儿引武、檀出手，以便看看他们的深浅，武士敦一出手就把兀赤迫下街心，乌蒙只好和他硬拼了。

尊胜法王门下五个弟子，大弟子武功最强，关门弟子宇文化及第二，乌蒙虽是宇文化及的二师哥，武功却只是第三。不过，他虽然比小师弟略逊一筹，由于他多了十年的火候，而运劲的功夫又极巧妙，故而武士敦要想胜他，却也是不大容易。开首十招，武士敦以大力金刚掌攻他，居然给他尽力化解，堪堪打成了平手。

两人这么乒乒乓乓地打起来，打得这座酒楼如遭地震，周围的桌子都给震翻，杯盆碗碟都给震碎，好好的一座酒楼，登时就似变成了一片瓦砾场。楼上的客人早已全跑光了，谁都没有付帐。

掌柜和酒保瑟瑟缩缩地躲在一角，掌柜的连连作揖，颤声说道：“客官要打架请换个地方吧，再打下去，小店可要完啦。”

武林天骄微微一笑，掏出一块金子，放在柜台上，说道：“这锭金子给你，大约也够赔偿你们损坏的东西了。”接着又笑道：“武兄，还是下去打吧，不然，倘若震坍了酒楼，我这锭金子可就不够赔了。”

大街上社永良夫妇与那髯须武士打得正紧，髯须武士横掌如刀、劈、按、擒、拿，身随掌走，手脚起处，全带劲风。他是练有混元一炁功的，论功力尽管比不上武士敦，但却远胜于杜永良夫妇。不过社永良是东海龙的大弟子，虽然还未算得一流高手，武功亦非泛泛。剑法走的是刚猛一路。宋巧儿的柳叶双刀一长一短，则以轻灵翔动，奇诡多变见长。他们两夫妇配合得宜，髯须武士虽然占了上风，一时间也还未易言胜。

武林天骄见社永良夫妇吃紧，上前说道：“ 这厮还和我有点小小的过节，请两位先让我斗一斗他。 ”双掌一晃，欺身直进，替下了社永良夫妇。

髯须武士刚才在酒楼上吃了武林天骄小小的亏，此时见他来到，怒从心起，喝道：“ 我正要找你算帐！ ”武林天骄笑道：“ 是么？嘿嘿，你不找我，我也要找你的，你不是说我只会暗器伤人么，好，如今我就来领教领教，看你到底有什么真实的本领？ ”

髯须武士强弓硬马，左面一拳，右面一掌，穿梭般打出去。武林天骄霍地晃身，从髯须武士身侧掠过，若不经意地轻飘飘发出两掌。髯须武士大吼一声，所发的掌力竟然给武林天骄截住，就似汹涌的浪潮碰着了一道无形的防浪堤，给迫得倒退回去。

原来武林天骄这轻飘飘的两掌，看似漫不经意，其实却是他所创的落英掌法的精华。落英掌法善能以柔克刚，掌势柔如柳絮，而内劲所到，却如强弩穿心。还幸髯须武士的混元一炁功已颇有根底，这才得免受伤。

激战中武林天骄欺身直进，一招“ 弯弓射雕 ”，点向髯须武士的胸膛。这一招刚柔并济，似虚似实，似戳似按，来得迅如闪电，髯须武士躲闪不开，又捉摸不透他的指法，只得和他硬拼，心里想道：“ 我拼着给你点中穴道，也要把你变成残废！ ”当下身形一侧，立即以最刚猛的掌力一掌切下。髯须武士打的是这样一个如意算盘：他有闭穴之能，即使是以武林天骄的功力，点着他的穴道，也只能令他受伤，不能致他死命。但掌力大于指力，武林天骄若是给他劈个正着，腕骨定将折断无疑。

髯须武士打的如意算盘，哪知武林天骄的落英掌法变幻莫测，他那里一掌切下，武林天骄的左掌已骤然从时底穿出，猛袭对方右胁。髯须武士侧身发掌，右胁正是一个“ 空门 ”。髯须武士慌忙一个“ 大弯腰，斜插柳 ”，掌锋移转，暂解空门受袭之危。武林天骄一指疾点过去。髯须武士借他的掌力一震，倒纵出三丈开外，“ 砰 ”的一跤，跌倒街心。虽然跌倒，却避过了武林天骄点他穴道。他也只有这样应招，才能解救对方掌指兼施的攻袭。不过，虽没受伤，也是败得十分狼狈了。

髯须武士一个鲤鱼打挺，跳起身来，大怒喝道：“ 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拔出佩刀，就似一头受了伤的野兽似的，疯狂反扑。武林天骄笑道：“ 你还不服输。也好，我就与你比比兵刃。 ”取下腰悬的暖玉萧，架开对方的佩刀。

武林天骄的玉萧点穴更是武学一绝，他的玉萧可以当作判官笔用，又可以当作五行剑使，还可以从萧中吹出纯阳罡气。髯须武士一刀劈下，萧剑相交，只听得“ 　 ”的一声，武林天骄的玉萧丝毫无损，髯须武士的月牙弯刀却已给他荡开，刀锋也损了一个缺口。

武林天骄笑道：“ 知道厉害了么？ ”挥萧直进，步似蜻蜓点水，身如流水行云，衣袂飘飘，从容潇洒。玉萧所指，全是对方的要害穴道。髯须武士本来以为一刀可以劈碎他的玉萧的，此时才知对方的玉萧竟是一件宝物。兵

器上吃了亏也还罢了，对方点穴手法的奇妙，更是难以抵挡。髯须武士使出浑身本领，只不过斗到三十招开外，便已手忙脚乱，败象毕露。

另一边，武士敦与乌蒙对掌，亦已渐渐占得上风。乌蒙的本领比髯须武士强得多，他双掌的力道一刚一柔，互为牵引，深得运劲卸力之妙。武士敦以金刚猛扑的掌力，虽然攻得他只能招架，但急切之间，却也还不能胜他。不过，暂时虽未能胜他，却已是稳占上风，胜算在握。

就在这两个蒙古武士将败未败之际，忽听得马蹄之声，来得有如暴风急雨。

武士敦抬头一望，却原来是一队金兵疾驰而来。领队的军官喝道：“ 好胆大的强徒，竟敢殴辱蒙古友邦的使者。给我把这四个不知死活的强徒，统统拿下！ ”

他们在街心恶斗之时，街上的行人都已逃避一空，两旁的店户也都已关上店门。故此这队金兵在大街驰骋，全无障碍。不过武林天骄是在街道的一个转角之处与那髯须武士打斗的，金国领队的那个军官只瞧见他的背影，还未认出他是何人。杜永良夫妇在街口把风，金兵冲杀过来，先和他们交上了手。

武林天骄疾攻三招，把对方迫退三步。蓦地从暖玉萧中吹出一口纯阳罡气，热风如箭射出，髯须武士正在退而复进之际，给这口纯阳罡气吹个正着，触面如烫。髯须武士大吃一惊，怕被损害双目，慌忙闭上眼睛。武林天骄身手何等迅捷，喝一声：“ 着！ ”玉萧已是点中他的“ 环跳穴 ”，髯须武士大叫一声，摔出了三四丈外，这一次是他给点中了穴道而摔倒的，比上次因为闪避而跌的一跤，自是摔得更远更重。饶他有闭穴之能，也是 痛彻心肺，一时间哪里爬得起来。

武林天骄抬起头来，冷笑说道：“ 好兄弟，你不在王府，来这里干嘛？哼，哼，你想不到在这里碰上你的大哥吧？我的‘ 贝子 ’已经让给你了，你还要把我怎么样？

原来这个领队的军官不是别人，正是武林天骄的堂弟檀世英，他是奉了金主之命，以三百里外郊迎的隆重礼节，来迎接蒙古的使者的。金主完颜雍继位未久，在采石矶大败之后，忙于整顿军事。因此，金国虽然与蒙古的邦交一向不睦，但完颜雍因害怕蒙古的强大，害怕蒙古趁他新败之余进犯，故此不能不低首下心，讨好蒙古，命檀世英以最隆重的礼节，代表国君来作三百里外的郊迎。

檀世英骤然看见他的堂兄武林天骄，这一惊端的是非同小可！不但是由于他谋夺了堂兄的贝子之位而心中内疚，而且是由于他深知武林天骄的厉害，生怕武林天骄拿他报仇，当下檀世英连忙拨马避入一条小巷，他手下的御林军，也是人人都认得武林天骄，檀世英都已避开了，他们如何敢去捕捉武林天骄？金国士兵四面散开，武林天骄冷笑道：“ 世英，你好自为之。念在兄弟之情，今日饶你一次。 ”抢了士兵的一匹马，杜永良夫妇也各自抢了一匹马，跟着武林天骄直冲出去。

武林天骄笑道：“ 武帮主，不要恋战了。走吧！ ”他看出武士敦大占上风，而且以武士敦和他的身份，也绝不能以二敌一，故此武林天骄只是向他打个招呼，没有前去帮他。他以为武士敦已占上风，要摆脱敌人那是容易之极。不知事实却不似他料想的那样容易。

原来乌蒙的内力虽然是不及武士敦，但他运用内力的功夫却是十分怪

异，双掌发出的力道一刚一柔，互相牵引，把武士敦的掌力牢牢吸住。故此武士敦虽然占了上风，但想要在急切之间摆脱他的缠绕却也不能。

武林天骄与杜永良夫妇夺了匹马，把金兵冲散，转眼间驰过长街。檀世英松了口气，这才敢从小巷中探首出来，此时那髯须武士在地上还未曾爬得起来，檀世英忙道：“还不赶快给我过去请那位蒙古贵官过来，待我向他赔罪。”御林军的两个副统领忙过去将那髯须武士扶起，檀世英则带了他的十多名卫士上前，想要帮忙乌蒙擒拿武士敦。

武士敦的金刚掌力何等雄浑，乌蒙的掌力柔中寓刚，也是如暗流之汹涌，有极大的威力。这两大高手对掌，掌力激荡，寻常的人如何得近？檀世英的卫士踏近三丈之内的圈子，立即便给他们的掌力抛了起来，跌得头破血流，檀世英大吃一惊，连忙勒马。

就在此时，只见又有十多名蒙古武士跑到这条街上，其中一个似是官长模样的人喝道：“岂有此理，这些女真蛮子居然敢殴辱我们的使者。不杀他们几个，他们也不知道厉害！”原来他看见金国的军官把那髯须武士从地上拉起来，又见金国的士兵在街上乱窜，只道这是地方上的驻军，来殴辱他们的使者的，髯须武士是给武林天骄点了穴道，摔在地上的，他似水牛般的身躯，有二百来斤重，两个金国的军官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刚刚把他拖了起来，髯须武士跌伤了肋骨，满身沾血，难怪这个蒙古军官误会他是受了金兵的殴辱。

两名蒙古武士飞跑过去，不分青红皂白，就拔出长刀，把拖起髯须武士的这两名金国御林军的军官刺死，髯须武士穴道未解，咿咿哑哑的说不出话。金兵见蒙古武士胡乱杀人，大惊逃避。

另几名蒙古武士跑去要杀武士敦，踏进距离他们相斗之处的三丈之内，也给他们的掌力抛开，跌得头破血流。那蒙古军官大怒，其时正有一名金兵因为给杜永良刺伤了他的坐骑，控制不住，冲到这蒙古军官的身前，蒙古军官一把就将他揪下马来，高高举起，手臂挥了一道圆圈，将这金兵作了一个旋风舞，向武士敦掷去。

武士敦听得劲风呼呼，不用回头，已知是有重物掷来，而且力道非同小可。但武士敦却不躲避，心中想道：“来得正好！”金刚掌力加紧地向乌蒙攻去。

“蓬”的一声，那抛来的“人球”压着武士敦的背脊，武士敦大吼一声，藉着这股压在他身上的力道，加上他原来的掌力，登时把乌蒙震翻，摔出了三丈开外！

武士敦摔翻乌蒙，摆脱纠缠，立即就冲了出去。那名被当作“人球”的金兵摔在街心，变成了一团肉饼。那蒙古军官见武士敦给他用“人球”掷中，还居然能够打翻乌蒙，而且还能够健步如飞冲出去，心中也是十分惊诧，不由得“啊呀”一声叫了出来。

原来这个蒙古军官乃是尊胜法王的大弟子，名唤呼韩邪。尊胜法王门下，以他武功最强。这次奉派为铁木真的正使，他的师弟乌蒙和那名叫兀赤的髯须武士则是副使。铁木真派尊胜法王的三个弟子作为使者，出使金国，原来就有让他们以武功震慑金国之意。

呼韩邪喝道：“退下！”从两名蒙古武士的手中接过了他的师弟兀赤，这才知道兀赤是给人点了穴道。武林天骄的点穴手法乃是独门的重手法，呼韩邪也不知道如何解法，后来强用内力，替兀赤推血过宫，这才解开了他的

穴道。兀赤固然是痛苦不堪，呼韩邪也累得满头大汗。

檀世英吓得面色如土，下了马战战兢兢地过来，躬腰说道：“小官檀世英奉大金皇帝之命，恭迎贵使。”呼韩邪道：“哦，原来你们是迎接我的？”此时乌蒙已经爬了起来，他伤得不如兀赤之重，过来说道：“他们是金国的御林军，和我相斗的这人是汉人，据说是丐帮的帮主武士敦。檀贝子率领的御林军的确是来迎接咱们的，与武士敦并不相干。”呼韩邪哈哈笑道：“如此说来，倒是我误会了檀贝子了，恕罪，恕罪。”檀世英的叔父济亲王檀道雄掌握金国大权，他们叔侄的名字呼韩邪等人都是知道的，故而在檀世英自报姓名之后，呼韩邪与乌蒙也不能不对他客气一些。

檀世英诚惶诚恐他说道：“贵使臣在敝国遭受冒犯，我们不能预为防范，贵使纵不怪责，我也自觉难堪。待我回到京师，禀明叔父，将这大同府的官儿严办。还望恕罪。”呼韩邪哈哈笑道：“那也不必了。我们的武士最佩服有本领的人，打架有输有赢，算不了什么。”说罢又问乌蒙道：“伤了兀赤师弟的又是个什么人？此人的点穴功夫也很了得。”乌蒙道：“这人就是号称武林天骄的檀羽冲，听说和檀大人是一家人，是吗？”檀世英脸色青里泛红，尴尬之极，连忙说道：“檀羽冲本是我的堂兄，他于国不忠，于家不孝，叔父早已把这逆子乱臣逐出家门了。”呼韩邪道：“听说令兄是贵国第一名武士，可惜我还未得见识他的本领。贵国高手不少，待到了大都，公事办完之后，我们倒想向贵国的高手讨教讨教呢。敝国民风尚武，经常有比武之会的。倘能在贵国开一个比武的盛会，咱们两国的武士有机会切磋切磋武功，这也是两国武林的佳话呢。还望檀贝子促成此事。”

檀世英道：“贵使意欲以武会友，这个容易。进京之后，我请家父安排便是。”心里想道：“这些蒙古武士骄傲得紧，正好借比武之会挫挫他们的气焰。他们连檀羽冲都打不过，想来绝不是完颜将军的对手。以武会友是点到即止的，挫折了他的气焰，却不致伤了他的脸皮。”要知呼韩邪的手下不分青红皂白就杀了金国御林军的两个军官，檀世英心里亦是很不舒服，只不过奉了金主之命，不能不对他貌为恭顺而已。他心目中可以胜过蒙古武士的“完颜将军”即是完颜长之，现任金国御林军的统领，也正是他的顶头上司。完颜长之是当今金国的第一高手，以前曾与武林天骄交过几次手，每次都稍稍占了一点上风，故而檀世英认为完颜长之若是和蒙古武士比武，定然可操胜算。却不知武林天骄的武功已是更胜从前，而刚才的那场打斗，呼韩邪却还未曾出手，武林天骄打败了呼韩邪的师弟；并不等于是打败了呼韩邪。真个较量的话，呼韩邪、完颜长之、武林天骄的本领各有千秋，鹿死谁手，殊未可料。后来那个金京的比武之会闹出偌大风波，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且说武士敦突围之后，一口气跑出了大同城外，只见武林天骄和社永良夫妇正在路旁歇息，交谈甚欢。杜永良见他来到，站起来笑道：“武帮主想来不认得我，我却认得武帮主。前年采石矶之战，武帮主手刃完颜亮，智勇双全，令我们好生佩服。想不到今日又有幸相逢。小弟杜永良，家师是——”武士敦不待他说完，便即哈哈笑道：“我看社兄露出的功夫，令师想必是东园前辈吧？杜兄的大名我也是久仰的了。这位娘子是——”杜永良道：“她是拙荆宋巧儿，家岳是宋金刚。”武士敦笑道：“这么说更不是外人了。贤伉俪上哪儿？”武林天骄忽道：“武大哥，你的面色有点不对。歇歇再说吧。”武士敦笑道：“没什么紧要，我已经运气通关，不至于受伤了。嘿嘿，后来才来的那个蒙古军官本领最强，幸而他的掌力不是直接打到我的身上。”原

来武士敦被呼韩邪抛出的“人球”击中，当时胸中亦自感到气血不舒，随着又一口气跑了许多路，故而面色就有点不对，给武林天骄看了出来。武林天骄听了他讲述后来的那一段突围经过，抱歉道：“我不知道蒙古武士中还有这么一个厉害的高手，没有接应武兄突围。惭愧，惭愧。”武士敦笑道：“略有风险，算不了什么。也幸而有那军官将金兵向我掷来，我才能借他的力震翻了我那个对手。这次前往大都，若有机会的话，我倒想找那蒙古军官较量较量呢？”

杜永良待他们的说话告一段落，才有机会答复武士敦刚才的那个问题，说道：“小弟正是从大都出来，要回转祁连山的。”

武士敦道：“这么说，杜兄是在耶律元宜那儿的了？”杜永良道：“我正是奉了耶律将军之命，替他到京城打听消息的。家师和西门师叔（西歧凤）都是在耶律元宜的军中。”武士敦笑道：“这可真是巧极了。日前尊师曾到光明寺找我，我恰巧在前两天离开光明寺，与尊师缘俚一面，却不料在这儿得以遇上杜兄。”

杜永良道：“耶律将军听得金虏有大举‘扫荡’祁连山的风声，是以派人四方求援。家师往访武帮主，就是想取得丐帮之助。”武士敦道：“我已经传讯本帮各处分舵，到时定必来援。”杜永良道：“家岳也已知道了消息，他联络了几支义军，可以在黄河两岸，牵制金兵。我们回到祁连山报讯之后，还要到家岳那儿打一个转。”武士敦道：“好，有宋老英雄登高一呼，定必四方响应。义军的声势更浩大了。”杜永良的岳父宋金刚乃是北五省最负盛名的武林大豪，当年采石矶之战，蓬莱魔女就曾得过他很大的助力。

杜永良道：“另外，赫连女侠亲自到山东去访柳盟主，此时想必也已经到了。”武士敦笑道：“那更好了。我不知道你们已经有了人去，前几天我也用了飞鸽传书往请柳盟主呢。”接着问道：“杜兄刚从金京出来，可有什么新的消息？”

杜永良道：“我在大都已听得蒙古使者要来的消息，檀道雄与完颜长之因要迎接蒙古使者，对祁连山的军事行动，可能要延迟十天半月。”武士敦道：“这样对咱们更有利，可以多些时间准备。刚才咱们碰到的那几个蒙古武士，想必就是和他们的使者同来的。我们到了大都，正好可以赶上热闹。”

杜永良道：“还有一个消息，恐怕是与贵帮相关的。”武士敦道：“什么事情？”杜永良道：“金京藉口要整饬市容，连日来大捕京城的花子。”武士敦怒道：“哦，竟有如此之事！连叫化子讨饭也要管起来了？看来定是要对付我们丐帮，所以不分青红皂白，凡是叫化子都要捉。好，我这次到大都，倒要认真地对付对付。”

杜永良道：“武帮主这次前往大都，可切莫露出身份。风声正紧呢！”武士敦道：“多谢杜兄关心。不过若说到危险，檀兄比我更冒风险，他是贝子的身份，刚刚又遇上檀世英这厮，他想必料得到咱们是往大部。”

武林天骄笑道：“想不到咱们未入都门，行藏已经泄露。不过，越险越有意思。你说是不是？”

杜永良笑道：“两位是艺高人胆大，想必也定能履险如夷。不过，为了谨慎起见，我想送两位一件小小的礼物。”说罢，拿出了两张人皮面具。

武林天骄笑道：“这玩意儿倒有趣。”与武士敦各自戴上了一张人皮面具，相对而视，见对方面目全非，都忍不住哈哈大笑。杜永良道：“两位戴上了这人皮面具，即使是在闹市之中行走，也绝不会有相熟的人认得出来。”

人皮面具制得十分巧妙，薄薄的一张贴着面孔，天衣无缝，丝毫不现皱纹，而且栩栩如生，若不说破，别人绝不知道是戴着面具。杜永良道：“ 我与巧儿，就是仗着这人皮面具，在大都大摇大摆，逃过了鹰爪们的注意的。如今我们已经出了大都，用不着它了，正好送给你们。 ” 武、檀二人谢过了杜永良，便戴了人皮面具，迳赴大都。

他们脚程快速，在檀世英那队御林军尚未回京之前，他们已是先进了都门。守城的兵士果然认不出“ 檀贝子 ” ，他们混在客商之中进城，兵士全不盘问。

武士敦曾在金京住过十年，地方极熟。他们在酒家吃过了一顿丰盛的晚饭，逛了一会夜市，挨到三更时分，街上的行人已经疏落，武士敦这才带路，与武林天骄去找大都的丐帮分舵。

大都的丐帮分舵在天坛北面，远离市区。“ 天坛 ” 是皇帝祭天之地，周围树木甚多，民居却少。丐帮买了一座破落户的住址，作为分舵的舵址，三位正副舵主以富豪的身份出现，所以在大都几十年，旁人都不知道这是叫化子的机关。

正行走间，忽听得树木丛中有人轻轻地拍了三下手掌，接着有两个人影出现，走在前面的那人也轻轻拍了三下手掌。树林里人声说道 :“ 是自己人。” 这两个人就走过去了。

武士敦悄悄说道：“ 事情恐有不对，且待我试它一试。 ” 当下也轻轻拍了三下手掌。树林中人影出现，回了三下掌声，说道：“ 过去吧。 ”

武士敦却不过去，走到那人身前问道：“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 那人说道：“ 只跑了两个老叫化。古先生和我们的人都在里面。 ” 武士敦道：“ 好，我也进去，你在这里待一会儿。 ” 出其不意蓦地就点了那人穴道。

武林天骄道：“ 是什么人？ ” 武士敦道：“ 尚未知道。看情形多半是分舵正被鹰爪偷袭。 ”

两人施展上乘轻功，悄无声地进入院子，只见屋顶上、花园里影绰绰的总有十多个人，武、檀二人在那些人的身旁掠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都点了他们的穴道。那些人只道是自己人，毫无防备，给点了穴道，连哼都未曾哼得一声，就似着了定身法似的，呆若木鸡了。故而第一个人给点了穴道，第二个人丝毫也没发现，立即又给点了穴道。武士敦道：“ 檀兄，你在外面搜查，看看还有漏网的没有。我进去看。 ” 正是：

惊他魔影幢幢现，喜有英雄午夜来。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一〇三回　新人辈出交英侠　毒计频施袭丐帮

武士敦悄悄地进了分舵的大堂，只觉有一股浓香，嗅了令人有懒洋洋的感觉。武士敦见多识广，知道是一种可以令人筋酥骨软的迷香。武士敦内功深湛，无须解药，运气一转，便即消除了烦闷之感。当下双足倒挂屋檐，从后窗偷望进去。

大堂灯火如昼，只见有十多个丐帮弟子，被反缚了双手，人人都是怒容满面。其中一个锦袍老者，武士敦认得乃是分舵的正舵主曲山。有两个金国的军官把守门口，另一个瘦长的汉子则正在盘问曲山。

曲山怒道：“胡说八道，谁相信你的鬼话？”那瘦长汉子哈哈笑道：“你还以为我骗你吗？试想若不是有你们的人向我通风报信，我怎能知道你们这个地方？你要知道这个奸细是谁吗？” 曲山道：“是谁？”那瘦长汉子一个个字地吐出来道：“就是你们丐帮的帮主武士敦！”

武士敦大吃一惊，心道：“我不除麻大哈，果然留了后患。好，且看这厮还要怎么诬蔑我？”原来这个瘦长的汉子不是别人，正是麻大哈的大师兄古云飞。桑家堡之役，古云飞败在文逸凡的判官笔下，与麻大哈一同逃走的。麻大哈知道丐帮的大都分舵舵址，想必是他已经告诉了古云飞。

曲山骂道：“胡说八道！武士敦怎么不成器，也不会投降你们金虏！”

古云飞笑道：“也不能说他是投降，他这是借刀杀人！”曲山道：“武士敦身为帮主，他要借刀杀人？杀他的本帮弟子？你这鬼话，想来骗我？”

古云飞哈哈笑道：“曲老头儿，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武士敦不把你除掉，他岂能安居帮主之位？”

曲山道：“我碍着他什么了？”这次没有再骂古云飞，语气之间，似乎对古云飞的说话已相信了几分。

古云飞冷冷说道：“你自以为对他没有妨碍，他却是把你当作心腹之患。你是鲁长老的大弟子，排行仅次于尚昆阳的大弟子风火龙。尚昆阳去世之后，帮主之位本来应传给风火龙的，风火龙给武士敦所迫自杀而死，在丐帮的第二代弟子中，辈份最高的就是你了。你纵然不想与武士敦争夺帮主，但武士敦对你能不猜忌？至少他也怕你不听他的号令，还能够让你再做分舵之中地位最高的大都舵主吗？”

曲山道：“好，就算是武士敦怀有异心，假手于你，要把我除掉。但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古云飞道：“我是不屑武士敦所为，所以想放你一条生路，只要你依从于我。”曲山道：“你要我答应什么？”古云飞道：“写一封书信，再把你丐帮的令符交给我。”

曲山道：“写什么？”古云飞道：“北方各处分舵唯你的马首是瞻，你给他们下一道命令，叫各分舵的五袋以上的弟子都撤过黄河以南。”

武士敦听到这里，心里暗骂：“好狠辣的一条毒计！”要知北方的丐帮五袋以上的弟子都撤过黄河以南的话，各处分舵群龙无首，势将陷于土崩瓦解的境地，那也即是说要消失一支抗金的重要力量了。

曲山冷笑道：“你与武士敦既然有那么深厚的交情，你何不求他下这道命令？”

古云飞道：“实不相瞒，这也正是武士敦的主意。可是他一来怕北方的丐帮分舵不肯听命于他，二来他也不愿以帮主的身份公然下这道命令。”

曲山道：“这真的是武士敦的主意？”古云飞道：“武士敦要北方的丐帮听命于他，只有将五袋以上的弟子召集了来，才能就近约束，各处分舵的舵主，他也能随意更换。你应该明白了吧！这是他整顿丐帮、肃清异已的唯一妙法。”

曲山说道：“什么整顿丐帮，这分明是向你们金虏投降。无论你怎么说，我总不相信武士敦竟会如此！”

古云飞道：“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事实就是如此！在你以为这是投降，在他则只是想保全权位。你别以为他杀了完颜亮，就不能再向朝廷借刀杀人。你要知道今上是巴不得他杀了完颜亮的,要不然今上怎能以弟继兄？所以武士敦与官府串通，这一点也不稀奇。武士敦本来就曾经在御林军做了十年，多少朝廷的高官都是他的相识。”

古云飞所说的“朝廷”当然是指金国的“朝廷”，所说的“今上”，亦即是指金国的新君完颜雍。曲山道：“哦，他不敢公然出卖本帮弟子，却要假手于我么？”古云飞道：“这也不然。他实是要假手于我，把你们大都的三位舵主除掉的。这道命令，他也是要我迫你写的，写了之后，才把你们杀掉。不过，如今我为了替你们打抱不平，却愿意放你们逃生罢了。这道命令，你还是要写的。”

曲山怒道：“大丈夫宁死不辱！不管是武士敦的主意也好，是你的主意也好，我就是不写！”古云飞笑道：“你错了。你以为这是出卖本帮弟子，我以为你正可将计就计。你得到释放，可以率领北方的各分舵舵主向武士敦算帐，废掉他的帮主，不是正可以出一口怨气吗？何况你们若不是这样做的话，武士敦也可以将各个分舵的所在都抖露出来，让朝廷一个个收拾。”曲山冷笑道：“我不相信人心险恶，竟至于斯！除非是武士敦亲自到来，亲口向我说话。”古云飞笑道：“武士敦又不在大都，即使他在大都，他又岂能亲口向你证实？”

古云飞笑声未了，蓦听得霹雳似的一声喝道：“武某在此！”一拳打碎窗格，穿窗而入。人未到，掌先发，呼的一记劈空掌，震得古云飞立足不稳，跄跄踉踉的忙向后退。

那两个把门的武士乃是御林军中的高手，武士敦穿窗而入，脚未沾地，那两个武士已是双双扑来，两柄大斫刀疾斩他的双足。

武士敦双足一撑，“ ”的一声，一名武士的大斫刀先给他踢得脱出手去。武士敦的鞋底亦给他的刀锋划破。但因武士敦的力道太猛。那人的刀锋刚刚碰上，便给他踢飞，是以只能划破他的鞋底。却丝毫也未能伤及他的皮肉。另一名武士正在他同伴的身后，那柄大斫刀飞了过来，他的刀方才劈出，吓得他连忙低头，举刀上磕，“ ”的一声，他手中的大斫刀给飞过来的那柄刀一撞，也 啷坠地了。

前面的那个武士冲上前飞脚便踢武士敦的下盘，武士敦身躯一矮，右掌一个“伏地斫虎”，那武士的“鸳鸯连环腿”的招数倒也了得，右腿一收，左腿又起。武士敦一掌劈空，立即一拳捣出。那人穿的是镶着铁片的鞋子，恰恰踢着武士敦的拳头。这人虽是金国御林军中的高手，却怎敌得武士敦的神力？武士敦的拳头给他踢着，不过火辣辣的一阵作痛，那人的一条腿已是给武士敦打折，摔倒地上，杀猪般地大叫。

另一名武士忙抢上来，武士敦霍地转身，双掌齐出，这武士手法倒也颇为迅捷，上盘不动，下盘一换，居然化解了武士敦的一招。

武士敦追上前去，立即又是一拳，这一拳用的是“劈”字诀，势如巨斧开山，铁锤凿石，拳力极猛。那武士横掌一封，拳掌相抵，手心血肉模糊。武士敦随掌一拨，跟着便是一个“钻拳”，这一拳有个名堂，叫做“冲天炮”，“炮”打上盘，一拳便把这武士的下巴打得脱了臼，这名武士也跌倒地上，伤得比他的同伴更惨，只是惨叫一声，便晕了过去。

武士敦打翻了两个武士，古云飞方才稳得住身形。武士敦又是一拳击去，古云飞怎敢与他交手，连忙闪身避开他的劈空掌力，从后窗跳了出去。

武士敦上前骈指一划，五指之力，不亚利刃，把缚着曲山的牛筋“割”断。曲山道：“武帮主，快追奸徒！我会给他们解开捆缚。”此时曲山当然知道武士敦是受奸人诬陷的了。

古云飞轻功极好，武林天骄在外面把风，竟然截不住他。武林天骄怒道：“往哪里走！”随手拾起一颗石子，便用“弹指神通”的功夫，向他的后心发射。

古云飞听得石子破空之声，来势急劲，忙把判官笔反手一撩，“ ”的一声，那颗石碎成四块，不料石子虽然碎了，余力未衰，一块碎石，依然打着了古云飞，不过没有打正穴道就是了，古云飞一个跄踉，险些跌倒。说时迟，那时快，武林天骄已是如飞赶上，武士敦也赶了出来，两头兜截古云飞。

古云飞暗自叫了一声：“苦也！”眼看难以逃脱，忽听得嗖嗖连声，只见有一大群人飞过了墙头，进入园中。这是一个月暗星稀的夜晚，影影绰绰的一时间也看不清楚是什么人。

这些人一跳进来，立即便发暗器。武林天骄受暗器所阻，慢了一步。古云飞先到了墙边，他中了一颗铁莲子，但伤的却非要害。一条黑影扑上来喝道：“是谁？”古云飞出手如风，立即点了他的穴道，在他的肩头一按，借力使力，把那人推倒，自己却飞过了墙头。

这一群不速之客约有十数人，分出两个人救护同伴，其他的人立即散开，作扇形包围，反而把武士敦与檀羽冲围在当中。

武林天骄避开暗器，凝神一看，只见来的是一群衣裳褴褛的化子。其中一个老叫化喝道：“跑了的让他去吧，在这园子里的鹰爪，都给我拿下来。”武林天骄忙道：“你们错了，我不是鹰爪。”

另一个老叫化喝道：“你是谁？”武林天骄道：“我是檀羽冲，我是和你们的帮主来的。”有人知道武林天骄的身份，嚷道：“檀羽冲，那不是金国的贝子吗？你来这里作甚？”有的人则在喝道：“什么帮主？武士敦这厮还有面目敢到这儿来见我们！”

武士敦露出身形，朗声说道：“周、冯两位师兄，是我！你们误会了。”原来这两个老叫化正是大都丐帮的副舵周敢与冯遂。他们是在古云飞偷袭分舵之时，未曾给迷香薰着，逃出去的，他们逃了出去，火速找了十几个丐帮高手，又赶回来。

武士敦正要辩白，周敢已是喝道：“武士敦你勾结金虏还配作什么帮主？拿下！”

十几个丐帮高手，不由分说，一拥而上。

武士敦取出了鲁长老给他的那根打狗棒，滴溜溜地舞了一圈，把攻到身前的诸般兵器荡开，叫道：“你们不认我，这根打狗棒你们总还认得吧？”曲山、周敢、冯遂都是鲁长老的弟子，周、冯二人当然认得他师父之物。按丐帮的规矩，武士敦持有这根打狗棒，就等于他师父亲临一样。

周敢喝道：“暂且住手，且看他说些什么？”

武士敦道：“不劳两位师兄费神，今晚来的鹰爪，除了那姓古的跑掉之外，其他的都已给我们拿下了。”此时丐帮弟子在园中搜索，已发现那班被点了穴道的金国武士。这班武士一半是武士敦点的，一半是武林天骄点的。周、冯二人当然看得出本门的点穴手法，武士敦无须多说，已是不辩自明。

周敢说道：“帮主恕罪，我们错怪了帮主了。”武士敦道：“敌人使用的反间之计，十分毒辣。不要是我恰巧来到，怎破得他的阴谋？这也怪不得你们。好了，咱们现在进去看曲舵主吧。”冯遂道：“曲舵主怎么样了？”武士敦道：“曲舵主与本帮弟子均无伤损，看守他们的那两个鹰爪，也给我打伤了。”周、冯二人又是欢喜，又是惭愧。说道：“我们只道还有一场激战，难免互有伤亡的。幸亏帮主亲临，将这场大祸消弭于无形。”武士敦笑道：“只我一人还是办不了，我也幸亏有檀大侠的帮忙。”于是众人又谢过了武林天骄，便一同进去。

曲山已经把大厅里被缚的丐帮弟子解开，这些丐帮弟子，功力较弱，着了迷香，筋酥骨软，脱绑之后，仍然不能行动。武林天骄道：“我有柳老前辈所赠的辟邪丹，能解百毒。”取了出来，恰好每人可以分得半颗。药力稍嫌不足，但服下之后，手脚已是可以动弹，气力也在渐渐恢复。武士敦道：“一个时辰之内，你们当可恢复原来的功力。这里已被敌人知晓，不能再待在这儿了。今晚就把分舵搬到别处吧。有适当的地方吗？”曲山道：“西山卧佛寺的主持是我的好友，可以到他那儿暂避一时，再作后计。”

当下丐帮弟子立即去收拾必须带走的东西，曲山向武士敦谢过救命之恩，说道：“帮主怎的来得这么巧？”武士敦道：“我是特地来找你们的，想来这也是天意，教我恰巧撞上了这班奸徒。”当下将在天狼岭与鲁长老会面的经过以及途中遇上杜永良夫妇等事，一一告诉了他们。武士敦说道：“我听得大都搜捕本帮弟子，已知分舵迟早有事，果然就在今晚碰上。”曲山道：“却不知那姓古的如何知道这个所在？”武士敦道：“他是麻大哈的师兄。麻大哈的父亲就是以前假冒汉人，混进咱们丐帮的那个朱丹鹤。朱丹鹤做到长老，他偷了本帮的秘密文件给了儿子。各地的分舵我都已通知他们转移了，只有你们这儿，却尚无法通知。”曲山道：“我师父他老人家可好？”武士敦道：“鲁师叔已不幸去世。他是伤在蒙古的尊胜法王的弟子宇文化及之手的。”曲山等人听了都伤心下泪，当下接过了鲁长老那根打狗棒，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说道：“即便没有恩师遗命，我们也一定遵从帮主的调度。”

武士敦道：“正是要请三位师兄，同商本帮大计。”曲山道：“帮主不必客气，有话吩咐便是。”武士敦道：“本帮从前定有三条禁令，一不当兵，二不作贼，三不许帮中弟子与绿林中人有甚私交。”曲山道：“哦，你说的这三条禁令，这正是朱丹鹤这老贼以前倡议订的。那时你还未进帮呢。我记得当时开丐帮舵主大会之时，我的师父和尚老帮主都反对朱老贼这个提议，但多数舵主附和他，结果是采取了折衷的办法，由各个分舵的舵主告诫他本舵的弟子，要遵守这三条禁约，但却不列为帮规。禁约是暂时性的，并非永远都要遵守。以后的帮主，可以有权将它取消。所以连‘禁令’都说不上，只能说是禁约。”

武士敦道：“这件事如今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是朱老贼的阴谋，要把本帮孤立，限制本帮的弟子参加抗金的义军。如今我已传令取消这三条禁约了。请曲师兄帮忙我向北五省的各处分舵舵主解释解释。”武士敦是考虑到

只凭一纸命令取消，恐怕各分舵的舵主不能心服，故此要借重曲山在北方丐帮中的威望，派人去向各处分舵说个明白。

曲山道：“大部的丐帮目前就正在遭受金虏的欺凌，丐帮弟子岂可不与江湖上的侠义道联手共抗强敌？帮主取消这三条禁约正合我心。我明日就派人到各处分舵去，传达帮主的意思。听说目前金虏正准备对祁连山动兵，帮主可是为了此事要号召本帮弟子与祁连山的耶律元宜配合，一同抗金么？”

武士敦道：“不错。我已经用飞鸽传书，调本帮的弟子在一个月后，集中在祁连山周围的四个地方了。要是曲师兄能够和我同去——”曲山不待他把话说完，便笑道：“反正我也不能在大都待下去了，正要到外地走走。不过，本帮的事务还须料理，哪些弟子该留在大都，哪些弟子应该疏散，都得有个安排。所以恐怕还要在大都耽搁三两天。难得帮主亲临，帮中弟子也该谒见。”武士敦道：“我等曲师兄便是。谒见却可免了。”武士敦一算日期，多留三几天也还可以如期赶到天狼岭赴蓬莱魔女之约。

分舵的丐帮弟子已经收拾好必须带走的东西，于是连夜出走，把大都的分舵暂时搬到卧佛寺去。卧佛寺在西山山麓，离城约四十里。建于唐朝，原名“兜索寺”，寺中有檀木雕成的卧佛，因此后来改名卧佛寺。寺中的主持四空上人是丐帮前任帮主尚昆阳的老朋友，曲山带了武士敦去见他，四空上人十分欢喜，答应尽力帮忙丐帮。

一连两天武士敦都忙于与曲山一同料理帮务，武林天骄帮不上忙，这天晚上，独自无聊，看见月色很好，便出了卧佛寺，观赏西山的夜景。

卧佛寺后面有个幽静的去处，名叫“樱桃沟”，两山之间一个外广里窄的山沟，两边都是野生的樱桃树。有一条清澈的溪水从山沟里穿过，从卧佛寺可随溪水走到这儿。一路上不知名的小花野草发出阵阵幽香，山中怪石如虎如狮如剑如戟。在月色朦胧之下，更显得景色清幽。

武林天骄独立峰头，静观山色，飘飘然有出尘之想。山风吹来，微带寒意，武林天骄遥望金京，心中生出许多感触，想道：“此地无异世外桃源，外面却是干戈扰攘。不知何日方得天下清平，同享太平之乐？”又想起自己离开王府，如今刚好一年。当时只道自己永无重归之日，不料如今相隔不过一年，又再踏入都门，京中景物依然，而金国的国运却己是渐趋没落了。“我从前只道推翻了暴君，百姓便可得享太平。却怎知完颜亮死了，完颜雍继位，一样是黩武穷兵。看来老百姓要想过好日子，仅仅推翻一个暴君还是不行的。”又想：“金国从前侵宋，如今却在面临蒙古入侵的危险，难道当真是一报还一报吗？”自问又自答道：“善泳者死于溺。这对喜欢穷兵黩武的帝王将相而言，他们之不得善终，原是应该的。可是要战争的是帝王将相，不是老百姓。老百姓何辜，受此荼毒！不过我是金人，为了金国的老百姓，我既要反对本国的暴君，也要反对蒙古的侵犯。”

武林天骄正自思如潮涌，忽听得人有朗声吟道：“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披群物秋，风飘大漠寒。荣华东流水，万物皆波澜。白日掩徂辉，浮云无定端。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鹓鸾。且复归去来，休歌行路难。”这是唐代诗仙李白的诗篇，却正合武林天骄此时的心境。诗中写一个志行高洁的君子，鄙弃荣华，宁愿在江湖终老。但国事颓唐，小人当道，君子失所，百姓流离，却不能不令他时生感慨，因而有“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之叹。武林天骄最爱读李白的诗篇，他以金国贝子的身份，不见容于王室而要流浪江湖，他也正是以这首诗中的君子自况的。

武林天骄呆了片刻，心中想道：“ 不想这山中也有高士。 ” 抬眼望去，只见一个年纪大约不过十七八岁的少年，正自对面的山坡走下来。武林天骄不禁大感意外。在他想象中以为这个“ 高士 ” 至少也应该是三十开外的中年人的。

武林天骄心道：“ 此人年纪轻轻，怎的有这许多感触？ ” 心念未已，只听得这少年自言自语道：“ 这几天被爹爹关在书房念书，师父所教的功夫不知生疏了没有，且待我试试腕力。 ” 当下随手拾起两颗石子，用“ 流星赶月 ” 的手法打了出去。

两颗石子在空中撞个正着，“ 啪 ” 的一声，变成粉碎，化作一团尘雾。武林天骄吃了一惊，心中想道：“ 这少年的暗器功夫倒是不俗，我在他这般年纪的时候，恐怕也还未有他这样的造诣。这两颗石子是在打出了十丈开外的上空撞碎的，若不是内功已有相当火候，怎生能够如此？何况这又是在晚上打的。这晚月色虽好，但夜晚总是不如白天之容易瞄准，这少年能用后一颗石子恰恰打中前一颗石子，手法之妙，腕力之强，眼力之准，都可以算得是第一等的暗器功夫了。 ”

乱草丛中窜出一头小鹿，显然是给石子爆裂的声音惊跑的。这少年笑道：“ 我本无心打猎，但你既撞了上来，也就怪不得我了。 ” 拾起两颗石子又打出去。这一次的暗器手法更是奇妙，两颗石子同时打出，速度却是大不相同，第一颗石子飞过小鹿的前头，打了个圈，掉头飞回，第二颗石子这才追了上去。两颗石子一前一后，夹击那头野鹿，叫它进退不得，无处可逃。这少年是怕野鹿跑得快，两颗石子若然都是从后面打去，恐怕未必打得着它，所以才用一颗石子打过它的前头，再反射回来，与后面一颗石子夹击它。

武林天骄微微一笑，说道：“ 何苦伤害一头善良的小鹿？ ” 说话之间，已是使出了“ 弹指神通 ” 的本领，把一颗石子弹了出去。

武林天骄是站在与这少年对面的山坡，石子打出，恰好碰着少年所发的第一颗石子，这颗石子给碰了回去，登时失了准头，本来若是任由它自己飞回去的话，是可以打着那头野鹿的，但给外力一个碰撞，这颗石子在野鹿的前方划了一道弧线，射上半空，却又恰好碰上了那少年所发的第二颗石子，两颗石子都化成了粉碎，但武林天骄那颗石子却是完好无缺地掉下来。

武林天骄现出身形，迎上前去。这少年吃了一惊，问道：“ 你是谁？ ” 武林天骄也问道：“ 你是谁？ ”

这少年望了武林天骄一眼，心中疑惑不定，说道：“ 你是女真鞑子么？ ” 武林天骄穿的是他旧日在王府的衣裳，这山上一向又是少有外面的陌生人到的，是以这少年有此一问。他怀疑武林天骄是朝廷派来刺探卧佛寺的鹰爪。金人属于女真族，汉人是常常把他们所厌恶的金人骂为“ 女真鞑子 ” 的。

武林天骄笑了一笑，眉头略皱，说道：“ 不错，我是金人。但并非所有的金人都是你们汉人的仇敌，你这鞑子二字，骂得不对！嗯，你的功夫是谁教的？ ”

这少年“ 哼 ” 了一声，说道：“ 既是金人，半夜三更到这里来还能安着什么好心？哼，我的功夫是谁教的，你管不着。 ”

武林天骄见这少年对他深含敌意，心里想道：“ 他不知道我的来历，也难怪他会如此。他想必是住在这附近的，我回去问问四空上人，当可知道他的底细。 ” 于是笑了一笑，说道：“ 你不说那就算了。我走啦。 ”

少年忽地喝道：“ 慢走！ ” 武林天骄道：“ 怎么？ ” 少年道：“ 你往哪

儿？”武林天骄笑道：“你不许我管你，你却要管我？不过，说给你听也无妨，我上卧佛寺。”

少年唰的拔出剑来，喝道：“卧佛寺岂能让你这女真鞑子胡乱跑的？我的武功比不过你也非要和你斗一斗不可！”说罢一声长啸，唰的一剑便向武林天骄刺来。

武林天骄有意看看这少年的剑术本领，于是也不向他解释，当下笼手袖中，挥袖一卷，便化解了少年的一招。

武林天骄的内功造诣早已到了一流境界，随便什么东西在他手里使用起来都有很大的威力。这衣袖的一挥一卷原是想这把少年的长剑夺出手的，但他怕伤了这个少年，所以只敢用五六分气力。

只听得“嗤”的一声，少年的剑锋一歪，把武林天骄的衣袖划破了一道裂缝。武林天骄心道：“这少年的功力在我估计之上。好，我且不忙夺他的剑，且引他把剑法施展出来，看看他是什么家数。”

这少年的长剑给武林天骄挥袖拂开，心中又惊又怒，想道：“可得早点把师父请来才好。”于是又是一声长啸，使出更凌厉的剑招，闪电般地向武林天骄攻了七剑。

原来这少年认为武林天骄是金廷鹰犬，将有所不利于卧佛寺，是以他非要和武林天骄狠斗不可。他的啸声乃是向卧佛寺的四空上人报警的。

武林天骄使出了落英掌法，把气力用得恰到好处，化解少年的剑招。偶尔也突然攻这少年的要害，看这少年如何应付。

两人一口气斗了几十招，这少年的剑法沉稳狠辣兼而有之，而且往往有出人意表的招数。武林天骄甚是奇怪，心里想道：“这少年的剑法和武林中各大门派的剑法都不相同，可以算得是自成一家的上乘剑法。他的师父不知是哪位世外高人。”要知武林天骄所学甚博，各家各派的剑法都瞒不过他。但如今试了几十招还是未能试出这少年的师门来历，自是不禁有些诧异了。

这少年也看出武林天骄是未尽全力，怒道：“好，你敢将我戏耍，等下我要叫你后悔莫及！”武林天骄笑道：“我和你又不是敌人，何必性命相扑？说老实话，你这样的年纪，有此本领已是很不错了。但我对你的话却有所不明，我为什么要后悔呢？”话犹未了，这少年忽地大叫道：“师父，快来！”

武林天骄道：“很好，我正想见见你的师父。”回头一看，只见四空上人满面笑容，已是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武林天骄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少年乃是四空上人的俗家弟子。

四空上人笑道：“檀大侠，我这徒弟的功夫还过得去吧？符儿，你还不赶快谢谢檀大侠的指点。”武林天骄道：“令徒真是武学的奇才，年纪轻轻，本领已是十分了得。恭喜大师得了衣钵传人了。”四空上人笑道：“他要传我的武学还勉强可以，要传我的佛学，那就难了。只能说是我的半个衣钵传人。”

这少年呆了一呆，想不到师父竟有一个“鞑子”朋友，满面尴尬地走了过来，向武林天骄赔了一礼。四家上人道：“这位檀大侠便是外号‘武林天骄’的檀贝子，檀羽冲。他为咱们汉人打抱不平，反抗本国暴君，连贝子也不做了。你怎的这样不知好歹，一来就把檀大侠得罪了。以后不许这样鲁莽。”

武林天骄笑道：“不知不罪。我也正喜欢像令徒这样的热血少年呢。刚才我是有心引他把剑法施展出来的。”少年这才知道了武林天骄的来历，十分惶恐，讷讷说道：“是我错了。以后我不会再把所有的金人都当作鞑子啦。”

四空上人道：“ 我这徒弟名唤仲少符，他的爹爹仲太符是个饱学之士，不愿出仕金廷，在这山沟里隐居的。少符跟他爹爹在家读书，每隔三两天到卧佛寺一次，由我传授他的武功。 ”武林天骄道：“ 哦，原来令尊就是仲老先生。闻名已久了。 ”

原来仲太符和耿照的父亲耿仲，当年乃是并驾齐名的名士。只是耿仲兼通武艺，而仲太符则专攻经史，不习武艺。后来耿仲为了苦心报国，屈志事金，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儿。用了十多年的工夫，刺探了金国的许多机密，临死之时，这才把自己的苦心告诉儿子耿照，叫他把一封密折，带到南宋。耿仲当时决意出仕金廷之时，他的这番苦心是连好友仲太符也没告诉的。仲太符一怒之下，与耿仲割席断交，从此隐居在西山的樱桃沟。武林天骄曾听得耿照说过他这位世叔的名字，故此知道仲太符之名。

四空上人道：“ 符儿，你怎的半夜三更出来？ ”仲少符道：“ 我听说有许多叫化子到了卧佛寺，不知是什么事情，想来看看。 ”四空上人道：“ 丐帮的武帮主正在本寺，是和檀大侠一同来的。你去认识认识武帮主也好，将来在江湖上可以有个照顾。 ”于是三人一同回转卧佛寺。

路上仲少符忽地问道：“ 师父，我的本领可以行走江湖了么？ ”正是：

人在深山怀四海，少年壮志欲凌云。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一〇四回　飞书邀友同御敌　比武打擂各逞能

四空上人道：“本领二字，难说得很。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是没有止境的。江湖上藏龙卧虎，能人甚多，胜过你的，当然不知多少。但你若是小心谨慎，也未尝不可到江湖走走，历练历练。怎么，你是有意下山了么？”

仲少符道：“爹爹想叫我到江南找寻耿照大哥，为他代致歉意。”原来仲太符如今始知耿照携了父亲的遗书前往江南之事，对自己当年错怪老友之事，甚感内疚于心，但耿仲已死，自己是不能再起老友于地下，向他道歉的了，所以只能叫儿子去找耿照，重修两家之好。

武林天骄道：“哦，原来你是想找耿照。耿照如今在蓬莱魔女的山寨，下个月或许会跟蓬莱魔女到祁连山。我和耿照也是很熟的朋友。”

四空上人道：“这就再好不过了。符儿，我许你下山。过两天你就跟檀大侠同走吧。有檀大侠与武帮主照料你，我也可以放心。”仲少符得到了师父的答应，十分欢喜。

他们回到了卧沸寺，武士敦还没有睡，见四空上人回来，连忙问道：“来了什么敌人？”四空上人说道：“没有敌人。这是我的徒弟仲少符，他没有见过檀大侠，错把檀大侠当作了敌人了。符儿胡乱发啸报警，倒教我虚惊一场。”武林天骄笑道：“四空上人的这位高足很是了得，刚才我还和他比了一场武呢。长江后浪推前浪，年少的英雄辈出，这真是可喜之事。”

武士敦笑道：“檀兄，你喜欢比武，目下倒有一场大比武可以瞧瞧热闹。你有意思去趁这个热闹么？”武林天骄道：“哦，你得到了什么消息？”

武士敦道：“蒙古使者带来了铁木真的国书，要金国向蒙古称臣，并割让凉州与陇西三郡。金主完颜雍正在和朝臣商议，未肯依从。看来他是想推得一时便是一时。那几个蒙古使者在京中坐候，也不肯走。他们自恃武功，想以武力震慑金廷，于是建议要开一个比武大会，由他们会一会金国的高手。此会便由你的叔父济亲王檀道雄主持，凡是金国的人都可以进场。但却并非任何人都可以和蒙古使者交手，要先经过御林军统领完颜长之的考问，合格了才许上台。听说这是为了两个原因，一来完颜长之要亲自选拔一批武士，留为己用，二来他也怕有厉害的高手，误伤了蒙古使者，那可就闯了大祸了，所以上台之前，要经过他的考问。”

武林大骄怒道：“好，蒙古使者如此目中无人，我倒要挫折挫折他们的威风。咱们先进场，假作是瞧热闹的，不经过完颜长之的考问。要是蒙古使者在擂台上已给打败，咱们就不用出手。否则我还是要替国人争一口气的。在这样的场合，完颜长之料也不敢赶我下台。”要知武林天骄虽然反对本国暴政，但在蒙古与金国之争中，他当然还是维护本国的。

武士敦道：“我正是想在这场比武中掀起风波。不过咱们在进场之前还要办一些事，明天我去安排便是。”原来武士敦有个计划，不但要在比武中挫折蒙古使者的威风，而且要闹出事来，打乱完颜长之进攻祁连山的军事步骤。计划如何，后文再表。

武林天骄道：“比武之会，何时开始？”武士敦道：“后天开始。明天有整整一天给咱们安排，足已够了。”武林天骄道：“要安排些什么？”武士敦道：“大会规定，必须金人方能进去。而且还必须是被认为‘良民’的金人。”武林天骄笑道：“这可是他们自制麻烦了。大都的汉人会说我们女真话的很多；哪一个是‘良民’，哪一个不是‘良民’，完颜长之又怎能识

别？”武士敦道：“完颜长之是有办法的。他规定每个进场看比武的人都得具备一张证明，普通的居民由保长发给，在官府中做事的由长官发给，证明他是‘良民’，这才可以进场。”武林天骄道：“哦，原来还有这么些麻烦。”武士敦笑道：“也不怎样麻烦。贪财的保长多着呢，明天我叫人去买几张证件回来，证件上预留空白，随便咱们填上什么名字。”

仲少符忽道：“这样容易，我也想去看看热闹。武帮主，你可以给我弄一张证件，也带我进场吗？”武士敦道：“不知令师意下如何？”四空上人道：“好吧，让他去见识见识也好。”于是事情便这样决定下来，到时由武士敦与仲少符冒充金人，和武林天骄进场。武士敦第二日就去备办文书之事，并调动在大都的丐帮弟子，准备掀起一场风波。

武士敦与武林天骄戴上了人皮面具，比武之日，大摇大摆地进入会场，守门的卫士哪里知道他们的身份，一看他们的证件无误，就放他们进场了。武士敦曾在金京十年，女真话说得很流利，仲少符也可以混得过去，跟着武士敦入场，也没人对他起疑。

他们到场之时，台上正由那个蒙古的髯须武士与一个御林军军官比武，不到一盏茶的时光，髯须武士就把那个军官打下台来。武林天骄听得旁人谈说，知道这个髯须武士已经胜了两场，但他自恃勇武，却不肯休息换人。

武林天骄笑道：“这厮那日给咱们打得狼狈不堪，如今却在这里逞能。”武士敦道：“本领最高的是那个正使呼韩邪，咱们且不忙去打这个败军之将。”

说话之间，只见又一个御林军军官跳上擂台，武林天骄认得是御林军的副统领班建侯。武林大骄心想：“班建侯只怕还不是这厮的对手，不过髯须武士要想胜他，也不会那么容易了。”

髯须武士哈哈笑道：“对啦，你们早就该让班将军出场了。素闻贵国的两位御林军统领武艺高强，我就先会班将军再会完颜将军吧。”言下之意，金国的高手只有完颜长之与班建侯可堪一战，但班建侯也还不是他的对手，是以他早就准备在胜了班建侯之后，再战完颜长之。金国武士听他大言炎炎，无不气愤。

班建侯却是个稳重的人，沉住了气，说道：“请贵使赐招。”髯须武士笑道：“不必客气！”嗖的一拳便打过来。班建侯小臂一弯，使了一招“弯弓射雕”，左掌一托肘尖，右掌骈指如戟，点对方的胸膛。

髯须武士一个“狮子摇头”，拳头一晃，上击面门，这一招有个名堂，叫做“冲天炮”，是极为刚猛的拳法。班建侯掌背一挥，用“崩掌”往外一挂。髯须武士化拳为掌，形如雁掌斜掠，双方“乓”的对了一掌，各自退了一步。班建侯的右手双指点了个空。

班建侯心中一凛，想道：“这厮的气力倒是不小。”髯须武士也是吃了一惊，知道班建侯的功力与他乃是在伯仲之间，要想克敌制胜，也怕不能单纯以力取胜。

班建侯采取小心翼翼的打法，“不求胜，先防败”。招数使得十分严密，髯须武士究竟是先打了两场，屡攻不下，气力不加，渐渐变成了强弩之末。武林天骄台下观战，心里想道：“班建侯的功夫比前几年好得多了，看来他或有可胜之机。”

五十招之后，班建侯果然转守为攻，他的“五行拳”极为纯熟，用“劈、钻、炮、横、崩”五字诀，五行生克，变化无穷，拳拳有力。战到分际，班建侯突发一拳，用“劈”字诀，直劈下去。这一拳之力极猛，髯须武士横掌

一挡，拳掌相抵，掌心疼痛，班建侯随掌一拨，把髯须武士的右掌引出外门，顺掌一推，髯须武士回掌已是不及，只好横肘一撞，化解敌招。班建侯“啪”的一掌“削”着他的臂弯，立即退回，说道：“贵使还是歇歇吧。”原来他这一削本是可以“切”断髯须武士的一条臂膊的，但却怕伤了蒙古的使者，两国失和，事情非小，是以“点到为止”，立即收招。他叫对方“歇歇”，那是给对方面子，好让对方下台的。

哪知髯须武士却不领情，“哼”了一声道：“胜负未分，焉能罢战？”扑上前来，竟然是狂风暴雨般的猛攻。原来他看出班建侯不敢伤他，这次退而复上，就完全采取攻势，不再防守了。

班建侯忍住了气，只得见招拆招，见式拆式。他有顾忌，不敢伤敌；髯须武士则是毫无顾忌，招招都是杀手。这么一来，班建侯当然是大大吃亏了。

金国的武士看得都是气愤不已，有的忍不住出声叫道：“班将军你不能老是退让啊！”班建侯苦笑一声，在髯须武士的攻击之下，连连后退。

髯须武士得理不饶人，蓦地喝道：“谁要你让？”此时他已占得了先手攻势，脚跟一转，一个“怪蟒翻身”，轩眉绕掌，一个“冲天炮”，拳击班建侯下巴，班建侯臂膊往外一弯，待要化解他的招数。髯须武士喝声“着！”一冲一绕，疾如闪电般地抓着了班建侯的小臂，只听得“■嚓”一声，班建侯的右臂关节已是硬生生地给他拗脱了臼，手臂吊了下来。痛得汗如雨下。他怕丢了金国武士的面子，咬实牙根，忍着疼痛，不哼一声，跳下擂台。金国武士，人人气愤，心里都在骂这蒙古鞑子太不要脸，可是蒙古势强，金国势弱，他们还不敢真的骂出声来。

髯须武士得意洋洋，在台上抱拳作了一个“罗圈揖”，说道：“得罪，得罪！小可侥幸胜了班将军，如今可得请完颜将军指教了。”完颜长之微微一笑，并不答话，却把眼睛朝着正使呼韩邪看去，笑道：“令师弟胜得这场当真是不大容易啊？”这一句话包含了两重意思，一来是讥讽这髯须武士以无赖的手段取胜，二来是表示自己不屑于和一个斗得疲了的人交手。

呼韩邪面上一红，心里怪责师弟不知进退，正想叫他下台，忽地有个魁梧汉子飞身跳上擂台，说道：“完颜将军岂能占你的便宜，还是让我这个无名小卒陪你玩几招吧。”这人穿的是金国御林军的服饰，但却可以看得出是个汉人。

武林天骄认得此人乃是少林寺的叛徒沙衍流，心里想道：“沙衍流的武功虽然比不上完颜长之，却比班建侯胜过不止一筹。若这髯须武士不知进退，就定要大吃苦头了。”原来沙衍流害怕少林寺的人捉他，索性逃到金国的御林军中，既可避难，又可当官。完颜长之正要招降纳叛，难得有个少林寺出身的人来投奔他，因此特地为他破除了御林军的旧例，御林军本来是只许金国人当的，完颜长之则让他以汉人的身份做了一个队长。

髯须武士不知沙衍流的来历，冷笑说道：“你们的副统领都已输了，你是何人，敢来向我挑战？”沙衍流打了一个哈哈，说道：“我说过我是个无名小卒，‘挑战’二字言重了，我只是陪你玩玩的。不过，我虽是无名小卒，也不能占你便宜，十招之内，要是我侥幸还没给你打下擂台的话，我自己跳下去！”

这句话乃是“反话”，言下之意，是他自恃有把握可以在十招之内打败这髯须武士的。髯须武士不由得给他气得七窍生烟。

髯须武士在苦斗了班建侯之后，自己也知道气力不济，应该乘胜罢手，

趁势收篷的。但因他有言在先，不得不向完颜长之挑战。他也料得到完颜长之为了保持身份，多半不会接战，这么样他便可以自下台阶了。

却不料斜刺里杀出一个沙衍流，反过来向他挑战，而且大言炎炎，话中之意竟是要在十招之内把他打败。髯须武士气得七窍生烟，心中想道：“我虽然气力不济，但对付你这样的无名小卒，最不济也能接你十招。”

髯须武士大怒之下，吸一口气，喝道：“好吧，既要较量，邓也不必限定十招。”双掌相交，“蓬”的一声，髯须武士身形一晃，沙衍流倒退三步。表面看来，还是沙衍流稍稍吃亏。但髯须武士却是不由得心头一震。原来在双掌相交的那一刹那，他感到对方的力道如狂涛汹涌，迫得他几乎连气也喘不过来。但这股惊涛骇浪般的力道来得快退得也快，他一个运劲反击，对方便退下去了。髯须武士定下心神，暗自想道：“对方的功力是高过我，但想必是他火候未够，功力虽高，却是后劲不继。”他作了这样的估计，登时精神复振，反过来想要一鼓作气，在十招之内把对方打下擂台了。

殊不知这是沙衍流欲擒先纵的战略。原来沙衍流也怕打伤了蒙古使者，闹出大事，讨不了好反而有罪。故此他必须把力道使得恰到好处，使对方不致受伤而自己又能取胜。不过，他也不想自己受伤，所以一开首便用到了八九分气力。好在他的武功造诣已是到了能发能收的境界，一发觉对方有禁受不起的迹象，便立即收回了几分力道，可是未能调得恰到好处，是以倒退了三步。

沙衍流心头微凛，想道：“尊胜法王的门下果然非同小可，这厮已连打三场，居然还有如此能耐。若然他气力丝毫未耗的话，鹿死谁手，殊未可料。”

沙衍流试探了一招，对髯须武士的虚实已是摸得清清楚楚，于是按照原走计划，和髯须武士交手。台下的观众跟着数道：“第一招，第二招……”

沙衍流有意引发对方的内力，前面几招，让这髯须武士逞能。髯须武士发觉对方的力道是在逐步减弱，心中大喜，想道：“这厮果然是后劲不继！”当下把混元一炁功运足，狂风暴雨般地猛攻，台下急速地数：“第七招、第八招、第九招，哎呀，只有一招了！”

话犹未了，只听得又是“蓬”的一声，髯须武士蹬蹬蹬地连退三步，刚刚要稳住身形，却似给无形的巨手推了一把似的，接着又是蹬蹬蹬地连退三步，这样接连的退了三次九步，退到了擂台边缘，兀是未能稳住身形，一步踏空，四脚朝天地就跌下了擂台，恰好是第十招。

原来沙衍流最后这一招用的是“大力金刚掌”，少林寺嫡传的金刚掌乃是最刚猛的掌力，沙衍流使得恰到好处，一掌之中蕴藏了三重力道，髯须武士刚要站稳脚步，第二重、第三重力道相继发生作用，是以他身不由主地连退三次、九步，终于自己跌下了擂台。

金国武士在接连败了三场之后，人人都是心中气愤，如今才得沙衍流替他们赢回一场。沙衍流虽是汉人，但却也是他们金国御林军的军官，算得是“自己人”。于是金国的武士都为他捧场，登时彩声如雷。有的还在大叫大嚷道：“说十招就是十招，打得真是妙呀，妙呀！”髯须武士在地上爬了起来，幸好没有受伤，灰溜溜地溜进了后台。

喝彩声中忽听得一个人冷冷说道：“沙大人好功夫，我也来领教领教。”声音似一枝利箭射出重围，满场的彩声竟然压它不下，刺得沙衍流的耳膜隐隐作痛。沙衍流心头一凛，睁眼看时，只见那人已上了擂台，是蒙古的副使乌蒙。乌蒙面白无髯，身披锦袍，脚穿乌靴，不似武士，倒似文官。但他这

手“ 传音入密 ”的功夫一露，沙衍流已知他的功夫远在适才那髯须武士之上。

比武的规矩，得胜的一方可以再打下去，也可以换人。但那髯须武士是连打了三场的，沙衍流不肯示弱，只好再打一场。心中想道：“ 我只要保持得在百招之内不输给对方，也已是足够面子了。 ”

沙衍流道：“ 贵使远来是客，请先赐招。 ”乌蒙微微一笑，说道：“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他说话温文有礼，与适才那髯须武士的剑拔弩张之态大不相同。当下漫不经意地一掌拍出。

沙衍流看他这掌轻飘飘的似乎毫不着力，不知他是弄什么玄虚，当下还了一掌“ 白猿探路 ”，合着双掌，倏然左右一分，双“ 剪 ”乌蒙双肩。这一招是少林寺“ 罗汉掌 ”的精妙杀手，但合着双掌，也是表示向对方敬礼的意思。沙衍流已知他比那髯须武士高明，是以开首一招，就用足全力。

少林寺的“ 大力金刚掌 ”何等刚猛，这一掌发出，隐隐带着风雷之声。岂知乌蒙仍是漫不经意地随手一拨拨开，微笑说道：“ 沙大人不必客气。 ”

掌力一碰，沙衍流只觉对方的掌上似乎有个吸盘似的，不但把他这股刚猛的掌力一举化开，而且还将他牵引过去。沙衍流大吃一惊，连忙用千斤坠的重身法稳住身形，但已是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盘旋。原来乌蒙练的是阴阳掌的功夫，掌力一刚一柔，互相牵引，甚为怪异。沙衍流的金刚掌虽是上乘功夫，却还未到一流境界，一比之下，就相形见绌了。

乌蒙冷冷说道：“ 沙大人站稳了！ ”脚踏五行八卦方位，从“ 艮 ”位踏上“ 离 ”方，一记“ 铁琵琶 ”，手背向外一挥，迅如闪电般地向沙衍流面门掴来。这一招十分凌厉，而掌掴面门，对敌人又不啻为一种侮辱。沙衍流又惊又怒，可又不敢发作，只好沉住了气，连用“ 三环套月 ”“ 风拂垂柳 ”两招，这才堪堪的把乌蒙的这一招攻势解开。台下的蒙古武士数道 :“ 第二招。”蒙古武士人数不多，嗓子却是十分响亮。

说时迟，那时快，乌蒙身形一晃，从“ 离 ”位奔“ 坎 ”方，呼的一声，双掌又向沙衍流夹击，掌力刚柔兼济，沙衍流身不由己的又打了一个盘旋。蒙古武士齐声叫道：“ 第三招！ ”

沙衍流一被对方抢了先手，就只有招架之功。乌蒙攻势一发，俨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台下的蒙古武士口不停声地在叫：“ 第四招、第五招、第六招…… ”激战中乌蒙使了一招“ 龙门鼓浪 ”，一招三式，向沙衍流猛攻，沙衍流见他来势凶猛，急退一步，左拳变掌向内一圈，右臂一滚一拧，用“ 鹤膊手 ”消解对方来势。哪知乌蒙掌法可刚可柔，右臂已被圈住，他却趁势一带，左拳疾发如风，一个“ 攒拳 ”，自右臂的勾手圈中直“ 攒 ”上来，冲击沙衍流的太阳穴。沙衍流躲闪不开，肩头一转，“ 蓬 ”的一声，硬接了乌蒙这拳。乌蒙微笑道：“ 对不住，你的琵琶骨没给打碎吧？ ”口中客气，招数却是狠毒之极，双掌一合，猛的又是一推。沙衍流挨了这拳，痛得眼前金星乱冒，气力已是使不上来，哪能够再接乌蒙的掌力，给他一推之下，向后急退。

他这一退和刚才那髯须武士又不相同，只见他身似陀螺，不停地旋转，一连转了七八个圈子，转到了擂台的边缘，仍是不能停止，于是也像刚才那髯须武士一样，“ 噗通 ”一声，跌下擂台去了。台下的蒙古武士哗然大笑，数道：“ 第九招！ ”沙衍流把髯须武士打下了擂台用了十招，如今他给乌蒙打下擂台，只不过九招，败得比髯须武士更为狼狈。

乌蒙作了一个“ 罗圈揖 ”说道：“ 侥幸，侥幸。承让，承让。还有哪位

要来赐教么？”金国武士都感颜面无光，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但见乌蒙如此厉害，却是没人敢上台去和他交手。

乌蒙慢条斯理地收了式子，转过身来，面向着完颜长之作了一揖，说道：“久仰完颜将军武功盖世，不知可肯赏面赐教？”

完颜长之笑了一笑，站起身来，说道：“好吧，我就陪乌将军走个十招八招。”

乌蒙心中一凛：“难道他也想把我在十招之内迫下擂台？”乌蒙知道完颜长之是金国数一数二的高手，但却不相信他能够将自己在十招之内打败。当下抖擞精神，说了一句：“请完颜将军指教。”便即进招。

完颜长之兀立如山，待乌蒙掌劈到跟前，这才轻轻地一指戳出。只听得“嗤”的一声，乌蒙连忙缩手，原来完颜长之曾练过穴道铜人的七篇图解，点穴的功夫天下第二（第一是柳元宗），这一指戳出，恰恰是对准了乌蒙掌缘的“冷渊穴”。这是手少阳经脉的起点，倘被点中，乌蒙这条臂膊势将残废。

乌蒙变招也好生迅速，立即五指合拢，教他点不着“冷渊穴”，使出了蒙古武士擅长的摔跤功夫，倏地从“劈掌”变为“勾手”，只要一抓一勾，就可将对方的中指拗折。但乌蒙变招固然迅速，完颜长之也并不慢，就在他化劈为勾的刹那之间，完颜长之一个“登山跨虎”，迈步向前，倏然间也已从“朝天一炷香”的指式，变为“童子拜观音”的掌式，双掌合拢，硬劈乌蒙的拳头。

双方动作都快，此时正面相向，谁也不能闪开，乌蒙右拳一伸，左掌横扫，变成了“阴阳双掌”，“蓬蓬”两声，声如擂鼓，乌蒙退出了三步，完颜长之则只是身形一晃。

乌蒙心道：“无论如何，不能给他在十招之内打败。”于是只守不攻，以脚跟为轴，转了一圈，消解了所受的力道。凝了身形，双掌合抱，注视对方的来势。

完颜长之心里暗笑：“你想以静制动，对付沙衍流那还可以，对付我却如何能够？”当下掌指兼施，掌劈胸膛，指点脉门。乌蒙双掌划了一道圆弧，护着胸膛要穴。

乌蒙的掌力一刚一柔，互相牵引，对方若是以猛力进攻，反而会给他借力打力。但完颜长之乃是武学大行家，岂能为他所算？只听得“嗤，嗤”声响，完颜长之连戳三指，以指代剑，指法凌厉，力道却是凝成一线。乌蒙无法消解他的指力，不由得又是连退几步。金国武士看得眉飞色舞，人人喝彩。

转眼已过了六招，乌蒙心想：“我只要再挡得四招，就满了十招之数了。”当下沉住了气，依然只守不攻。完颜长之一声笑道：“乌将军请站稳了！”猛地一掌劈下，这一掌却是用的极为刚猛的力道。

乌蒙心里暗暗高兴，心想：“你用猛力攻我，正着我道儿。”于是使出他最擅长的借力打力本领，双掌一牵一带，要把完颜长之反摔出去。哪知他双掌一出，对方的那股猛力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武学高手可以收发随心，乌蒙也勉强可以，但却不如完颜长之已臻化境。完颜长之所发的那股排山倒海般的掌力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大大出乎乌蒙的意料之外。身体重心一失，急切之间收不住势，脚步不由得一个踉跄。说时迟，那时快，完颜长之顺手一指，闪电般地就点了他的穴道。这一招刚好是第八招。乌蒙刚才胜沙衍流用了九招，如今完颜长之胜他又少用了一招。

只见乌蒙就似一个醉汉似的，手舞足蹈，而且嘻哈哈地笑个不停。众人见他这个怪模怪样，又是惊奇，又是好笑。登时台上台下笑成一片。乌蒙转到了台边，依然是手舞足蹈，于是一跤就跌下去了。台下的蒙古武士将他扶了起来，纷纷问道："你怎么啦？"乌蒙双眼翻白，汗如雨下，但却不会回答，仍然是笑个不停。原来乌蒙是给完颜长之用独门手法点了他的"笑腰穴"。"笑腰穴"并非死穴，不过若然得不到解穴的话，笑个不休也会气绝而亡的。

台下的蒙古武士中也有懂得点穴的，但却解不开完颜长之的独门点穴手法。呼韩邪在台上面色铁青，叫手下扶乌蒙上来，在他后腰的"伏兔穴"一拍，乌蒙这才止了笑声。他的穴道是解开了，胸中的那口气却是难消，对完颜长之怒目而视。呼韩邪道："你不要在这里给我丢人现世了。"一把将他推入后台。

完颜长之用的独门点穴手法，本来以为蒙古武士非求他解穴不行，他可以更赢足面子。不料呼韩邪居然能够解开他的独门点穴手法，完颜长之也不由得心中一凛，想道："听说这个呼韩邪乃是尊胜法王的大弟子，在同门之中，武功最高。果然非同小可。嗯，我也不该贪一时的痛快，折辱了他的师弟的。不过，他们目中无人，若不杀杀他们的骄气，也是不行。"要知完颜长之以金国御林军统领兼皇叔的身份，在这场比武中实是最感为难。一方面他不能示弱于人；但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顾全大局，不能太过得罪蒙古使者。

呼韩邪把师弟推入了后台，随即又走出来，面若冰霜，冷冷说道："久仰完颜将军是贵国第一高手，果然名下无虚。我向将军请教请教。"完颜长之道："不敢当。令师徒武功绝世，我也是久仰了的。"呼韩邪道："好说，好说。咱们亲近亲近！"说罢伸出手来，与完颜长之行握手礼。

完颜长之情知他是藉握手为名，试探自己的深浅，不愿示弱，便大大方方地伸手出去，与他一握。不料一握之下，双方都是缩不回去。原来他们的内力恰好是旗鼓相当，双方较量上了，谁先缩手，便要给对方的内力所毁，不死亦伤。

呼韩邪的混元一炁功早已练到炉火纯青之境，掌力一发，霸道无比。完颜长之气沉丹田，抱元守一，紧紧防御。双方一攻一守，呼韩邪力透掌心，俨如惊涛骇浪，一个浪头高过一个浪头，冲击完颜长之的手少阳经脉。但完颜长之守得极稳，却似江心巨石一般，不为惊涛骇浪所撼。而且他不仅仅是防守而已，还蕴藏一股随时可以反击的潜力。

不过片刻，双方都是额头见汗，心中暗暗叫苦。要知内功的较量最为凶险，双方若是旗鼓相当，就谁也不能罢手。呼韩邪的内力较为刚猛，完颜长之则较为精纯。完颜长之在未能消解对方的内力之前，若然缩手的话，经脉必将被对方震断。但若久战下去，呼韩邪则势将被对方的反击之力伤了内脏。

两人都是武学的大行家，这两败俱伤之局已成，他们心中也都是明白的。心中明白，而又没有办法挽救，其苦可知。本来，他们是藉握手行礼为名来比拼内力的，是以脸上都装出一份笑容。如今他们脸上的笑容都好似变得"僵硬"了，看起来简直是比哭还要难受。台下的武士们莫名其妙，见他们握了手迟迟不放，人人感到诧异，窃窃私议之声四起。

忽听得一个人放声笑道："两位大人太多礼了。"台下的两国武士都是完颜长之与呼韩邪的部属，他们虽然窃窃私议，却谁也不敢大声地说出来。如今有一个人居然放声笑语，众武士都不禁愕然，想道："是谁这样无礼？"众目睽睽之下，只见一个书生模样的人已是在笑声中飞上了擂台。这一个人

除了武士敦和仲少符认识之外，满场武士谁也不知道他是谁。大家都是更感诧异了。

武林天骄戴了人皮面具，飞上擂台。完颜长之也认不得他，只道他是呼韩邪的手下要来暗算自己的。呼韩邪也害怕是完颜长之的手下来施暗算。两人不约而同，都是心中一凛，喝道：“什么人敢来捣乱？”但他们口中说话，手底却是不敢有丝毫放松，生怕被对方乘虚而入。高手比斗，哪容得心神分散？由于他们两人都有恐惧，登时都是汗如雨下。

武林天骄在他们面前站定，合掌一揖，说道：“请两位大人恕我冒昧，小的这厢有礼了！”

他这合掌一揖，表面看来是向完颜长之与呼韩邪致敬，表明他并非“捣乱”，实在则是替他们解开这一两败俱伤的困局的。完颜长之与呼韩邪的两股内力正在相持不下，得武林天骄所发的这股劈空掌力一撞，恰好起了缓和的作用，两人松了口气，双手自然而然的就分开了。

武林天骄的功力本来未必胜得过他们二人，但因用得恰到好处，却替他们消去了一场难以避免的灾殃。这么一来，完颜长之与呼韩邪都是不由得暗暗对他感激，又不由得暗暗惊异。呼韩邪心想：“这人倒是公平得很，并没有偏袒哪方。只不知他是何来历？”暗暗起了延揽之心。完颜长之则在想道：“看来他并非蒙古武士，但我手下有如此能人，我却怎的一点也不知道？”暗暗叫了一声“惭愧！”

武林天骄行了一礼，说道：“我是金国一介小民，请两位大人恕小民无礼，小民有不情之请。”完颜长之道：“你意欲如何？恕你无罪，说吧。”武林天骄道：“小民不配上这擂台的，只因看了告示，知道今日之会，许可百姓参加比武，小人见猎心喜，是以冒昧上来，不知完颜将军可否准许小人向蒙古人讨教？”

完颜长之有意藉这次比武之会选拔能人，不错是出过这个告示。但他也规定了若要上台和蒙古武士交手的话，必须经过他的考试和问话。但如今武林天骄突如其来，按规矩他是不能容许的。

但一来武林天骄于他有救命之恩，二来他也起了好奇之心，想看一看武林天骄的真实本领。于是便道：“贵使臣意下如何？”呼韩邪也因武林天骄替他消解了一场灾难，对他颇有好感，于是哈哈笑道：“今日之会，乃是以武会友，何须拘论是官是民？我正想遍会贵国高手，就请这位壮士赐教吧。”完颜长之道：“好，蒙古贵人已经答允，那你就小心讨教吧。不可太放肆了。”完颜长之是怕武林天骄不知天高地厚，误伤了蒙古使者令他为难，是以话中向他暗示，那是要他“点到即止”的意思。完颜长之交代之后，退过一旁。

呼韩邪眉头一皱，笑道：“壮士尽管把本领都使出来，不必有什么顾忌。”要知呼韩邪是极为自负的人，他听出了完颜长之话中之意，心中极是不悦。他知道武林天骄本领不凡，但他仍然以为自己可以取胜。而且从刚才武林天骄替他化解而并无偏袒任何一方的举动看来，他又认为武林天骄对他并无恶意，心想：“此人身怀绝技，在金国未得一官半职，想必是对本国不满的了。我正好藉此机会笼络他，令他为我所用。”他作了这样的估计和判断，就乐得表示大方了。

武林天骄哈哈一笑，说道：“好，那么小人就拿三脚猫的功夫，来博贵人与天下英雄一笑了。”说罢便与呼韩邪交手。开首一招，竟是完颜长之刚才对付乌蒙之时所曾使过的招数，是穴道铜人的“惊神指法”中的一招，骈

指如戟，戳向呼韩邪的胸膛，一招之间，遍袭呼韩邪的七处大穴！同样的一招，他使得比完颜长之还要高明！正是：

昔日王孙归故国，金京来去几人知。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一〇五回　大漠称雄来汗使　金京争胜打擂台

呼韩邪喝声：“ 好！ ” 双掌如环，一分一合，使出了一招极厉害的大擒拿手法，也是在同一招之间，遍袭武林天骄的七处关节要穴！武林天骄衣袂飘飘，俨如蜻蜓点水，海燕掠波，一飘一闪之间，早已是移步换招，化解了对方的强攻，中指仍然对准呼韩邪的“ 愈气穴 ”。双方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一合即分，稍沾即退，招数都没有使老，以免为对方所算。但彼此乘暇抵隙，却是比硬碰硬接的蛮打凶险得多。武林天骄占了先手之利，着着抢攻。呼韩邪见招化招，见式解式，虽不至于只有招架之功，但也给武林天骄迫得他不住退守。

转眼之间过了二十多招，呼韩邪兀是未能扳成平手。武林天骄的“ 惊神指法 ” 越出越妙，也越来越狠，所指之处，不是死穴，便是残穴。呼韩邪沉住了气应付，可是心中亦不由得暗暗吃惊。心想：“ 此人分明是想伤我性命。哪里是‘ 点到即止 ’ 的比武？我可不能有丝毫大意了！ ” 呼韩邪在吃惊之中，又觉得奇怪，心想：“ 他的态度何以一变如斯？刚才他初上台之时，本来有机会伤我的，他却并不偏袒任何一方，替我们化解，如今却又这样的性命相扑，是何道理？嗯，莫非是受了完颜长之的暗示？ ” 想至此处，不禁向完颜长之怒目而视。

呼韩邪哪里知道，这并不是武林天骄的态度有所变更，而正是他的光明磊落之处。当呼韩邪和完颜长之刚才各以内力相拼之时，不错，武林天骄是大可以暗算他的，但武林天骄乃是明人不做暗事，他谨守着侠义道的规矩，故此替他们二人化解，并不暗助完颜长之。到了他和呼韩邪直接交手之时，这就不同了。此时他已把呼韩邪当作死敌，当然是手下绝不留情，招招性命相扑了。

完颜长之此时还未躲入后台，正在台边观战。呼韩邪向他怒目而视，完颜长之也是不禁又是吃惊，又是诧异。

完颜长之心中隐隐起疑，要知他和武林天骄本来是很熟的朋友，当武林天骄还是“ 檀贝子 ” 的时候，他们是常相往还的。武林天骄说话的声音，尽管是捏着嗓子，也还是不能完全改变的。当时完颜长之已经觉得这个声音好熟，不过急切间想不起来；如今一看了武林天骄使出的功夫，完颜长之登时就恍然大悟了。

完颜长之的“ 惊神指法 ” 是从“ 穴道铜人 ” 图解中学来的，但他学得并不完全，后来那十三篇图解就给柳元宗盗去了。当年金主完颜亮招集金国的一流高手，钻研穴道铜人的图解，武林天骄也是其中之一。完颜长之知道武林天骄比他领悟得多，而后来武林天骄又得到柳元宗的传授，十三篇图解都已学会。故此完颜长之一见武林天骄的指法比他高明，也就知道他是谁了。

完颜长之认出了武林天骄，这一惊非同小可，心里想道：“ 想不到檀羽冲这么大胆，竟然敢来比武！糟糕，他若是伤了蒙古使者，这可就要闯出了大祸来，连我也受他牵累了。 ” 完颜长之心情矛盾，极感为难。一方面他也是受不了蒙古人的气焰，希望有人出来给金国的武士挣个面子，出一口气，但另一方面，他更害怕武林天骄“ 闯出大祸 ”，连累于他。

完颜长之正自忐忑不安，忽地又发觉呼韩邪向他怒目而视，完颜长之更是恐慌，心想：“ 檀羽冲丝毫不让，招招都是杀手。这哪里是比武，简直是性命相扑的决战了。呼韩邪向我怒目而视，一定以为是我授意他的，岂知我

也是有苦说不出来。”完颜长之是个武学的大行家，看得出武林天骄已是逐渐取得上风，呼韩邪本领不凡，暂时还能招架，但久战下去，只怕终归是避不开武林天骄的杀手。“我一定得想个办法出来，好让呼韩邪下台。”完颜长之心想。可是急切之间，他又哪里能想得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檀世英也在后台的角门观战，他悄悄使了个眼色，请完颜长之过来，和完颜长之咬耳朵说道：“完颜将军，情形似乎有点不对。这个人，这个人好像是我的堂兄。”完颜长之道：“不错，他正是檀贝子。”话出之后，方才想起，如今已是檀世英做了“贝子”了。

檀世英面上一红，说道：“我并非想谋他的贝子之位，但他是国之逆臣，家之逆子，这次来打擂台，分明是包藏祸心，图谋不轨。此人若不早除，你我的锦绣前程，都给他断送。”

完颜长之怦然心动，说道：“当务之急，是如何停止这场比武，檀贝子，你有什么主意？”檀世英道：“你喝他住手，咱们暂且当作不认识他，诱他进后台，咱们乱刀将他宰了。”

完颜长之道：“要是他不肯住手，那又如何？”

檀世英道：“你出去把他们分开。你的武功在他之上，他若是不肯依从，你在他的背后给他一掌，一样可以令他毙命。”

檀世英说完颜长之的武功在武林天骄之上，这当然是奉承的说话，完颜长之自己明白，他现在的本领已是比不上武林天骄的了。

但檀世英的办法倒是可以行得通的，他若然肯偷袭武林天骄的话，那就等于是和呼韩邪联合起来对付武林天骄，武林天骄双拳难敌四手，纵然避得开他的偷袭，也避不开呼韩邪的杀手，一定会丧生在他们的手下。

但完颜长之毕竟是大将的身份，檀世英要他做这样卑鄙的勾当，他一时还是决断不下的。

一来武林天骄于他有救命之恩，刚才他与呼韩邪比拼内力之时，本来是要两败俱亡的，全靠武林天骄给他们化解了这场灾祸。倘若他出手偷袭，杀了武林天骄，这岂不是恩将仇报？二来更令他为难的是，蒙古与金如同敌国，他若帮忙敌人杀了本国武士所崇拜的“武林天骄”，这就要比“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还要严重，有失金国的体面还不打紧，只怕自己的手下也要不齿他的所为！手下离心，那时只怕这御林军统领的宝座也坐不稳了。

正因为完颜长之有这许多顾虑，所以心中还是七上八落，一时决断不下。檀世英催促他道：“完颜将军，不早下手，后悔不及！”完颜长之低声说道：“我且再看一看。”

这一看只见擂台上的形势又已有变。呼韩邪突然采取攻势，双臂箕张，窜起一丈多高，一招“鹰击长空”，猛扑下来。四掌相交，声如擂鼓。武林天骄身形一晃，以脚跟为轴，转了一圈，这才消解了他的这股猛劲。呼韩邪如影随形，跟踪扑到，着着抢攻。完颜长之心里暗暗欢喜，想道：“呼韩邪胜得了他，可就不用我出手了。”檀世英则暗中吩咐自己的心腹武士准备，准备武林天骄一败之后，立即将他拽入后台，活生生把他打死。

完颜长之是武学的大行家，但这次他却是走了眼了。他以为呼韩邪已经扭转局面，反败为胜可期，哪知这却是武林天骄的“骄敌”之计。

原来呼韩邪的确是力求一逞，希望败中取胜的。他这双掌猛扑，乃是想迫武林天骄与他比拼内力。比拼内力虽然凶险，但他自忖即使胜不了武林天骄，至少也可以支持一时半刻，那时完颜长之怕出祸事，必定会来给他化解，

至不济也可挽回颜面，各自下台。而且比拼内力，还可以避免受武林天骄那出手伤残的点穴手法的威胁。

呼韩邪打得如意算盘，武林天骄却不为他所算。武林天骄并非怕与他比拼内力，但在未探知对方虚实之前，他却不愿孤注一掷。

武林天骄使出上乘的卸力化劲功夫，故意隐藏了自己的几分实力，不与敌人硬碰。一试之下，只觉敌人的掌力虽然极为霸道，但却有后劲不继的迹象。

原来呼韩邪的功力本是可以和武林天骄匹敌的，但因他与完颜长之先拼了一场，内力多少有了损耗，故此就显得后劲不继了。

武林天骄探明了对方的虚实，情知即使比拼内力，自己也可以稳操胜算，但他却采取了另一种打法。

武林天骄掌法一变，身如流水行云，指东打西，指南打北，任对方强攻猛扑，他却是衣袂飘飘，从容应付。他舍弃了凌厉的“惊神指法”改用他自创的“落英掌法”，这正是以柔克刚的有效战术。

两人越打越紧，只见满台都是武林天骄的影子。呼韩邪高呼酣斗，手脚起处，全带劲风！这一场精彩绝伦的恶斗，看得台下的两国武士都是眼花缭乱，屏息呼吸，简直连一根针跌在地下都听得见响。待到双方换招之际，这才爆出了如雷的喝彩声。

武士敦与仲少符混在人丛之中观战，渐渐也是看得全神贯注，心神如醉。后面的人群争着挤上前头，不知不觉之间，两人已是给后面涌来的人挤开了。

武士敦内功深厚，兀立如山，旁人挤他不动。仲少符却像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还抵御不了浪潮的冲击。他给挤开了好几步，猛一回头，已看不见武士敦了。仲少符心里有点着慌，连忙用千斤坠的重身法定住身形，叫道：“武帮主，武帮主！”恰巧这时正是台上两人换招之际，台下发出如雷的喝彩声，把他呼唤武士敦的声音淹没了。

忽地有个人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突然把仲少符用力一撞，仲少符本来是用了“千斤坠”的重身法的，竟然给他撞得立足不稳，又踉踉跄跄的退了几步。旁边有个人将他一扶，说道：“小哥儿，站稳了。”

仲少符扭头一看，只见是一个书生模样的人，眉清目秀，态度温文。仲少符未经世故，对他颇有好感，说道：“多谢了！”但心里也有些儿奇怪，想道：“那个撞我的不知是什么人，我用了千斤坠的重身法居然给他撞动，本领可是不小。这人看来是个文弱书生，但他一出手就将我扶稳，看来也是练过武功的人，造诣非比寻常。想不到在台下看比武的，也有这许多能人。”

那书生模样的人微微一笑，说道：“这台上两人打得真是精彩绝伦，你可认得和蒙古使者交手的这个人么？”仲少符心中一凛，说道：“我怎会知道？”那书生笑了一笑，又道：“我听得你叫武帮主，这位武帮主又是谁？是什么帮的帮主？”仲少符瞿然一惊，这才省起自己说错了话，只好支支吾吾地说道：“兄台听错了吧，我是说的傅庄主，是和我同来的一位农庄庄主。”

那书生笑道：“兄台不必惊疑，说出来咱们或者还是朋友呢。你说的恐怕是丐帮的帮主武士敦吧！”仲少符究竟是年轻识浅，听这书生如此言语，心中想道：“武帮主交游广阔，这人或者是他的朋友也说不定。”于是问道：“兄台高姓大名，和武帮主有什么关系？”话犹未了，突然觉得胁下一麻。

仲少符张开了口，却是叫不出声，原来他已被点了麻穴和哑穴。那两个人挟持着他，挤在人丛之中。渐渐挤出了外面一圈，武士敦全神观战，竟没

发觉。

台上武林天骄改用轻灵飘忽的“落英掌法”和呼韩邪游斗，形势似乎比刚才稍微缓和，其实却是外弛内张，隐藏杀手。武林天骄所用的奇妙战术，完颜长之一时间还未看得出来，武士敦则因曾见过他的“落英掌法”，早已看出来了。

呼韩邪使了“鹰击长空”一招，将武林天骄迫退，抢得了主动，转守为攻，心中暗暗欢喜，想道：“原来他果然是不敢伤我。”这一对掌，武林天骄未用全力，呼韩邪是察觉得到的。他怎知这是武林天骄的“骄敌”之计，只道武林天骄是顾忌他的蒙古使者的身份，只望求胜而不敢伤他。

呼韩邪得理不饶人，着着抢攻，心里想道：“你手下留情这是你的事，我可不领你的情，不把你打下擂台，我焉能保持颜面？”

武林天骄正是要他如此，好消耗他的气力。呼韩邪攻击一发，俨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但武林天骄满台游走，衣袂飘飘，呼韩邪一口气攻了二三十招，却是连他的衣角也未沾上。呼韩邪渐渐觉得气力不加，心内暗暗吃惊：“莫非这厮是施用诡计？他不罢手，再过三五十招，只怕我始终是难逃一败。”

心念未已，武林天骄突然欺身发掌，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呼韩邪挡得了东面挡不了西边，“乒”的一声，肩头着了一掌。幸亏“落英掌法”是以轻灵飘忽见长，掌力并不十分刚猛，呼韩邪有护体神功，未受内伤。但饶是如此，他也不禁踉踉跄跄地连退几步了。

完颜长之希望武林天骄给他挫折呼韩邪的骄气，却又不愿武林天骄伤了他。如今武林天骄胜了一招，若然便即罢手，这正是最合他的理想。但台上两人却是彼此不肯罢休。

完颜长之走出去喝道：“住手！”武林天骄哈哈一笑，说道：“不错，点到即止，在下侥幸得贵人让了一招，是可以罢手了。”

他不说也犹罢了，这一说，呼韩邪的面子怎抹得下来？呼韩邪大吼一声，趁他收招之际，一掌就劈过去。哪知这是武林天骄有意布下的陷阱，武林天骄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在收招之际，便准备好了“后发制人”的战术的。

就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武林天骄一个“旋转乾坤”，回过身来，只听得“■嚓”一声，呼韩邪的右臂关节，已给他拗得脱了臼。

说时迟，那时快，武林天骄已是使出了擒拿手法，抓着了呼韩邪的双臂，将他举了起来，作了个旋风急舞，朗声说道：“各位都看清楚了，这是他不肯罢手，并非我无理取闹！”

完颜长之大吃一惊，喝道：“檀羽冲，你疯了！”骈指如戟，冲出去点武林天骄背心的“大椎穴”。武林天骄正在向台下说话，对完颜长之的偷袭，似乎未曾留意。这“大椎穴”乃是奇经八脉的中枢，倘被点着，多好武功，也难禁受。

武士敦一声大吼，跳上台来，来得恰是时候，挡住了完颜长之。完颜长之见他一掌打到，隐隐挟着风雷之声，不禁又是大吃一惊，生怕指力不敌他的掌力，连忙化指为掌，使出以柔克刚的绵掌功夫，接他一招。哪知武士敦的金刚掌力十分霸道，完颜长之的绵掌功虽然精妙，也只能消解他的五成力道。双掌相交，“蓬”的一声，完颜长之竟给震退三步。

完颜长之沉声喝道：“武士敦，你好大的胆子，敢在京城胡闹！”武士敦戴着人皮面具，但完颜长之接了他的金刚掌力，已知他是何人。

武士敦哈哈大笑，索性除去了面具，说道：“完颜将军。你以御林军统领的身份，竟然用这等卑劣的手段偷袭一个救过你性命的人，羞也不羞！”完颜长之面上一红，喝道：“武士敦，你大逆不道，朝廷正要缉你归案，你还要来多管闲事？哼，哼，当真是不知死活了！”武士敦笑道：“你们在大都欺压我的丐帮弟子，我正要来找你算帐！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要怎样，尽管来吧！”完颜长之偷袭不成，已是气沮，不敢和武士敦交手。

在武士敦截住完颜长之的这段时间，呼韩邪的两个师弟乌蒙和兀赤已冲出台前，檀世英也率领了手下武士，把擂台围住，张弓搭箭，对准了武林天骄。

武林天骄把呼韩邪高高举起，横扫出去，喝道：“有胆的就来吧！檀某若活不成，也总有这蒙古鞑子给我陪丧了！”呼韩邪给他用重手法扭脱了臼，饶是功力深湛，也痛得哇哇大叫。乌蒙、兀赤见师兄落在他的手上，生怕他一发狠就要了呼韩邪的性命，心中有所顾忌，哪里还敢向前？

台下的金国武士，人人都是又吃惊、又兴奋。此时他们已经知道擒住了呼韩邪的人是武林天骄，不由得都是心头大快。武林天骄是金国武士所崇拜的人物，如今这个不可一世的蒙古使者折在他的手里，金国武士出了心头之气，都有“与有荣焉”之感。不但不愿与武林天骄为敌，而且有些武士还不禁为他喝起彩来！

在这样的形势下，完颜长之纵有千军万马，也是无计可施，只好忍气吞声，说道：“檀羽冲，你别胡来，有话好说。”武林天骄笑道：“对啦，咱们还是好好地商量商量吧。你想怎样，我们先听你的。”完颜长之道：“你把呼韩邪放下来，我放你们出去，绝不动你们分毫。”武林天骄摇了摇头，淡淡说道：“哪有这样便宜的事？”完颜长之道：“你要知道你们乃是钦犯身份，你若定要胡来的话，你以为你们可以逃得出大都么？”武林天骄冷冷一笑，说道：“我们本来就是舍了性命来的，还会怕你的威胁么？不错，你的弓箭手都已对准我们了，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将我们射死。你要杀我们是容易的，但你们这位蒙古贵人可也活不成啦！你敢闯这个祸，就尽管杀我们好了！”

完颜长之怎敢闯这样大祸，连忙说道：“好，那你说吧，你又打算怎么样？”武林天骄道：“这件事我也不能擅自作主，武帮主是来和你算帐的，你该问问武帮主，待你们的帐算好了，我自会放人。”

完颜长之无可奈何，只好向武士敦说道：“请武帮主高抬贵手。”武士敦“哼”了一声，说道：“高抬贵手？哼，你对我们的丐帮弟子，可是下得毒手啊！”完颜长之道：“过去我对贵帮不住，那也是我必须听命朝廷之故。武帮主，过去的是非咱们暂且不论，只请武帮主启示，咱们如何解这梁子？”

武士敦道：“好，只要你依得我们两件事情，我们就放回这蒙古鞑子，咱们的梁子也就算解了。”完颜长之忙道：“哪两件事？”

武士敦道：“第一件事，你们在大都捉了我们丐帮的许多弟子，你把他们都放出来。你依得么？”完颜长之暗自思量，在监牢里的丐帮弟子约有千人之多，这是费了许多气力才拘捕来的。可是用一千个叫化交换一个蒙古使臣也还值得，于是说道：“依得。”

武士敦接着说道：“既然依得，限你在一个时辰之内，将狱中的丐帮弟子送到东门。”完颜长之道：“第二件事呢？”武士敦道：“你还要送我们出城，在城外五里之地，咱们换人。”

完颜长之咬了咬牙，说道：“好吧，都依你就是。”立即下令，叫手下拿他的令箭，快马驰赴九城提督的衙门，吩咐提督释放狱中的丐帮弟子，送到东门。场中武林天骄挟着呼韩邪下了擂台，在完颜长之陪送之下，走出校场。檀世英不能不依从完颜长之的命令，把埋伏在台下的弓箭手撤退。眼睁睁地看着武林天骄出去，毫无办法，气得双眼发白，武林天骄从他身边走过，冷冷说道：“世英，我把贝子让了给你，你好自为之。若然多行不义，可休怪我不顾兄弟之情了。”檀世英对武林天骄又恨又怕，不敢作声，灰溜溜地跑开。

武林天骄与武士敦出了校场，许多混在场中的丐帮弟子此时也露出了本来的身份跟他同走。完颜长之与乌蒙、兀赤等蒙古武士随在后面。至于檀世英则是不敢同行了。他们走在街上，许多埋伏在大街小巷的丐帮弟子也都出来会合。这些人本来是准备若然场中发生打斗，他们就来接应的。现在事情出乎意外地完满解决，他们得到了消息，遂执行第二套计划，和帮主一道，暂时撤出大都。这两套计划，都是武士敦预先安排好的。完颜长之这才知道武士敦今日来是有心和他“捣乱”，但呼韩邪在他们手上，完颜长之虽然气恼，也是无可奈何。

武士敦以为仲少符一定是混在人堆之中，与丐帮弟子一同进退，因此也就没有特别查问。此时他是在完颜长之等人的监视之下走的，仲少符还没有暴露身份，武士敦当然也不想要他站出来和自己同行了。

到了东门，九城提督果把牢中丐帮弟子用马车都送了来，在那里等候他们了。这些丐帮弟子有些在狱中被打伤，有些不堪折磨而生了病，由壮健的同伴将他们背出城。

双方约好了在城外五里之地换人。武林天骄只准完颜长之与几十名蒙古武士出城，乌蒙道：“我们怎么信得过你？”请求完颜长之把御林军带去。武士敦怒道：“我们中原的好汉说话，说一句就是一句。你信不过，那么咱们的交易只有吹了。”完颜长之不敢多事，两方劝解，结果大家退让一步，武林天骄准他带一千名御林军出城“护送”。这样双方的实力大致相等，丐帮也不怕交人之后，御林军来攻击他们。

到了约定的地点，武林天骄哈哈一笑，说道：“不劳远送，后会有期。你们蒙古武士要来比武，我是随时奉陪。”说罢，把呼韩邪放了回去。

乌蒙不会解“惊神指法”所点的穴道，连忙叫道：“且慢，我们的师兄还没有恢复原状呢？”武林天骄笑道：“脱臼可以接骨，我点的穴道，你不会解，完颜将军会解。”武士敦道：“我们的丐帮弟子许多人都是未复原状，你们若是要我把原来的呼韩邪交给你们的话，你们也得把丐帮的弟子医好了再说。”完颜长之道：“算了，算了，我会解穴。”乌蒙也怕再有变化，不敢作声。武林天骄哈哈笑道：“你们自恃是尊胜法王的弟子，目中无人。如今你可知道金宋两国也并非没有能人了吧。嘿，嘿！哈，哈！这场比武，你们又是输了！”

武林天骄交人之后，与武士敦在大笑声中走了。这一边完颜长之则在替呼韩邪解开穴道。不料，穴道一解，呼韩邪却突然做出了一件非常出人意外的事情！

呼韩邪大笑三声，忽然拔出佩刀，一刀插入自己的腹中！完颜长之做梦也想不到他会自杀，抢救已来不及。乌蒙、兀赤这一惊非同小可。赶忙将他扶住，大叫：“师哥，师哥！你，你这是干嘛？”呼韩邪双眼圆睁，犹自狞

笑说道：“ 我绝不能让女真鞑子平白侮辱，誓必叫他们国亡家破！ ” 乌蒙、兀赤垂泪说道：“ 师兄有什么遗嘱？ ” 呼韩邪道：“ 我有辱使命，无颜回国。你们归报大汗，请大汗速灭金国为我报仇！ ” 说罢，亲自把血刀拔出，交给了乌蒙。这一刀刺得太深，拔出之后，血流如注，不过片刻，气绝身亡！完颜长之不惜委屈求全，好不容易，才把呼韩邪换了回来，不料却落得如此收场。完颜长之不禁呆若木鸡，顿足叹道：“ 罢了，罢了！ ”

乌蒙、兀赤怒道：“ 什么罢了？还不赶快追上前去，替我们把檀羽冲和武士敦捉了回来？我们要将他们剖腹剜心，生祭师兄！ ”

丐帮弟子的人数比御林军还多，而且金国的御林军也不愿追捕他们所崇拜的武林天骄。武林天骄与武士敦的本领又极高强。要将他们二人生擒谈何容易？

武林天骄朗声说道：“ 这是你的师兄自己寻死，与我何关？嘿嘿，你们要想报仇，我奉陪就是！ ” 乌蒙、兀赤追了一会，见金国的御林军只是虚张声势，摇旗呐喊，却不肯向前，他们二人情知不是武林天骄的对手，只好退回。

武林天骄见追兵已退，松了口气，苦笑说道：“ 想不到呼韩邪竟是如此烈性，这场战事恐怕是不可避免了。 ” 武士敦道：“ 蒙古早想并吞金、宋，统一中华。即使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他们也会南侵的。 ” 武林天骄道：“ 不错。但发生了这件事情，战争则是会提前爆发了。 ” 武士敦道：“ 反正是不可避免的，早来迟来都是一样。提前爆发，也有好处，完颜长之围袭祁连山的计划，恐怕只能放弃了。 ”

此时他们已是离开大都十多里了。武士敦这才有空查点自己的人，诧道：“ 咦，仲少符哪里去了？ ” 武林天骄道：“ 仲少符年纪虽轻，人颇机灵，武功也很不弱，想不至于遭意外，或者是一时失散，跟不上大队吧？ ”

武士敦道：“ 可是咱们却没工夫找寻他了。 ” 要知武士敦与，蓬莱魔女所定的约会还有十天就到期了，他们要赶到天狼岭去与蓬莱魔女相会，在大都是不能耽搁了。

当下武士敦吩咐大都分舵的舵主曲山将仲少符失踪的事告诉四空上人，并叫曲山留心寻找。另外又吩咐副舵主周敢率领大都的丐帮弟子前往祁连山。他和武林天骄则联袂往天狼岭去赴蓬莱魔女之约。正是：

塞外胡骑思逐鹿，中原又见战云低。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一〇六回　玉女有情怜侠士　奸徒无义叛红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暂且按下天狼岭之会不表，且说仲少符的遭遇。

混战中，仲少符给那两人推推拉拉地拖出了校场，那两人离开人群，把仲少符拉入了一条僻静无人的小巷。仲少符已被点了穴道，只能任由摆布。

那个短小精悍的汉子笑道：“咱们可不能把他扛出城去，还得做一番手脚。珠妹，施展你的看家本领吧。”那个相貌清秀的少年笑道：“好，你看我的。”也不知他用的什么法儿，手掌只是在仲少符的鼻端一抹，仲少符只觉一缕幽香沁人如醉，迷迷糊糊起来，在这刹那，他感到似有一只麻袋向他当头罩下，登时就不省人事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仲少符悠悠醒转，只觉一团漆黑，用手一摸，才知是给装在一只麻袋里面。仲少符虽然有了知觉，但还是浑身乏力，不能挣扎，也不想说话。心里又惊又恼，想道：“这两人不知是什么人，我与他们素不相识，他们何故这样摆弄我呢。”

心念未已，只听得一个少女的声音说道：“这小子不知是什么人，糊里糊涂的给咱们捉了来，可是有点冤枉呢。”仲少符听得出这是那个相貌清秀的少年口音，刚才她在校场里是捏着嗓子装着男声说话的，现在恢复了女声，但还是听得出是同一个人。仲少符这才知道她是个女子，心里想道：“我糊里糊涂。但你们既然不知道我是谁，却无故把我拿来，这简直是太岂有此理了。”

那短小精悍的汉子的口音说道：“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他是武士敦的朋友，咱们把他捉了来，也算是交了差了。”

那女子道：“我可是不懂，为什么你不把这小子交给你们的御林军？”

那男子道：“如果是由得我作主的话，我当然是要把他交给完颜长之的。大功劳没有，小功劳也可以领赏。可惜我的师父早有交代，不论捉到了谁，都要交给他的，而且还不许我让别人知道。”

那女子道：“这却是为何？你的师父不是准备来受聘做金国的国师的么？完颜长之正要对付丐帮，你捉到了丐帮帮主的朋友，何以你的师父却要你秘密交给他？直接交给御林军不是更省事么？”

那男子道：“你不知道，我的师父早已改变了主意了。他现在不想做金国的国师，却想为蒙古的大汗效力了。”

那女子道：“铁木真答应他做蒙古的国师么？”

那男子道：“不是，蒙古的国师早有其人，那是大名鼎鼎的尊胜法王。我的师父效忠蒙古，至多只能做尊胜法王的副手。”

那女子道：“这我可真不懂了。为什么有国师不做，却要当人家的副手？”

那男子说道：“你不明白，蒙古的国势如今是比金国强盛得多，人往高处，水向低流，我的师父也不能例外。”

那女子笑道：“怪不得我妈说你的师父是个反复小人，相貌看似粗豪，内心实是奸险。”

那男子道：“嘘，噤声！”那女子笑道：“你怕什么，这里又没有外人。”她忘记了装在麻袋里的仲少符。

那男子道：“你怎能在我的面前说这样的话？要是给我的师父听见，这可不得了。”

那女子道：“听见了也不打紧，你的师父也知道我的母亲是常常骂他的。”

那男子道：“你母亲骂得你可骂不得，你要知道，咱们的事情还要他老人家点头答应呢。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师父已经回心转意了。”那女子顿足娇嗔：“我不要听，嗯，麻大哥，我还是不明白。我的脾气是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我又要问你了。”

那男的笑道：“好吧，你有何事不明，问吧！但可不许讲我师父的坏话了。”

那女子道：“对不住我还是要问你师父的事情。他既然要效忠蒙古，那么咱们捉来的这个小子，为什么又不能交给蒙古人呢？蒙古的使者不是都在场么？”

那男的道：“这有什么难明，我的师父要拿丐帮的人去做见面礼。倘若交给了呼韩邪，转了一手，就显不出是自己的功劳了。”

那女子道：“你的师父心计真多！嘿，你别误会，我这可不是说你师父的坏话。”

那男的道：“也幸亏没有交给在场的蒙古人。呼韩邪在擂台上给武林天骄擒了，武林天骄与丐帮乃是一伙，他们拿了呼韩邪作为人质，此时正在迫完颜长之换人呢。刚才咱们若是露了痕迹，丐帮的人焉能放得过咱们？”

那女子笑道：“你又想捉武士敦，又怕武士敦。真是没用！”

那男的道：“我现在的本领还打不过他，当然只能用暗算的法子。暗算不成，也就当然只好避而远之，不过此次不成，还有下次。有师父给我撑腰，我这个仇总是报得成的。”

原来这一男一女，正是麻大哈和上官宝珠。麻大哈的师父猛鹫上人已知武士敦与檀羽冲潜入了大都，因此派了几个弟子，由麻大哈率领。跟踪到大都来打听他们的下落，伺机活捉他们。灵山派擅于使用毒药、迷香，他们早已准备了是要施暗算的，灵山派分南北两支，上官宝珠的母亲青灵师太是猛鹫上人的师姐，两人面和心不和，各领一支。上官宝珠使毒的本领在灵山派第二代弟子中首屈一指，是以猛鹫上人虽不喜欢她的母亲，却也默许麻大哈带她同行。

麻大哈到了大都，恰逢比武之会，他预料武、檀二人很可能到场观看比武，于是便与一众同门埋伏场中，伺机而动。结果是捉不到武士敦，却出乎意外地捉到了与武士敦同来的仲少符。

仲少符听了麻大哈和上官宝珠的谈话，这才明白了自己是遭受了无妄之灾，不禁大叹倒霉。心念未已，只听得上官宝珠笑道：“这小子糊里糊涂地给咱们捉了来，也真算得是无妄之灾了，要是他知道个中原委的话，一定会骂咱们的手段太过卑劣呢。”上官宝珠好像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似的，把他心中的话说了出来。

麻大哈道：“骂自由他骂去，我为了向师父交差，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上官宝珠道：“但他与咱们无冤无仇，咱们这样害他，于心何忍？”

麻大哈“哼”了一声道：“你的心地倒是慈悲得紧，哼，你可知道‘无毒不丈夫’这句说话？”

上官宝珠叹了口气，说道：“你的师父要把他交给蒙古人作见面礼，万一蒙古人把他杀了，咱们这个孽可就造得大了。你笑我懦弱也好，我总觉得害了一个无辜的人心中实是难安的。不过，你既然定要如此，我也只好由你。总胜过捉到了武士敦。”

麻大哈怔了一怔，瞪眼说道：“为什么？武士敦是我的仇人，难道你不

想我报仇？”

上官宝珠道：“但武士敦也曾是你的救命恩人，我记得你和武士敦说过这样的话：有朝一日，万一武士敦落在你的手里，你杀了他之后，就要跟着自杀的。你说这是恩仇俱了，这样做就对得住他了。可是我却不愿意你死去呢，所以我也就宁愿你不报此仇了。”

麻大哈纵声大笑，说道：“宝珠，你也太天真了，你以为我是当真的么？”

上官宝珠道：“什么？难道你这是骗武士敦的假话吗？”

麻大哈道：“当然，我若不是这样冒充好汉，我还有什么面子。当时武士敦释放了我，我不是这样说话，怎能落台？”

上官宝珠呆了半晌，说道：“麻大哈，我，我想不到你竟是这样的人！”

麻大哈道：“怎么，你后悔和我要好了么？哼，我若不把你当作知心朋友，我也不会把心腹之言告诉你的。”

上官宝珠道：“我心里乱得很，你容我静想一会。”麻大哈又“哼”了一声道：“想些什么？”过了好一会子，上官宝珠缓缓说道：“麻大哥，我想再问你一桩事情。”

麻大哈道：“你今天怎的这么多话，我还有事情要做呢。”言中已露厌烦之意。上官宝珠柳眉一扬，噘着小嘴儿道：“好，你不想听我也不要问了。”麻大哈双肩一耸，作出一个无可奈何的神气，说道：“好啦，好啦，别生气了。我磨你不过，你要问就问吧。”

上官宝珠道：“你是金国人，又曾经做过御林军的军官的，如今你的师父帮了蒙古人，假如将来蒙古兴兵来打金国，你怎么办？那时你是跟你师父呢，还是和你师父作对？”

麻大哈怔了一怔，似乎是想不到她会提出这个问题，呆了半晌说道：“未必就会打起来的。”上官宝珠道：“如果打起来呢？”麻大哈道：“那就到时再算了。金国是我父母之国，但师命亦是难违，所以我只能、只能……”上官宝珠道：“只能怎样？”麻大哈道：“我只能见机行事，顺势而为了。”上官宝珠道：“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什么叫做见机行事，顺势而为？”麻大哈苦笑道：“你真是打破沙锅问到底，非得我明白说出来不可么？好，那我就告诉你吧，到了那时，哪一边得势我就帮哪一边。”

上官宝珠道：“哦，原来你也是像你师父一样，是——”麻大哈道：“是什么？”上官宝珠道：“不说了，说了你会生气。”原来她想要说的是：“原来你也是像你师父一样，是个反复小人。”

上官宝珠虽然没有说出，但麻大哈已是明白，笑道：“既然不是好话，我也不要听了。好了，我现在要出去看看了。你在这里看守这个小子，可不要跑开。我带东西回来给你吃。”原来这次是由他作为首领，率领同门到大都行事的。他的师父认为他最能干，所以由他发号施令。他和上官宝珠逃到了这座破庙，他的一众同门，却还未见踪迹，是以他要出去探听，以便接应。

仲少符在麻袋里听了他们的谈话，心里想道：“这个女的似乎心肠还好一些，这个男的却是阴险狠毒，坏得透了！可惜我不知着了他们什么道儿，力气都使不出来。要不然倒可以趁这个机会逃跑。”他试运真气，一点一滴地把真气力积聚起来。

麻大哈走后，上官宝珠芳心历乱，许多从来没想过的问题一霎时都想起来了。原来她之所以爱上麻大哈，只是因为她自幼与他相处，从来没有与第二个男子接近过的关系。后来她长大了，渐渐发觉麻大哈有许多令她不能满

意的地方，但也还是对他百依百顺。可是到今天，她把麻大哈的面目看得更清楚了，心中可就禁不住有些儿动摇了，暗自想道：“原来他也是个反反复复的小人，这样的人，我把终身付托与他，靠得住么？”

上官宝珠心里自思：“他可跟他师父叛国求荣，将来若是另有好处，又何尝不可抛弃我呢？”想到终身大事付托非人，不禁悲从中来，难以继绝。

仲少符在布袋里听得她抽抽咽咽的声音，竟也不自禁地对她起了同情，忍不住就说：“姑娘，你不要哭啦！”但他有气没力，话虽然说得出来，却似蚊叫一般，又因为隔着一层布袋，上官宝珠更是听得不清楚了。

但是上官宝珠虽然听不清楚，却也察觉了布袋中似有声息。上官宝珠吃了一惊，心道：“这小子难道已经醒过来了？”于是走过去把布袋解开。

仲少符出声之后，心中也是蓦地一惊，想道：“这女子心肠似乎是要好一些，但他们毕竟是同一伙的。她因何而哭，我也不知。我怎能就把她当作好人，谁知她是不是要来害我？”他本来是计划在自己气力恢复之后，再行破袋而出，伺机逃走的。但如今给上官宝珠发觉他已经醒了，料想上官宝珠定有防备，即使不是加害于他，也可能再用迷香将他薰倒，因此上官宝珠在给他解开布袋的时候，仲少符的心里着实是忐忑不安。

上官宝珠解开了布袋，仲少符装作仍然昏迷。他怕上官宝珠发觉他是弄假，屏息了呼吸不敢动弹。上官宝珠在他鼻端一探，吃了一惊，自言自语道：“糟糕，糟糕！这布袋密不通风，时间太久，恐怕是把他闷死了！”

仲少符突然觉得一股辛辣的气味冲进鼻子，原来是上官宝珠给他闻了解药。仲少符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喷嚏，双眼也就睁开来了。

上官宝珠吁了口气，笑道：“还好，还好。我只当你是断了气呢。”

仲少符诧道：“你是给我闻了解药？”上官宝珠点了点头，说道：“呀，你说话有气没力，一定是饿得软了？”仲少符道：“你为什么将我弄醒，放我出来？”

上官宝珠不答这话，却对他打量了好一会，忽地笑道：“原来你早已是醒了的，是不是？”仲少符见她似无恶意，便承认道：“我听见你似在哭呢。你一哭我就醒了。姑娘，你为什么要哭？”

上官宝珠面上一红，说道：“我也不管你是几时醒来的，你醒了就会更感到饥饿的，你先吃一点东西吧。”

上官宝珠把水壶给他，让他喝了两口水，又给他吃了两个大饼，仲少符吃了东西，精神好了许多，说道：“姑娘，多谢你了。你，你为什么这样？”

上官宝珠仍然不答，却问他道：“你叫什么名字，是武士敦的好朋友吗？”

仲少符道：“我姓仲，伯仲的仲，名叫少符，多少的少，符咒的符。我还未够资格做武帮主的朋友，武帮主是我师父的方外之交。”仲少符见上官宝珠待他甚好，因此也就实话实说，并不隐瞒。

上官宝珠道：“哦，你的师父是个和尚吗？”仲少符道：“不错，我的师父是西山卧佛寺的主持四空上人。”上官宝珠怔了一怔，说道：“啊，原来是四空上人！”仲少符见她神色有异，问道：“姑娘知道家师？”上官宝珠道：“我没有到过卧佛寺，但听人说过令师。”心里想道：“母亲常说明明大师和四空上人乃是当世的两位高僧，这小子是四空上人的徒弟，想必是个好人。”

上官宝珠如有所思，过了一会，又问仲少符道：“蓟州有位仲老先生，名叫太符，是你的什么人？”仲少符道：“正是家父。但我们早已从蓟州搬

到大都了。姑娘，你怎么知道蓟州有位仲老先生？”上官宝珠笑道：“令尊是位有气节的读书人，武林中人也有许多人是知道他的名字而且佩服他的。”其实上官宝珠与武林中人甚少来往，关于仲少符父亲的事情也是她母亲告诉她的。她的母亲青灵师太和仲太符有过一段渊源，以后再表。上官主珠不愿在仲少符面前提起她的母亲，因此就只说是听来的了。

仲少符听得她称赞自己的父亲，心里很是高兴，说道：“姑娘，你把我捉了来我不怪你，但你可以代我托个人给我的师父报个讯吗？”上官宝珠听了他的话低首沉思，并不回答。仲少符瞿然一省，心中暗笑：“我也未免太天真了。这姑娘心地虽好，毕竟也还是他们一伙，要将我捉去献给蒙古人的。我怎能托她报讯？”

上官宝珠抬起头来，缓缓说道：“你的气力恢复了一些没有，再吃两个大饼。”仲少符实在肚饿，也就不客气地接了她的大饼，说了一声“多谢。”猛一抬头，只见红日当中，不觉有点诧异，心想：“我在校场的时候，日头已经过午，难道现在已是第二天了？”上官宝珠似乎已知他在想些什么，笑道：“此地已是离大部三百多里的地方了，你也已经在布袋里整整一天啦。”

仲少符吃完了大饼，说道：“你要把我再装进布袋么？”上官宝珠忽地笑了一笑，说道：“你如果已经走得动的话，就赶路吧。不必我再找人代你报讯了。”

仲少符吃了一惊，道：“你放我走？”上官宝珠道：“我与你无冤无仇，不忍害你。”仲少符倒不觉代她担心，说道：“你放我走，你的伙伴回来了怎么办？”

上官宝珠心中极是混乱，但却也并没有向仲少符表露，咬了咬牙说道：“我自会应付他的，趁他尚未回来，你赶快走吧！”

仲少符深深一揖，说道：“多谢姑娘恩德，不敢请教芳名。”

上官宝珠道：“唉，你这人好婆婆妈妈，再不走就来不及啦。我复姓上官，双名宝珠。你走吧。”仲少符应道：“是。日后上官姑娘若有差遣，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仲少符是个性情容易激动的人，此时倒是有点不忍撇下上官宝珠了，他心里自思：“人家对我好，我就应该对她更好。她为我担当风险，放走了我，她的同伴回来，不知要如何难为她呢！”

仲少符踌躇不决，走两步，停一停，又回头望望上官宝珠。上官宝珠也不禁深为感动，心里想道：“这小子倒是有良心的。麻大哈倘若因此而不理我，我也不会后悔了。”心念未已，忽地隐隐听得有脚步声音，上官宝珠大吃一惊，顿足叹道：“糟糕，糟糕！我叫你走，你不肯走，现在可走不成啦。快快钻进布袋，今晚有机会我再放你。”

仲少符此时虽能行动，功力尚未恢复，如果打架的话，只怕连一个普通人也打不过，心想：“也好，且待我养足气力，再帮忙她。”他只道上官宝珠是在麻大哈的威胁之下才作他的帮凶，却不知他们乃是情侣。

仲少符钻进布袋，上官宝珠匆匆地打了个结，只听得那脚步声已到门前，上官宝珠故作镇定，说道：“麻大哥，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上官宝珠以为是麻大哈回来，不料话犹未了，只听得那人哈哈笑道：“哦，你还在等着麻大哈么？可惜麻大哈却是只顾自己，他把你抛了，独自溜啦！”那人在大笑声中推开庙门，走了进来，双眼贼溜溜地盯着上官宝珠。

上官宝珠一看，只见来的是个魁梧的汉子，双眼朝天，相貌十分凶恶。上官宝珠认得他就是昨天在擂台上打败蒙古髯须武士的那个沙衍流。

上官宝珠道：“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做什么？”沙衍流打了个哈哈，说道：“我是你的麻大哥的旧同僚，奉命捉拿他的。他跑了，现在只好请你跟我回去交差啦！”

上官宝珠道：“他犯了什么罪，你要拿他？”

沙衍流道：“麻大哈犯的罪可多啦，第一、他保护主帅不力，吃了败仗，弃职潜逃。第二、他私投敌国，图谋不轨。第三、他捉了丐帮的人，私自带走，不肯交给官衙，因此檀副统领下了严令，非把他拿回去重重惩罚不可。”原来麻大哈本是檀世英的手下，那次他们夜袭蓬莱魔女的山寨，吃了败仗。麻大哈因恐檀世英怪责，不敢回去，准备立一两件功，这才回去请罪的。将师父请来做金国的国师，就是他计划中的一件“功劳”。不料猛鹫上人临时变卦，改投蒙古，令他的计划落了空。

昨日麻大哈与上官宝珠绑架了仲少符，逃出校场的时候，给沙衍流瞧见，于是沙衍流禀告了檀世英，檀世英就命令沙衍流带领多名武士去追捕麻大哈。沙衍流追到此地，适逢麻大哈出去寻找同门，双方遇上，麻大哈不敢与他对敌，仗着烟雾弹逃走。沙衍流叫手下追赶，自己则来搜索麻大哈昨日所绑架的人，他们以为这人是丐帮中的重要人物。

上官宝珠听了沙衍流的说话，好不气恼，柳眉倒竖，说道：“即使是麻大哈犯了罪，关我什么事？”

沙衍流贼溜溜的一双眼睛盯着上官宝珠，忽地纵声笑道：“我早已听说麻大哈有个非常漂亮的师妹，嘿，嘿，如今见了，果然名不虚传！你还说你没有关系，嘿，嘿，恐怕他就是因为你的缘故，这才宁愿有官也不做呢！”

上官宝珠又羞又怒，骂道：“放你的屁，你要怎样？”

沙衍流笑道：“我劝你不要惦记着麻大哈了！麻大哈碰到危险，就不顾你，实在不是个东西！你跟我走吧，我不会将你难为的。不仅不将你难为，还可能给你天大的富贵！”上官宝珠冷笑道：“什么富贵，我不稀罕？”

沙衍流道：“你听我说了再讲也还不迟。我们的檀副统领是贝子的身份，年纪不过二十多岁，就做到御林军的副统领。这样的人你说是不是点了灯笼也难找到的？”

上官宝珠冷笑道：“他有他的富贵，与我何关？”

沙衍流笑道：“檀贝子素来怜香惜玉，见了你一定喜欢。本来你与麻大哈同谋，麻大哈有罪，你也是个从犯。哈，但只要你得到了檀贝子的欢喜，那就非但没有罪反而有天大的富贵了。你是聪明人，这你还不懂吗？”

上官宝珠冷笑道：“哦，原来你是想给你的长官拉皮条！”

沙衍流哈哈笑道：“别说得这么难听好不好？你们昨日捉到的是什么人，现在哪儿？咱们把他带回去，也算你一份功劳。”

上官宝珠气得七窍生烟，斥道：“好呀，你的算盘倒打得好！”蓦地金光一闪，一蓬梅花针就向沙衍流撒去。

沙衍流不愧是少林寺出身的高手，距离这样近，梅花针的数量又多，本来是非中不可的，他一跳跳起一丈多高，梅花针都从他的脚底射过去了。

沙衍流一个鹞子翻身，凌空扑下，说道：“好狠的丫头，你不肯依从，对不住，我只好动粗了！”

上官宝珠亦非弱者，青光一闪，刀已出鞘，一招“举火撩天”，截斩沙衍流的手腕，沙衍流翻了一个筋头，脚尖一蹴，“　”的一声，把上官宝珠的柳叶刀踢得险些脱手，身形落地，立即进招。

上官宝珠虎口酸麻，心中一凛，想道：“这人的功力在我之上，打恐怕是打他不过的了。但我若逃走，姓仲的这小子就要落在他的手中啦。”

灵山派弟子有两门看家本领，一是轻功，一是使用毒药暗器，上官宝珠得她母亲所授，尤为擅长。在室内搏斗。暗器不易施展，逃走还是有机会的。但她想起了仲少符适才对她感激的神情，又不忍将他抛下独自逃走了。

沙衍流似乎知道她的心思，呼呼呼呼，接连拍出四掌，掌力四面挤来，上官宝珠不由得打了几个盘旋，步步后退。沙衍流趁她无力反击之际，倏地就关上了庙门，哈哈笑道：“你不用打逃跑的主意了，把那小子交出来吧！”眼光一瞥，瞧见墙角的布袋，沙衍流心中一动，说道：“布袋里装的就是这小子吧？解开来给我看看！”

上官宝珠道：“你打赢了我，再发施号令也还不迟！”沙衍流笑道：“这还不容易！”一记劈空掌荡开了上官宝珠的柳叶刀，跟着就去抢那布袋。

上官宝珠举脚一拨，把布袋拨过一边，同时解下了束腰的绸带，迎风一抖，当作软鞭使用，向沙衍流扫去。沙衍流笑道：“你宽衣解带做什么？我可是个不懂温柔的莽汉！”伸手抓她的绸带。不料上官宝珠的手法极为奇妙，绸带夭矫如龙，沙衍流一抓抓空，那条绸带竟然向他的鼻孔钻来。沙衍流突然闻到一股异香，心神一荡，连忙退后几步，默运玄功，这才消除了晕眩之感。原来上官宝珠这条绸带是蘸有药粉的，但因沙衍流内功深厚，药粉的效力尚不足令他昏迷。

沙衍流冷笑道：“区区迷香，岂能奈我哉？你还有何伎俩，尽管使出来吧！”口中说话，手底丝毫不缓，使出少林寺真传的七十二把大擒拿手法，把上官宝珠迫得只有招架之功，更腾不出手来施放暗器了。此时沙衍流已试出了上官宝珠的虚实，掌力也加强了几分，绸带随着他的掌风飘荡，虽然没有给他抓去，却是难以发挥效力了。

上官宝珠心道：“这厮本领高强，只可智取，不能力敌。”激战中突然掉转刀头，刀柄向外，刀尖对着自己胸口。

沙衍流只道她要自戕，他可是不愿意这美艳如花的少女自戕的。沙衍流吃了一惊，叫道：“快别这样！”伸手夺她的刀。不料话犹未了，手刚伸出，突然间觉得掌心刺痛，原来上官宝珠这口刀的刀柄也是藏有机关，内贮毒针的。

上官宝珠笑道：“你中了我的毒针，十二个时辰之内性命不保，快快回去交待后事吧！”笑声中反手就是一刀！

沙衍流大喝一声“撒刀”右掌一挂，托起上官宝珠的肘尖，左拳翻起，一招“羚羊挂角”，恶狠狠地就照她面门打来。上官宝珠想不到他中了毒针之后，居然还使得出如此狠毒的招数，大吃一惊，慌忙闪躲。说时迟，那时快，沙衍流已是倏地变招，一记“手挥琵琶”，五指并拢，拂着上官宝珠的手腕，“ 啷”一声，上官宝珠的柳叶刀果然脱手飞去。

沙衍流狞笑道：“小小一支毒针能奈我何？只凭这支毒针，就想要我性命，那是做梦！不过你这丫头也是够狠的了，不给你一点苦头尝尝，你也不知我的厉害！”上官宝珠身形未稳，立即又是一把毒针撒去，冷笑说道：“一支毒针你不害怕，就给你十支百支！”这次她是有备而发，毒针如网撒开，不论沙衍流向上跳跃或向旁边闪躲，都是难免要中几支。而且料想沙衍流在已经中了一支毒针之后，轻功身法，绝不能矫捷如前。

哪知沙衍流练的是少林派正宗内功，他中了毒针之后，立即闭了穴道，

上乘的轻功虽然不能施展，一时间内力依然未减。就在上官宝珠撒出一把毒针的时候，沙衍流亦是一声大喝，双掌齐出。

少林派的大力金刚掌岂比寻常？沙衍流初时因为想要活捉上官宝珠，故而一直不敢使用，只怕打伤了她。此际他已中了毒针，必须速战速决，也就顾不得上官宝珠的死活了。掌风激荡之中，只见金光闪烁，那一大把淬过毒的梅花针纷纷坠地，没有一支打到他的身上。

上官宝珠晃了几晃，但还没有倒地。沙衍流喝道：“好，打伤了你，再给你医！”划了一道圆弧，呼的又是一掌推出，这一掌的劲道又加了几分。上官宝珠连退几步，哇的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仲少符在布袋里面虽然看不见外面的情形，但也听见了上官宝珠吐血的声音。仲少符心急如焚，狠狠撕这布袋。可是他困在布袋之中，手脚不能舒展，难以用力，急切之间，哪能破袋而出。

布袋在地上滚动，沙衍流哈哈笑道：“果然是那小子。”一迈步便踏下去。上官宝珠紧咬银牙，手中的红绸带用力一抖，抛了出去，缠着了沙衍流的腿。沙衍流大怒道：“你这不知死活的野丫头还要纠缠！”使劲踢出，绸带寸寸碎裂，可是他那一脚也踏空了。布袋在地上滚过，恰巧触着了上官宝珠被打落在地上的那口柳叶刀。刀锋在布袋上划开了一道裂缝，仲少符指甲插进裂缝，用力一撕，把布袋撕开，跳了出来，立即便抓起了柳叶刀，向沙衍流斫去。上官宝珠叫道：“你快跑吧，你打不过他的。”

仲少符道：“打不过也要打！”说话之间，已是呼呼呼的连劈三刀。

沙衍流一个“盘龙绕步”，避开了第一刀，反手一弹，喝道：“撒刀！”只听得“铮”的一声，仲少符劈来的第二刀。给他弹开，可是仲少符仍然紧紧握着刀柄。仲少符喝道：“未必！”第三刀又斫过来。

沙衍流刚才那一弹用的已是上乘的佛门武学“一指禅功”，内力凝成一线，可以“隔物传功”，许多江湖好手，都经不起他的一弹。他见仲少符年纪轻轻，满以为一弹之下，定可以把他的兵刃弹出去，哪知仲少符的兵刃非但没有脱手，还可以立即进招。沙衍流大感意外，满面通红，冷笑说道：“你不撒刀，我就要你倒下！”陡地一声大喝，双掌齐出，痛下杀手，竟然施展了少林寺的镇山之宝——威猛无伦的大力金刚掌功夫。

刚才上官宝珠就是伤在他的金刚掌之下的，此时见他又用金刚掌伤害仲少符的性命，上官宝珠不禁失声惊叫！声犹未了，掌风刀影之中，只见仲少符疾退三步，哈哈笑道：“你别吹大气啦，对不住，我还是没有倒下！”上官宝珠又惊又喜，倚着墙直喘气。

原来这倒不是因为仲少符的功力在上官宝珠之上，而是因为沙衍流中了毒针之后，这大力金刚掌的威力已是大大打了折扣了。沙衍流虽曾口出大言，说是上官宝珠的毒针无奈他何，其实却是极有影响的。

而且还不仅是功力打了折扣而已，由于沙衍流，强运玄功，封闭穴道，防备毒气上升，侵入了心房。故此就不能与对方久战，时间越久他中毒的危机就越大。可是仲少符年纪虽轻，却已得到了当代高僧四空上人的衣钵真传，沙衍流在中了毒针之后，想要将他击倒，谈何容易？不过，在沙衍流强攻猛打之下，仲少符暂时也只能采取守势，沉着应付。

仲少符本来是使剑的，如今用上官宝珠的柳叶刀，刀法非他所长，使来自是不能得心应手。这也是他不能不暂时采取守势的原因。

上官宝珠惊魂稍定，看出了这一点。仲少符的宝剑在他被擒之后，已被

麻大哈缴去，放在一旁。

上官宝珠忍着疼痛，打了个滚，拿起仲少符的宝剑，叫道：“ 接剑！ ” 咬紧银牙，用力抛出。

沙衍流一个“ 横江截壁 ”，双掌一封，把仲少符迫过一边，急着就去抢剑。仲少符喝道：“ 撒手！ ” 一退复上，柳叶刀闪电般地劈斫沙衍流的手腕。沙衍流的手指已经触着剑柄，也不能不立即缩手，说时迟，那时快，那柄宝剑已是落在仲少符的手中。仲少符一刀一剑，如虎添翼，登时反守为攻。

激战中沙衍流忽地感到胸口烦闷，不由得暗叫“ 不妙！ ” 要知他乃是一面作战，一面运功抗毒的，如今感到了胸口烦闷，这已是毒气逐渐侵入体内、向心房上升的迹象了。沙衍流寻思：“ 我必须速战速决，十招之内，我若不能取胜，那就唯有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了！ ”

沙衍流虽是强弩之末，但这十招攻势仍是甚为凌厉。仲少符在他强攻猛扑之下，刚刚取得的一点上风又告消失，步步后退，似乎就要招架不住的样子。上官宝珠倚在墙角喘气，触目惊心，暗自想道：“ 仲少符若是打他不过，我只有自尽而亡，以免受他所辱。诸天菩萨保佑、保佑…… ”

心念未已，忽见仲少符一个踉跄，接连退出了五六步，上官宝珠大吃一惊，就在这瞬息之间，只见沙衍流扑了上去，蓦地刀光一闪，沙衍流大叫一声，肩头上已是一片鲜红。

原来仲少符看出了对方乃是“ 回光返照 ” 的现象，故意采取“ 以退为进 ” 的战术，引他来追的。仲少符飞出了柳叶刀，接着便是反手一剑，沙衍流打落了他的刀，却避不开他精妙的剑招。他肩头上的重创，受的乃是剑伤。但因双方动作极快，在上官宝珠眼中，但见刀光一闪，沙衍流的肩头已是一片鲜红，看起来倒似是受了刀伤了。

仲少符如影随形，追上去又是一剑。登时攻守易势，轮到沙衍流给对方追击了。沙衍流不敢恋战，大吼一声，尽最后的气力，发出了一记金刚掌，荡开了仲少符的剑尖，一个倒纵，“ 乒 ” 的一声，撞开了庙门，急忙飞跑。

上官宝珠挣扎着站了起来，一抖手从窗口打出了一件暗器，是个拇指般大小的弹丸，一打出去，便即爆裂，喷出了一团烟雾。这暗器名为“ 金针毒雾弹 ”。毒雾之中还杂有细如牛毛的梅花针，毒雾可以令人昏迷，梅花针也是淬过毒的，能伤奇经八脉，在屋内发这暗器，可能令自己人也要受害，故而上官宝珠要待沙衍流逃出外面之后，才用这最厉害的暗器伤他，免得他跑回去召集党羽去而复来。

饶是沙衍流跑得快，也给这一团毒雾罩着，又中了几枚毒针。上官宝珠叫道：“ 倒，倒！ ” 可是沙衍流也没倒下，只见他摇摇晃晃地从烟雾中冲出，居然还是脚不停步地飞跑，转眼间跑得无影无踪。

仲少符笑道：“ 穷寇莫追，由他去吧。上官姑娘，你怎么了？ ” 上官宝珠涩声说道：“ 你别顾我，快快将他追杀，不能留下祸患！ ”

可是话犹未了，上官宝珠却是“ 咕咚 ” 一声，先自倒下去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上官宝珠悠悠醒转，发觉自己竟是倒在仲少符的怀中，不禁羞得满面通红，要想挣扎，却哪里使得出气力？仲少符道：“ 好了，你醒过来了！我刚才给你推血过宫，你吐出了许多瘀血，真是把人吓坏了。我、我怕地气潮湿，不敢把你放下。 ”

上官宝珠睁开眼睛，只见光线黯淡，已是将近入黑的时分了。上官宝珠又是感激，又是害羞，低声说道：“ 你，你怎么还在这儿？ ”

仲少符道："你伤得这样重，我怎能离开你？你先别说话，我给你吃一颗药丸。"说罢，脱下了外衣，铺在地上，让上官宝珠躺下，随着把上官宝珠的水囊拿来，说道："这是我师父给我的小还丹，据说医治内伤最好不过。"

上官宝珠服下了小还丹，过了一会，精神渐渐恢复了几分，说道："仲少符，多谢你了。"仲少符道："多谢什么，咱们是同舟共济，患难相扶。若不是你用暗器打伤那厮，我也是逃不过他的魔爪的。"

上官宝珠道："有人来过没有？"仲少符道："沙衍流这厮一去无踪，敢情是中途毒发了。他的党羽也没有到这儿搜查真是邀天之幸。"上官宝珠道："那么另外的人呢？"仲少符怔了一怔，说道："什么另外的人？哦，你是说你那个伙伴吗？他也没有来过！"

上官宝珠心中无限感触，暗自想道："麻大哈平日和我这么要好，想不到到了紧要的关头，他竟然只顾自己逃命，不来理我。倒是一个不相干的人，而且是无辜给我捉来的人，反而不怕危险，小心地看护我。"

仲少符忽道："上官姑娘，请恕无礼，我……"上官宝珠心头一跳，说道："你，你要怎么？"仲少符道："你受的外伤虽然不重，但也要敷药才好。"原来上官宝珠的背心给沙衍流抓伤，要敷上金创药，必须解开衣裳。上官宝珠明白了他的意思，心中暗笑："我倒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当下背转了身，说道："你这个人真是有点迂腐，这个时候，还讲什么避嫌呀？你撕开我背心的一片衣裳，敷药就是。你年纪比我小，我不客气就当作是你的姐姐好啦。"仲少符道："是。你待我这样好，我是巴不得有你这样的一个姐姐。"

上官宝珠道："我把你捉了来，你不恨我，反而感激我么？"仲少符道："我知道这不是你的主意，你是一片好心的。要不然你怎会放我呢？"上官宝珠道："那也值不得你要为我拼命啊。你知不知道，你守着我实在是危险得很呢？倘若沙衍流那班人再来，你就要给我连累了，你为什么不逃？"仲少符愠道："上官姐姐，你把我当作什么人，这岂是侠义道之所当为？"

上官宝珠哽咽说道："仲弟，你对我这样好，我是毕生也忘记不了。但我的伤不知要什么时候才好，这里是不能再留的了，我总不能拖累你呀。"

仲少符道："你当然不能在这庙里养伤，我带你走。"上官宝珠道："上哪儿？"仲少符道："你在我家中养病好吗？"上官宝珠道："你家住在哪里？"仲少符道："在西山。"上官宝珠道："是大都城外的西山吗？"仲少符道："不错。我的师父是西山卧佛寺的主持，也可以就近照顾你。"上官宝珠笑道："到你家养病虽然是好，可惜咱们是不能再回大都的了。你已经亮了相，金虏正要抓你，你这一回去，不就是自投罗网吗？"

仲少符想了一会，说道："我和你找武帮主去。"上官宝珠道："你上哪儿找他？"仲少符道："我知道他是要到祁连山去的，咱们也去吧。"上官宝珠沉吟半晌，说道："在路上也难免有危险的，不过要比回大都好些。但我不能走动，这、这……"仲少符道："这个容易，我去找辆车子。"上官宝珠道："没有别的办法，也只能如此了。好吧，你快去快回。"仲少符应了一个"是"字，忽地面上一红，似乎想说什么的样子？上官宝珠道："你还不快去？"仲少符道："我怕你独自留在这儿，会有危险。"上官宝珠笑道："我不能走动，你若把我背出去找车子，那更引人注目，更招危险了。"仲少符道："上官姐姐，你在这神龛里躲躲，生人进来，你不出声，他们未必会发觉你。不过，可又要请你、请你恕我无礼了。"说罢，将上官宝珠抱

了起来，将她放在神龛的神像后面。上官宝珠与他肌肤相贴也禁不住满面通红，但心中却是对他十分感激。

仲少符走后，上官宝珠先思后想，越发觉得麻大哈不能与仲少符相比。麻大哈虽然是青梅竹马之交，但从今日之事看来，他这十几年的“情意”竟然都是假的。上官宝珠越想越不是味儿，不禁潸然泪下。“想不到仲弟和我相识不到两天，却是这么真心实意地待我！”她想到了仲少符对她的真挚，辛酸之中有了甜蜜，心里感到一股温暖。

正当上官宝珠芳心荡漾，思如乱麻之际，忽地听得有轻微的脚步声走到庙前。上官宝珠听得出那两人是用轻功悄悄走来的，不禁心头鹿撞。

“卜”的一声，从外面抛进了一颗石子，这是江湖上“投石问路”的方法，试探屋内有没有人的。过了一会，那两个人听不到声息，大约他们也是窥探过了，于是便走了进来。上官宝珠从神像背后偷偷望出去，只见是两个金国武士。

只听得一个武士说道：“庙里没有人，看来那小子是已经走了。”另一个武士道：“不见得，还是搜一搜吧。”

上官宝珠心头卜卜乱跳，只听得那武士笑道：“乌大哥，你这样认真做什么？找不着那小子，这正是咱们的造化啊！咱们到这庙里看过，已经可以回去交差了，还搜它作甚？姓乌那武士道：“哦，萨老二，你的意思是——”姓萨的武士道：“你想想，沙衍流的本领比咱们高强得多吧，他倘且受了重伤，要人抬回大都，咱们把这土地公公的一条手臂折断，拿回去作为证据，证明咱们曾到过这座土地庙搜查，也就可以交得了差了。”

听了这两人的谈话，上官宝珠可以料想得到，沙衍流走到中途已是毒伤发作给他们发觉的，沙衍流告诉他们是在这庙里出事，故此他们不能不来搜索。上官宝珠心里是又喜又惊，喜者是沙衍流己受毒伤，要人抬回大都，自己少了一个强敌。惊者是这两人要来折断神像的手臂，自己躲在神像的背后，焉能不给他们发现？这两人的本领虽然平庸，可是自己毫无力气，却怎生对付？

上官宝珠咬紧牙关，待那两个武上来拉开神幔，就一把金针撒出，冷笑说道：“不知死活的狗贼。嘿，嘿，你们可着了我的道儿了，我这毒针见血封喉！”她是使出了最后的一点气力来撒出这把金针的。

那两人大吃一惊，连忙跑出庙门。上官主珠正自暗道：“侥幸！”不料忽又听得那姓乌的武士哈哈大笑，说道：“萨老二，咱们现在可以放心进去捉人啦！那小子已经跑了，只有一个受伤的丫头，咱们还怕不能手到拿来吗？”原来上官宝珠所发的梅花毒针虽有几支打到他们的身上，但因气力太弱，梅花针连他们的衣服也未刺穿，这一来上官宝珠未能打伤他们，自己却露了底了。

那两个武士又再进来，上官宝珠道：“好，你以为我伤不了你们吗？你可知道灵山派毒雾弹的厉害？”蓦地一团烟雾从神龛里散发出来。这两人吃了一惊，又忙逃走。

姓乌的那个武士逃出庙门，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忽地又在哈哈大笑，说道：“萨老二，咱们中了那丫头的诡计了。她是虚声恫吓的，这并非毒烟！”

姓萨的那个武士胆子较小，他逃得快，并没有吸进烟雾，说道：“你怎么知道？而且，即使这一次不是毒烟，说不定下一次就是呢！”

姓乌的那武士笑道：“不会的。你想那丫头她自己已是受了重伤，她不

能走出这个庙宇，若放毒烟，她自己就要首先中毒了。受了重伤的人，纵有解药，也是无济于事的！”姓萨的那个武士想了一想，胆气复壮，说道：“不错，咱们进去拿人吧！”正是：

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一〇七回　满怀心事羞难说　一点灵犀己暗通

屋内浓烟未散，姓萨的那个武士道：“ 待会儿再进去吧，反正她跑不了的。 ”姓乌的那个武士摇了摇头，说道：“ 事不宜迟，迟恐生变。这烟是没有毒的，你怕什么？ ”姓乌的这个武士在御林军中地位较高，姓萨的只好听从他的主意。但烟虽无毒，黛目呛喉，也是很不舒服。这两个武士眯着眼睛，摸索进去。

忽听得车声辚辚，姓萨的那个武士道：“ 乌大哥，你去看看，是什么人来了？ ”姓乌的道：“ 不必理他，多半是赶集的乡下人。 ”话犹未了，马蹄声戛然而止，那辆车子正停在门前。

仲少符跳下马车来，见庙里烟雾弥漫，大吃一惊，叫道：“ 宝珠姐姐，你怎么啦？ ”上官宝珠用气力叫道：“ 仲弟快来，把这两个鹰爪杀了！ ”

姓乌的那个武士正把神慢撕下，心里想道：“ 我且把这丫头拿到手中，再去对付那个小子，也好叫他有所顾忌。 ”上官宝珠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把神像一推，姓乌的武士一招“ 天王托塔 ”，将神像抛开，可是气力已经给阻迟了片刻。姓萨的那个武士伸手一抓，“ 嗤 ”的一声抓裂了上官宝珠的袖子。说时迟，那时快，仲少符已是一声大喝，冲了进来，挥剑便刺。

姓萨的这武士胆小，他一想以沙衍流的本领也给这“ 小子 ”所伤，如何还敢抵敌？仲少符的剑未刺到，他已先自倒下，一个“ 鲤鱼打挺 ”，滚过一边。姓乌的那个武士将神幔向仲少符当头一罩，立即便是一招“ 叶底偷桃 ”，五指如钩，要用大擒拿手法抓裂仲少符的胸膛。

仲少符抢过了神幔，反手一卷，那武士一抓抓空，反而给仲少符罩住。仲少符穿掌一格，扣着了那武士的脉门，“ ■嚓 ”一声将他的手臂拗断。这武士杀猪般的一声惨叫晕了过去。姓萨的那个武士吓得魂飞魄散，站都站不起来，只知在地上打滚，刚刚滚出庙门，上官宝珠叫道：“ 仲弟，不能让他跑了，必须杀掉！ ”仲少符应了声“ 是！ ”一剑刺下，剑尖点了他的“ 晕穴 ”，姓萨的这个武士也登时晕过去了。仲少符道：“ 好，都了结了，咱们可以走啦！ ”原来仲少符一念慈悲，不愿杀人，只好把那两个武士击晕，骗过上官宝珠，保全了他们的性命。

上官宝珠惊魂未定，身子软绵绵地倒在仲少符的怀中。仲少符抱她上了马车，说道：“ 我给你买了一套衣裳，在车厢里，你歇一会，试试合不合身？附近几个村子都是穷村，我好不容易才买得这辆马车，回来迟了，累你受惊，实在抱歉。 ”

上官宝珠哽咽说道：“ 仲弟，你，你别说客气的话儿了，你对我这么好，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应该抱歉的是我啊！ ”

仲少符笑道：“ 咱们已经脱险，应该高兴才是，你怎么反而哭起来了。好吧，咱们走吧！ ”

上官宝珠心事如潮，随着马车的颠簸而起伏不定。她的这副眼泪还不仅仅是因为“ 感激涕零 ”而已，仲少符对她的体贴更显出了麻大哈对她的寡情，她想起了自己的终身大事，不禁悲从中来，难以断绝。

上官宝珠与麻大哈乃是从小就在一起长大的，从懂人事的时候起，十几年来，她除了麻大哈之外，从没有接触过第二个男子，在她的心中，早已认为自己“ 应该 ”是属于麻大哈的了。可是现在她与仲少符不过相识两天，这个“ 陌生 ”的男子却“ 突然 ”闯开了她的心扉，进入了她的内心深处。

尽管她觉得仲少符要比麻大哈好得多，但她与麻大哈这十几年的感情，也不是立即便能连根斩断的，“麻大哈纵然寡情，我可不能无义。即使要与他分手，也得讲个清楚。他只顾自己逃生，抛下我不管，比起仲弟之甘愿与我同生共死当然是大大不如，但这还不是他立心抛弃我的，只要他以后对我好，我还可以原谅他。至于仲弟，我只能将他当作弟弟看待，可不应该另有杂念。”上官宝珠心想。但她随即又想：“麻大哈能够原谅我吗？”“我放了仲弟，又与仲弟作伴而行，他能不误会？要是他不体谅，那又如何？”上官宝珠心事如麻，越想越乱，受伤之后，精神不支，渐渐也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揭开车帘一看，只见已是红日高照，是第二天的近午时分了。马车停在林边，仲少符在林中生了一堆火，正在烤一只鸡，见她醒来，仲少符笑道：“我刚在路旁的农家买了一只鸡，还有一罐羊奶，羊奶已弄热了，你先喝吧。”

上官宝珠道：“这是什么地方？”仲少符道：“这里是青州地界，离大部已有五百里了。”上官宝珠吃了一惊，说道：“你昨晚竟然一晚没睡，赶着马车，走了二百里的夜路吗？”昨日他们所在的那座土地庙是离大都三百里的，驾车的马并非骏马，一个晚上和一个上午走二百里，那一定是要马不停蹄的了。

仲少符笑道：“不，清晨的时分，我也曾打了个盹。我是想离开大都越远越好，现在咱们是可以安心了。”上官宝珠道：“唉，你也太辛苦了，一晚赶车。”仲少符道：“算不了什么，昨晚月亮很好。嗯，现在鸡也烤熟了，你吃吧。”上官宝珠和着眼泪，喝了羊奶，吃了烤鸡，心中极为激动，想道：“要是麻大哈不原谅我，我只好与他一刀两断了！”

吃过早餐，又再赶路，走了一程，忽听得后面蹄声忽骤，有三骑快马追来！

前面的一骑人还未到，“呜”的一技响箭就射过来，厉声喝道：“好小子，往哪里逃？给我停下！”这人不是别个，正是麻大哈。后面两骑，则是他的师弟。一个名唤苏赫，一个名唤博图。武林规矩是以入门先后为序的，麻大哈自幼跟随猛鹫上人，故年纪虽然较小，却是师兄。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仲少符想起被擒之辱，不由得怒火勃发，喝道：“好呀，姓麻的，我正要找你算帐，来吧！”麻大哈冷笑道：“帐当然是要算的，你把我的师妹怎么样了？先把这笔帐算一算，我的师妹少了一根毫毛我就要你性命！”仲少符冷笑道：“亏你还有脸皮问你师妹！你的关心未免太迟了吧？”麻大哈大怒道：“你把她害了是不是？苏赫、博图，你们两人搜车，看看车上是谁？”他自己则提起了铁杖，要来打仲少符。

就在麻大哈挥杖欲击之际，上官宝珠蓦地揭开车帘，喝道：“是我，麻大哈，你给我住手！”

麻大哈怔了一怔，说道：“师妹，你受伤了！好，我给你报仇！”上官宝珠淡淡说道：“你要给我报仇，那你就去找沙衍流吧！”麻大哈道：“什么？不是这小子伤你的么？”上官宝珠道：“伤我的人是沙衍流。这位仲少侠么，恰恰相反，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麻大哈疑惑不定，双眼盯着了上官宝珠说道：“这小子怎会变成你的救命恩人？他不是着了你的迷香装在袋中的吗，他要救你，先得从布袋中出来。是谁把他放出来的？”上官宝珠双眉一场，说道：“是我！”

麻大哈登时变了面色，说道：“是你将他放出来，你又跟着他走？”上

官宝珠淡淡说道：“ 一点不错。我若不是得他照顾，早已没了命。你不替我谢他，反而要打他么？ ” 仲少符道：“ 上官姐姐，我不要他道谢，我照料你只为了你对我好，与他无关！ ”

麻大哈咬了咬牙，说道：“ 宝珠，你上了这小子的当了！苏赫，博图，你们来替我把这小子拿下。 ” 麻大哈是想亲自打仲少符一顿泄愤的，但此际他更急于要去劝服上官宝珠，把上官宝珠的芳心再夺回来，这个差事却不是师弟所能替代的。

苏赫、博图正想摆脱这个尴尬的局面，仲少符年纪轻轻，他们根本就没把仲少符放在眼内，麻大哈改变命令，要他们去捉拿仲少符，他们正是求之不得。于是回转了头，双双扑上，一个亮出了虎头钩，一个抡起了藤蛇棒，夹击仲少符。哪知仲少符年纪虽轻，剑法却是极为精妙，苏赫的虎头钩先到，给他一招“ 横江截壁 ”，横剑一封，双钩拦过一边。博图的藤蛇棒打来，“　 ” 的一声，和虎头钩碰个正着。

仲少符唰的一剑刺出，剑尖点向博图的脉门。博图棒重力沉。但身手却稍欠灵活，他的藤蛇棒碰着了同伴的虎头钩，一惊之下，急切之间已是来不及变招，眼看就要给仲少符挑了他的腕脉，幸亏苏赫的虎头钩顺势划了一道圆弧，反圈回来，替他化解了仲少符这招的攻势，但虽然如此，仲少符的剑尖划过，还是在博图的小臂上划出了一条血痕。

这一下不但是大出苏、博二人意料之外，也是麻大哈始料之所不及。他以为有两个师弟去对付仲少符，即使不能手到擒来，也不会容许仲少符走到十招开外，哪知只是照面一招，他的一个师弟竟然先受了伤。麻大哈是要把仲少符拿去给蒙古人作见面礼的，他生怕仲少符伤了他的师弟之后便即逃走，这么一来，他虽然急于要重获上官宝珠的芳心，但更急于要把仲少符擒下，以免变生意外了。

博图轻敌受挫，咆哮如雷，他左臂受的只是轻伤，并无影响，当下，抡起了藤蛇棒，拦腰又扫过来，仲少符平剑一拍，卸了他的猛劲。另一边苏赫的双钩亦已攻到，虎头钩有克制刀剑之能，仲少符的剑尖险些给他钩上的月牙锁着，幸好仲少符应付得宜，使出精妙解数，一招“ 三转法轮 ”，剑锋翻绞，“　 ” 的一声，削断了他钩上的两齿月牙，这才摆脱了他的纠缠。这几招迅如电光石火，较量之下，还是仲少符占了一点上风。不过由于苏、博二人已经去了轻敌之心，仲少符要想速胜也是不可能的了。

麻大哈回过身来，铁杖一顿，冷笑说道：“ 好小子，你已是瓮中之鳖，网底之鱼，还要逞能？ ” 迈开大步，跑过去围攻仲少符。上官宝珠忽地一声喝道：“ 麻大哈，你住不住手？你要杀他，先杀了我！ ” 麻大哈回头一看，只见上官宝珠手中倒持利剑，明晃晃的剑尖正对着自己的咽喉，麻大哈大惊道：“ 你干什么？ ” 上官宝珠道：“ 你再进一步，我便死在你的面前！ ” 麻大哈心里酸溜溜的好不难受，苦笑说道：“ 这是何苦？快快把剑放下！ ” 上官宝珠道：“ 你们让他走了再说！ ” 麻大哈道：“ 我答应你不伤他的性命就是。两位师弟，暂且住手！ ” 仲少符叫道：“ 上官姐姐，我决不走。要走咱们同走！ ” 仲少符并不知道她与麻大哈乃是情侣，只道她是受了麻大哈的胁迫，决意要助她脱出魔掌。

上官宝珠极为感动，叹了口气，说道：“ 仲弟，你还是走的好。你不知道—— ” 仲少符道：“ 我知道，上官姐姐，你是个好女子，何必和这些坏人混在一起？ ” 仲少符不肯走，上官宝珠无可奈何。手中的利剑仍然贴在喉咙，

心里则是乱成一片。苏、博二人也仍然紧紧叮着仲少符，防他逃走，不敢放松。

上官宝珠道：“仲弟，我不想拖累你，你还是走吧。”仲少符仍是摇头，坚决说道：“不走！”上官宝珠又再劝说：“仲弟，你有远大的前程，何苦为了我一个不相干的女子甘冒不测之祸？你知道他们是要拿你当作礼物送给蒙古鞑子的！”仲少符道：“咱们已经结为姐弟，还怎能说是不相干的人？我打不过也要打！”仲少符因为刚才颇占上风，不免起了轻敌之心，以为对方即使再加上一个麻大哈，自己也未必就打他们不过。

麻大哈面色难看之极，不住地发出冷笑。上官宝珠不理会他，依然对仲少符柔声说道：“仲弟，你听我说，你有你的家人、朋友，我有我的家人、朋友，咱们不过是萍水相逢，偶然相聚，就要散的。你我并不是一条路上的人啊！你明白没有？”仲少符道：“我知道，但只要你摆脱他们，咱们就是一条路上的人！”

麻大哈忍无可忍，冷笑道：“你们的情话说完了没有？宝珠，我现在只是问你一句话，你要我还是要他？”上官宝珠满面通红，说道：“胡说八道，我和他只是姐弟之谊！”麻大哈见她剑尖指着咽喉，倒也不敢动粗，当下顺着她的口气便转圈道：“宝珠，你骂我不打紧，只要你还记得咱们的情份。这么说，你和他是并无私情的了？”上官宝珠道：“你自己心邪，仲弟救我，可是一片侠义心肠！”麻大哈道：“好，好！侠义也好，心邪也好，既然你和他只是姐弟之谊，我也未尝不可原谅。你把剑放下，跟我走吧！”上官宝珠道：“你答应我不再为难他了？”麻大哈道：“当然，只要你跟我走！”仲少符道：“上官姐姐，你当真是心甘情愿跟他走么？”仲少符从他们的谈话之中，已听出他们并非一般的师兄妹关系，不觉心里一酸，暗自想道：“若然真是那样，倒是我不知趣了。”上官宝珠点了点头，说道：“你放心，我的师兄是自小与我一同长大的，我跟他走，他不会难为我的。”

仲少符苦笑道：“好，既是如此，那我放心了。”说罢，迈步便走。苏赫、博图紧握兵器，把眼望着麻大哈。麻大哈道：“让他走！”苏、博二人退过两边，让出了一条路。

麻大哈冷冷说道：“宝珠，可以把剑放下了吧？别吓人了！”上官宝珠道：“待他走过那边山坳，咱们再走！”她是怕麻大哈变卦，故而必须等待仲少符走得远了才肯把剑移开。但，虽然如此，戒备已是松了一些。麻大哈趁她把注意力集中在仲少符身上之际，突然出其不意地就抢了她的宝剑，骈指一点，点了她的穴道。上官宝珠尖叫一声，倒了下去。知觉未失，却又不能动弹。麻大哈故意扯下车帘，冷笑说道：“好呀，我要叫你亲眼看我怎样折磨这个小子，方能泄我心头之恨！”仲少符本来走得未远，听得上官宝珠的叫声，吃了一惊，愕然止步。

说时迟，那时快，麻大哈已然赶到，手挥铁仗，卷地扫来。这一杖猛烈之极，劲风起处，沙石纷飞！仲少符吃了一惊，心想：“这矮子貌不惊人，气力却是好大！剑杖相交，火星四溅，仲少符虎口隐隐作痛，急忙使个“黄鹊冲霄”的身法，身形平地拔起，麻大哈的第二杖打来，呼的一声，从他脚底扫过。麻大哈也吃了一惊，心想：“这小子身手委实不弱，怪不得苏赫。博图会吃了他的亏！”

麻大哈的杖法是他父亲私自传授的丐帮的“伏魔杖法”，杖法一展，势如惊涛骇浪，滚滚而来，仲少符连避三杖，险象横生，拼着豁了性命，冒险

抢攻，“喇”的一剑，一招“仙人指路”，疾刺麻大哈胁下的“愈气穴”。麻大哈立起铁杖，一个翻身，“乌龙盘树”，横扫仲少符中路，仲少符托地一跳，剑随身进，一招“李广射石”，指向麻大哈右肩，剑尖吐出碧莹莹的寒光，直刺麻大哈的“肩井穴”。麻大哈铁杖沉重，伏魔杖法虽然刚猛绝伦，却是不如仲少符的剑法灵活，他招数已老，来不及撤回，听得“叮 ”一声，仲少符的宝剑虽然给他荡开，但麻大哈肩上的衣裳也已给仲少符的剑尖挑破，只差半寸，险些就要戳穿他的琵琶骨。麻大哈退后两步，吓出一身冷汗。仲少符硬接了他的两招，胸口气血翻涌，也是暗暗吃惊。这么一来，双方都是各具戒心，不敢轻敌。

此时苏赫、博图二人亦已赶到，一左一右，侧翼助攻。仲少符和麻大哈只不过勉强能够打成平手，论真实的本领还是麻大哈稍稍胜他一等。此时再添上苏、博二人，仲少符使出浑身解数，也是应付为难。苏、博二人刚才吃了他的亏，都是咬牙切齿，立心报复。苏赫的虎头钩有克制刀剑之能，尤其厉害。激战中苏赫的双钩盘旋飞舞，一招“回风扫柳”，在仲少符的小臂勾裂一道三寸多长的伤口，伤虽不重，亦已挂彩，鲜血染红了衣裳。麻大哈胜券在握，神色转为从容，笑道：“这小子咱们是要交给师父拿到蒙古去作见面礼的，可不能伤了他的性命！”苏赫。博图应了一个“是”字，步步紧迫，但已是避免施展杀手。也幸亏他们要想活擒仲少符，仲少符还可以周旋较多的时候。

上官宝珠给点了麻穴，身子不能动弹，眼睛还可以看得见。她见仲少符受了伤，不由得心痛如割，想叫叫不出声，眼中满是泪水，一滴一滴地沿着面颊流下来。

仲少符见此情形，心里又是酸痛，又是欣悦，想道：“上官姐姐对我的关怀原来还是胜于对她的师兄。可惜我本领不济，却是自身难保了。”心念未已，只听得马铃声响，有两骑快马从路上经过。

骑在马上的是一男一女，看见树林里有人厮杀，不约而同地勒住了坐骑。那女的“咦”了一声，说道：“照哥，你看这人是不是麻大哈？”那男的道：“不错。被他们围攻的那个少年我也似乎是在哪儿见过似的，却想不起是谁？”话犹未了，只听得仲少符已在大声叫道：“是耿大哥吗？小弟是仲、仲……”正要自报姓名，麻大哈连环三杖，打得仲少符手忙脚乱，只说出了自己的姓，胸中气血翻涌，“少符”二字哽在喉头，急切间说不出来。

那男的听了一个“仲”字，已知道他是谁了，登时又惊又喜，叫道：“原来是符弟！”翻身下马立即跑去助战。

原来这一男一女，不是别人，正是耿照和秦弄玉。耿、仲二家本是通家之好，比邻而居，后来因为耿照的父亲出仕金国，仲少符的父亲不明他的苦心，这才与好友割席，易地而居的。耿照比仲少符年长五岁，仲家搬家那年，耿照十二岁，仲少符只有七岁，隔别了十一年，故此耿照乍见仲少符之时，已经是认不得了。

麻大哈去年在桑家堡的一战中，曾见过耿照的本领，见他来到，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说不得只好先伤了这姓仲的小子了。活的捉不了，死的也好。”他是想先击倒仲少符，再合力对付耿照。

麻大哈一招“毒蛇出洞”，杖尾起处，直取仲少符的“血海穴”，仲少符腰向后弯，铁杖掠面而过，当真是险到了极点！身形未定，麻大哈一招“横扫千军”，铁杖又己拦腰扫到，剑杖相交，“ ”的一声，仲少符的宝剑脱

手飞去。麻大哈举杖便戳他胁下的“愈气穴”。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耿照己是如飞赶到，一剑拍下，压住了麻大哈的铁杖，耿照自从得了青灵子所传的运功秘诀之后，功力大增，比起在桑家堡斗沙衍流之时，又已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使的是桑家的“大衍八式”，隔物传功，麻大哈只觉一股大力涌来，登时虎口酸麻，好不容易使出了一招“夜叉探海”，这才把铁杖抽了出来，当然是无暇去伤害仲少符了。

秦弄玉挥剑敌住苏、博二人，仲少符拾起了宝剑，上来助战。耿照道：“符弟，你歇歇吧！这贼子不是我的对手！”仲少符道：“不，我还可以再战。这位女侠，请你去照料上官宝珠，好吗？”他不知道秦弄玉是谁，只能以“女侠”相称。

秦弄玉在桑家堡的那一仗中是见过上官宝珠的，也知道她是麻大哈的师妹，此时见上官宝珠倒在马车上，头倚着车辕，眼中泪水打滚，向着这边凝视，好像是受了重伤。心中奇怪，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情，想道：“她的父亲于照哥有恩，若是受伤，我倒应该救她。且过去看看。”过去一看，这才知道她不但受伤，而且给点了穴道。

秦弄玉解不开灵山派的独门点穴，只得守护在上官宝珠身旁。

仲少符得了耿照之助，精神抖擞，一口剑力敌苏、博二人，攻多守少。耿照单独对付麻大哈，更是把麻大哈杀得手忙脚乱。麻大哈咬紧牙根，不惜消耗真力，把最凶狠的伏魔杖法施展出来，横挑直格，左挡右架，上下翻飞，一条镔铁杖宛似毒龙，张牙舞爪。但耿照运剑如风，鹰翔隼刺，不到半炷香的时刻，便把麻大哈的凶焰压了下去。麻大哈倒吸一口凉气，暗自想道：“今日只怕是难讨好处的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可是我却不能便宜了这姓仲的小子，我捉不了他，反而让宝珠落在他的手上，这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麻大哈气恨不过，心中暗暗盘算对策。

激战中仲少符卖了个破绽，博图恃着力大，以为有机可乘，立即挥棒猛击，哪知仲少符正是要他如此，博图欺身急进，仲少符一个闪身，青钢剑反圈回来，剑光闪处，血花飞溅，在博图的肩头划开了一道伤口。苏赫双钩刺到，仲少符反手一剑，又削去了他钩上的两齿月牙。

麻大哈见两个师弟即将落败，又惊又急，这么一来，心浮气躁，更是难以支撑。耿照趁势猛攻，接连几剑“狂风扫叶”、“高祖斩蛇”。“猛鸡夺粟”、“龙顶摘珠”，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把麻大哈杀得透不过气。麻大哈大叫一声，忽地一个倒纵，落在马车旁边，突然挥杖向秦弄玉袭击。

原来麻大哈是想把上官宝珠抢回去作为人质，他以为秦弄玉是个女流，容易对付。倘若能在三招两式之内把秦弄玉伤了，耿照必须照料他的未婚妻子，自己便可以抢回了师妹，逃之夭夭。

哪知秦弄玉这几年来勤练峨嵋派的无相剑法，剑术精妙，尤在耿照之上，不过功力稍逊而已。麻大哈在接连两场恶斗之后，气力不加，即使单打独斗，也未必是秦弄玉的对手，要想在三招两式之内伤她，当然更是梦想了。秦弄玉一声冷笑“来得好！”青钢剑扬空一闪，一招“玉女投梭”，反刺过去，麻大哈身形未稳，一杖击空，只好挥袖拂挡。倘若他内力未曾消耗，还可以拂歪秦弄玉的剑尖，但如今他已是强弩之未，如何能够？只听得“嗤”的一声，秦弄王的剑尖刺穿了他的衣袖，把他的虎口也刺伤了。

说时迟，那时快，耿照亦已赶至。麻大哈大吼一声，又是一个倒纵，斜掠出三丈开外。灵山派长于轻功，麻大哈急于逃命，已是顾不得抢他的师妹

了。

耿照正要追去，麻大哈忽地把手一扬，发出了一枚烟雾弹，登时一团烟雾，扩散开来，遮住了耿照的视线。

苏、博二人趁着烟雾弥漫之际，也乘机逃走，苏赫还打出了一把毒针。仲少符舞剑防身，耿照连发了三记劈空掌，掌风呼呼，把烟雾扫荡得随风而逝，但待到烟雾尽散之时，麻大哈、苏、博等人也早已不见踪影了。

仲少符本来是要去寻访耿照的，想不到在这样的境遇下相逢。双方都是欢喜得难以形容，敌人一退，这两个分别了十多年的儿时朋友就紧紧握着对方的手，仲少符道：“耿大哥，多亏碰上了你！”耿照笑道：“符弟，你长得这么高了！幸亏你还认“得我，要不是你刚才叫我一声，我可还不敢和你相认呢。”仲少符道：“两年前我看见过你的图像，要不然说不定我也认不得你的。耿大哥，认得你的人多呢，此地离大都不过五百余里，你在这条路上行走，可也太大胆了。”原来耿照因为是金国的“钦犯”，金国朝廷绘了他的图形在各地张挂，出了重赏要缉拿他，是以仲少符曾经见过。

耿照笑道：“怕什么？我虽然是金虏的‘钦犯’，但还不是最重要的‘钦犯’，比我更重要的‘钦犯’例如金国的武林天骄和丐帮的武帮主，他们还敢大摇大摆地进了京城，而且还大闹了校场呢。金虏目前头痛的事多着呢，他们要应付蒙古的进侵，又要对祁连山的辽国旧部动兵，对我们这些二三流的‘钦犯’，那已是无暇‘缉拿’了。”

仲少符怔了一怔，说道：“武帮主他们大闹京城之事你已经知道么？”耿照道：“不错。你也知道么？”仲少符道：“当日我就是和武帮主同进校场的。”耿照诧道：“那么，你怎的又在这儿，却与灵山派的上官宝珠同在一起？”仲少符道：“说来话长，咱们回去看看上官姐姐再说，哦，原来你和我的上官姐姐也是认识的，这就更好了。”耿照听得他叫上官宝珠做姐姐，更为诧异，笑道：“看你的武功，你并非灵山门下，却怎的和上官宝珠做了结拜姐弟了？好吧，咱们且先把你的上官姐姐救醒过来再说。”刚在此际，秦弄玉已在大声叫道：“快来，快来！她的穴道，我解不开！”

仲少符曾跟四空上人学过解穴的本领，四空上人武学渊博，对正邪各派的点穴功夫都有研究，仲少符一看，说道：“点的是‘伏兔穴’，待我来解。”可是他按照师父所教的手法来解，都依然是解不开。”上官宝珠脸上的肌肉起了一阵痉挛，似乎有点痛楚的感觉，仲少符连忙缩手，说道：“师父没有教过我解灵山派的点穴功夫，可是我是按照正宗的解穴要诀解的，按说正邪各派所点的穴道都能解开，奇怪，却何以失灵了？”耿照忽道：“符弟，你以内力拍她的环跳穴试试。”仲少符吃了一惊，说道：“这不是令她的经脉逆行了吗？”

解穴的原理在于使血脉畅通，必须顺着经脉运行的路线，以内力刺激相应的穴道才能推血过宫。“伏兔穴”属于“厥阴脉”，“环跳穴”属于“阳0 脉”，经脉运行的路线恰好相反，以内力冲击“环跳穴”，那就是使“经脉逆行”，若依正宗的解穴要诀，非但不能推血过宫，甚至还会有性命之忧。是以仲少符听了耿照的话，惊疑不定。

耿照笑道：“你试一试，即使不能通解穴道，我也敢担保没有后患。”仲少符心想耿照决无暗算上官宝珠之理，于是便大胆一试。一试之下，上官宝珠的被封闭的穴道果然立即解开，“嘤”的一声，坐了起来，说道：“你是何人，你怎么懂得我灵山派的独门解穴功夫？”

仲少符道：“他是我的耿大哥，金虏所要缉拿的‘钦犯’耿照就是他。我们两家乃是世交。”

上官宝珠道：“蓬莱魔女大破桑家堡的时候，耿大侠，你是和她在一起的吧？”耿照道：“不错。可惜当时在混战之中，我未得机会和上官姑娘说话。”

上官宝珠颇觉奇怪，心想：“我与你素昧平生，你要和我说什么话？”于是说道：“耿少侠，我和你们本来是作对的，这次多承你看在仲弟的份上，给我解了穴道，我是又惭愧，又是感激。但我却不明白你怎么会知道我派的解穴的不传之秘？”

耿照笑了一笑，说道：“不，我并非是为了仲弟的缘故才给你解穴的。我是为了报令尊的大恩，这解穴的方法也是令尊传授给我的。”

上官宝珠更是惊诧，道：“你说什么，你见过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谁？”

上官宝珠问得太怪，耿照怔了一怔，说道：“令尊青灵子老前辈曾救过我的性命，又曾传我逆行经脉之法，令尊大恩，我无以为报，怎敢受姑娘之谢？”

上官宝珠道：“你说的那个青灵子是什么人？他现在哪儿？”

耿照大为惊愕，说道：“上官姑娘，你们父女大约是自小分开的吧？你没有见过令尊？呀，令尊不幸，已经死了。他是给他的师弟太乙害死的。”

上官宝珠道：“不错，我自懂人事，就没有见过父亲。但我却没有听过青灵子的名字。我的父亲名叫上官复，听妈说，他是到海外去了，将来还会回来的。那个已经死掉的青灵子是谁，我一点也不知道。”耿照心想其中定有缘故，想了一想，说道：“可能青灵子就是令尊的道号吧？青灵子老前辈临死之前与柳女侠说得清清楚楚，说你是他的女儿的。他还有信物交给柳女侠，托柳女侠上灵鹫山交给你母亲的呢！”

上官宝珠道：“什么信物？”耿照道：“半边破镜，背面镂有龙纹。”上官宝珠心头一震，想起了一件往事。记不清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那时她还是一个十分顽皮的小姑娘，大约只有七八岁吧。有一天她在母亲的妆台里东翻西抄，无意中发现了半边破镜，镜子背面有龙纹，她奇怪母亲为什么珍藏破镜，就拿去问她母亲，母亲面色十分难看，拿着破镜，看呀看的就流下了泪来。母亲没有告诉她这面破镜的来历，只是告诫她以后不可随便乱抄大人的东西。以后这面破镜就不见了。她虽然不懂事，但也知道母亲是因见了这面破镜而伤心，以后她也不敢和母亲再提起这面破镜了。

上官宝珠想起了这件往事，惊疑不定，暗自寻思，“青灵子手上有这样的一面破镜，难道这个青灵子当真就是我的父亲？”但是其中还有许多难以索解之处，她想了一会，问耿照道：“你说的这位青灵子老前辈是神驼太乙的师兄，是么？”耿照道：“不错。他就是给太乙和柳元甲串同谋害了的。太乙那日潜入桑家堡，劫去公孙奇。不过，那时候你已经走了。你知道太乙这个人吗？”

上官宝珠道：“太乙和我的师叔猛鹫上人是好朋友，曾上过几次灵鹫山的。但我的母亲似乎是很讨厌他，从来不肯与他见面。麻大哈知道太乙有个师兄，但却不知道太乙的这个师兄姓甚名谁。他是偷听猛鹫师叔和太乙的谈话，隐约知道一些。据他说太乙很忌惮他的师兄，而他的师兄乃是隐居在一个什么山上，许多年来，足迹未下过山的。我母亲说我的爹爹是到海外去了。如果母亲不是骗我的话，我的爹爹似乎又不应该是这位青灵子了。”耿照也

是猜想不透，当下说道：“柳女侠将来是会把这件信物送还你的母亲的，事情的真相如何，到时总可以明白。”

上官宝珠疑云满腹，恨不得马上回灵鹫山去问她母亲，但当她想到要回灵鹫山之时，心中又是不禁一阵辛酸，想道：“回到灵鹫山，我怎能避免与麻大哈相见？”唉，经过了今日之事，我和他相见，还有什么意思？”

耿照道：“仲弟，你和上官姑娘又是怎样相识的？”仲少符望了望上官宝珠，笑道：“可以告诉耿大哥吗？”上官宝珠满面通红，低头说道：“你说好了。”仲少符笑道：“我是给她捉来的，想不到却成了结拜姐弟。”当下把这两日来的遭遇都对耿照说了。

耿照喜道：“这个麻大哈本来就不是好东西，上官姑娘，你这次和师兄决裂，我以为这倒是因祸得福呢。有一件事情我还要告诉你的，青灵子老前辈临终之时，曾拜托柳女侠务必找着了你，将他的遗言告诉你。”上官宝珠道：“什么遗言？”

耿照似乎有点顾虑，迟疑片刻，说道：“我只是把令尊的遗言原封不动地告诉你，这些话可能不大中听，你可不要生气。”上官宝珠是个七窍玲珑的人，猜到了几分，笑道：“是责备我行为不当吧。其实我也知道江湖上的侠义道是把我当作邪派妖女的。”耿照道：“也不尽然！”上官宝珠笑道：“若是责备我的，我就更应该听了。但说无妨。”

耿照说道：“令尊是、是怕你误入歧途，他要柳女侠将你带到正路来。他对你的终身大事很是关心，听他的口气，他对麻大哈是很不满意的，希望你不要和他混在一起。”上官宝珠面上一红，说道：“我与麻大哈不过是同门关系，自小一同长大，比较亲近而已。哪就谈得上什么终身大事呢？”口里这么说，心里却是十分惭愧，想道：“我现在才知道麻大哈的本来面目，虽然迟了一点，也算得是幸运了。”原来她虽然未曾与麻大哈谈及婚嫁之事，但由于除了麻大哈之外，她从无与第二个男子接触，故此在昨日之前，在她的心里，还一直以为自己的终身是非麻大哈莫属的。

上官宝珠听了耿照转述的“遗言”，心中很是感动，说道：“我不知道这位青灵子老前辈是不是我的父亲，但不论如何，他这样关心我，我终是感激的。可惜我已不能再见他了。但我倒很想见见柳女侠，一来看一看那半边破镜，二来我也应该向柳女侠道歉，过去我辜负了她的好意，好几次冒犯了她。”

耿照道：“你们本来准备上哪儿的？”仲少符道：“想往祁连山去找武帮主。”耿照道：“武帮主恰好和柳女侠有个约会，地点是天狼岭，武帮主要先赴这个约会后才到祁连山去。咱们不如一同去天狼岭吧。”上官宝珠喜道：“这样最好不过，仲弟可以找着武帮主，我也可以见着柳女侠了。”

于是一行四众便即登程，仲少符驾驶马车，耿照骑马与他同行，两从在路上交谈，彼此询问别后的遭遇。仲少符这才知道耿照来到此地的原因。

原来耿照本是在蓬莱魔女的山寨的，蓬莱魔女与玳瑁离开了山寨没有几天，山寨接到消息，说是宋金刚的那路义军要一个懂得兵法的人帮忙，于是笑傲乾坤就叫耿照前往。

宋金刚的女婿杜永良往大都打探消息，迟迟未归，耿照到了宋金刚那儿，知道此事，便自告诉奋勇，要去接应。其时义军的军事行动尚未展开，故此耿照可以抽身前往。耿照未到大都，却碰上丐帮从大都撤退出来的弟子，知道丐帮大闹金京之事，又知道杜永良已经回去。所以他和秦弄玉也就回来了。

耿照说到此处，秦弄玉上来重新与仲少符行过相见之礼。秦弄玉笑道：“仲弟，你不知道我是谁吧？你小时候我见过你的，你忘记了。”仲少符想了起来，说道:“哦，你是乡下住的那位秦家姐姐，是么？我真的认不得了。”原来耿、仲二家是在蓟州城内比邻而居，秦家则是在城外的一个村子住的。秦弄玉的父亲是耿照的姨父，亲戚时常往来，作为耿家邻居的仲家，也就和秦家相熟了。不过仲少符年纪小，他七岁的时候就搬了家，对秦弄玉的印象则早已模糊了。此时提起，他只记得小时候是把秦弄玉叫做“乡下的秦姐姐”的，他小的时候从没有出过城，不知道“乡下”是怎么样的地方，时常好奇地向秦弄玉问一些有趣的问题，例如“种田是怎样种的，牛为什么会听人的话？”“乡下的女孩子是不是和男孩子也打架的？”等等。逗得秦弄玉和耿照发笑。秦弄玉就把他叫做“邻家的多嘴的小弟弟。”

秦弄玉笑道：“我也认不得你了。不过，耿大哥是时时提起的。你们搬到了什么地方，是城里还是乡下？”

仲少符笑道：“我们搬到了山里去呢。在大都的西山居住，我拜了卧佛寺的方丈四空上人为师。十年来没有下过山。变成了山里的野人了。嘿，嘿，如今我是不敢再笑你是乡下的姐姐了，秦老爷子好吗？”

秦弄玉道：“我爹爹早已死了。”仲少符抱歉道：“对不住，我不知道。我爹爹时时挂念你们两家，尤其对耿伯伯之事抱歉，说是当年误会了他。要我见着了耿大哥务必替他谢罪。”耿照道：“这怪不得你爹，当年我也曾误会过我爹的。事情都过去了，也不必再提了。”

仲少符忽地笑道：“秦姐姐，你小时候不是把我叫做‘邻家的多嘴的小弟弟’么？我现在又要多嘴了，不知我应该如何称呼你才合适？”秦弄玉怔了一怔，一时不明其意，说道：“你不是叫我秦姐姐么，又要怎么称呼？”仲少符笑道：“我就是怕这样的称呼错了。恐怕是应该叫做嫂子吧？”耿照与秦弄玉小时已有婚姻之约，仲少符是知道的。

秦弄玉面上一红，说道：“哦，原来你是绕着弯儿打趣我。”耿照道：“还早呢，明年你再叫她嫂子吧。”耿照倒是和他说了实话，仲少符忙向他们二人贺喜。

秦弄玉向马车一指，悄声说道：“我也要向你贺喜呢，你们订了……”仲少符吃了一惊，连忙“嘘”了一声，摇了摇手，随着揭开车帘一看，却见上官宝珠已经睡着了。秦弄玉道：“你怕她听见？”仲少符道：“我们相识不过两天，只不过是患难中结拜的姐弟，哪谈得到其他，给她听见了多不好意思！”

秦弄玉笑道：“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古人云：白头如新，倾盖如故。哪在乎相识时日的短长？你若不好意思和她去说，我替你做个媒吧。”仲少符满面通红，忙道：“秦姐姐快别说笑了。”话虽如此，仲少符心里却是突然有了奇异的感觉，本来他从没有想过他与上官宝珠将来要如何的，如今却是不能不想起来了。“她为了我与师兄决裂，我应该怎样好好待她呢？秦姐姐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不在乎相识时日的短长，这倒是真的。我受麻大哈等人围攻之时，她为我那样着急，显然她对我的关心已在对她师兄之上，嗯，难道她，她……”仲少符面上发烧，回头看着车上的上官宝珠，只见她熟睡的面上绽出一朵笑容，似乎是在做着一个好梦，仲少符意乱情迷，连忙赶车前行，制止自己再想下去。

仲少符哪里知道，上官宝珠乃是假装熟睡的。他们的谈话，上官宝珠都

已听见了。尤其是秦弄玉那番话语，每一个字都好似说到了她的心坎上。上官玉珠细细咀嚼“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 ”这八个字，不禁也是芳心荡漾，不能自休。但却是喜悦多于烦恼，她的心头热烘烘的，麻大哈给他的一些不愉快的回忆，就像是淡云遮盖不住燃烧的太阳。

上官宝珠心情欢畅，病也就好得多了。仲少符给她服的小还丹本是治内伤的圣药，郁闷一除，药力运行功效大显，第二日已经好了五六分。

这天傍晚到了蓟州，他们本来是可以绕道经过，不必进城的，耿照主张进城去住一晚。秦弄玉有点担心，说道：“ 城里熟人太多，何必冒这个险？ ”耿照叹了口气，说道：“ 在江湖流落了这几年，如今到了故乡，岂能过门不入？嗯，我也想医医我的思乡病了。 ”秦弄玉懂得他的心情，说道：“ 好吧，那就去吧。 ”

进了城已是入黑时分，幸好没有遇上熟人。他们在横街冷巷，找了一间小客店投宿。要了两间房子，耿照和仲少符同房，秦弄玉则陪伴上官宝珠。

秦弄玉与上官宝珠并头而睡，细谈心事，不知不觉已是三更时分，忽听得有轻轻的叩门声，秦弄玉跳了起来，只听得是耿照的声说道：“ 是我。你们睡了没有？ ”秦弄玉穿好衣服，打开房门，耿照道：“ 仲弟，你也进来吧。 ”原来耿照是和仲少符一同来的，仲少符躲在耿照的背后，一直没有作声，好像很难为情的样子。上官宝珠心头噗噗乱跳，她心中的疑问却已由秦弄玉说了出来：“ 这么晚了，你拉仲弟到我们的房里来作什么？ ”这晚有半钩新月，耿照作了个手势，叫秦弄玉不必点灯，低声说道：“ 我想回家去看一看，你陪我去，好吗？ ”

秦弄玉吃了一惊，道：“ 你要回家？ ”耿照道：“ 我想到妈的坟前撮土为香，祭告她在天之灵。 ”秦弄玉道：“ 姨妈死了，我也应该到她墓前磕个头的。只是我和你去了，谁陪伴上官姐姐？ ”耿照笑道：“ 当然有人。仲弟，你看护你的上官姐姐，不可离开这个房间，我们天亮之前，定然可以回来。 ”

仲少符满面通红，说道：“ 我也应该去给伯母磕个头的，秦姐姐，不如你留在这儿，我和耿大哥去吧。 ”秦弄玉笑道：“ 我和你的耿大哥去祭坟，你不能替代我的。 ”耿照说道：“ 你的好意，我会替你禀告母亲的。他日有机会时，你再给她上坟吧。今晚你必须看护你的上官姐姐。 ”

仲少符一想，秦弄玉是以姨甥又兼未来媳妇的身份去祭坟的，她当然应该和耿照同去，可是让自己和上官宝珠独处一室，即使他胸怀磊落，也总是觉得难以为情。

上官宝珠坐起来说道：“ 我已经好了，让仲弟和你们同去也不妨事。 ”秦弄玉道：“ 不，你的伤虽然好了大半，武功尚未恢复。倘若有意外，叫我哪里找一个上官姐姐来赔给仲弟？ ”上官宝珠杏脸飞霞，嗔道：“ 我和你说正经事，秦姐姐，你却又来取笑我了。 ”秦弄玉道：“ 我说的是正经事呀。我们去了，这里虽然未必有事，但总是小心一点，提防意外的好。 ”耿照说道：“ 江湖中人，哪能讲究许多细节？何况你们又是结义姐弟，曾同患难，更是无须避嫌！ ”仲少符一想若再推托，反而显得自己心有杂念，于是只好答应，说道：“ 好吧，我留在这儿，但你们天亮之前，可一定要回来的呀！ ”秦弄玉笑道：“ 当然。难道我还会丢下你们不成？ ”

此时已是三更时分，夜市早已散了。耿、秦二人悄悄地回到耿照的故居，幸喜无人发觉。淡淡的月光之下，只见大门上还贴着封条，经过了五年，封条上的大红朱印也早已褪色了。耿照苦笑一声，便与秦弄玉施展轻功，跳了

进去。

惨痛的往事重上心头，耿照想起了五年前出事那个夜晚。那天白天，他到北芒山与秦弄玉约会，准备向秦弄玉告别，不料等不见秦弄玉，却碰上了早就在那儿埋伏的金国武士，一场厮杀，好不容易尽毙敌人，回到家时，却发现母亲已死在床上，脑门钉着一支透骨钉。这是秦家的独门暗器，他还因此而怀疑表妹是杀他母亲的凶手。却不知是玉面妖狐赫连清波所为。

耿照想起往事，紧握着秦弄玉的手道：“当年我误会了你，接连做出许多错事，现在还是惭愧不已。”秦弄玉道：“这都是玉面妖狐害我们的，现在仇也早已报了，你就想开点吧。”耿照道：“我妈的坟现在不知怎么样了？我却实是难以心安。”

出事的那天晚上，耿照发现母亲惨死之后，不到半炷香的时刻，金国的官兵就来围屋搜人，所以他只能把母亲草草埋在后园，说是坟墓，其实只是黄土一杯而已。经过了五年的岁月，在耿照的想象中，以为这一抔黄土，定然己是淹没在荒烟蔓草之中。

哪知到了后园，定睛一看，却不由得耿照不大为惊诧起来！只见当年他埋葬母亲之处，那一抔黄土已变成一座坟墓，而且还立有墓碑，上书“耿门楚氏之墓”。不错，园中到处是野草丛生，但在这坟墓的周围一丈方圆之内，却是一片净土。似乎不久之前，还有人来过扫墓。

耿照又是吃惊，又是欢喜，说道：“奇怪，我们在蓟州并无亲友，却不知是谁肯冒这样大的危险给我妈妈建坟？”要知耿家是已经被抄了的，大门口还贴有官厅的封条，这人潜入耿家筑坟，倘被知晓，就是灭门之祸。

秦弄玉在朦胧的月光之下，仔细看那墓碑上的书法，觉得这笔迹有点儿熟识，但却想不起是谁。秦弄玉说道：“这人想必是个熟人。”

耿照笑道：“他知道我母亲的姓氏，当然应该是熟人了。只可惜不知道他是谁，却叫我无从道谢。”秦弄玉道：“以后再打听吧。咱们先给妈上香。”

耿照说了个“好”字，当下撮土为香，拉了秦弄玉一同跪下，便在墓前禀告：“妈，你生前的心愿是想要表妹做儿媳，今晚我和表妹给你叩头，让她叫你一声婆婆。你一定很欢喜吧！”秦弄玉满面通红，心中却是甜丝丝的，磕了三个响头，说道：“婆婆，可惜儿媳不能奉侍你，但我和照哥必定遵从你生前的教导，继承耿家忠孝传家的家风，以慰你老人家在天之灵。”

耿照再禀告道：“第二件事，妈，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的大仇已经报了。仇人虽然不是儿子亲手所杀，你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耿照想起了玉面妖狐杀害他母亲的狠毒手段，余愤未息，恨恨说道：“可惜我不能带了她的首级来祭奠。”

话犹未了，忽听阴恻恻地一声冷笑，有人说道：“你报了仇，清波的仇却向谁报？嘿嘿，你以为这样就算了结了么？”

耿照、秦弄玉都是大吃一惊，不约而同地跳起来，向发声之处扑去。

只见一条黑影已经越过墙头，此时正在墓旁冷笑。是一个长发披肩的女子，穿着一身黑色的衣裳，手中拿着一条软鞭。这装束正是玉面妖狐赫连清波生前最喜欢的装束。

耿照乍眼一看，几乎以为是玉面妖狐又从坟墓里跑出来了。正是：

午夜坟前伤往事，惊心蓦地现幽灵。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一〇八回　坟碑知是何人立　客舍难堪故侣来

秦弄玉打了一个寒噤，喝道：“ 你是谁？ ” 她提高了声音喝问，其实是给自己壮胆，声音已是不禁有点抖颤。

那女子阴恻恻他说道：“ 我是索命无常，嘿，嘿，你抢了清波的情郎，她变了野鬼游魂，无依无伴，要我勾了你的魂去和她作伴的。 ” 声到人到，唰的一鞭就向秦弄玉打来！秦弄玉使了一招“ 长河落日 ”，青钢剑划了一道圆弧，圈削对方的长鞭。这一招剑法本来极是精妙，可惜秦弄玉惊魂未定，剑势圈得不圆，劲道也嫌不足，那女子软鞭一抖，一招“ 毒蛇吐信 ”，钻出了她的剑光圈子，“ 嗤 ” 的一声，将秦弄玉的衣襟下摆撕去了一幅。这还是秦弄玉用家传的“ 蹑云步法 ” 闪避得宜，这才侥幸没有伤在她的鞭下。

耿照大怒道：“ 装神弄鬼，你想吓谁？哼，就算你是玉面妖狐复生，也得吃我一剑！ ” 那女子“ 哎哟 ” 一声叫道：“ 想不到你这样狠心！不管怎样，清波姐姐对你总是付出过真情的。俗语说：一死百了。清波姐姐因你而死，你居然还是不肯饶她？哼，我也要为她抱不平了！说不得只好请你去陪她啦！ ”

这女子鬼话连篇，可是她口中胡言乱语，手上的鞭法却是丝毫不乱。耿照的连环三剑竟给她用“ 回风扫柳 ” 的鞭法连消带打，反攻过来。玉面妖狐生前最擅使鞭，曾胜过“ 四霸天 ” 中号称“ 北神鞭 ” 的北宫黝，在武林中号称一绝。耿照此时见了这女子的鞭法，不禁吃了一惊，心道：“ 这妖女扮作玉面妖狐的家数，可真是有点邪门！好在我是绝不相信鬼神的，否则还真会当她是玉面妖狐借尸还魂呢！ ”

耿照喝道：“ 你究竟是什么人？你再歪缠，可休怪我宝剑无情！ ” 那女子噗嗤一声笑道：“ 你本来就是负心汉子，不用我说也知道你是无情的了。我替清波姐姐向你索命，你要知道我是谁，你到黄泉路问她去吧！ ” 耿照怒道：“ 你一再戏弄，你当我是怕了你么？好，且看是谁索了谁的命？ ” 使出了“ 大衍八式 ” 中的一招剑式“ 星海浮槎 ”，剑光似匹练般的向前卷去，力透剑尖，“ ■嚓 ” 一声，把这女子的鞭梢削去了一段。这女子也真了得，鞭梢被削，居然能够还招，以攻为守地虚晃一招，引开耿照的眼神，倒纵出三丈开外。

秦弄玉已经看清楚了这女子只是扮作玉面妖狐生前的模样吓人，惊魂已定，追上前来，喝道：“ 你是玉面妖狐的什么人，不说明白，就想跑么？ ” 说时迟，那时快，耿照亦已赶上，双剑合壁，前后夹攻，截了这女子的退路。

这女子哈哈一笑，说道：“ 谁说我想跑了？好呀，你们夫妻联手，难道我就没有人么？ ”

这女子笑声未绝，墙头上突然现出幢幢黑影，一个个捷如鹰隼地扑来，霎忽之间，已把耿、秦二人围在当中。为首的一人接声笑道：“ 鼎娘，你这场戏演得精彩极了！但也应该到了煞科的时候啦！ ” 耿照定睛一看，认得这人是柳元甲的大弟子宫昭文。

原来宫昭文早已做了金宫的侍卫，这女子名叫金鼎娘，是祁连老怪金超岳的女儿。金超岳曾经当过金国的国师，而玉面妖狐则是金主御封的‘ 郡主 ”，在金宫的时候，她和金超岳的女儿是常在一起的。她们二人经常切磋武功，故此金鼎娘懂得玉面妖狐的武功家数。不过玉面妖狐多在外面活动，而金鼎娘则一直是躲在宫中，是以不为江湖中人所知。

玉面妖狐与金超岳相继死后，金鼎娘嫁了宫昭文，夫妇同为金廷效力。这次是金鼎娘第一次随丈夫出来“办案”，除了他们夫妇之外，还有五名金宫侍卫。他们最初的目标本来是追踪仲少符的，后来追到了将近蓟州之时发现了耿照，耿照是金廷钦犯，比仲少符重要得多，他们当然是要转移目标了。但他们是跟在后面追踪的，耿照这一行人早些时候进了城，在一个横街冷巷的小客店投宿，待到他们也进了城，追踪的线索已断。

蓟州是个大城，大大小小的客店少说也有几百间，要遍搜所有的客店实是不易。宫昭文颇富智计，料想耿照到了蓟州，定然会回家一看，于是先到耿家埋伏，果然给他料着。

宫昭文等人一到，立即把耿照和秦弄玉包围起来。金鼎娘阴恻恻地笑道：“这正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进来！嘿，嘿，你们现在想逃跑也跑不成啦！”耿照大怒，一招“白虹贯日”，长剑刺胸，便下杀手。这一招是“大衍八式”中最凌厉的招数，耿照用上了内家真力，力贯剑尖，一剑刺出嗡嗡作响。

金鼎娘不敢硬接，一个“细胸巧翻云”倒纵避开，笑道：“当真要拼命呀？别忙，别忙，清波姐姐在黄泉路上等着你呢，你总可以赶得上和她相会的。”

宫昭文喝道：“姓耿的小子休要逞能！”判官笔左右一分，左点“期门穴”，右点“白海穴”。宫昭文是柳元甲的大弟子，已得乃师衣钵之传，这一“惊神笔法”使得精妙之极。耿照不敢轻敌，用足内力，倏地变招，变为“横云断峰”的招数削出。

“　”的一声，火花四溅。宫昭文左手的判官笔和耿照的宝剑碰个正着，判官笔损了一个缺口。

但他右手的判官笔则几乎是擦着耿照的肩膊刺了过去，笔尖挑破了耿照的衣裳。两人都是晃了一晃，耿照也不禁大吃一惊。

双方见面一招，各有惊险，当真可以说得是旗鼓相当，功力悉敌。但宫昭文的判官笔被耿照的宝剑削了一个缺口，却是稍稍吃亏。

宫昭文喝道：“布七煞阵！”和他同来的那五个侍卫已是各自站好位置，加上宫昭文和金鼎娘，七个人用七种不同的兵器，从七个不同的方位，同时向耿照与秦弄玉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秦弄玉的“蹑云剑法”以飘忽见长，虚实莫测，她觑准了一个使护手钩的汉子，一招“玉女投梭”刺去，剑到中途，剑锋倏地一转，又指向了一个使链子锤的汉子胁下的“愈气穴”这一指东打西、指南打北的剑招，使得出神入化，受她攻击的这两个汉子本来最少有一个要中剑的，不料一剑刺出，阵势已转，另外两名侍卫从秦弄玉意想不到的方位攻来，登时化解了她这一招“玉女投梭”，原来那两个汉子已是绕到了她的两侧，要不是耿照给她荡开那双钩一锤，秦弄玉就非但伤不了对方，反而要给对方所伤了。

原来这“七煞阵”是柳元甲的镇山之宝，他门下诸弟子只有大弟子宫昭文会这阵法。“七煞阵”按着“八卦”的方位布置，即坎、离、兑、震、巽、乾、坤、艮八门，其中离门乃是“生门”，“震门”乃是“死门”。己方七个人占着七门，只把“死门”空出来让给敌人。敌人一被迫进死门，不懂阵法奥妙，那就是万难脱身的了。

以耿照和秦弄玉的本领，对付宫昭文夫妇，至多也不过是略占上风而已，加上了另外五名侍卫，他们已是难以抵挡，更何况宫昭文又布下了如此狠毒

的阵势，不消片刻，耿、秦二人已被困入“死门”。

耿照咬牙道：“好，姓宫的，我和你们拼啦！”与秦弄玉背靠着背，拼死力战，对付四面八方轮流攻来的敌人。幸在耿、秦二人配合得宜，而那五名侍卫则是宫昭文临时训练的，对“七煞阵”的运用尚未十分纯熟，是以耿照虽被困入“死门”，暂时间还可支持，不过形势也是越来越为凶险了！

此时己是残星月灭的五更时分，耿照心中一动，想道：“我和仲弟说好，五更时分就回去的。他等不见我们回去，不知多心焦呢！他们会不会到这儿来找我呢？”仲少符本领不弱，若他来到，自然是个很好的帮手。上官宝珠的病情也是在好转之中的，昨日已经恢复了四五分，过了一晚，想来已经可以行动如常。上官宝珠擅于使用暗器，即使功力未曾复原，不能与敌人动手过招，但凭着她那各式各样古怪的暗器，若然到来，也是一个很好的帮手。不过这七煞阵实在太厉害，他们到来。是否便能反败为胜，耿照亦无把握。故此耿照心情甚为矛盾，又盼他们来，又希望他们能够避开。

耿照在家中遇险，盼望仲少符，他哪里知道，仲少符在客店中也遭遇了危险，同样的在盼望他回去解救。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耿照这边，暂且按下，先说一说仲少符在那客店中的遭遇。

且说耿、秦二人走后，仲少符独自在房中，心头噗噗乱跳。上官宝珠“噗嗤”笑道：“仲弟，你怎么不说话呀？”仲少符道：“你好好的睡一觉吧，咱们说话的时候多着呢。”上官宝珠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你怎能说得那样肯定，说不定明天我就和你分手了呢？”仲少符道：“你不会的。”上官宝珠笑道：“你怎么知道？”仲少符道：“如果你要与我分手，你早就可以跟你师兄走了。”

上官宝珠芳心荡漾，说道：“别提他了。仲弟，你过来。”仲少符道：“上官姐姐，你要什么？”上官宝珠道：“倒杯茶我喝。”仲少符想要擦燃火石，上官宝珠道：“不可点灯。”仲少符蓦地省起，点着了灯，倘若给店中的旅客或是伙计，发现他是在上官宝珠的房中，孤男寡女，谁能相信他们不欺暗室？这嫌疑只怕跳到黄河里去也洗不清！仲少符脸皮发烧，连忙把火石收起，摸到了桌上的茶壶，倒了一杯茶递给上官宝珠。黑暗中两人的手碰着了，仲少符道：“上官姐姐，你的手心好像发烫。”上官宝珠道：“是么？不过我自己觉得我的病已经是好了。”仲少符道：“还是好好保重才是，时候不早了，你睡吧。”

上官宝珠道：“我不想睡。但是我却想问你……”仲少符道：“问什么？”上官宝珠道：“仲弟，秦姐姐在路上和你说了些什么来着？”仲少符道：“没什么呀，你以为她和我说了什么话？”

上官宝珠默不作声，仲少符想起秦弄玉说要给他做媒的话，脸上更热辣，心跳也更加快了，不觉问她道：“今晚你一直没有睡过么？”上官宝珠道：“没有。”仲少符道：“那么秦姐姐和你又说了些什么来了？”上官宝珠学他刚才的口吻道：“没什么呀，你以为她和我说了些什么话了？”

仲少符也是默不作声，半晌，涩声说道：“上官姐姐，你还是睡吧。你听，已经打四更了。”

仲少符背转了身，守在门口。心事如麻，不知不觉便听得五更鼓响，上官宝珠翻了个身，幽幽地叹了口气，仲少符回头道：“你还没睡？”上官宝珠道：“我睡不着。”仲少符道：“呀，天都快亮了，你还在想些什么心事？”

上官宝珠道：“ 我是在想，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
　　仲少符道：“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你是在想着你的师兄呢。不用担心，耿大哥说过天亮之前回来那就一定回来的。嗯，你听，这不是他们回来了吗？ ”
　　话犹未了，只听得“ 乓 ”的一声，房门已被踢开，有个人冲了进来，张口就骂：“ 你们这两个狗男女干的好事！ ”仲少符大吃一惊，一股劲风已是迎面扑来！
　　仲少符不愧是名家弟子，猝然遇袭，虽惊不乱，一招“ 见龙在田 ”，双掌一挡，把对方那股金刚猛扑的掌力化开，这才知道是麻大哈。
　　麻大哈使的是大力金刚掌，火候未到，猛而不纯，被仲少符这么一牵一带，掌力打不到对方身上，自己却反而煞不住猛扑之势，向前一冲，险些跌倒。仲少符用的是以柔克刚的上乘掌法，可惜功力也嫌不够，虽然化解了麻大哈的七成力道，本身仍是不禁晃了两晃。否则他若趁势追击，早就可以把麻大哈击倒。
　　上官宝珠几曾受过这样的侮辱，一惊之后，气上心头，立即回骂：“ 麻大哈，你这才是狗嘴里不长象牙！ ”
　　仲少符刚刚稳住身形，正要过去保护上官宝珠，忽觉劲风飒然，又是一条黑影窜了进来，冷冷说道：“ 麻师弟，我来收拾这个小子。至于怎样处置那个丫头，那就是你的事了！ ”这人是猛鹫上人的掌门大弟子，麻大哈的师兄古云飞。
　　麻大哈妒火如焚，嘿、嘿、嘿的冷笑几声，就向上官宝珠走去。
　　上官宝珠又是伤心，又是气愤，说道：“ 麻大哈，你也来欺负我了？ ”麻大哈冷笑道：“ 你和这小子干的好事！哼，你既无情，焉能怪我无义？ ”上官宝珠气得声音打颤，说道：“ 好呀，麻大哈，现在我才算认识你了！我危难之时，你不理我。如今我受了伤，人家好心的照料我，你却反而含血喷人！你说的还是人话吗？ ”麻大哈冷冷说道：“ 你骂够了没有 ”乖乖地跟我走吧！ ”说话之时，已是走到床前，一手向上官宝珠抓去。
　　黑暗中忽见金光一闪，上官宝珠斥道：“ 滚开，要我跟你，今生休想！ ”金光耀眼，好像一条彩色斑斓的长蛇突然从床上窜了出来。原来这是上官宝珠的一件独门暗器，名为“ 金蛇带 ”，是一条三尺多长，用金属制成的蛇形带子，带上有毒，打到人的身上，可以令人浑身发痒，四肢无力。
　　麻大哈以为上官宝珠病倒床上，已是失掉了抵抗的能力的，这一下奇袭，倒是颇出他意料之外。此时麻大哈正弯着腰向她打来，上官宝珠的“ 金蛇带 ”若是打他面门，非中不可。可是上官宝珠念着青梅竹马的交情，“ 金蛇带 ”打着他的面门，只恐把他的眼睛弄瞎，于是把“ 金蛇带 ”上扬之势改为下卷，改打他的脉门。
　　麻大哈身手不弱，上官宝珠这么略一迟疑，变招打出，可就给了他反攻的机会了。说时迟，那时快，麻大哈已是把手缩进袖管，长袖一挥，卷着了上官宝珠的“ 金蛇带 ”。上官宝珠病后乏力，“ 金蛇带 ”反而给他夺了过去。
　　麻大哈冷笑道：“ 好狠呀，你这贱人！ ”他非但不感激上官宝珠手下留情，反而破口大骂。上官宝珠拔出了柳叶刀，喝道：“ 麻大哈，是你迫我和你动手，从今之后咱们恩断义绝！ ”刀头上发出蓝湛湛的光华，麻大哈知道这是一把毒刀，上官宝珠拼了命向他斫来，麻大哈不敢空手夺刀，侧身一闪，上官宝珠从床上跳起，穿窗而出，她想引开麻大哈，好让仲少符单独对古云

飞，那就有较多的机会可以逃走了。

上官宝珠的轻功比麻大哈高许多，若在平时，她是一定可以跑得掉的。但此际她功力未复，轻功已是大打折扣，麻大哈跟踪追出，一记劈空掌向她打去，上官宝珠刚刚跳出院子，脚尖沾地，那股劈空掌力已是打到她的身上。上官宝珠晃了两晃，一口鲜血吐了出来，强自支持，这才没有跌倒，麻大哈已经追上她了。

上官宝珠喝道：“麻大哈，你敢伤我，我妈不杀了你才怪！”上官宝珠的母亲是青灵派北支掌门，手段毒辣，武林知名，连麻大哈的师父猛鹫上人也要怕她几分的。麻大哈一见上官宝珠口吐鲜血，心里不禁一惊，第二掌就不敢再打下去。

麻大哈不敢再使金刚掌力，改用擒拿手法来斗上官宝珠。上官宝珠发了狠，一口刀乱劈乱斫，她这口乃是毒刀，麻大哈不无顾忌，急切间竟是夺不下她的兵刃。但上官宝珠想要跑出这间客店，也是不能。她在受伤之后，轻功根本就不能施展，不到三丈高的屋顶也跳不上去了。

上官宝珠本来是想引开麻大哈的，力不从心，大为着急，只能希望仲少符赶快逃跑。心念未已，只听得“呼”的一声，仲少符从窗口跳了出来，可是仲少符却并没逃跑，他是来解上官宝珠之危的。

仲少符一剑向麻大哈背心刺去，麻大哈一跳闪开，冷笑说道：“好呀，你们两个倒是同一条心，居然联手来对付我了。”说话之间，古云飞亦已追了出来，判官笔点向仲少符背心的“风府穴”。这是人身死穴之一，仲少符不能不回身招架。麻大哈立即反扑。

上官宝珠叫道：“符弟，你赶快跑吧。他不敢把我怎样的。”仲少符道：“不，咱们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奋力一剑，荡开古云飞的判官笔，但背脊却着了麻大哈的一抓，衣裳碎裂，登时起了五道血痕。幸而未抓伤他的琵琶骨，否则更是不堪设想。

麻大哈妒火攻心，又气又怒，纵声笑道：“你们想做同命鸳鸯，我偏叫你们不能如愿！”麻大哈刚才来的时候，因为想要活捉上官宝珠，故此没有动用兵器，他的那根铁杖，是插在院子里一棵槐树旁边的。此时麻大哈拔起了铁杖，如疯似狂的就向仲少符猛击。

仲少符单独对付古云飞已是感到吃力，怎禁得起麻大哈又来夹攻，不过数招，已是险象环生。仲少符拼着豁了性命，奋力死战。古云飞笑道：“师弟，这小子是师父要拿去给尊胜法王当作见面礼的呵，你可不要把他打死了。”麻大哈咬牙道：“除非他立即弃剑投降，还得乖乖地给我磕上三个响头，否则我也顾不了这许多了！哼，管他是死是活！”仲少符怒道：“放你的屁！大丈夫宁死不辱，死则死耳，岂能屈膝投降？”唰唰两剑，狠狠地向麻大哈反击，可惜力不从心，都给麻大哈架开，还险些给古云飞点着了他的穴道。

上官宝珠与仲少符相处的时日虽然不多，却已深知他的性格，他说了要与自己共死同生，那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劝他逃走的了。上官宝珠又是感激又是焦急，终于把心一横，说道：“好，人生得一知己，同死何憾！”于是也拼着豁了性命，一口毒刀盘旋飞舞，狠攻麻大哈。她虽是气力不济，但凭着毒刀，麻大哈也不能不顾忌几分，在她牵制之下，麻大哈不能全力攻击仲少符，仲少符所受的压力略减，又可以勉强支持了。正是：

甘作鸳鸯同命死，人生知己最难求。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一〇九回 幻化妖狐施杀手　重逢故友说前情

他们在院子里乒乒乓乓的一场大打，把这旅店的客人都惊醒了，胆小的缩在被窝里不敢出头，但也有几个胆大的开窗偷看。麻大哈挥杖一击，仲少符闪了开去，“轰”的一声，铁杖击着了院子里那棵槐树。老槐树根深柢固，粗可合围，没有给他击断，但树枝则纷纷断折，转瞬之间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残枝落叶，满空飞舞，声势也是极足骇人。麻大哈喝道：“老子是江洋大盗，在这里作案，识趣的快快躲进被窝里去。谁敢多事出头，我这根铁杖可就要把他的脖子打断！”经他这么一喝，那几个胆大的客人也吓得连忙关窗，不敢再偷看了。

麻大哈心里想道：“我虽然不怕这店子里的客人多事，但惊动了官府，却也不妙。这丫头舍了命护这小子，我可不能让她再纠缠下去了。否则天一亮事情就不好办啦。”要知麻大哈是畏罪潜逃的金国军官，他也是害怕御林军的高手来追捕他的。麻大哈喝道：“宝珠，你再胡闹，可休怪我手下无情！”上官宝珠道：“好，有胆你就打杀我吧！”话犹未了，麻大哈当真一杖就打下来，“　”的一声，上官宝珠的毒刀脱手飞出，麻大哈纵声笑道：“我还舍不得杀你呢，哼，给我倒下！”上官宝珠晃了两晃，果然应声倒地。原来麻大哈使用的气力恰到好处，只是将她震倒，却没令她受伤。

仲少符这一惊非同小可，可是他在古云飞双笔笼罩之下，急切之间，却是冲不过去援救上官宝珠。

麻大哈正要去抓上官宝珠，忽闻得一丝淡淡的香气，麻大哈连忙闭了呼吸，挥袖一拂，跳过一边，然后笑道：“宝珠，你这本门使毒的功夫怎么对我施展起来了。”原来上官宝珠爬不起来，自知已是无力抵抗，迫得使用毒药，她弹出一撮药粉，可以令人昏迷。但可惜她气力太弱，药粉还未沾着麻大哈的身子，已是给他衣袖一拂，随风飞散。

麻大哈也害怕上官宝珠的使毒功夫，不敢触着她的身体，当下将铁杖一举，向上官宝珠戳去，他是想用铁杖点上官宝珠的麻穴，用意只在不让她动弹，倒不是要伤害她的。

古云飞忽地喝道：“来的是哪条线上的朋友？”麻大哈隐约也似听到一丝声息，但他以为是哪个客人起来偷看，并不放在心上，铁杖仍然向上官宝珠戳了下去。

古云飞话犹未了，麻大哈的铁杖也还未曾戳到上官宝珠的身上，忽听得“哗啦”一声，一片瓦飞来，竟然把麻大哈的铁杖荡开，普通的一块瓦片，碰着铁杖无异以卵击石，但却居然能够把铁杖荡开，这人的内功之深也就可想而知了。

麻大哈大吃一惊，说时迟，那时快，屋顶上已经跳下两个人来了。前面的那个闪电般的就来到了麻大哈的面前，喝道：“你这厮为何对师妹也施展毒手？好呀，碰上了我，可要叫你难逃公道！”麻大哈使出全身气力，用最刚猛的伏魔杖法猛击那人，那人将手中的拂尘轻轻一拂，拂尘卷住了杖头，麻大哈使了九牛二虎之力。铁杖竟是不能再向前移动半分。

麻大哈这才看清楚了来的竟是两个女子，用拂尘卷着他的铁杖的这个女子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对头克星蓬莱魔女。跟在她后面的那个女子则是她的心腹侍女玳瑁。

麻大哈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他曾屡次吃过蓬莱魔女的苦头，焉敢和她

对敌？忙不迭的就抛了铁杖，跳上瓦面，一溜烟的逃之夭夭。蓬莱魔女忙于救护上官宝珠，也就顾不得追他了。

玳瑁见猎心喜，笑道：“让我也试试新学会的剑法，喂，这位朋友你歇歇吧，这高个子让我打发好啦！”仲少符正在苦于无法脱身，得玳瑁前来替他，仲少符也就不再客气，连忙抽出身来，过去察视上官宝珠。

蓬莱魔女不认得仲少符，但见他一把将上官宝珠抱了起来，满脸惶急的神情，心中已是猜到了几分。上官宝珠被仲少符抱在怀中，满面通红，说道：“仲弟，我的伤不打紧，你快将我放下，先谢谢恩人吧。这位恩人正是你想要拜谒的绿林盟主柳女侠！”

仲少符又惊又喜，放下了上官宝珠，说道：“柳盟主，这可真是巧极了。上官姐姐和我正想到天狼岭去见你的呢！”蓬莱魔女怔了一怔，微微一笑，说道：“我还未请教你的高姓大名，嗯，你怎么知道我是要到天狼岭去的？”

仲少符拍了拍脑袋，说道：“我可真是乐得糊涂了。我姓仲，名叫少符，我是和耿大哥耿照同来的。耿大哥和我是邻居、世交。”

蓬莱魔女听了大为欢喜，心里想道：“看这情形，他们似是一对情侣了。青灵子嘱托我要将他的女儿引上正路，我只怕她摆脱不了麻大哈，想不到事情有了这样意外的变化，她和麻大哈变成了敌人，和耿照的义弟却变成了情侣了。青灵子托我的两件事情，第一件已是不必我再费气力了。”

蓬莱魔女给上官宝珠把了把脉，说道：“你不久之前曾受过内伤，是吗？好在旧伤已好，新创倒是无关紧要。我这里有上好的金创药，仲少侠，你给她敷敷。”

上官宝珠又是感激，又是惭愧，说道：“柳女侠，我真不知该怎样报答你才好。我、我以前——”蓬莱魔女笑道：“过去的事别再提啦。令尊是个好人，我也曾间接受过他的恩惠的。嗯，我曾受令尊之托，找着了你，我就放心了。”

蓬莱魔女看见上官宝珠脸上有惶惑的神气，遂问她道：“你可是有什么想要问我。”仲少符笑道：“上官姐姐，你的事情慢慢再谈吧。你瞧，这位姐姐使的好剑法！”

此时玳瑁和古云飞已经过了二三十招，玳瑁使出新学会的柔云剑法，与古云飞打得难解难分。

以古云飞的本领，本可以略胜玳瑁一筹的，但一来他已先打了一场；二来有蓬莱魔女在旁，虽然蓬莱魔女并不出手，古云飞心里亦有恐惧，暗自想道：“麻大哈已经走了，有这魔女在此，我是决计讨不了好处。三十六着还是走为上着！”

古云飞以攻为守，双笔疾点玳瑁的“期门穴”和“白海穴”。玳瑁一个侧身，青钢剑轻轻一推，古云飞立即从空门抢出，哪知柔云剑法的精妙之处就是以柔制刚，古云飞这么使劲一冲，给玳瑁轻轻一推，借力打力，“ ”的一声，双笔反打回来，古云飞的额角给笔尖挑破，血流如注。但古云飞的轻功甚是了得，受伤之下，仍然跳过了墙头。蓬莱魔女笑道：“他已受了惩罚了。穷寇莫追，由他去吧！”

此时已是斜月沉西，曙光初现的黎明时分。蓬莱魔女道：“你们不是说耿照也在这儿的么？怎不见他？”仲少符蓦然惊觉，说道：“对呀，耿大哥说过至迟五更就会回来的，现在天都已经亮了，却还未回来，只怕是出了事了？”蓬莱魔女道：“哦，他到哪儿去了？”仲少符道：“他和秦姐姐回家

去了。”

蓬莱魔女又惊又喜，说道：“既然如此，咱们到他家里看看。上官姑娘，你走得动吗？”

上官宝珠本来已好了六七分，新受的外伤，并不严重，敷上了金创药，流血已止，站了起来，说道：“柳盟主，你们尽快赶去，不必等我。我是走得动的，只怕追不上你们。”

蓬莱魔女到过耿家，不必仲少符带路，于是四个人分作两批，蓬莱魔女与玳瑁先走。仲少符在后面照顾上官宝珠。

且说耿照与秦弄玉被困在七煞阵中，正自脱身不得，眼看就要精疲力竭，伤在宫昭文的判官笔下。忽听得“嗖嗖”两声，两条黑影飞过墙头。耿照刚叫了一声“仲弟，……”蓬莱魔女接声笑道：“是我！照弟，莫慌，待我来破他这七煞阵。”耿照看见是蓬莱魔女，大喜过望。

宫昭文领教过蓬莱魔女的厉害，见她突如其来，这一惊非同小可。金鼎娘未曾见过蓬莱魔女，见她闯阵，便即迎上前去。虬龙鞭一抖，向蓬莱魔女扫去。

一鞭打出，宛似平地上卷起了骇浪惊涛，一圈接着一圈的向蓬莱魔女卷去。这一招正是金鼎娘所学的“天龙鞭法”的精华所在，名为“八方风雨会中州”。当年玉面妖狐就曾仗这一招，打败过许多江湖的好手。

蓬莱魔女颇为奇怪，心想：“难道她是玉面妖狐的师妹？”当下将拂尘一挥，说道：“你的鞭法倒还不错，可惜功力未够！”蓬莱魔女的“天罡尘式”乃是武林一绝，柔中寓刚，拂尘倒卷出去，隐隐挟着风雷之声！金鼎娘的软鞭，反而给她的拂尘卷住了。

金鼎娘禁受不起蓬莱魔女的内力，虎口一麻，软鞭登时给她卷去。只听得噼噼啪啪的一连串炒豆似的连珠密响，蓬莱魔女的拂尘抖开，那条软鞭已是断成了十几段！

宫昭文大吃一惊，冒险冲出“离门”，来救妻子，蓬莱魔女的本领远远在他之上，不过对他的惊神笔法却也不敢小视，当下反手一剑，解开了他双笔点穴的招数，身形一展，踏进巽门，拂尘仍然向金鼎娘罩下。

金鼎娘双掌齐发，这一次却是用的家传本领——“阴阳五行掌”的功夫，左掌发出一股热风，右掌却是一团冷气，她的功夫不过是五成火候，当然伤不了蓬莱魔女，不过却也荡开了她的拂尘。

蓬莱魔女恍然大悟，说道：“哦，原来你是祁连老怪的女儿。你的父亲作恶多端，身遭惨死。你可不能再蹈他的复辙了。”蓬莱魔女念在金鼎娘年纪轻轻，这身武功得来不易，因此，她本来是要连续使出三招杀手的，只使了一招，后两招便即缓发。

宫昭文叫道：“退入离门，倒转阵势！”这“七煞阵”是按着“八卦”的方位布阵的，其中“离门”乃是生门，金鼎娘退入了“离门”，玳瑁跟着追来，已给旁边两个大内高手挡着。宫昭文接着也退入了“离门”。

“七煞阵”的阵势是必须按照一定的方位转动的，宫昭文刚才为了急于救妻，冲出离门，虽然不过交手一招，立即退回，但已乱了阵法。宫昭文要想倒转阵势，困着蓬莱魔女，急切之间，却是不能。

蓬莱魔女挥尘运剑，立即便闯“离门”，原来她曾经从华谷涵那儿懂得这阵法的秘奥，华谷涵当年在千柳庄吃过这七煞阵的亏，“吃一堑，长一智”，钻研出了破阵的诀窍。“离门”乃是此阵枢纽，蓬莱魔女倘能占据“离门”，

这七煞阵便要土崩瓦解。

此时阵虽未破，阵脚已乱，耿照与秦弄玉本来已是被困“死门”的，此时亦已冲了出来，与蓬莱魔女会合。蓬莱魔女懂得破阵的诀窍，不待此阵合围，便即发动攻势。

蓬莱魔女迳袭“离门”，按照阵势，把守“兑”“震”两门的人应当从两翼兜上，但因阵脚已乱，一时未能合围，蓬莱魔女身手何等矫捷，身形一掠，已是掠过“震门”。“坎门”的那个卫士蓦地发觉蓬莱魔女到了面前，大吃一惊，慌慌张张的一刀斫去，蓬莱魔女喝声“撒手”！拂尘一绕，缠着刀柄，只是照面一招，就把那人的大刀夺出了手，一挥拂尘，大刀飞入“离门”，宫昭文双笔一架，大刀虽是给他打落，但亦身不由己地连连后退。说时迟，那时快，蓬莱魔女已从空档抢入“离门”。

耿照冲出，一个使狼牙棒的卫士挡着他的去路，蓬莱魔女叫道：“走乾方，转巽位！”耿照依言移形换位，果然不费什么气力就杀了出来。把守“兑门”的那个卫士此时刚好转到他的前面，耿照使出“大摔碑手”，一抓抓着了这名卫士的后心，举了起来，一个旋风急舞，将这卫士扔入了“离门”，金鼎娘首当其冲，连忙闪避，这卫士给摔个半死，耿照随即也抢入了“离门”。

“离门”被占，“七煞阵”登时瓦解。金鼎娘慌忙逃跑，迎面碰上玳瑁，金鼎娘一掌拍出，使的是“修罗阴煞功”，金鼎娘的“修罗阴煞功”虽然不过五成火候，但玳瑁已是禁受不起，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战，刺出去的一剑也就刺了个空。金鼎娘从缺口冲出。宫昭文用“惊神笔法”迫退耿照，秦弄玉一招“玉女投梭”向他后心疾刺，可惜还是迟了一步，剑尖刺穿他的衣裳，未伤着他。宫昭文紧跟着妻子，也逃出去了。

蓬莱魔女忙于破阵，无暇去追。当下将拂尘一甩，喝道：“今次姑且饶你一命，但也不能让你走得这样容易！”宫昭文的身子刚刚飞过围墙。陡然觉得胁下一麻，就像给利针刺了一下似的。原来是蓬莱魔女飞出一根尘丝，当作梅花针来使。尘丝比梅花针更细，无声无息，但经过了蓬莱魔女的玄功运用，却比梅花针还要厉害。宫昭文给这根尘丝射入了胁下的“愈气穴”，真气一散，轻功登时失灵，从空中摔了下来。幸好是摔在围墙之外，金鼎娘将他背起，慌忙逃跑。

可怜那五名金宫卫士却是不能逃脱，转瞬间都已中剑倒地，血溅尘埃。玳瑁说道：“可惜走了宫昭文。”蓬莱魔女笑道：“他已给我射着穴道，至少也得养伤半月。金鼎娘必须给他治伤，今晚他们总是不能通风报讯的了。”

敌人死的死了，逃的逃了，一场血战，归于平静。耿、秦二人与蓬莱魔女见过了礼，耿照说道：“柳盟主，你怎么会到我家里来的？难道你有先知之能？”蓬莱魔女道：“我到过你住的那间客店了，上官宝珠和仲少符随后就来。”耿、秦二人听她说了经过，不胜欢喜。

蓬莱魔女道：“我也应当给令堂上一炷香。”当下撮土为香，在耿母墓前拜了三拜。耿、秦二人墓旁陪礼。

行过了礼，蓬莱魔女道：“三年前我路经蓟州，曾到过你的家里探望，那时好像还没有这座坟墓，是你托人营造的吗？”

耿照道：“我在蓟州并无亲友，而且我又身为钦犯，怎敢连累他人？”蓬莱魔女道：“我就是因为这样想，所以觉得奇怪。这么说，是什么人造的坟墓，连你也不知道的了。”耿照叹口气道：“不知是谁甘冒这样大的危险，安葬我的母亲。我连恩人的名字都不知道，真是惭愧得紧！”

蓬莱魔女忽地喝道：“谁躲在那儿？”只听得“咕咚”一声，一个人从墙头上跌下来，是一个约莫十五六岁的大孩子。这面墙是和邻家相连的，墙头野草丛生，耿照没有留意。蓬莱魔女则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见墙头野草无风自动，已知有人隔墙偷窥。

耿照“啊呀”一声叫了出来，慌忙过去将这少年扶起，说道：“你不是钟家的小牛儿吗？跌伤了没有？”

小牛儿双手沾满污泥，拉着耿照咧开嘴说道：“不痛，不痛。耿大哥，你回家了。难为你还记得我小牛儿。”耿照笑道：“原来你们还没有搬走。我怎能不记得你这顽皮的小牛儿呢？”

这小牛儿是邻家的孩子，小时候很喜欢跟耿照玩的，耿照离家那年，他不过是十岁刚出头的孩子，现在则是长得和耿照差不多一样高的少年了。

小牛儿道：“耿大哥，你们这一架打得多凶，我，我几乎给吓死了！我听到你的声音，不敢过来帮你，你不怪我吗？”原来他给隔邻打斗的声音惊醒，躲在墙后面偷窥，直到耿照大获全胜之后，才敢露面。

耿照笑道：“你有这番心事，我已是很感激你了。小牛儿，我问你一桩事情，这坟墓是谁建造的，你可知道？”

小牛儿道：“是李家哥哥建的，我也有份帮他的手呢。”耿照瞿然一省，说道：“哦，你说的是李大哥李家骏？”

小牛儿道：“不错。那时候家骏哥就住在我的家里，半夜悄悄地带着我爬过来建这坟墓。不过，我可没有做多少事情，只能替他堆堆土，搬搬石头。”

耿照笑道：“原来是李师兄，我真是糊涂了，早应该想到是他的。”秦弄玉道：“他平时不大说话，好像是很怕事的。我以为他早已跑了，谁知还留在这儿。难得他这样义气，真是令我料想不到。”原来这个李家骏乃是秦弄玉父亲秦重的弟子，又曾跟耿照的父亲读过书。所以和秦、耿两人都算得是同门。

耿照叹了口气，对秦弄玉道：“记得那日出事之后，我因为上了玉面妖狐的圈套，错把你当作杀母仇人，上你家去和你理论，在路上碰见李师哥，他正挑着两大箩银子。……”秦弄玉插口说道：“那是金虏送来给我爹爹作聘礼的，金虏要请他出山当禁卫军的教头，送来了白银千两黄金百锰，还有其他珠宝绸缎，我爹爹佯作答应，那送礼的官儿一走，他就叫李师哥把银子挑到村里去分派给穷人。其他黄金珠宝则准备以后再到钱庄换掉。想不到你却因此而又起了误会，是吗？”耿照道：“不错。但这事的真相，不久我也就明白了。玉面妖狐偷施暗算，假我的手杀了姨父，那时我几乎失了理智，出村时又碰上了李师哥，这才知道其中原委。我痛不欲生，急急忙忙去追赶你。”这件事耿照早已对秦弄玉说过，秦弄玉道：“过去的事，你还一提再提作甚？”耿照道：“今晚我才知道是李师哥替我母亲建坟，不由得又想起这件旧事来了。但还有一点我未曾告诉你的，李师哥当时还说有件事情要我帮忙，那时我已经差不多疯了。赶着去追你，并没有听完他的说话，却不知他要我帮忙的是什么事情。”

秦弄玉道：“我爹爹的后事也是他料理的，既然他还留在这里，咱们就一同去找寻他吧。一来要向他道谢，二来你也可以问他那件事情了。但却不知他是否还住在他以前的家里？”

小牛儿道：“家骏哥现在做了斩柴的樵夫，每隔三五天一次挑柴到城里来卖，我知道他已经搬到山里住了。”耿照连忙问道：“你可知道所在？”

小牛儿道："我只知道是在北芒山中，但我没有去过。"北芒山绵延百里，山深林密，山中猎户不止千家，要找寻一个隐姓埋名的人，虽然不至于难似"海底捞针"，却也不是一件易事。耿、秦二人有事在身，不能在蓟州久留，听了小牛的话，不觉黯然。

玳瑁一直在旁静听他们的说话，默不作声。蓬莱魔女眼光一瞥，忽见她眼角有晶莹的泪珠，蓬莱魔女怔了一怔，道："玳瑁，你怎么啦？"

玳瑁抹干了眼泪，忽地说道："耿大哥，你这位李师兄可是信州人氏？"

耿照诧道："你怎么知道？"

玳瑁紧跟着又问："令堂和令姨父也是信州人氏，对吗？"耿照道："不错。你——"玳瑁又问："李家骏大约是十多年前到蓟州来投奔你姨父的，对不对？"耿照更为诧异，说道："一点不错，你和我的姨父和家骏哥都是相识的吗？"蓬莱魔女如有所悟，忽地问道："莫非这李家骏就是你要寻找的人？"

玳瑁道："不错，这李家骏，他，他正是我失散的表哥。"

原来玳瑁和李家骏，都是信州人氏，两家乃是中表之亲。玳瑁和他且还自小订有婚约。其后遭逢世乱，玳瑁的父母死于兵火之中，和表哥也失散了。那时玳瑁不过七岁，几经辗转，落到一个大户人家做了丫头。后来那大户被绿林好汉抄了家，玳瑁也被救了出来，因那好汉与蓬莱魔女的师父公孙隐相识，公孙隐正要为蓬莱魔女找个女伴，玳瑁这才变成了蓬莱魔女的侍女的。十多年来，玳瑁无时不在思念她的表哥，却苦于无法得到他的消息。她知道李家骏有个远房亲戚叫做秦重，却不知秦重就是耿照的姨父，也不知秦重是搬了家到了蓟州。

这次玳瑁跟蓬莱魔女下山，为的就是想趁这个机会，可以到各处去打听李家骏的消息。前几天她经过蓟州，曾到故乡探望，故乡相熟的人家早已毁于兵火，成了一片瓦砾了。玳瑁以为是找不着李家骏的了，不料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耿照的家中，却获得了李家骏的确实讯息，知道李家骏不但活在人间，而且还跟秦重练成了一身武艺，是秦弄玉的师兄。玳瑁之喜可想而知。可是在欢喜之中却也担着一重心事，时间紧迫，不知能不能够在北芒山上找得着他？

蓬莱魔女问明了玳瑁之后，很是替她欢喜，说道："我到天狼岭赴武士敦之约，无须你陪我去，你可以留下来寻找你的表哥。"

玳瑁踌躇未决，蓬莱魔女笑道："隔别了十几年，你怕认不得他了？是么？那也无妨，叫照弟和秦姑娘陪你去吧。天已亮了，咱们可以走了。"

耿照道："柳姐姐，你不是说仲少符与上官宝珠也都是要到我家里来的么？"

蓬莱魔女瞿然一省，说道："不错。上官宝珠伤病初愈，不能施展轻功。不过，这个时候也应该到了。难道路上又出了什么事情？咦，外面似是有人厮杀！"

众人赶忙出去，一看，只见大门之外，仲少符和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正在恶斗。那个汉子不是别人，正是他们所要找寻的李家骏！

原来李家骏这天早上来找小牛儿，恰巧在耿家的大门前碰上了仲少符与上官宝珠。李家骏看见两个陌生的人要进耿家，只道他们是金廷的鹰犬，便即盘问他们的来历。仲少符焉肯对他实说，同样的也是怀疑李家骏是金廷鹰犬。双方一言不合，动手就打起来。

仲少符剑法精妙，李家骏则胜在气力沉雄，刀法也很不弱，双方旗鼓相当，打得难分难解。

蓬莱魔女等人出来之时，仲少符正使到一招“斗转星横”，倒转剑锋，自下而上地斜剖李家骏的小腹，剑尖指向他胸口的“璇玑穴”，剑柄又撞向他胁下的“愈气穴”，一招三式，同时攻向对方的三处要害，这是四空上人所传的佛门“伏魔剑法”中一招最精妙的招数，当真是厉害无比！李家骏喝道：“好狠！”他的招数不及仲少符的精妙，百忙中不知如何破解，只好“以力降巧”，“呼”的一刀硬劈过去。仲少符的气力不及他，这一下各打各的，眼看就要两败俱伤。

上官宝珠大吃一惊，生怕仲少符被快刀劈中，难免性命之忧，急切间不假思索，一蓬梅花针射了出去。她的梅花针是淬过毒的。

这一边玳瑁也是不由得吓得尖叫起来，想要跑过去把李家骏拉开，已是来不及了。

幸亏蓬莱魔女身手矫捷，来得正是合时，只见她拂尘一展，快如闪电，把那一蓬毒针拂得零星四散，没有一枚射到李家骏的身上。

上官宝珠怔了一怔，叫道：“柳姐姐，你——”蓬莱魔女微微一笑，说道：“都是自己人，这位李兄是耿照的师哥。”耿照也上前说道：“师哥，你还记得小弟从前的邻居仲老伯吗？他就是仲家的小弟弟。”李家骏“啊呀”一声叫了起来，说道：“真是料想不到，耿贤弟你回来了，还有仲家小弟弟也一同回来了，这不是做梦吧？”仲家父子搬离蓟州之时，李家骏刚到蓟州投奔秦重，他和仲家父子只见过两次面，那时仲少符年纪很小，只有几岁，隔别了这许多年，彼此都不认得了。

耿照道：“青天白日，怎会是做梦？还有更巧的事情呢，你瞧瞧，这位姑娘是谁？”

李家骏听得玳瑁刚才那声尖叫，对她已是留心，只觉这女子十分眼熟，心中自然而然的似有亲人的感觉，但一时间却想不起来。寻思：“她是谁呢，为什么对我这样关心？”

玳瑁心中酸痛，说道：“骏哥，你连我也不认得了么，我是——”名字未曾说出口，李家骏已是“啊呀”一声叫了出来，立即冲上前去，紧紧地握着玳瑁的双手，叫道：“玳瑁，你、你还活在人间！你长得这么高了！”他们是从小订婚的，李家骏长玳瑁三岁，被乱兵冲散之时，李家骏已有十岁，玳瑁不过七岁，俗语说“黄毛丫头十八变”，李家骏怎想得到眼前这个标致的女子就是自己从前那个“乳臭未干”的未婚妻？而且他们是被乱兵冲散的，一个稚龄女子在那样兵荒马乱的年头，与家人失散，生存的机会实是微乎其微。故此李家骏虽然念念不忘“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却不敢对她的生还抱着希望。

正因为李家骏以为玳瑁早已不在人间，故此他虽觉似曾相识，却做梦也想不到是她。

劫后相逢，浑如一梦。两人喜极忘形，感极而泣，顾不得是在众人面前，不知不觉地便紧紧相拥了。蓬莱魔女笑吟吟道：“乱世姻缘，每多奇遇。这正是：历劫了无生死念，经霜方显傲寒心。冬风尽折花千树，尚有幽香放上林。玳瑁妹子，我真是替你们高兴！”

玳瑁瞿然一省，说道：“骏哥，你是来给师母扫墓的吧？”李家骏道：“不错，我是来找小牛儿一同去给师母扫墓的。你知道照弟的家已被官府封

了，我不能从大门进去，每次都是从小牛儿那边逾墙潜入的。”玳瑁道：“小牛儿也正在墓园里呢，咱们都进去吧，你和照弟已有五年不见，你们两师兄弟也应该谈谈了。”

众人逾墙而入，重回墓园。李家骏在耿母墓前行过了礼，耿照答谢师兄代营母墓的大恩，便问李家骏道：“当年我走得匆忙，你好像有件事情要和我说，是么？”

李家骏笑道：“不只一件，是有两件事情要和你交代的。”耿照道：“哪两件事情？”李家骏道：“第一件是有一百两金子要交给你。”耿照怔了一怔，随即恍然大悟，说道：“哦，可就是金虏送来给我姨父的那一百两金子？”李家骏道：“正是。金虏送来的有自银千两，黄金百镒。银子我已经散给村里的穷人了，金子我却是不便拿到城里兑换。那天师父本来是叫我拿给你处置的，如今还藏在山上。”耿照苦笑道：“如今我已是在江湖飘泊之人，我既不能在蓟州久留，将它分给穷人，我要这黄金复有何用？”

玳瑁笑道：“不，还是有用的，宋金刚的那支义军正缺军饷，这百镒黄金，给了他们，用处可就大啦！”

耿照道：“第二件事又是什么？”

李家骏道：“师父生前，曾秘密结交备方反金的志士，本来是想联络好了，就起义的。只因发生了那件意外之事，那天他匆匆要走，将一纸名单交了给我，上面就是那些志士的姓名和地址，也是要我送给你保管的。这张名单，如今也还在我那儿。”

耿照大为后悔，说道：“原来姨父也是如此苦心孤诣，可叹我当年还误会了他。”秦弄玉道：“这件事，我也不知道。”李家骏道：“那是师父因为你年纪较小，平时闲话家常，就无谓说了。他也是那天临走之时，才付托与我和照弟的。”

蓬莱魔女道：“我们正要联结各方抗金的志士，这张名单很有用处。好，照弟你就跟你的师兄回去一趟吧。”

蓬莱魔女接着说道：“近来局势虽然较为平静，但祁连山那边仍是随时可能有战事发生，你们在这里的事情办妥之后，立即到祁连山去。天狼岭之约，我独自赴会，你们不用去了。”

上官宝珠说道：“柳女侠，我想跟你到天狼岭去，你肯要我作伴吗？”蓬莱魔女知道她是想向自己探询身世之秘，只怕有些说话是不便当众说的，于是说道：“好吧，只是如此一来，你和仲少符可要暂时分手了。仲少侠，你放心得下吗？”蓬莱魔女早已看出他们是对情侣。

仲少符面上一红，说道：“宝珠姐姐有盟主照顾，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耿照笑道：“反正盟主赴了天狼岭之约也就要到祁连山的，暂时分手也不过是几天而已。”

李家骏道：“小牛儿，你们恐怕也不能在这里住下去了。”小牛儿道：“我正想和你说呢，你可肯带我出去？”李家骏道：“你先和家人商量，搬出了城再说。”耿照道：“这样吧，你安顿了家人之后，就动身到祁连山去，路上一定可以碰见义军的。你说出我的名字，义军会收留你的。这里五十两银子，给你路上使用。”小牛儿道：“要不了这许多。”耿照说道：“我知道你的家境并不怎么宽裕，我连累你们不能在此安居，这点银子你们搬家也要用的。”小牛儿十分感激，说道：“耿大哥，难为你为我想得这样周到。”拿了银子，便爬过围墙去了。

此时天已大亮，蓬莱魔女等人计议已定，离开耿家，出了蓟州城，便即分道扬镳。耿照、秦弄玉、李家骏、玳瑁和仲少符五人随李家骏上北芒山取那名单与金子；蓬莱魔女带了上官宝珠往天狼岭赴武士敦之约。

路上蓬莱魔女才有余暇和上官宝珠说起她与青灵子相遇之事，上官宝珠从耿照口中已经知道了一个大概，此时听了蓬莱魔女所说的全部事实，心中更多疑惑，对于青灵子临终之际的遗言，也是极为感动。

蓬莱魔女道：“ 我有一事未明，你何以不相信青灵子是你爹爹。 ”

上官宝珠道：“ 不是不相信。只因我听得妈妈说过，我的爹爹是遁迹海外、还在人间的。却不知我的爹爹和那位青灵子前辈是否就是同一个人？听说青灵子前辈给了你半面破镜—— ”

蓬莱魔女道：“ 不错。现在就交给你吧。 ”上官宝珠接过那半面破镜子仔细一瞧，果然是和她小时候在母亲妆台所见的那半面破镜相同。

蓬莱魔女道：“ 令尊本来是要我将这半面镜子送还你的母亲的，如今给了你，你将来回山之时，就可以问个明白了。 ”

上官宝珠道：“ 此去天狼岭须得几天工夫？ ”蓬莱魔女道：“ 你的轻功现在已经恢复了五成，过两天就会完全恢复了。以咱们的脚程而论，到天狼岭去，依我看走个十天八天大约也可以到了。 ”

上官宝珠微微一笑，说道：“ 如此说来，说不定咱们到了天狼岭就可以见着我的母亲了，用不着我再回去灵鹫山啦。到灵鹫山打个来回，至少也得半年呢。 ”

蓬莱魔女诧道：“ 哦，你的母亲也要到天狼岭么？ ”

上官宝珠道：“ 柳姐姐，你大约还未知道，神驼太乙和公孙奇就是躲在天狼岭上。 ”

蓬莱魔女本来亦是有此怀疑，如今从上官宝珠口中得到了证实，怔了一怔，问道：”你怎么知道？令堂将有天狼岭之行敢情就是与此事有关？ ”

上官宝珠道：“ 神驼太乙与我的师叔猛鹫上人相交颇厚，猛鹫师叔得知他们躲在天狼岭上的消息，曾派遣麻大哈去寻访他们。那时麻大哈和我还未翻脸，他瞒着师父，私自带了我去。猛鹫师叔其实是在觊觎公孙奇那两大毒功，所以才叫麻大哈先去打探他们的住址。他是准备在得到确实的消息之后，就要跟着去轧上一脚的。 ”

蓬莱魔女道：“ 你已经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的母亲了？ ”

上官宝珠道：“ 不错，这样一件大事，我当然是不敢瞒着妈的。妈和师叔一向是面和心不和，各怀心病的。妈要我打听到确实的消息之后，立即回去告诉她。妈也是想取得公孙奇那两大毒功。 ”

蓬莱魔女叹了口气，说道：“ 原来还有如此这般复杂的勾心斗角情事，桑家那两大毒功真是害人不浅！ ”

上官宝珠面上一红，说道：“ 妈是怕师叔得到那两大毒功，我们这一支就难免要受师叔所制，所以不得不参加争夺。 ”其实上官宝珠的母亲青灵师太乃是一个介乎邪正之间的人物，她擅于使毒，对桑家那两大毒功慕名已久，即使不是为了同门之争，她也是要想取得那两大毒功的。

上官宝珠接着说道：“ 我离山已有数月，妈见我久不归来，一定会到天狼岭找我的。 ”

蓬莱魔女道：“ 这么说，你们是已经到过天狼岭的了。可曾见着武帮主么？ ”

上官宝珠道：“不但见着，而且我还多亏武帮主和云紫烟女侠救了我的一命。可惜那时我还在受着麻大哈的欺骗，对武帮主怀着敌意，他救了我的命，我却不肯听他的善言。”

当下上官宝珠将她在两个月前在天狼岭的遭遇一一告诉了蓬莱魔女。蓬莱魔女这才知道猛鹫上人早已到过天狼岭，同时也知道武士敦约她赴会的原因了。正是：

破镜难圆遗恨在，天狼岭上探奇情。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一一〇回 明月有情堪作伴　雪莲无主为谁开

蓬莱魔女心里想道：“武士敦约我到天狼岭来，那一定是为了公孙奇的缘故了。”要知武林中的规矩，清理门户之事，外人是不便越俎代庖的。蓬莱魔女是公孙奇的师妹，武士敦要除掉公孙奇，当然是以请蓬莱魔女出来代师执行清理门户之事为宜。

蓬莱魔女屈指一算，从大破桑家堡到现在已有八个多月，公孙奇是在桑家堡被破之日开始遭受走火入魔之劫的，走火入魔比任何一种惨酷的刑罚还要厉害，“公孙奇受了这八个多月的折磨，即使还能活在人间，也应该多少有点悔意了吧？”蓬莱魔女心想。蓬莱魔女本是嫉恶如仇的性格，但公孙奇是她师父唯一的独子，蓬莱魔女念着师门的恩义，还是希望她的师兄有所悔改的。

上官宝珠道：“据我所知，太乙和柳元甲这两个老贼都在天狼岭上，如今又多了我的猛鹫师叔和蒙古尊胜法王的弟子宇文化及，他们四个人一伙，都是想要公孙奇那两大毒功，利害相同，绝不能让别人把公孙奇除掉。看来咱们到了天狼岭，恐怕还有一场剧斗呢。”

蓬莱魔女已经知道武林天骄与武士敦同在一起，说道：“他们有四个人，实力不会相差很远。若然不敌。我还可以就近请一位老前辈帮忙。不过——”上官宝珠道：“不过什么？”蓬莱魔女叹了口气，说道：“不过我却有点为难之处。到时再见机行事吧。”蓬莱魔女心目中可以帮忙她的那位老前辈，就是住在离天狼岭不到二百里的石家村中的聂金铃，聂金铃是太乙的妻子，又是她叔父柳元甲的岳母，聂金铃是否愿意出头，蓬莱魔女殊无把握。再加上她与公孙奇的一段师门恩怨，心中不免十分烦乱。上官宝珠亦知公孙奇是她师兄，听她这么说，也就不便再问下去了。

过了两天，上官宝珠伤病已愈，果然只不过用了八天工夫，就赶到天狼岭。

公孙奇遭受了八个多月走火入魔的灾难，目前是死是生，还是个谜。蓬莱魔女急于要会见武士敦，也急于要揭开这一个谜。

武士敦与武林天骄早已离开大都往天狼岭去了，这是蓬莱魔女知道了的。蓬莱魔女以为他们必然早已到了天狼岭等她，不料却是遍寻不见。

蓬莱魔女疑虑不定，心想：“难道他们在路上又出了事情，遭了意外？还是他们躲在什么地方，我还未找到呢？”天狼岭山高林密，蓬莱魔女又怕他们尚未来到，不敢用啸声传音报信。因为倘若他们未到，啸声一发，反而就要招来强敌了。

上官宝珠道：“武帮主有个师叔在这儿，说不定他是在师叔家里。咱们不妨去看一看。”

蓬莱魔女想了起来，说道：“不错，他的这位师叔是丐帮中硕果仅存的鲁长老，隐居在这天狼岭上。武士敦本来是要请他下山的，不知他是否在家？你知道他的住址吗？”上官宝珠道：“知道，是麻大哈告诉我的。我们寻找太乙的时候，曾经过他的门前。”

当下上官宝珠在前头带路，此时是初秋时节，山下残暑未消，山上却是白雪皑皑。怪石奇峰，在冰雪覆盖之下，恍如霜刀雪剑，玉宇琼台。蓬莱魔女笑道：“这里倒是绝妙的避暑去处，你冷吗？”蓬莱魔女极为欣赏这冰天雪地的奇景，却担心上官宝珠病体初愈，耐不住山上的严寒。

上官宝珠笑道：“不冷。前面还有奇景呢，过了这个山坳，就暖和了。”蓬莱魔女走过山坳果然觉得冷风之中似有一股温暖滋润的空气，把寒意冲淡了不少。抬头一看却原来有一个温泉，灼热的水花从温泉喷出，散发出一团团的白雾，水气在阳光下幻成七色的彩虹，端的是奇丽无俦。

上官宝珠道：“那日，我就是在这里遇见武帮主和那蒙古武士的。”上官宝珠想起那日之事，自己在温泉旁边的清溪戏水，麻大哈在旁边给她守护，那时怎料得到会有后来的这场情变？上官宝珠不禁感慨万端。

过了温泉之后，狼牙峰上鲁长老那间石屋已然在望，山风吹来，蓬莱魔女嗅到一股清香，香气当真是清幽之极，沁人肺腑。蓬莱魔女深深吸了口气，赞道：“好香，好香！却不知这是什么奇花？”

上官宝珠道：“是鲁长老从天山绝顶移植到他园中的雪莲。”

蓬莱魔女吃了一惊，说道：“是天山雪莲？”蓬莱魔女见闻甚博，平生却没见过天山雪莲，不过，也知道天山雪莲是能解百毒的奇花。

上官宝珠道：“麻大哈学过丐帮的武功，算起来鲁长老还是他的长辈。实不相瞒，我当时是想偷这天山雪莲的，但麻大哈不敢惹他师叔，我才把这意念打消了。”

蓬莱魔女沉吟片刻，说道：“此事却是有点奇怪。”

上官宝珠道：“什么奇怪？”

蓬莱魔女道：“你不是说你的师叔已经上了山吗？你们灵山派的人擅于使毒，你知道这是天山雪莲，你的师叔当然也会知道，他为什么不来抢这雪莲？他们人多，鲁长老武功纵好，也是抵敌不住的。”

蓬莱魔女不知，猛鹫和太乙等人已经是来抢过雪莲的了。他们来抢雪莲那日，麻大哈和上官宝珠已经下山，所以上官宝珠也不知道鲁长老已经死在宇文化及之手。

到了鲁长老的故屋，蓬莱魔女谨遵武林礼节，站在门前，以传音入密的内功，通知求见。过了许久，不见有人回答，上官宝珠道：“鲁长老想必是下山去了。”蓬莱魔女是个江湖上的大行家，心里想道：“几个大魔头都在山上，鲁长老按理不应轻易离家，留下这珍贵的雪莲无人看守。”

蓬莱魔女料想事情定有蹊跷，说道：“咱们进去看看。”进了屋后面的花园，见有一座新坟，墓碑写的是“丐帮长老鲁阳戈之墓”八个大字，蓬莱魔女这才知道鲁长老已经死了。

蓬莱魔女说道：“看这情形，武士敦和檀羽冲是还未曾来到了。他们是比咱们早来两天的，却不知在路上又有了什么耽搁了？”

上官宝珠道：“武帮主来了，一定会到这儿的。咱们就在这里等他吧。”

蓬莱魔女纵目四看，只见园中残花败叶，野草丛生，一片荒凉景色。但园中有个池塘，池中尽是浮冰，有三朵雪白的莲花在浮冰中绽开，十分清丽，那淡淡的幽香，就是从冰湖中来的。

上官宝珠道：“这就是天山雪莲了，咱们来得合时，正好赶上雪莲开放，把它摘下来吧。”

蓬莱魔女道：“这虽是无主之物，但咱们也不宜擅取，还是等待武帮主来再摘吧。”

上官宝珠笑道：“姐姐有所不知，雪莲盛开之后，最宜立即采下。否则过了三天，它就会枯萎的。开时采下，功效最大。”

蓬莱魔女一看，池边有支竹钩，正好作采花之用，便道：“既然如此，

我就替武士敦把它先摘下来。”心里却不禁有点疑惑，因为池边有竹钩，还有淡淡的足印，这足印绝不会是几个月前留下来的。

看这情形，一定有人经常到这园中查看，看这雪莲开了没有的。所以采花的工具就放在池边，准备随时可以采摘。

蓬莱魔女刚刚采下了三朵雪莲，果然便听到外面雪地上有悉悉索索的声响，来人用的似是“踏雪无痕”的轻功，但其中一人火候未到，不免有雪片破裂，发出了轻微的声响。倘若不是蓬莱魔女这样的武学大行家，还当真听不出来。

蓬莱魔女把雪莲交给上官宝珠，在她耳边悄声说道：“你暂且躲一躲。”她是顾虑上官宝珠病体初愈，不宜与强敌交手。

只听得有个熟悉的苍老声音喝道：“谁在里面？”来人本领高强，也听出了园中有人了。

声还未了，只见两条人影已经飞过墙头，落在园中，是一个青袍老者和一个蒙古武士。

这青袍老者不是别人，正是蓬莱魔女的叔父柳元甲。那蒙古武士则是宇文化及。

原来鲁长老冰湖中的天山雪莲本来共有五朵的，上次他们来抢雪莲与魔鬼花之时，雪莲只有两朵已开，云紫烟摘了一朵，另一朵给太乙抢去。湖中还留下三朵只是蓓蕾初绽的雪莲。雪莲是必须在冰湖之中才能生长的，因此猛鹫、太乙、柳元甲、宇文化及等人每日轮流到这园中查看，只待雪莲一开，就要采下。今日正好轮到柳元甲与宇文化及前来，猛鹫上人与太乙则留守老巢保护公孙奇。

柳元甲看见蓬莱魔女站在园中，怔了一怔，随即哈哈笑道：“原来是你，我早料到你会到这儿来的了。咱们毕竟是一家人，你对我纵有敌意，我却不愿将你难为，这湖中的三朵雪莲是你采去的不是？你把雪莲交出来，我让你走。”

蓬莱魔女斥道：“你这老贼，谁和你是一家人？我爹爹手下留情，饶你一命，原望你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谁知你还是贼性不改，又要勾结妖人来作浪兴波，如今还想来抢雪莲。哼，我认得你，我手上的宝剑可不认得你！”

柳元甲笑道：“乖侄女，何必这样生气？好吧，你不肯走，咱们就叙叙叔侄之情吧。”

蓬莱魔女柳眉一竖，厉声说道：“你要怎样，并肩子上吧！”

柳元甲笑声未歇，陡地面色一沉，说道：“清瑶，你要教训叔父，只怕还不配吧。你如今己在我的掌握之中，还敢猖狂，那只是自讨苦吃了。好，我先给点厉害让你看看！”说罢随手一劈，把一块假山石劈下来，就像快刀切豆腐似的，当中剖开两半，整整齐齐，割切的石面十分光滑。

有上乘内功的人，用掌力劈开石头并不难，难的是石头毫不碎裂，连石屑也没有半点。内家真力之用得恰到好处，这是蓬莱魔女也做不到的。

蓬莱魔女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这老贼的功夫比起一年之前是高得多了。按说他已到了六旬开外的年纪，这样年纪的人，内功是很难增长的了。而他却进展如此之速，莫非他已练成了桑家的两大毒功？”要练桑家的两大毒功，必须练成桑家的内功心法。桑家的内功心法是桑见田当年穷一生心力，另辟蹊径所创的“正邪合一”的练功方法，极为霸道，最易见效。

蓬莱魔女虽是暗暗吃惊，却也不甘示弱，当下拔剑出鞘，一手执着拂尘，

一手拿着剑，便要上前与柳元甲动手。柳元甲哈哈笑道：“乖侄女当真要和为叔的动手么？”宇文化及蓦地抢上前去，截住蓬莱魔女。

宇文化及喝道：“你目无尊长，以下犯上，情理难容。柳老前辈不屑与你动手，让我来教训你吧！”蓬莱魔女冷笑道：“你这胡狗也配说什么情理？”宇文化及大怒，一掌就劈过去。

一掌发出，热风呼呼，就像从鼓风炉中喷出来似的。蓬莱魔女虽不畏惧，心中也是一凛，想道：“这厮掌力好生怪异，莫要着了他的道儿。”当下默运玄功，将拂尘一甩，喝道：“你这狗爪没用，亮出兵器来吧！”

宇文化及一掌击空，陡然间只觉掌心好像给利针刺了一下似的，原来是蓬莱魔女甩出的一很尘尾，刺着了他掌心的“劳宫穴”。经过蓬莱魔女的玄功运用，这一根细如牛毛的尘尾，不亚于一枚梅花针。

“劳宫穴”是人身大穴之一，倘被刺穿，内家气功就要给对方破掉。宇文化及练过铁掌的功夫，皮粗肉厚，幸而没给刺穿。但亦已不禁大吃一惊，慌忙缩掌，倒退三步。心里想道：“听说这妖女是中原的绿林盟主，果然名不虚传。”

宇文化及一握拳，一伸掌，发出一缕青烟，蓬莱魔女那根尘尾被他的手指一搓，化成了飞灰。蓬莱魔女也吃了一惊，心想：“这厮的纯阳罡气火候倒也不浅，不可小觑他了。”

宇文化及情知空手打不过蓬莱魔女，取出了日月双轮，喝道：“好，我就与你较量较量兵刃的功夫。”月轮护身，日轮反手推压。这一推一压，乃是他得意的杀手绝招之一，劲道凌厉之极。

蓬莱魔女喝道：“来得好！”唰的一剑刺出，其直如矢，看似平刺宇文化及胸口的“璇玑穴”，剑势却忽地中途一变，从宇文化及意想不到的方位突然刺到。宇文化及日轮已经推出，急切间只能用护身的月轮抵挡。他的变招也算得是机警快捷的了，可是由于他的气力大部份用在攻出去的那只日轮之上，急切间转换攻守之势，护身的月轮气力就嫌不足了。只听得“　”的一声，蓬莱魔女一剑插进他的月轮当中，一翻一绞，削断了两齿月牙。

宇文化及的日月轮本来是擅于克制刀剑的一种奇门兵器，不料锁不着蓬莱魔女的剑，反而给她伤了月轮，宇文化及又惊又怒，双轮并举，向蓬莱魔女猛攻。希望能够抢到攻势，就不能分心防守了。

殊不知他若然全力防守，还可以多支持一些时候，一展开了猛攻，却反而自促其败。蓬莱魔女的轻功远远在他之上，一柄剑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轻灵翔动，矫若游龙，宇文化及想用双轮砸折她的宝剑，哪里能够？根本连她的剑尖都未碰着。但觉剑光飘忽，剑花错落，四面八方都是蓬莱魔女的影子。

宇文化及给她转得头晕眼花，但见四面八方都是蓬莱魔女的影子，也不知哪个是真，哪个是幻，糊里糊涂的就猛扑过去。蓬莱魔女喝道：“来得好！”身形平地拔起，一招“鹰击长空”，使出了“天罡尘式”中的杀手，拂尘凌空拂下，宇文化及用力太猛，收势不住，左手的月轮给她的拂尘搭上，只是轻轻一带，宇文化及已是身不由己地向前倾侧，月轮脱手，飞上半空。

柳元甲见他形势不妙，叫道：“老弟歇歇，待我来教训这个丫头吧。”话犹未了，只听得宇文化及一声大吼，跌翻出数丈开外！原来蓬莱魔女这招“鹰击长空”，乃是招里藏招，式中套式，宇文化及的月轮一脱手，她的拂尘跟着就罩下来，一罩一提，宇文化及的一丛头发被她绞脱，痛不可当！本

来他是要用“鹞子翻身”的身法倒纵出去的，抵受不住，在半空中先自跌下来了。

蓬莱魔女飞身扑去，柳元甲迎头堵截，两人身法都快！眼看就要碰上，柳元甲喝道：“鬼丫头，你在叔叔面前还敢逞能。”大袖一挥，蓬莱魔女的拂尘反而给他拂得尘尾飘散。蓬莱魔女一剑刺过去，柳元甲中指一弹，“铮”的一声，又把蓬莱魔女的青钢剑弹开了，这两招解得妙到毫巅，蓬莱魔女连忙用个“风刮落花”的身法，一飘一闪，暂避他的攻势。

蓬莱魔女自从父女团圆，得她父亲传授上乘的内功心法之后，功力大为增进，和柳元甲已是相差不远。在桑家堡之战，她就曾经和柳元甲打成平手。不料如今相隔未到一年，柳元甲的功夫又再胜过了她，而且还不止胜过一筹！蓬莱魔女给他迫退，心头一凛，想道：“这老贼果然是已经得了桑家的内功心法。”

柳元甲得理不饶人，呼呼呼呼，向东南西北四方连续发出四掌，掌力从蓬莱魔女的四周向中央挤来，蓬莱魔女被他的掌力所困，想要逃跑亦已不能。

柳元甲冷冷说道：“鬼丫头，你是逃不过我的手掌心的了，天山雪莲拿出来吧。”右掌划了一个圆弧，作势向蓬莱魔女当头抓下。掌心红若涂脂，这是“化血刀”已练到了七成火候的征象。“化血刀”乃是桑家的两大毒功之一，公孙奇曾经花了几年工夫，尚未完全练成，如今柳元甲才不过八个月，便练到了七成火候，那是十分难能的了。

蓬莱魔女冷笑道：“你专会偷人武功，羞也不羞？可惜你虽檀于偷盗，也还未曾学得到家。”唰的一剑刺出，抖起三朵剑花。这一招名为“三星聚会”是惊神剑法中一招极为精妙的招数，可以同时刺对方三处穴道。柳元甲识得厉害，化抓为劈，横掌一扫，荡开蓬莱魔女的剑点，“哼”了一声，说道：“不错，我是未学得到家，但要对付你这鬼丫头已是绰绰有余！”

柳元甲催紧掌力，每发一掌，隐隐挟着风雷之声。当真是有若排山倒海之势，风雷挟击之威。蓬莱魔女沉着了气应付，兀是好像狂风巨浪中的一叶轻舟似的，颠簸不已。好在她的惊神剑法能伤奇经八脉，柳元甲也不能不有几分顾忌，故此还能勉强支持。

上官宝珠躲在假山后面，这座假山是用一块块的太湖石堆砌成的，柳元甲掌力所及，假山的石基都受到了激烈的震动，假山上的碎石泥土更是簌簌落散。上官宝珠心里暗暗吃惊，想道：“这样下去，只怕这座假山也会给他震塌。这老贼如此厉害，我出去也是无济于事，除非用毒药暗器伤他。可是我若使用毒药暗器，只怕柳姊姊也会受到误伤，“这却如何是好？”

形势越来越是危急，眼看蓬莱魔女就要支持不住，上官宝珠忽地心念一动，想起了自己怀中那三朵天山雪莲，心中一喜，暗暗说声“有了！”就在此时，只听得“轰”的一声，假山上的一块石头滚了下来，露出了上官宝珠的半头秀发。

且说宇文化及跌翻地上，伤得颇为不轻，挣扎了起来，盘膝坐在地上，正自运气调元，他所坐之处正是面向假山，不过数丈之遥，忽见假山上的石头滚下，假山后面，露出了上官宝珠半头秀发。宇文化及吃了一惊，喝道：“谁躲在那儿？”跳起来就要过去察看。

宇文化及话犹未了，上官宝珠喝道：“你这贼子还认得我么？”不待他过来，立即出手。

上官宝珠所发的乃是灵山派一种最阴毒的暗器，名为“毒雾金针烈焰

弹”，不但烟雾有毒，而且其中夹杂有许多细如牛毛的梅花针，也是淬过毒的。

宇文化及呼呼两记劈空掌发出，他的功力也确是不凡，受伤之后，居然还能凭着劈空掌力荡开烟雾。可是毕竟是受了伤的缘故，功力打了几分折扣，虽然荡开了烟雾，却不能够尽数扫荡那一把细如牛毛的梅花针，左胁，小腹、膝盖都已着了一枚。

上官宝珠冷笑道：“有本领你就再破解我的暗器吧，我可要告诉你，我的梅花针是有毒的，毒气攻上心房，你就要准备后事了！”

上次上官宝珠的“毒雾金针烈焰弹”曾被宇文化及所破，这次终于仍是用这门暗器伤了他，上官宝珠报了窥浴之仇，大为得意。

宇文化及喝道：“好狠的丫头，这笔帐我记下来了！”口中喝骂，脚板底则已是抹油逃走。只是他膝盖已着了一枚梅花毒针，刚跳起来，“咕咚”一声又跌下去。

柳元甲连忙跳出圈子，向上官宝珠遥发一掌。距离在数丈之外，但那股掌力已是足以阻止上官宝珠。上官宝珠在那股掌力的推压之下，不由得不倒退几步。

上官宝珠给柳元甲挡了一挡，宇文化及便有了逃跑的机会，只见他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以掌支地，闷哼一声，登时便像皮球般弹了起来，飞过围墙去了。上官宝珠想不到他在膝盖受伤之后，居然还能够利用掌心按地的弹力，施展轻功，眼睁睁地看着他飞出围墙，想发暗器都已来不及了。

三方面动作都是快如闪电，柳元甲转身发掌阻挡了上官宝珠；宇文化及腾身飞起越过围墙；蓬莱魔女在这同一时间之内，亦已是运剑如风，一招“玉女投梭”，剑尖指到了柳元甲背后的“风府穴”。

柳元甲一个“大弯腰，斜插柳”，身形前俯，反手挥袖拂了蓬莱魔女的剑点。说时迟，那时快，上官宝珠亦已到来，把手一扬，一条五色斑斓的彩带便似毒蛇昂首一般，啮到了柳元甲的面门。

柳元甲喝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他身形未稳，双掌还要对付蓬莱魔女，只凭吹出一口罡气，居然把上官宝珠这条“金蛇带”吹开。可是他张口吹气之时，忽觉一股辛辣的气味直冲口鼻，非常难受。不消片刻，连喉咙里面都感到火辣辣的作痛了。

原来上官宝珠这件奇门暗器，有个名堂，叫做“金蛇带”，是一条三尺多长，用金属制成的蛇形带子。带内镂空，分为三节，每一节都贮有一种毒粉，药力各有不同，可以按动机关喷出伤敌。柳元甲如今所着的药粉，乃是苗山特产的一种药物，名为“天辛子”所制炼成功的。这是药性最为辛辣的药物，平常人沾上了一点，皮肤就会立即起泡，不久便要溃烂。是以以柳元甲这样深厚的内功也感到辛辣难堪。他张口喝骂，药粉随之喷入了口腔，舌头和喉咙里的嫩肉乃是内功练不到的所在；当然是更感到苦楚了。

但这药粉也只是使柳元甲感到难受而已，尚未足将他制服，柳元甲反手一掌，又把上官宝珠推开了。上官宝珠按动机关，第二种药粉喷出，和刚才那种药粉的辛辣气味完全相反，这次喷出的药粉带着浓烈的异香，吸了进去，令人感到非常舒服，随即就昏昏思睡起来，原来这是一种功效特强的闷香。

柳元甲是个大行家，吸进了一点闷香已知不妙，立即闭了呼吸。他内功深厚，闭了呼吸也可以支持一些时候，但毕竟也是受了一点影响，一身上乘的武功已是不及原来那样的可以运用自如了。

蓬莱魔女也吸进了一点闷香，但她练的是正宗内功，所受的影响不如柳元甲之大，只要放慢呼吸就可支持。这么一来，登时变成了此消彼长的形势，柳元甲在她尘剑兼施的攻击之下，已是只有招架的份儿。

上官宝珠按动机关，“金蛇带”一扬，“蛇”头昂起，喷出第三种药粉。柳元甲在蓬莱魔女猛攻之下，已是无法闪避，挥袖成风，虽然吹开了十之八九，毕竟也还沾上了一些。这种药粉着体即发奇痒，“痒”比“痛”更难抵受，柳元甲双手只想抓痒，但给蓬莱魔女迫得极紧，却又腾不出手来，当真是难受之极！

不消片刻，柳元甲已是再也忍耐不住，百忙中腾出左手抓了一抓痒处。蓬莱魔女身手何等矫捷，乘隙即进，唰的一剑，指到了柳元甲的前心，柳元甲疾忙后退。蓬莱魔女闪电般的连环七剑，柳元甲就接连地退出了七步。他们本是在冰湖之旁剧斗的，柳元甲退到了第七步，已是退无可退，一脚踏空，跌下冰湖。

柳元甲也是当真了得，只见他身形一起，便似掠波巨鸟一般，脚点浮冰，竟然“飞”过了这个冰湖。而且他还随手一抓抓起了一块浮冰，向对岸一洒。碎裂的冰片就似冰雹一般向着蓬莱魔女和上官宝珠落下。

蓬莱魔女挥舞拂尘，冰雹纷落，化成了濛濛的雾气，蓬莱魔女只是衣袖微湿，并没给他打着。上官宝珠身上则着了几点冰雹，只觉奇寒彻骨，不由得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寒噤，不敢向前追去。转眼之间，柳元甲已是飞过冰湖，出了这个园子。

上官宝珠叫道：“好厉害！”蓬莱魔女拉着了她，说道：“你怎么了，没受伤么？”上官宝珠吸了口气，笑道：“倒没受伤，只是冷得难受。你呢？”要知天狼岭高耸入云，高山上本来就比平地冷了几倍，上官宝珠的内功不及蓬莱魔女，身上的“冷渊穴”又恰恰被冰雹打着，当然觉得难受了。还好在冰片的力道不大，打着了“冷渊穴”只是令她感到奇寒彻骨，未至于受伤。蓬莱魔女助她推血过宫，上宫宝珠自运真气，真气一转，下沉丹田，身体也就渐觉暖和了。

蓬莱魔女笑道：“我倒没有什么，只是胸口有点发闷。”上官宝珠歉然道：“你是吸进了我的闷香了。好在咱们有天山雪莲，你嗅一嗅花香，就会好的。”天山雪莲能解百毒，蓬莱魔女深深吸了一口花香，果然精神顿爽。

蓬莱魔女说道：“武帮主与檀大侠未见到来，这里可是不宜久留的了。”上官宝珠道：“不错，他们一定会去而复来的，要是他们把我的猛鹫师叔与神驼太乙都招了来，咱们就决计不是他们的对手了。可是就这样下山了么？”

上官宝珠是希望在这天狼岭上可以会见她的母亲的，就此回去，心实不甘。

蓬莱魔女说道：“咱们去找一位老前辈，找着了再来，并非就此回去。”蓬莱魔女想找的就是住在天狼岭脚石家村中的太乙前妻聂金铃。

聂氏母女住的是一间古老大屋，蓬莱魔女到了门前，只见大门紧闭，门上有个掌印，入木三分。门前的一对石狮掉转了头，一只狮子断了耳朵，一只狮子裂了鼻子，额角也都凿穿。把一对本来是威风凛凛的石狮弄得形状十分可笑。蓬莱魔女吃了一惊，说道：“看这情形，敢情是那老驼子已经来过了。”当下用“传音入密”的内功通名求见，半晌不见回答，蓬莱魔女与上官宝珠便即跳过墙头，迳自进去。

只见屋内的杂物凌乱不堪，似乎曾经过一场激烈的打斗。蓬莱魔女惊疑

不定，直奔后院，她是来过聂家的，知道聂老婆婆住的房间。房门虚掩，蓬莱魔女推门一看，哪里有半个人影，就在此际，蓬莱魔女忽地闻到一缕似香非香似臭非臭的气味，登时心头作闷，几欲作呕。

上官宝珠随后来到，嗅了一嗅，连忙拿出了天山雪莲，给了蓬莱魔女一嗅，蓬莱魔女对着雪莲深深吸了口气，烦闷之感，方才解除。

蓬莱魔女退出了聂金铃的卧房，问道：“这是什么闷香，如此厉害？”屋内无人，这闷香当然是早就已经留在屋内的了。蓬莱魔女虽然不知道它已经留了多少时候，但闷香的气味迄未消散，而且以她这样深厚的内力也抵受不了这股闷香，那药性的厉害也就可以想见了。

上宫宝珠道：“这不是寻常的闷香，这是魔鬼花所炼的迷香。”蓬莱魔女道：“魔鬼花？嗯，好怪的花名！”上官宝珠道：“鲁长老的花园里有两种奇花，一是天山雪莲，另一就是这魔鬼花了。那日给猛鹫师叔摘去了六朵，想来早已将这魔鬼花炼成了迷香了。魔鬼花本名阿修罗花，原产天竺，也是鲁长老费了许多心力才移植成功的。魔鬼花的香气能令人筋酥骨软，力久不解，是天下最厉害的迷香。只有天山雪莲才能解它。”

蓬莱魔女道：“原来如此。却不知聂氏母女是否已经遭了他们的毒手？”既然找不着她们母女，蓬莱魔女也就只好和上官宝珠出去了。

蓬莱魔女本来是想找聂金铃帮忙的，如今连聂金铃也遭了意外，反而要令蓬莱魔女为她担忧。蓬莱魔女心中闷闷不乐，出了聂家，想来想去，兀是想不出个好主意，不知是回天狼岭的好，还是留在石家村，待打听得聂氏母女的确实消息然后才走的好？

聂家的屋后是座高山，虽然不及天狼岭之高耸入云，也是甚为险峻。蓬莱魔女正自惘惘前行，忽听得一缕箫声，从山上随风飘来。萧声清冷，宛如游丝袅空，若断若续。蓬莱魔女听了又喜又惊！正是：

故人在何处？忽闻箫笛声。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一一一回　破镜难圆犹有恨　画图传讯费思量

这是武林天骄的箫声。蓬莱魔女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如今“得来全不费功夫”，焉能不喜？但听这箫声宛如游丝袅空，若断若续，分明是有中气不足的征象，蓬莱魔女又不能不暗暗吃惊了。要知武林天骄是个内功深厚的人，他吹出来的箫声绝无中气不足之理，除非他正在和强敌搏斗，那人的本领在他之上，他的真气大受消耗之后才会如此。武林天骄那支暖玉箫是件宝贝，从箫中吹出来的罡气可以克敌制胜，故而武林天骄对敌之时常以箫声助攻，这是蓬莱魔女知道的。但如果对方的本领比他高强，他制不了敌人的话，自己便有可能反受内伤。

蓬莱魔女是个武学大行家，一听便明其理。一惊之下，连忙施展“八步赶蝉”的绝顶轻功，飞奔上山。山上雪滑，上官宝珠的轻功虽也很是了得，但在大病初愈之后，却赶不上蓬莱魔女，转眼间她给远远甩在后面。

蓬莱魔女上了山头，面前是一个形如笔架的山峰，到了这山峰中间的一个凸出来的坳口，仰头上望，已经可以看见峰顶的情况。

只见和武林天骄交手的是一个老婆婆，这老婆婆使的是一根龙头拐仗。蓬莱魔女站立之处距离峰顶还有十数丈高，已是可以听得见沙飞石走的呼呼风响，搏斗的激烈可想而知。

峰顶上共有五个人，除了正在剧斗中的武林天骄和那老婆婆之外，还有三个人。站在武林天骄后面给他掠阵的是武士敦，在老婆婆那面的两个人，一个是身材高大的番僧。一个是自衣老者，这老者笼手袖中，意态悠闲地旁观，颇有几分儒雅之气。

看这情形，对方乃是胜算在操，故而并不倚仗人多，就让这老婆婆和武林天骄单打独斗。武士敦是天下第一大帮——丐帮的帮主身份，对方既非群殴，他也当然只能给武林天骄掠阵了。

蓬莱魔女发出一声长啸，加快脚步，飞跑上去。此时武士敦亦已发现了她，这一喜非同小可，连忙叫道：“柳盟主快来！”心里想道：“柳盟主来到，以三对三，纵然未能取胜，也不怕他们恃众凌寡了。”

那老婆婆横杖一扫，隐隐挟着风雷之声。武林天骄举箫一架，只听得一片铿锵，武林天骄斜跃三步，反手一指，正要施展“惊神指法”，用玉箫来代替判官笔点那老婆婆的穴道，那老婆婆却已是跳出圈子。

只听得那老婆婆阴阳怪气地说道：“来的原来就是名震中原的绿林盟主柳清瑶么？俺老婆子倒想会会这位女中豪杰！”在她说话之时，那袖手旁观的白袍老者已是填上她的空档，挥袖一拂，便拂开了武林天骄的玉箫，轻描淡写地化解了他那一招点穴绝招。

蓬莱魔女暗暗吃惊，心道：“哪里来的这几个武林高手，如此厉害！这老婆婆的功力已似比武林天骄稍胜一筹，那白衣老者的本领又还似在她之上，还有这未曾出手的番僧，看来也是一个劲敌。”要知武林中顶尖儿的高手寥寥可数，蓬莱魔女纵然不尽相识，亦知他们的家数来历。但这老婆婆和这白衣老者的武功她却是丝毫也看不出他们的门派渊源，心里自是不能不暗暗吃惊了。

上官宝珠此时尚未来到，蓬莱魔女心里自思：“那番僧只怕就是宝珠的师叔猛鹫上人了。这老婆婆莫非，莫非就是……”她想起一个人来，心中疑惑不定。

心念未已，这老婆婆已经到了她的面前，蓬莱魔女退后一步，老婆婆说道：“柳女侠有何吩咐，俺老婆子让你划出道儿好了。”意思即是蓬莱魔女想要如何比试，她都可以奉陪。

蓬莱魔女道：“老前辈肯赐教，晚辈理该奉陪。但晚辈尚未识荆，却是不敢冒昧。”蓬莱魔女的意思是即使要打，也不该糊里糊涂的就打起来。因此要请这老婆婆说个明白。

老婆婆哈哈笑道：“以武相会，何必留名？我的名字说给你听，你也不会知道。你若不愿与我见个真章，咱们‘点到即止’也行。俺老婆子只是想会一会后一辈的绿林盟主，并非是定要将你难为，你放心划出道儿来吧！”言语之间，傲气十足。

武林中人较技有两个方式，一个是必须分出胜败，死伤在所不论的，称为“见个真章”；倘若只是在招数上分出胜负，并不伤人的，或只是用文比来定强弱的称为“点到即止”。这老婆婆以为蓬莱魔女是心存畏惧，害怕受伤，故而如此说法。

其实这老婆婆也是有几分怯意，不想与蓬莱魔女“见个真章”。原来她和武林天骄斗了一场，甚是吃力。武林天骄的功力虽然稍逊于她，但武林天骄那变幻莫测的各种神妙武功却是非她所及。她一来是因为没有必胜武林天骄的把握，怕在猛鹫上人面前丢脸；二来她也是一向自负，以为在当今天下，她的武功纵然不能胜过所有的人，至少在女子之中已是无人能及她的了。因此当她知道柳清瑶是中原的绿林盟主之后，就存心要和她较量。由于这两个原因，她才舍了武林天骄，改斗蓬莱魔女的。不过，她也顾虑自己在斗了一场之后，未必就一定打得过蓬莱魔女，所以她也愿意只是“点到为止”。

这老婆婆是如此想,却不知蓬莱魔女并非是如她所想象的那样要自己“划出道儿”。蓬莱魔女微微一笑，说道：“文比武比倒无所谓，不过，我有一件东西，想请老前辈认一认。免得有甚误会，那就不好了。”

老婆婆怔了一怔，说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蓬莱魔女心想：“我且试她一试。”于是拿出青灵子给她的那半边镜子，在老婆婆面前晃了一晃，说道：“老前辈可认得这面镜子么？”

老婆婆变了面色，说道：“这面破镜子你是从哪里得来的？”蓬莱魔女道：“是青灵子前辈交给我的。”老婆婆道：“你为什么要拿给我看？”蓬莱魔女诧道：“这不是本来是你的东西吗？青灵子老前辈要我送还给你的呀！”老婆婆冷笑道：“胡说八道。青灵子早知道我已经死了，他会要你将东西送给死人么？”

蓬莱魔女吃了一惊，心道：“莫非这老婆婆是神经病？”心念未已，这老婆婆却又问道：“你究竟知道了多少事情？”蓬莱魔女寻思：“想必是他们夫妇之间的宿怨尚未消除。”当下说道：“我并不知道你们当初是因何分手的。不过一死百了，青灵子老前辈生前纵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你也应该原谅他了。他临终之时，对你倒是义重情深，极为牵挂的，请你看在你们女儿的份上，……”

话犹未了，那老婆婆忽地喝道：“住嘴，你以为我是什么人？你竟敢来侮辱我！”举起拐仗，突然就是一拐击下！

蓬莱魔女想不到她会突然动手，冷不及防，饶是闪避得快，亦已给她打着。只听得“　啷”一声，蓬莱魔女手上的那半面镜子给她打成粉碎！这老婆婆的武功已到了收发随心的境界，只打碎了镜子，却并未伤及蓬莱魔女。

蓬莱魔女不觉也自有气，一个倒纵跳出三丈之外，说道：“夫妻总有夫妻之情，你怎么可以如此寡情绝义！”

和武林天骄交手的那个白衣老者忽地发出一声怒吼，喝道：“美娘，你怎容得这妖女胡说八道？哼，哼！当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蓬莱魔女运剑格开那老婆婆的龙头拐杖，向那白衣老者斥道：“你是什么人，要你多管闲事？”

那白衣老者冷笑道：“我是她的丈夫！哼，我好端端的在这儿，你竟敢诅咒我死了！”

那白衣老者冲出来要打蓬莱魔女，武林天骄奋力遮拦，竟是遮拦不住。

武士敦道：“你们这种车轮战法不太公平。让我来会会这位高人。”武士敦内功深厚，金刚掌的威力无人可与比伦，他替下了武林天骄，“砰”的和那白衣老者对了一掌，白衣老者晃了一晃，不由得不倒退两步。白衣老者怒道：“好，我就与你见个真章！”左掌划了一道圆弧，右掌穿出劈斫武士敦的胸口要害，一掌用的是阳刚之劲，一掌用的是阴柔之劲，刚柔合济，这才把武士敦接连三记的大力金刚掌解了。

这白衣老者的内外功夫都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武士敦的金刚掌力虽然刚猛无伦，竟也难奈他何。不过白衣老者想要冲破他的掌力封锁，急切之间，亦是不能。

白衣老者虽然冲不过去，蓬莱魔女听了他的说话却已是大吃一惊，心里想道：“难道我当真是错把冯京作马凉了？这老婆婆并不是青灵师太？”

心念未已，这老婆婆的龙头拐仗又打了到来。本来她与蓬莱魔女只是存着争胜之心，双方都是无甚敌意的。如今在这白衣老者催逼之下，老婆婆已是下手毫不留情，好像把蓬莱魔女当成了强仇大敌一样。

幸而蓬莱魔女也有了准备，凌空一跃，龙头拐杖“呼”的一声从她脚底扫过。说时迟，那时快，老婆婆一击不中，又把拐杖向前一指，杖尾起处，已是“毒蛇寻穴”的招数，直指蓬莱魔女的脐眼。蓬莱魔女见她出手如此狠辣，不觉也是动了怒气，说道：“好，老前辈既然定要伸量我，来而不往非礼也，晚辈也只能舍命奉陪了！”一个倒翻，落在地上，老婆婆的拐杖掠面而过。蓬莱魔女不容她后招续发，立即剑随身进，还了一招“玉女投梭”，剑尖吐出碧莹莹的寒光，刺那老婆婆的“肩井穴”。“肩井穴”正当着琵琶骨锁肩之处，倘被刺穿，多好武功，也成残废。老婆婆招数已经使老，难以回杖护身，在这瞬息之间，只见她蓦然一抖，杖尾一翻，只是凭着那杖尾翘起的一点力道，就把蓬莱魔女的宝剑格开了。

这一招老婆婆险些给蓬莱魔女刺中，心里也是不禁吃了一惊，想道：“怪不得中原绿林豪杰，肯让这样的一个女娃儿做他们的盟主。”当下不敢轻敌，把内家真力都使了出来。抡起龙头拐杖，呼呼轰轰，沙飞石走，声势的猛烈，伊如排山倒海，风雷交击。平常的人，休说吃她一杖，只受杖风震荡只怕也要五脏俱伤。蓬莱魔女仗着绝顶轻功，上乘剑法，也是只能闪展腾挪地招架，无法反攻。杖风震荡之下，蓬莱魔女身如一叶轻舟，在波涛汹涌、巨流急湍之中，震得飘摇不定，起伏回旋。激战中，一片叮叮　　之声宛如繁弦急奏，蓬莱魔女的青钢剑和龙头拐杖碰上，那老婆婆用“颤杖”的手法，闪电之间，便和蓬莱魔女的青钢剑碰击了十七八下。蓬莱魔女玉臂酸麻，但她的剑也未曾脱手，银牙一咬，想道：“我若是只是闪让，倒教这老婆婆小视我了。”心念一动，剑招立变，把柔云剑法中的精妙剑招全都使了出来，左手又挥舞

拂尘助攻，只听得唰唰连声，蓬莱魔女浑身上下，登时便似闪起了千百道冷电精芒，迫得那老婆婆眼花缭乱。在蓬莱魔女全力抢攻之下，双方打成了平手。

双方正打到吃紧之际，上官宝珠方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赶了到来。

山上观战的那个番僧正是上官宝珠的师叔猛鹫上人。看见上官宝珠来到，猛鹫上人勃然大怒，喝道：“你这贱婢还有脸来见我么？我问你，你为什么勾结外人，反而把麻大哈伤了？哼哼，你纵然不念旧情，也该顾着同门之谊！你伤了他，是何道理？你说，你说！”

可是上官宝珠并没回答，她对猛鹫上人的呼喝好像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来她的全副心神都给那老婆婆吸住了。上官宝珠喘过口气，惊喜交集地叫道：“妈，快快住手！这位柳姐姐是我的救命恩人！”心里则在想道：“妈怎的和师叔同在一起？却与柳姐姐打起来了？”猛鹫上人与她的母亲一向不和，这是她素所深知的。不过她的母亲分属师姐，猛鹫上人在表面上还不能不恭敬几分。如今猛鹫上人竟敢当着她母亲的面，对她破口大骂，丝毫也不留情面，这倒是大大出乎上官宝珠意料之外！

上官宝珠不理会师叔，那老婆婆也不理会她。上官宝珠叫她住手，她可并没有住手，不过招数稍稍缓慢几分。她把拐杖横架蓬莱魔女的宝剑，这才侧目斜睨，向上官宝珠发话。蓬莱魔女非常留意注视她神情的变化，只觉她的拐杖微微颤抖，但脸上的神色却是如常。只是当上官宝珠叫出一个“妈”字的当儿，她似乎是愕了一愕。

那老婆婆侧目斜睨，迎上了上官宝珠投射过来的目光，缓缓说道：“小姑娘，你在叫谁呀？”上官宝珠大吃一惊，叫道：“妈，你——”突然好似发觉有什么不对，一个“你”字声音摇曳，想说的话已是接不下去。

那老婆婆淡淡说道：“你恐怕是认错人了吧？你的妈妈不在这儿！”

这时上官宝珠方才发现，这个老婆婆和她的母亲相貌十分相似，但却是另外一个人。她说话的口音和她的母亲更不一样，一听就听得出来。

上官宝珠张大了嘴巴，说不出话。那老婆婆却微微一笑，说道：“你这小姑娘倒是怪逗人欢喜的，这个柳盟主是你的救命恩人吗？好，就看在你的面上，我也不能与她过份为难了。”说罢收回了拐杖，看神气，她似乎是想过去和上官宝珠说话。

这时猛鹫上人已然赶到，冷笑道：“你这丫头胡乱认娘，却不认师叔，当真是可笑可恼！我非得按本门戒律惩治你不可！”声到人到，一抓向上官宝珠抓下。猛鹫上人的大擒拿手何等厉害，眼看上官宝珠难逃他的魔掌，那老婆婆忽地遮在她的身前，拐杖一横，拦住了猛鹫上人，说道：“我虽然不是她的母亲，但看在她叫我一声娘的份上，你也就给我一个面子吧！”猛鹫上人愕然缩掌，说道：“好，看在你的份上，我不伤她就是，但我总还是要把她抓回去的。”

那老婆婆淡淡说道：“哦，真对不住，我倒忘记了她是你的师侄了。好吧，你要怎么样处置就怎么样处置吧！”老婆婆这么一说，倒是弄得猛鹫上人惊疑不定，暗自想道：“难道这丫头当真是她的女儿？”此时那老婆婆已经收回拐仗，不再拦他。但猛鹫上人却因心里惊疑不定，面对着上官宝珠，不知是抓她的好还是不抓的好。

武林天骄歇息已过，一声长啸，便到了猛鹫上人面前，说道：“欺负一个女娃儿算得什么本领？你我胜负未分，咱们再较量较量！”猛鹫上人正自

下不了台，乘机便转移目标，怒声说道：“ 我本门之事与你何关？好，你既要多管闲事，那么咱们就见个真章！ ” 他这话有一半也是说给那老婆婆听的。

猛鹫上人身形一转，化抓为掌，本来是要抓向上官宝珠的一抓改向武林天骄打来。武林天骄横箫护胸，一掌拍出，这一掌轻飘飘的若不经意，劲力却大得出奇，恰似暗流汹涌，突然涌来。猛鹫上人那一招势道极为凌厉的“ 鹰爪功 ” 竟然给他荡开，饶是用了千斤坠的重身法仍是不免微微一晃。

原来武林天骄的功力虽然稍逊于白衣老者和这老婆婆，但与猛鹫上人却是不相上下。他所创的“ 落英掌法 ” 善能以柔克刚，他与猛鹫上人虽曾数度交手，但这落英掌法却还是第一次使用。猛鹫上人不懂得如何破解，登时给他反客为主，抢了攻势。

武林天骄荡开了猛鹫上人的一抓，喝道：“ 来而不往非礼也，还招！ ” 玉箫一挥，幻出千重碧影，一口气攻出了六六三十六招，遍袭猛鹫上人的三十六道大穴。猛鹫上人使出了浑身本领，好不容易才应付过去，已是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了。武林天骄招数的精妙，那是世罕其伦的。

那老婆婆看着猛鹫上人处在下风，仍然袖手旁观。上官宝珠喘过口气，说道：“ 老婆婆多谢你啦！ ” 她越看越觉得这老婆婆似她母亲，而这老婆婆对她的态度又极慈详，令她不禁的起了亲热之感。

那老婆婆凝视着上官宝珠，伸出手去给她拢了拢乱了的头发，上官宝珠也不知不觉地偎在她的身旁，两人的态度都很自然，看在旁人的眼里，当真便似两母女一般。蓬莱魔女暗暗奇道：“ 这老婆婆既然不是她是母亲，却为何对她如此亲热？ ”

那老婆婆微笑道：“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很像你的亲娘吗？ ” 上官宝珠道：“ 我叫上官宝珠，老婆婆，你和我的妈妈真是相像极了。要不是—— ” 老婆婆轻轻念了“ 宝珠 ” 二字，说道 :“ 要不是，怎么样？说下去呀！ ”

上官宝珠道：“ 要不是我早已知道我外公只有我妈一个女儿，我一定以为你和我妈是孪生姐妹了。 ” 那老婆婆似是怔了一怔，吁了口气，笑道 :“ 哦，原来你妈是并无兄弟姐妹的。你见过你的外公吗？ ” 看来她的神情倒似轻松了不少。上官宝珠道：“ 我外公早已死了，外公家里的事情，都是妈告诉我的。 ” 不解这个“ 陌生 ” 的老婆婆何以会问及她的外公。

上官宝珠茫然不解，蓬莱魔女也是深感疑惑。起初蓬莱魔女以为这个老婆婆是宝珠的母亲，上官宝珠来到之后，她始知不是。接着她又怀疑这老婆婆和青灵师太是姐妹，如今从上官宝珠口里说了出来，她的母亲乃是独生女儿，这个假定又给推翻了。“ 奇怪，天下怎的竟有这样相似的人？ ” 蓬莱魔女心想。

上官宝珠忽地抬头问道：“ 老婆婆，你有女儿吗？ ” 老婆婆望着她苦笑一声，说道：“ 我是个没儿没女的孤老太婆。不，现在我倒有一个了。你不是叫了我一声‘ 妈 ’ 吗？我就当你是我的女儿吧！ ”

上官军珠跳起来笑道：“ 好呀，那我就有两个妈了。难得两个妈妈又都是长得一模一样。好，我给你磕头。 ” 那老婆婆架着她不让她行礼，神情有点尴尬，说道：“ 我是和你说笑的，我哪有这个福气？ ” 突然间脸上又恢复了原来的那种漠然神态。

上官宝珠道 :“ 你住在什么地方，你不会这样快走吧？ ” 老婆婆道 :“ 你问这个做什么？ ” 上官宝珠道：“ 我妈来了，我可以和她一同找你。让她见一见相貌和她十分相似的人，她一定会又惊又喜的。 ” 老婆婆缓缓地摇了摇

头，说道：“ 不，不必了。我、我就要走了。 ”
　　她们说话之时，那白衣老者和武士敦已经斗了二三十招。白衣老者不时向她们这边注目，神情很似不安。高手比斗，哪容得稍有分神？只听得“ 砰 ”的一声，白衣老者给武士敦击中一掌，白衣老者晃了一晃，面色苍白，叫道：“ 美娘，你们的话说完没有？我可要走啦 !你若是想留下来，我单独走也行。”
　　武士敦虽然击中了这白衣老者一掌，但也给他的内力弹开两步，显然这个老者并没受伤，他面色那样难看，并非是因为受了一掌的缘故。
　　老婆婆如梦初觉，把上官宝珠推开，说道：“ 不错，咱们应该去找那老驼子啦！ ”猛鹫上人与武林天骄交手，此时正处下风，无心恋战，老婆婆与那白衣老者一走，他也跟着走了。三个人都是一等一的轻功，转眼间已是没入林中，不见踪影。上官宝珠怅然若失，好像做了一个离奇的梦。
　　蓬莱魔女道：“ 好了，宝珠，你过来和武帮主、檀大侠重新见过礼吧。 ”
　　武士敦很是诧异，问道：“ 你们两人怎么会在一起？那麻大哈呢？ ”上官宝珠杏脸晕红，说道：“ 我和他早已分手了。 ”蓬莱魔女笑道：“ 上官姑娘现在已经是自己人啦！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她和仲少符早已结为姊弟了。 ”当下将在蓟州碰到耿照和仲少符等人的事情告诉他们，上官宝珠也简单地报告了她与仲少符的遭遇。武、檀二人自那日在金京大闹校场之后，一直为着仲少符的失踪担着心事，如今听了上官宝珠的报告，方始放下心上的石头，两人都是大喜过望。
　　蓬莱魔女道：“ 我叫耿照与仲少符先往祁连山赴援，上官姑娘为了早日揭破她的身世之秘，跟我到天狼岭来。她的母亲青灵师太据说也是要到天狼岭来的。我们已经到过天狼岭了，并没有发现青灵师太。不料在这里却碰上了这个和她母亲相貌十分相似的老婆婆。 ”
　　上官宝珠说道：“ 可惜那老婆婆走得太快，柳姐姐，那—— ”说至此处，声音顿止，眼光注视一个所在，忽地“ 咦 ”的一声叫了起来，“ 那半面镜子怎么都跌碎了？ ”直到此时，她方始发现草丛里的镜子破片。
　　蓬莱魔女道：“ 不是跌碎的，是给那老婆婆打碎的。我保护不力，有负你爹爹之托，镜子交不到你母亲手上，真是对不住你们母女了。 ”
　　上官宝珠大为惊诧，说道：“ 这怪不得你，我都以为她是我的母亲呢。你把镜子给她看，这是应该的，我就是奇怪，她为什么要打碎这半边镜子？当时她的神气如何？ ”
　　蓬莱魔女道：“ 起初也似有点惊诧，随后就怒气冲冲地一拐杖打过来了。”上官宝珠惊疑不定，说道：“ 这老婆婆真怪！她对我也是一会儿冷冷淡淡，一会儿又亲亲热热，真不知她到底是什么心思？最奇怪的是这镜子既然不是她的东西，她为什么又要将它打碎？ ”蓬莱魔女沉吟半晌，说道：“ 我看这件事情只怕要等你的母亲来了，才能给咱们解惑了。 ”上官宝珠百思不得其解，缓缓地把那些破片拾了起来，用手巾包好，说道：“ 恐怕也只能如此了。说不定我妈会知道她来历。 ”这老婆婆虽然说是不认得她的母亲，但从这许多迹象看来，上官宝珠与蓬莱魔女都有点疑心，疑心她们两人应该相识。
　　谈完了上官宝珠的事情，蓬莱魔女这才有空问武士敦道：“ 听说你们早已出了大都，怎的这个时候才到？你们又是怎样碰上这老婆婆的？ ”
　　武士敦道：“ 就是因为碰上这几个人，要不然我们在三天之前，已经到了天狼岭了。 ”蓬莱魔女道：“ 你和他们在三天之前已经碰上了的吗？ ”武林天骄笑道：“ 不错，就在此地打了三天三夜呢！倘不是你今天来到，恐怕

还要再打下去。”

蓬莱魔女道：“敢情你们是要来石家村探访聂老前辈的，是么？”

武士敦道：“不错。一个多月之前，我们曾到天狼岭搜查公孙奇这厮的下落，碰上了宇文化及和猛鹫上人这几个魔头，我的师叔鲁长老就是死在他们之手的。这些事情，想必你已经知道了？”

蓬莱魔女道：“宝珠妹妹与我说过你们与宇文化及遭遇之事。至于你师叔那儿，我前天刚去过，在他的坟前也曾上过香了。”

武林大骄接着说道：“对方人多势盛，鲁长老死后，我们已是难以在天狼岭立足，更谈不到去对付公孙奇了。当时我就想起聂老前辈住处不远，可以请她相助。”蓬莱魔女道：“那么你们已经是来过一次的了，可见着了聂老前辈没有？”

武林天骄道：“不料聂老前辈避而不见，不过在我们出村的时候，她的女儿石嫂子（即柳元甲之妻石瑛，因为她不愿别人将她的姓名与柳元甲相连，她的年纪比武林天骄也大不了多少，不愿以长辈自居。故此武林天骄习惯了称她为‘石嫂子’。）却托了一个牧童捎了封信给我，说是她的母亲不见外人，除非是请得你来，她或者会见。信中又透露出她们有为难之事，只有你能相助。我们就是因此才用飞鸽传书请你来的。”

武士敦接下去说道：“三天前我们路经此地，因为时候还早，遂再度入村，探访聂老前辈。事隔一月，希望她能改变心意，接见我们。即使不能，知道一点消息也是好的。”

“哪知我们刚刚到了前面的山坳，还未曾看见她的那间屋子，就碰上了猛鹫上人、那老婆婆和那白衣老者了。没有办法，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我们两个人和他们三个人轮流比武，一连打了三天三夜。幸而他们遵守单打独斗的规矩，打了三天三夜，还只能算是打了个平手。不过，他们多了一个人轮换，当然也是稍占便宜的。若不是你今日到来，久战下去，我们定然难免一败。”

蓬莱魔女道：“我明白了，他们是要阻止你们到聂家的。看来就正是你与他们相遇那天，他们另外有人，掳了聂氏母女。”

武士敦吃了一惊，说道：“什么，聂老前辈那样高强的武功，也给人俘虏了么？”武林天骄则问：“你怎么知道，你到过她家了？”

蓬莱女道：“不错。”当下将在聂家所见，一一的告诉了他们二人。

武林天骄道：“哦，原来他们已经用魔鬼花制成迷香，怪不得聂老前辈也受了他们的暗算了。”

武士敦也道：“是了，怪不得前天你和猛鹫上人作对手之时，我隐隐听得山下似有金铁交鸣之声，还传来了一声飘忽不定、似有如无的长啸，要凝神细听，才能听见。那是传音入密的上乘内功。”武林天骄道：“是么？我那时正在全神应战，却是毫不知道。”武士敦道：“现在想来，那一定是他们的人正在绑架聂氏母女了”她们着了魔鬼花的迷香，所以只是交手片刻，便遭所算。那声啸声，则是他们发出的讯号，报告同伴已经得手了。在那啸声传来之时，那老婆婆和白衣老者都是神色紧张、全副戒备的神气。”武林天骄道：“你这一说，我也明白了。他们截住了咱们，在这里和咱们作车轮战，为的正是要阻止咱们前往赴援，以便他们的另一批人绑架聂氏母女。”蓬莱魔女道：“绑架聂氏母女的人，不问可知，一定是太乙与柳元甲这两个老贼。哼，他们的计划倒是周密阴毒得很哪！”

上官宝珠神色黯然，半晌说道：“这么说来，那老婆婆也是和他们一伙的了。唉，她怎的会和那些魔头混在一起的？”不知怎的，上官宝珠对那老婆婆已是发生了感情，把她当作了自己的一个亲人似的，因此虽然明知那老婆婆和猛鹫上人乃是一伙，但听得蓬莱魔女说了出来，心里仍是不禁十分难过。

蓬莱魔女道：“你不要难过，事情总会查得个水落石出的。你的母亲不是就要到天狼岭来的么？刚才那老婆婆临走之时，说是要去找老驼子，这老驼子定是神驼太乙无疑。这亦是说，那老婆婆和那几个魔头都是要回天狼岭去的。”上官宝珠道：“柳姐姐，你的意思是咱们也立即赶回天狼岭去？”蓬莱魔女道：“不错。到了天狼岭，说不定你们可以母女相会。我们也可以搜查公孙奇和那几个魔头的踪迹。事不宜迟，否则只怕他们得手之后，就会离开天狼岭的。”

上官宝珠道：“可是天狼岭山高林密，绵延百里，我和麻大哈曾在天狼岭寻找太乙的住址，找了半个月兀是毫无线索。”蓬莱魔女道：“成功与否虽属渺茫，但咱们总要尽力而为。”

于是一行四众便即下山，一路上众人都是默不作声，觉得事情棘手。

非但是找不找得到那几个魔头事属渺茫，即使已经打听出他们的住址，只怕也是难操胜算，对方有太乙、柳元甲和宇文化及三个高手，如今又加上了白衣老者和那老婆婆，公孙奇的武功是否恢复也未知道，即使未曾恢复，论实力也是不及对方。

正在走出石家村口之时，忽见一个牧童横吹短笛，骑牛而来，正是武、檀二人上次碰见的那个替石瑛捎信的牧童。

武林天骄道：“小哥，你好，你还记得我吗？上次咱们在这里相遇，如今又在这里相遇。真正巧极了！”

那牧童放下了笛子，嘻嘻一笑，说道：“我是特地在这里等你们的。”武林天骄怔了一怔，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们今日会来？”

那牧童笑道：“你的箫吹得真好听，我听见你的箫声了。可是你们在山上和人打架，我不敢上去看。今日许久听不见箫声，料想你们这一架已经打完，所以我就先到这里等你。”他们相遇之处，乃是出村必经之路。

武林天骄道：“哦，原来如此。但你在这里等我作甚，难道又是石姑姑有信托你来吗？”

武林天骄本来是当作玩笑说的，不料那牧童却一本正经地说道：“不错，正是石姑姑有信给你！”

武林天骄惊喜交集，说道：“真的？”那牧童已是把信掏了出来，满不高兴地道：“谁还骗你不成。这村子里石姑姑对我最好，要不是为了她，我还不会在这里等你呢。”武林天骄连忙把信接了过来，信封上并没有写字，武林天骄一面拆信，一面说道：“小哥，多谢你了。不是我不信你，我想不到你的石姑姑还会有信给我的。”说至此处，武林天骄忽地“咦”的一声叫了起来，原来他拆开信封一看，里面只是一张图画，一个字都没有。

画面有五棵松树，松树后面是一大片荆棘，这样的构图在山水画中是从所未见的，毫无美感可言。而且笔迹凌乱，墨迹浓淡不一。看得出是匆匆画就，草草涂鸦，蓬莱魔女与武士敦看了，也都是不解其中之意。

武士敦连忙问道：“你的石姑姑在什么地方？”那牧童耸了耸肩，说道：“她早已不在家了，我怎知道她在什么地方？”武士敦道：“那么她这封信

是怎样交给你的？”那牧童道：“是昨天一个小叫化交给我的。”

武士敦大力诧异，问道：“这小叫化是谁？”那牧童道：“我又没有问他名字，怎会知道？他昨天到村里来，说是要找我看牛的钟小三，他见着了我，匆匆的就把信给我，只说了一句：‘你的石姑姑要你把这封信交给上次来过的那两个外乡人。’只说了这么一句，他就走了。”

武士敦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谢过了那个牧童，一行四众，仍然按照原来的计划，重上天狼岭。

路上众人议论纷纷，都是深感诧异，按说聂氏母女若然已给捉去，石瑛这幅画又怎能传出来？在那几个大魔头监视之下，那小叫化又有什么神通可以给她带出这幅画呢？小叫化是什么人？这幅画又是什么意思？这种种问题，大家都是百思莫解。

上官宝珠忽道：“檀大侠，请你把这幅画给我再看一看。”

上官宝珠把这幅画仔细地看了又看，忽地说道：“嗯，我明白了！”蓬莱魔女大喜，连忙问道：“你看懂了这幅画了？”上官宝珠道：“画中之意，我依然未解，不过她所画的这个地方，我却是到过的，我想起来了。”武林天骄吁了口气，说道：“只是知道这个地方，就有线索可寻了，这是什么地方？”上官宝珠道：“这是在天狼岭北峰的一处所在。我还曾经在其中的一棵松树之下乘过凉的。”原来上官宝珠与麻大哈曾在天狼岭有半月之久，寻觅太乙的行踪，许多偏僻的所在，他们都曾到过，包括画中所画之处。不过也正因为他们到过的地方太多，所以上官宝珠一时想不起来。

第二天，他们回到了天狼岭，迳上北峰。一路都没有碰到什么意外的事情，既没有遇上太乙那一伙，也没有见着上官宝珠的母亲。他们走到了那幅画中的处所，已经是三更的时分。

这晚月色很好，众人凝神细察，眼前的景物与画中一模一样，五棵松树平排并列，枝柯交结，后面是一大片荆棘，藤蔓纠缠。那一大片荆棘是在一座如剑如戟的峭壁下面，峭壁上只有苍苔，滑不留手，看来只怕连猿猴也难爬上。

凝神细察之后，四人都是大感疑惑。石瑛送出这幅图画，当然是希望他们按图觅址，到此地来找寻她了。可是此地既无房屋，亦没发现岩洞，她在何处藏身，若说她并非藏在此地，却又何故将他们引来这样一个荆棘丛生的荒凉所在？

到底是蓬莱魔女心思较细，她用剑鞘拨开荆棘，终于发现了一个淡淡的足印，这足印只有四寸来长，显然是女子的小脚。而石瑛正是缠过足的小脚。

蓬莱魔女道：“荆棘之中定有秘密，咱们再仔细瞧瞧。”众人披荆斩棘，至了尽头之处，又是大为失望。尽头处是一面峭壁，连裂缝都没有一个。

武士敦并不灰心，随手摇撼那些凸出来的岩石，忽然发现有一块石头有松动的迹象，武士敦道：“这块石头不是连着石壁的，看来似是有人移来的。檀兄，你帮忙我推一推。”武、檀二人合力一推，那块大石头骨碌碌地滚过一边，果然露出了一个洞口！

众人大喜过望，说道：“聂氏母女一定是被囚禁在这洞中的了！”可是大喜过后，大家随即也就想到，聂氏母女若果是在洞中，那几个魔头当然也是在这里面，洞中说不定还有什么机关埋伏，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之下，能够将她们救出来吗？蓬莱魔女道：“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处所，不论事情如何艰险，好歹也是要进去看一看的了。”武士敦笑道：“这个当然，难道咱们

还能空手而回不成？”正是：

画图隐秘谁人识？异境天开洞府寻。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一一二回　异境天开窥隐秘　奇情莫解斗魔头

洞口打开，月光照了进去，洞中景物，已是隐约可辨。众人一踏进去，登时就像进入了神话的世界！全世界的珊瑚、翡翠、琥珀、玉石似乎一下子“堆”到了眼前，说是“堆”，这只是霎时的印象，仔细看时，可就要惊诧于这天开异境，神工鬼斧、匠心独运的安排了。——那是石钟乳构成的各种奇景！那些千奇百怪的钟乳石，如珊瑚，如翡翠、如琥珀、如玉石，如玛璃，如明珠，虽然不是真的，却比真的似乎还美，给神工鬼斧“雕塑”得如狮，如虎，如美女，如夜叉，如高僧扶杖说法，如仙女翠带迎风……种种景物，奇丽无俦！在月色朦胧之下，更显得神秘幽美！

这刹那间，众人都是惊喜交集，上官宝珠更是忍耐不住，张口赞叹，几乎叫出声来。蓬莱魔女连忙将她的嘴掩住，在她耳边悄声说道：“禁声！别忘记了洞中可能藏有敌人！咱们虽然避免不了要和他们动手，却不宜过早打草惊蛇！”

这神秘的岩洞幽深广阔，只是洞口的那个广场，就像一座宫殿一般，摸不着边，望不尽头。月光只能照进数丈之地，再进去就是黑黝黝的伸手不见五指了。上官宝珠悄声说道：“里面还不知有多少奇妙的景物，我真想擦燃火石瞧瞧！”蓬莱魔女笑道：“待咱们赶走了盘踞洞中的魔头，这个洞天福地就是咱们的了。那时你若欢喜，我可以陪你在这洞中住上一个月！”

武士敦拔出宝刀，宝刀发出的闪光照得见眼前尺许之地，众人小心翼翼地探索前行，行了约有一里多路，仍是未曾发现有任何的建筑物，也未发现人影。武林天骄道：“这洞也不知有多大多深？奇怪，那几个魔头若是藏在洞中，为何不见有人巡逻？”蓬莱魔女道：“想必是他们决计料想不到咱们会发觉这个洞的。这几个魔头都是一等一的武功，又由巨石封了洞门，自不怕有人偷进了。”蓬莱魔女猜得不错，但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原来那几个魔头，此际正是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情。

再走了一里多路，面前出现两条岔道，原来乃是洞中有洞，东西各自一边。蓬莱魔女道：“我和宝珠走东面，你们两人走西面。若是发现敌人，以啸声呼应。”力量分散，若遇强敌，自是不利，但好在是在岩洞之中，岩洞虽大，估量也不过是方圆数里，彼此照应，不过片刻也就可以到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武士敦与檀羽冲这一路暂且不表。且说蓬莱魔女与上官宝珠进了东面的“洞中之洞”，走了没有多久，就听到了有人说话的声音！果然是聂金铃在和神驼太乙说话！蓬莱魔女又惊又喜，悄悄地拉了上官宝珠一把，便即施展绝顶轻功，加快脚步进去！

洞中的钟乳石时不时有水珠滴下，发出“滴嗒”的声响，里面的太乙等人，绝对想不到会有外人进来，加上这些“滴嗒”的声响，又等于是给蓬莱魔女和上官宝珠作了掩护，纵有些微的声息也给掩盖过了。

陡然间眼前一亮。蓬莱魔女抬眼看时，只见前面有个石头搭盖的小房子，房中透出灯光。里面的人也可以看得见了，一边坐的是太乙和柳元甲，一边坐的是聂金铃这老婆婆和她的女儿石瑛。蓬莱魔女心里想道：“这两对已经变成了仇敌的夫妻，想不到竟会在这秘密岩洞里‘团圆’，不知他们可有什么话说，倒不妨先听一听。”

石屋前面是一块巨大的屏风似的石壁，浅红色的石壁上出现一组乳白色的“浮雕”，中间仿佛有仙子一人，坐在汉白玉砌成的宝座上，冰纨雾鬓，

长裙曳地，翠带迎风！当真是美到了极点，那神情、那体态，只怕是丹青妙笔，也画不出来！但此时，她们二人已是无心欣赏，这块屏风似的石壁正好作了她们的屏障，可以让她们藏在后面，偷听屋中的谈话。

只听得太乙低声下气他说道：“咱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好坏也做过一场夫妻，如今到了暮年，还有什么仇怨不可解的？”

聂金铃冷笑道：“你要与我做夫妻，莫说今生，来生也不要想！”

太乙苦笑道：“想不到你竟是这样恨我。难道你还在念着、念着那人？可惜他已经做了和尚，变作了明明大师啦！”

聂金铃斥道：“胡说八道！我是、我是在恨你，你也不想想你这许多年来做了多少坏事！”

太乙道：“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答应你从今之后改邪归正就是。往者已逝，来者可追，咱们还可以好好地过下半辈子。”

聂金铃不觉又是怒从心起，“哼”了一声道：“你用这样的手段将我缚来，还要我和你过下半辈子？”

太乙赔笑道：“你不要生气，我若不是如此，怎能请得你来？你又怎肯听我说话？只要你答应与我和好如初，我就给你解药。”

聂金铃道：“我不答应！”太乙料不到她一口回绝，答得如此爽脆，倒是不觉一怔，急切间不知如何续下说辞。

柳元甲站了起来，走到石瑛面前，轻轻抚她头发，石瑛把手一推，斥道：“走开！”可是她中了魔鬼花的毒，毒性未解，有气没力，哪里推得动柳元甲分毫。

柳元甲柔声说道：“瑛妹，你纵使怪我，也应该看在咱们的孩子小南份上好吗？听说你已经把他送到光明寺去了，是么？”

石瑛听他提起孩子，不觉心里一酸，说道：“你可以放心，小南跟他大伯，比在我的身边要好得多。”

柳元甲听她口气有点松动，心里一喜，却装作很是为难的神气说道：“你不知道，我的大哥对我有点误会，我的侄女更是把我当作敌人。”

石瑛道：“那都是你的不好。”柳元甲道：“谁是谁非，一时间也难说得很。我现在只是想和你说小南的事情。”

石瑛冷笑道：“怎么，你怕你的哥哥害了小南么？”

柳元甲道：“我的大哥是正直人，这决不至于。”石瑛道：“你知道就好，那你还有什么顾虑？”柳元甲道：“但我哥哥对我误解太深，小南在他身边长大，日后是只知道有大伯，不会知道有父亲了。”

石瑛眉毛一扬，说道：“那你想怎样？”

柳元甲道：“把小南接回来，咱们一家子团圆可不是好？”

石瑛道：“那你就别作梦了。老实说我根本就不想让小南知道你还活在人间？”

柳元甲苦笑道：“小瑛，你真的这样狠得下心？你不可以原谅我么？一家人何必弄得骨肉分散！”

石瑛心肠比母亲软，给柳元甲这么一说，不觉眼睛有点红润。太乙说道：“是呀，瑛儿，骨肉之亲总是骨肉之亲。我纵然有愧为父之责，咱们总有父女之情。你就帮忙劝劝你的妈吧。父女、夫妻、母子阖家团圆，这是天大的喜事，全在你们的一念之间了。”

聂金铃忽道：“太乙，你给我说老实话，你把我们母女绑架来，恐怕不

单是为了家人团圆吧？”

太乙道：“你以为我是想要怎样？”聂金铃道：“恐怕还是为了你自己打算吧？废话少说，你从实道来！”

太乙笑道：“你我几十年夫妻，我是瞒不过你。我的仇人很多，我现在虽然练成了桑家的毒功，只怕也是应付不了。但你我若是夫妻和好，咱们一家人同心合力，就可以天下无敌了！”

聂金铃道：“你是要对付明明大师？你以为我会帮你？”

太乙道：“我知道他曾经是你喜欢过的人，我怎会要你对付他？”

聂金铃道：“我不怕你含血喷人，你是怎样想法那也只是你的事，我决不帮你。”

太乙道：“不，不。我与明明大师的宿怨早已化解了。”

聂金铃道：“那么你心目中的大敌是谁？是柳元宗么？因为他的女儿蓬莱魔女要杀你们翁婿，到了紧要的关头，柳元宗是会帮他女儿的。”

太乙道：“说老实话，我对柳元宗的确是有点忌惮。不过，他不来犯我，我也不会惹他。但若你我联手，咱们就不用忌惮任何人了。”

聂金铃淡淡说道：“恐怕还不能算是老实的话吧？你想要无敌于天下，为的何来？”

太乙打了个哈哈，说道：“我都对你实说了吧，这也是为了你的好处。你知道我已受了金主之聘，当上国师，树大招风，若然压服不了群雄，如何坐得稳这个位子？你我和好，一来可以阖家团圆，二来可以天下无敌，有什么不好？你们母女受苦了半辈子，下半世也应该享福享福了！”

聂金铃冷笑道：“多谢，这个福我不想享。不过，依我看来，你也只是痴心妄想。什么功名富贵，转眼间就将云散烟消！”

太乙道：“你我毕竟是数十年夫妻，你不帮我也还罢了，怎么诅咒起我来？”

聂金铃冷笑道：“你以为这是诅咒么？你不出三个月必将走火入魔，哈哈，你还想天下无敌？”

太乙大吃一惊，叫道：“你、你胡说八道！我好端端的怎会走火入魔？”

聂金铃淡淡说道：“可笑你们梦想天下无敌，却连自身的走火入魔的征兆也未能察觉！不但是你，你的宝贝女婿也将在三个月内走火入魔！不信你们试运真气，玄关穴是不是有点隐隐作痛？你们彼此相对仔细瞧瞧，眉心是不是有一抹淡淡的黑气！”

太乙与柳元甲相对而视，彼此又试运真气，果然是如聂金铃之所言。翁婿都是大大吃惊，做声不得。聂金铃道：“我着了你的魔鬼花之毒，武功虽失，但观察你们几时将要走火入魔的这点道行我还是有的。但愿我说得不准，否则你们必将遭受无穷无尽的痛苦，方能惨死！哼，我劝你们还是早些打点后事，别要费尽心思去算计人家了！”

太乙与柳元甲面面相觑，忽地不约而同地叫出来道：“不好，咱们是受了公孙奇这厮的暗算了！”

聂金铃道：“谁叫你们挖空心思去骗取他的两大毒功？你算计他，他也算计你，彼此同归于尽，嘿，嘿！这正是谁也怪不了谁！”

就在此时，忽听得一声裂人心肺的呼号，像是受伤野兽的狂嗥，不似人类的声音！蓬莱魔女躲在石屏风后面偷听，也不觉为之悚然心悸！公孙奇的声音完全变了，不过蓬莱魔女也还可以听得出是他的吼声。

太乙面上现出又是得意又是愤怒的神色，说道：“公孙奇这小子如此狠毒，他活该多受点罪，好，咱们找他算帐去！”

太乙与柳元甲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走得匆忙，忘记把灯火熄灭，但却随手在外面将房门反锁了。本来聂金铃母女已是武功消失，在这岩洞中插翼难飞，关不关门，都是一样。但太乙因为是去对付公孙奇，不愿意给她们看见，也不愿意听她们在旁边冷言冷语，所以还是把她们关在斗室之内，不让她们出来。

这间石屋有三间房子，太乙翁婿住在当中，聂氏母女与公孙奇各住一边厢房。太乙翁婿走出她们母女的房间，转一个身就走进公孙奇的房子，此时公孙奇的嗥叫还在断断续续之中。

他们虽然只是转了个身，却给了蓬莱魔女一个绝好的机会。就在这转眼之间，蓬莱魔女一跃而出，悄无声地到了聂氏母文那间囚房的窗下。这个窗口是作通气用的，不到一尺高，只有五寸阔，是在石墙上凿开的一个洞口，武功多好也决不能从这个窗口进去。不过蓬莱魔女把脸贴在窗口，聂氏母女却是可以瞧见她了，蓬莱魔女也并不是想进去这间囚房的。

石瑛瞧见蓬莱魔女，大吃一惊。蓬莱魔女摇动手指，示意叫她们噤声。随即把两朵天山雪莲从窗口抛了进去。此时恰巧公孙奇的嗥叫之声又起，蓬莱魔女贴在窗口，把声音凝成一线，送进里面，说道：“这是天山雪莲，可解魔鬼花之毒。”她用的是“传音入密”的内功，在公孙奇嗥叫的声音掩盖之下，太乙与柳元甲都是丝毫未觉。聂金铃拾起了天山雪莲，点了点头，表示她已经懂得了蓬莱魔女的意思，跟着把雪莲的瓣一片片剥下，送入口中。蓬莱魔女放下了心，便即贴着墙角悄悄移动，转到了公孙奇那间房间的后窗。

偷偷一望，只见公孙奇发似飞蓬，面如黄蜡，憔悴得不似人形。嗥叫声已经低沉下去，但那是力竭声嘶的表现。从那扭曲变形的脸部神态看来，显然他正遭受着更大的痛苦。蓬莱魔女虽然对他痛恨，见他如此形状，也不禁有点恻然。

公孙奇呻吟道：“柳、柳老前辈，快、快快救我！”柳元甲发出嘿嘿的冷笑，动也不动。公孙奇叫道：“你、你不肯救我，那就杀了我吧！”柳元甲笑道：“杀你？没那么便宜！”

再过一会，公孙奇已是痛苦不能呻吟，额上的汗珠似黄豆般大小，一颗颗滴下来。

太乙这才说道：“贤婿！看来已是够他受了，别让他死去。”柳元甲道：“好，我就对你再施恩一次。”以逆行经脉之法替公孙奇推血过宫，大约过了一盏茶的时刻，公孙奇长长地吁了口气，平静下来。

柳元甲皮笑肉不笑地说道：“怎么样？今天好了点吧？”当然他是明知故问，故意气公孙奇的。

公孙奇愤然说道：“不知小可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两位前辈，请柳先生明言。”柳元甲暗暗冷笑，心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公孙奇道：“小可若是没有得罪前辈之处，何以你们将我戏耍？”柳元甲道：“公孙兄何故竟出此言。”

公孙奇听言辨色，心中已知不妙。强作镇定，说道：“小可有一事未明，两位老前辈说过，可以给我消除走火入魔之难的，现在医治了将近一年，何以我每次发作都是比上一次更为厉害？”

柳元甲冷冷说道：“你要知道其中缘故？”公孙奇道：“正是要向两位

前辈请教。”
太乙按捺不住，冷笑说道：“好呀，你要向我们请教，我也正是一事未明，要向你请教！”
公孙奇横了心，说道：“好，那咱们就打开天窗明说了吧，你要知道什么？”
太乙大声说道：“你所传授的那两大毒功的内功心法，是真？
是假？”
公孙奇道：“你们两位说是给我治病，这又是真是假？”
太乙大怒道：“这么说，你是存心报复的了？”
公孙奇道：“不错。我早知道你们存心不良，要想骗取我的两大毒功，所以我也不能不使一点手段，保护自己！”
太乙气得七窍生烟，盛怒之下，一抓就向公孙奇抓去，喝道：“好小子，你竟敢害我，我毙了你！”
柳元甲连忙把太乙拉开，说道：“岳父大人息怒，公孙奇虽然是对咱们不住，但这事也还可以好好商量。”
公孙奇捧腹大笑，说道：“你杀了我，使我免受走火入魔之苦，我正是求之不得。你们将来要死得比我更惨，我是无须请人报仇的了。”
太乙气得说不出话来，柳元甲却哈哈笑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公孙兄，真有你的。现在咱们是不打不成相识，倒是可以推心置腹地好好谈谈了。”柳元甲是一头老狐狸，比太乙阴沉得多。太乙得他一言点醒，立即把手缩回。
公孙奇占了上风，作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说道：“好吧，你们要谈什么？”
柳元甲淡淡说道：“你也别要得意。我们不杀你，但可以使你越来越为痛苦，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要知道，你遭受了走火入魔之灾。本来早就应该死了的，是我费尽心力，才让你活到现在。因此，我也可以凭我的医术，延长你的死期，叫你受尽折磨，死在我们的后头！怎么样，你是愿意大家一同受苦而死呢，还是愿意大家都得免除灾难而生？”公孙奇听得毛骨悚然，但仍是强自镇定地冷笑道：“废话少说，把你的条件提出来！”
柳元甲道：“咱们公平交易，你把桑家的内功心法一字不瞒的写给我们，三个月之后，我们一定替你医好走火入魔的半身不遂之症。”太、柳二人懂得逆行经脉之法，这是太乙的师兄青灵子穷毕生心力，钻研所得，专为消除练那两大毒功所引起的后患的。所以只要他们得了真正的桑家内功心法，就可以化解走火入魔之难。他们本身都有一身上乘的内功，而走火入魔的征象不过刚刚显露，“病向浅中医”，有三个月的时间已经是足够的了。
公孙奇冷笑道：“你这主意倒是打得不错。不过，却谈不上是什么公平交易吧？”
柳元甲道：“我以为公平得很，为什么你说不是公平？”
公孙奇道：“我把桑家的真正内功心法写给你们，三个月之后，你们是无须顾虑再有走火入魔之难了，那时你们不替我医，我岂不是还要忍受走火入魔的折磨？”
太乙怒道：“说来说去，你只是不相信我们。”公孙奇嘿嘿冷笑，说道：“我受了一次教训，还不够么？”
柳元甲道：“好，那么，你以为怎样才算公平？”

公孙奇道：“ 你们先医好我的病，我才可以把真正的桑家内功心法告诉你。 ”

其实公孙奇对桑家的内功心法也未曾学得完全，因此即使他尽其所知告诉太、柳二人，而太、柳二人也真的尽心替他医治的话，他们三人所受的深浅不同的走火入魔之难，还是不能完全消除的，只不过可以苟延时日罢了。

这其中的关键，太、柳二人固然不知，公孙奇也不知道。可笑他们还在尔虞我诈，各有所恃似地要挟对方，同时又怕为对方所算。

太乙冷笑道：“ 我们又怎能相信得过你？必须我们走火入魔的病象消除之后，证明你交出来的内功心法是真的了，我们才能给你医治。 ”

双方争吵，彼此都是不肯相让，正争吵间，忽听得“ 乒 ”的一声响，太乙回头一看，只见聂金铃、石瑛两母女走了出来。原来她们吃了天山雪莲。功力已经恢复，于是立即破门而出。

太乙大吃一惊，跳出来叫道：“ 金铃，你们怎么走出来了？ ”

聂金铃淡淡说道：“ 我不耐烦听你们争吵，我要与瑛儿回家了。 ”

太乙喝道：“ 哪能走得这样容易？给我回去！ ”一抓抓去，聂金铃举起拐杖一扫，喝道：“ 滚开！ ”太乙的手指一触杖头，登时如同触电一般，忙不迭地缩手。聂金铃的内力震得他虎口隐隐发麻！

太乙方才知道妻子的功力已是完全恢复，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当下一声长啸，紧接着又是一掌。这一次却轮到聂金铃的拐杖给他的掌力荡开了。

原来他们夫妻俩的功力本是相差不远的，在太乙练桑家的两大毒功之前，聂金铃胜他少许。如今在太乙练了这两大毒功之后，情形恰倒转过来，是太乙胜她少许了。桑家的毒功是天下最霸道的功夫，练之不得其法便会走火入魔，但在走火入魔未发作之前，功力却是会突飞猛进的。幸而太乙只不过练了几个月，走火入魔的迹象也不过刚刚显露，要不然金铃更非其敌。

太乙定下了心，笑道：“ 金铃，你的功力虽然恢复，也还是跑不了的。夫妻团圆有什么不好？回去吧！ ”说话之间，已是接连攻了三招，两记劈空掌，中间夹了一记玄阴指。玄阴指是他的绝技，在他全力施为之下，冷风如箭地向聂金铃射来，聂金铃也不禁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战。

柳元甲把公孙奇反锁在石室之中，也跳了出来追捕石瑛。石瑛刚刚走出门外，险些给他抓住。聂金铃大怒，一个移形换位，躲开了太乙的攻击，冲过去喝道：“ 你敢伤我的女儿！ ”迎头便是一拐。柳元甲笑道：“ 岳母大人何必生气？我也只不过是想夫妻团圆罢了。 ”随手一拨，用了一个“ 引 ”字诀，竟然轻描淡写地就化解了聂金铃这一猛招，将她的拐杖拨过了一边。原来柳元甲因有正宗内功作为基础，所以在练了桑家的两大毒功之后，功力的增进比太乙更速，更是胜过了聂金铃了。

太乙哈哈笑道：“ 不错，夫妻吵嘴，事属寻常，就是打上一架，那也不算什么。元甲，你去劝你妻子吧，但对岳母大人嘛，却是不可无礼！ ”柳元甲道：“ 是。小婿不敢！ ”他们翁婿俩年龄相若，这么油嘴滑舌的一说，令人听了，只觉恶心。聂金铃骂道：“ 不要脸！ ”柳元甲已是越过了她的前头，又堵住了石瑛的去路了。太乙也拦住了聂金铃，迫她交手。

石瑛的本领差得更远，不过几招，便给柳元甲迫得手忙脚乱。柳元甲笑道：“ 娘子，有话好说，何必就要跑呢？是谁给你解药的，你可以告诉我么？ ”

话犹未了，蓬莱魔女一跃而出，应声说道：“ 是我！ ”柳元甲做梦也想不到蓬莱魔女竟会找到这个秘密的所在，吃了一惊，不由得他不放松了石瑛，

倒退两步。蓬莱魔女道：“ 二婶，你歇歇。 ” 唰唰唰连环三剑，向柳元甲疾刺。柳元甲凝神应付，见招解招，见式解式，把蓬莱魔女的招数尽数化解，定下了心笑道：“ 你只认二婶就不认我这个二叔么？乖侄女，你不是我的对手的，快快向我赔罪，我还可以恕你。 ” 蓬莱魔女斥道：“ 我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脸的老贼，看剑！ ”

蓬莱魔女“ 唰 ” 的一剑刺出，立即倒纵开去，闪避对方的反击，同时扬起左手，喝道：“ 看暗器！ ” 柳元甲哈哈笑道：“ 你还有些什么伎俩，尽管使出来吧！。他看出蓬莱魔女虚捏掌心，料她只不过是虚声恫吓。

柳元甲如影随形地正在扑去，忽听得“ 嗤 ” 的一声，上官宝珠从石屏风后跳了出来，喝道：“ 暗器来了！ ” 柳元甲猝不及防，几乎给她的暗器打着。

柳元甲是正在张开口说话的，暗器虽然避开，却吸进了一股辛辣的气味。原来上官宝珠情知柳元甲内功深厚，寻常的暗器打着了他，亦是无济于事。她所发出的是一枚内里中空藏着毒粉的暗器，毒粉虽给柳元甲的掌风扫荡，却也难免吸进了少许。蓬莱魔女的口中则是含了一瓣雪莲的，不怕毒粉。

柳元甲大怒道：“ 又是你这个鬼丫头！老夫岂惧你的暗器。 ” 声到人到，一掌荡开蓬莱魔女的剑尖，一掌就向上官宝珠抓下。

上官宝珠险些给他抓着，幸亏蓬莱魔女解救及时，左一招“ 玉女投梭 ”，右一招“ 乌云罩顶 ”，尘剑兼施，全是攻向柳元甲的要害，柳元甲只好放松了上官宝珠，先解蓬莱魔女的杀手。

上官宝珠的本领虽不及蓬莱魔女，但亦是不弱。柳元甲要运功解毒，在她们联手夹攻之下，就只能勉强打个平手了。

蓬莱魔女这边稍占上风，聂金铃那边却是险象环生，她功力初复，抵敌不了太乙的玄阴指。

石瑛歇息之过，加入战团。太乙喝道：“ 你这丫头只知有母不知有父么？你敢向你生身之父动手！ ” 聂金铃笑道：“ 你早已抛弃了我们母女，她不是你的女儿！ ” 石瑛极是难堪，“ 哇 ” 的一声哭了出来。

蓬莱魔女身形一掠，闪电般向太乙攻了一招，减轻了聂金铃所受的压力。柳元甲则向石瑛抓去，笑道：“ 娘子，一家人何必斫杀不休，只要你我和好，你的父女之情也可顾全了。 ” 石瑛一口闷气无处发泄，咬紧牙龈，便与上官宝珠双战柳元甲。她不愿与太乙动手，但对柳元甲则已是恨如刺骨，无所顾忌了。

两边形成了混战之局，蓬莱魔女居中策应，忽攻太乙，忽攻柳元甲，这样一来，双方才恰恰打成了平手。

蓬莱魔女正要发出啸声，把武士敦和檀羽冲叫来，却不料她心念方动，先听到了武士敦从远处传来的啸声！

武士敦和檀羽冲那边也遇上了强敌，蓬莱魔女不由得暗暗叫苦，想道：“ 我这里还可以打成平手，他们那边却不知怎么样了？ ” 蓬莱魔女无法抽身，只好继续恶斗。

数十招过后，聂金铃仍是精神抖擞，毫无疲态。太乙反而有了难以为继之感。激战中，聂金铃一拐横扫过去，太乙的劈空掌力竟然荡它不开。“ 卜 ” 的一声，太乙的掌缘劈着了龙头拐杖，聂金铃身形一晃，跄跄踉踉地倒退了三步，但太乙的虎口亦是给震得隐隐发麻。原来以目前的功力而论，虽是太乙较高，但他的功力是在练了那桑家的两大毒功之后，才大大增进的，新增的功力究竟是不及聂金铃原有的功力精纯。故此打到后来，此消彼长，就逐

渐拉平了。

聂金铃冷笑道：“你的真力耗得越多，走火入魔就将来得越早。休怪我没有预先警告你！”太乙笑道：“多谢老伴儿的关心。但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若是当真如你所言，我也没有办法可想。唯有请你留下来作伴，以便照顾我了。”太乙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貌作轻松，其实心中已有了几分怯意。

柳元甲一面运功解毒，一面挥掌力战，那股辛辣的气味在口腔里兀是未能消除，喉咙里好像有一团火似的，渐渐连丹田之中也好似有一股热气升起了，刺激得他好不难受。柳元甲心想：“不知还有什么人进了这个岩洞，难道猛鹫上人和牟岛主夫妇竟也是碰上了强敌，自顾不暇么？否则他们应该听得见这里的厮杀之声，何以他们如今尚未来到？”

心念未已，忽听得“笃，笃”的拐杖点地之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已经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举起拐杖指着上官宝珠说道：“怎么你这女娃儿又来了，你的胆子可真是不小啊！”原来这个老婆婆不是别人，正是她们前几天所碰见的那个相貌和上官宝珠的母亲十分相似的老婆婆。

这个老婆婆一出现，两方面的人心里都不禁紧张起来。蓬莱魔女是暗暗吃惊，想道：“这老婆婆虽然对上官宝珠似乎很是不错，但却也毕竟是和他们一伙的，若然她与这两个老贼联手，我们只怕是难以应付了。”蓬莱魔女见过这老婆婆的本领，知道她的功夫还在聂金铃之上。

柳元甲则是喜出望外，叫道：“牟夫人，你来得正好，这个地方，决不能让她们逃了出去！”

上官宝珠却是惊喜交集，也在叫道：“老婆婆，我正想找你，我还没有请教你的姓名呢！”这老婆婆的相貌太像她的母亲，因此上官宝珠一见了她，自然而然的心里就起了一种亲热的感觉。

与高手搏斗，哪能容得分心？上官宝珠一个疏神，柳元甲立即欺身而进，使出了大擒拿手法，一抓就向她的琵琶骨抓了下去。

眼看上官宝珠已是躲避不了，就在这危险已极的刹那，忽听得“嗤”的一声响，一颗小石子对准了柳元甲的掌心打来！

柳无甲深知这老婆婆的功力只有在他之上，决不在他之下。掌心的“劳宫穴”乃是人身三十六道大穴之一，若是给她这颗石子打着，只怕不死也得重伤。柳元甲大吃一惊，忙不迭的缩手回身，叫道：“牟夫人，你——”

那老婆婆冷冷说道：“柳先生，你是江南的武林盟主，何必和一个女娃子过不去呢？老婆子不笑话你，你也是有失自己的身份呀！”说到最后一句，拐杖点地的“笃，笃”之声，已是去是远了。

柳元甲满面通红，“呼”的一掌迫退蓬莱魔女，回身便走。他一走，太乙也跟着走了。

上官宝珠逃过了琵琶骨被抓裂之灾，思之犹有余悸，喘过口气，说道：“我真不明白，这老婆婆为什么对我这样好呢？”

蓬莱魔女也是惊疑不定。不过，她已是无心和上官宝珠推究这内里的因由了。太、柳二人一走，她立即跑进那间屋子。聂金铃叫道：“咦，你还要去救公孙奇这贼子么？”

蓬莱魔女给她一问，不觉一片茫然。是呀，她将怎么样处置公孙奇呢？公孙奇如今已是半死不活，再也不能作恶的了。杀他，已是无须，救他，也只是令他苟延残喘而已。

但公孙奇毕竟是她恩师的独子，无论如何，她总是要看一看他的。

蓬莱魔女茫然的推开了那扇房门，一看之下，不觉又是一惊。屋子里空荡荡的连鬼影也没有一个，公孙奇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蓬莱魔女呆了一呆，心里想道：“莫非这里有地道。”心念未已，忽觉地基震动，聂金铃在外面大叫道：“快，快出来！”

蓬莱魔女无暇思索，一跃而出，刚刚跑出外面，只听得轰隆一声，囚禁公孙奇那间房子已经倒塌！在黑漆的岩洞之中，屋子又已倒塌，下面纵有地道，那也是找不出来的了。

聂金铃道：“看来那两个老贼是尚未死心，他们还要利用公孙奇。好，就让他们彼此勾心斗角。同归于尽吧！咱们省了气力，不很好么？”

蓬莱魔女叹了口气，说道：“是。咱们过那一边的岩洞看看吧。武帮主刚才发啸示警，恐怕他们在那边也是遇上了强敌了。”

正好走到东西两面的洞口交界之处，蓬莱魔女听得有呼吸的气息，黑暗中不知是友是敌，喝问：“是谁？”对方也在同时喝道：“是谁？”双方出声之后，同时大笑。蓬莱魔女喜出望外，原来正是武士敦与武林天骄，从那洞中之洞，刚刚钻出来。

原来他们在那个洞中碰上了猛鹫上人与宇文化及。

武林天骄道：“本来还有那白衣老者与那老婆婆的，幸亏他们只是袖手旁观。后来在你们那边隐隐传来了厮杀之声，那老婆婆先走，跟着白衣老者也走。猛鹫上人和宇文化及不是我们的对手，过了百招之后，就给我们打败了。”我们地形不熟，在这黑暗的岩洞之中，当然也是不敢去追。

武士敦道：“我听不见你的啸声回应，想必你们也是碰上了强敌了？”

蓬莱魔女道：“不错。我们碰上的是柳元甲与神驼太乙。”

武士敦道：“这两个老贼在此，那么，公孙奇也应该是在这洞中的了？你们可曾发现了他？”

蓬莱魔女叹口气道：“他现在已是个半死不活的废人，用不着咱们杀他了。”当下将她们刚才的遭遇与发现公孙奇的情形告诉了武、檀二人。

武林天骄道：“既然如此，咱们留在这个洞中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了。”武士敦也道：“情况已经探明，咱们的目的也达到了大半了。未了之事，留待出去再说吧。”

他们这次来搜索这个岩洞，有三个目的。一是救聂氏母女；二是探查公孙奇的究竟；三是若有可能的话，就乘机除掉太乙与柳元甲这几个魔头。如今聂氏母女已经脱险，公孙奇的结果亦已可以料想得到，用不着再去动手杀他，剩下来的就只是对付那几个魔头的问题了。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已知的强敌已有四人：太乙、柳元甲、猛鹫上人与宇文化及。未曾知道清楚的还有那白衣老者和那老婆婆。这两个人行迳古怪，有时和他们交手，有时袖手旁观，还有两次那老婆婆为了救护上官宝珠，还不惜与自己人冲突。不过这对夫妻总是和那几个魔头一伙，虽然摸不清他们的底细，也应该是属于敌人那一边的。

一来是敌众我寡，二来是地形不熟，在这个岩洞之中，敌人是在“明处”，他们是在“暗处”。敌情不明，危机四伏，当然是以先出洞为宜。

岩洞里的地形十分复杂，他们又已知道了有六个强敌在这洞中，处处须得提防敌人暗袭，故此出洞之时，心情实是比入洞之时更为紧张。

幸亏一路没有遇到“伏击”，好不容易凭着记忆，摸索到了人口之处，

不料洞口的那块大石头本来他们移开了的现在又已给人堵上。黑漆漆的透不进一点光。

蓬莱魔女打燃火石，正要上前察看，陡地一股劲风扑来，火光复灭。蓬莱魔女出剑如电，唰的一剑刺去，不料仍是刺了个空。不过在那火光明灭的刹那间，她已经看见了那个人了。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那白衣老者。

武士敦一掌劈去，白衣老者小臂一弯，反掌切他脉门，黑暗之中，认穴竟是不差毫厘。武士敦一个“回身拗步”，掌势斜飞，解招还招，把那白衣老者迫退一步。但武士敦那么刚猛的掌力，也是不过一招，便给那白衣老者轻描淡写地化解开了。

蓬莱魔女叫道：“且慢动手！我们与老前辈素无仇冤，不知老前辈何故要与我们为难？”

白衣老者冷冷说道：“我不是与你们为难。这女娃儿留下，我就让你们出去！”黑暗中看不见他是向谁说话，但大家都知道他要留下的那个“女娃儿”是上官宝珠。

上官宝珠吃了一惊，说道：“为什么要我单独留下？我要和他们一同出去。”

白衣老者道：“你不想留下也得留下，否则你们都出不去！”

武林天骄冷笑道：“好，我倒要看你有什么本事留我？”玉箫一挥，一招之间，遍袭那白衣老者的七道大穴，黑暗之中，也是认穴不差毫厘，而且一招袭七穴，点穴的手法比那老者更为精妙。白衣老者仗着精纯的内功荡开他的玉箫，但七处穴道避开了六处，还有一处穴道给他点着。白衣老者有“沾衣十八跌”的上乘内功，玉箫点在他的身上，立即滑过一边，对他毫无伤害。

蓬莱魔女道：“好，老前辈既然定要与我们为难。请恕我不能讲江湖规矩了！”一手挥尘，一手运剑，左一招“珠帘倒卷”，右一招“玉女投梭”，尘剑兼施，便与武林天骄夹攻白衣老者。

武士敦正要去搬那封闭洞口的大石，忽见幢幢黑影，陆续奔来，太乙、柳元甲、猛鹫上人、宇文化及和那拿着龙头拐杖的老婆婆全都来了。

白衣老者叫道：“美娘，我知道你舍不得这女娃儿，我要成全你的心愿，把她留下来陪你。你满意了吧？”听起来倒是商量的口吻，但声音冰冷，可以想象得到他的内心实是很不高兴。

老婆婆道：“这也得问问她的意思。宝珠，你愿意留在这里吗？”

上官宝珠道：“我也是舍不得你老人家，不过我得先问过我妈，要是妈答应了，我再来陪你。”

老婆婆道：“你只伴我几天，我就送你出去。”

上官宝珠道：“我妈就要来了，待她来了，我与她一同来见你，岂不更好？”

老婆婆叹了口气，说道：“你出去吧，我也不想见你的母亲了。”正是：

旧梦尘封休再启，此心如水只悠然。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一一三回　破镜难圆情怅怅　零脂湿泪恨茫茫

白衣老者冷冷说道：“美娘，放人与否，这似乎应该问问这里主人的意思，咱们实是不宜擅自作主。你忘记了，猛鹫上人还是这女娃儿的师叔呢！”

猛鹫上人道：“我没有留难这丫头的意思，她虽是对我这个师叔不敬，但我看在师姐与牟夫人的份上，也未尝不可放她出去。不过她必须向我赔罪。”

柳元甲接着说道：“这丫头我们可以放她出去，但其他的人，我们必须留下。牟夫人，你不知道，这几个人都是处心积虑和我们作对的，若果放他们出去，对我们实是后患无穷，对你们也没好处。”

上官宝珠冷笑道：“我自问没有做错事，要我赔罪，万万不能。我也不单独出去，要出去我和他们一同出去。”

猛鹫上人道：“那就没有办法了，只有把你们全都留下！牟先生，贤伉丽是袖手旁观还是愿意拔刀相助，我们不敢勉强，悉随尊意！”

白衣老者哈哈一笑，说道：“主人有事，客人岂有袖手旁观之理？美娘，你说是吗？”

老婆婆似乎很是害怕她的丈夫，无可奈何地说道：“但我可不能容许你们伤害了这个女娃儿！”

猛鹫上人笑道：“我是她的师叔，我又岂能伤了我本门的师侄？你放心，我们只是把她擒下，决不损她毫发就是。不过，对其他的人，我们可就不能客气了！”

武林天骄大怒道：“好，我且看看你这秃驴有甚本领将我强留！”

猛鹫上人一抓荡开武林天骄的玉箫，武林天骄左掌划了一道圆弧，看似毫不着力地轻飘飘打出，猛鹫上人横掌一挡，突然间只觉对方的掌力便似暗流汹涌般的卷来。说时迟，那时快，武林天骄右手的玉箫又点到了他的胸前。猛鹫上人吞胸吸腹，使出了炉火纯青的大擒拿手法，好不容易才化解了他箫中夹掌的两招。原来武林天骄新创的落英掌法擅能以柔克刚，幸亏猛鹫上人和他交过几次手，对他的这套掌法已是略有所知，否则更难应付。

白衣老者扑来，武士敦和他交上了手。他们两人的武功乃是各有千秋，武士敦的金刚掌力天下无双，但白衣老者的内外功夫都已登峰造极，奇招妙着层出不穷，武士敦那么刚猛已极的掌力，也只能和他打个平手。

柳元甲冷笑道：“清瑶，你还是不肯向为叔的低头吗？难道你当真要迫我伤你？”蓬莱魔女唰的一剑刺去，喝道：“你卖国求荣，为虎作怅，你早已不是我的叔父了。我宁可死在你手，决不向你求饶！”柳元甲道：“好，那是你自作自受。”挥袖拂开蓬莱魔女的剑招，两人随即激斗起来。蓬莱魔女处在下风，但在百招之内，也还可以勉强应付。

宇文化及笑道：“上官姑娘，你不喜欢麻大哈，可喜欢我？”

上官宝珠大怒斥道：“骚鞑子狗嘴里不长象牙，看剑！”她曾受宇文化及偷窥出浴之辱，如今又给他言语调戏，怒不可遏，唰的一剑刺去，一出手便是青灵师太所传的杀手绝招。

宇文化及笑道：“好姑娘，何必如此动气？我和你的师门长辈现在已经是自己人，咱们也总该可以交个朋友吧？”当下将日月双轮推出，轻描淡写地便化解了上官宝珠的杀手剑招。

宇文化及的武功远在上官宝珠之上，但因那老婆婆有言在先，不许别人

伤害了上官宝珠，宇文化及有所顾忌，只能想法擒她，不敢使用杀手。上官宝珠身法轻灵，武功虽然不及对方，也很不弱，故此宇文化及要想在急切之间擒她亦是不能。

那老婆婆听了宇文化及的轻薄言语，心里也是很不舒服，不过她也看得出宇文化及不敢伤害上官宝珠，心中之气稍稍减了一些。宇文化及顾忌她，她也顾忌那白衣老者，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她只盼上官宝珠不受伤害，即使是被宇文化及所擒，她也是顾不得的了。

老婆婆迫于处境，难以袖手旁观，她知道蓬莱魔女与武林天骄等人是上官宝珠的朋友，她不愿和上官宝珠的朋友相斗，便找上了聂金铃作为对手。

老婆婆把拐杖一举，勉强笑道：“咱们都是年纪差不多的老太婆，大家又都是用的拐杖，你我比划比划如何？”聂金铃“哼”了一声，说道：“我是硬骨头，要打就打，何必多言？”言语中意带双关，暗讽那老婆婆惧怕丈夫。老婆婆皱面泛红，心里也动了火气，便与聂金铃交起手来。

双杖一交，双方都是不由得心头一震，知道遇上了劲敌。老婆婆用了个“回风扫柳”的连环招数，连击三杖，把聂金铃迫得连退三步，聂金铃还了一招“双龙出海”，龙头拐杖一抖，杖尾点她的两处大穴，老婆婆不敢进迫，在她反攻之下，也退了两步。

聂金铃是退三步进两步，比较之下，在那见面一招中还是稍微吃了点亏。原来她们二人的本领本是旗鼓相当的，但因聂金铃功力初复，又经过了一场恶战，是以比不上那老婆婆了。

石瑛看见母亲打不过这老婆婆，拔剑上前助战，母女俩联手对敌，这才反客为主，占得上风，不过那老婆婆功力深湛，聂金铃母女要想胜她，亦是不易。

太乙哈哈笑道：“金铃，到了如今，你还要逞能吗？哈哈，你们哪一个都休想出去了！”言毕便也加入了战团。

太乙中指一弹，发出了玄阴指力，冷风如箭，袭向聂金铃胸口的“玉虚穴”，聂金铃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战，险些给那老婆婆的拐杖扫着。

蓬莱魔女一个“移形换位”，以轻灵矫捷的身法脱出柳元甲掌力的范围，先解聂金铃之困。那老婆婆不愿与她作对，拐杖轻移，侧身一闪。蓬莱魔女“唰”的一剑，向太乙刺去，太乙挥袖一剑，解开她的剑招。柳元甲过来，再斗蓬莱魔女。太乙一个转身，又向武士敦施展杀手。武士敦以威猛无伦的金刚掌力，化解了他玄阴指的偷袭。

说时迟，那时快，太乙再一转身，又向武林天骄袭击。武林天骄从暖玉箫中吹出一口纯阳罡气，中和了他的玄阴寒气。猛鹫上人乘机进攻，“呼”的一抓，饶是武林天骄闪避得快，衣襟亦已被撕下了一幅。

武士敦与蓬莱魔女拼命冲击过来与武林天骄会合。双方于是变成了混战的局面。两边人数倒是相等，都是六人。但聂金铃母女要联战那老婆婆，武士敦与武林天骄则仅可以和那白衣老者及猛鹫上人打成平手，蓬莱魔女对付柳元甲还要处在下风。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敌方等于是多出一个高手太乙。太乙策应四方，时而袭击聂金铃，时而袭击蓬莱魔女，武士敦与武林天骄虽然不怕太乙的“玄阴指”，也不能不分神应付。还幸那老婆婆只是采取敷衍的态度作战，要不然蓬莱魔女这方早已一败涂地。

双方强弱虽谈不上“悬殊”二字，亦是颇有距离。斗了一炷香时刻，蓬莱魔女这方的形势越来越险，虽还勉强可以维持，但大家都已知道，久战下

去，终须一败。

猛鹫上人哈哈笑道：“你们竟然是至死不服吗？我劝你们还是束手受擒好些！”柳元甲也道：“清瑶，我劝你还是认了我这个叔父吧。你是我的侄女，我总不能伤你性命！”

那老婆婆叹了口气，跟着也说道：“宝珠，不要再打了。有我在此，我担保他们不会为难你的。”

那老婆婆以上官宝珠的保护人自居，上官宝珠心里很是感激，说道：“多谢你的好心，但我决不能舍弃朋友，独自求生，我宁可和他们死在一起。”

猛鹫上人喝道：“你这丫头真是执迷不悟。好吧。你们既是定要打到底，那也就只好将你们一网打尽了。宝珠的性命我可以留下，其他的人就难说了！”说罢，又发出了一阵狞笑。笑声未了，有一件意外的事情突然发生。那块封闭洞口的大石头突然给人移开，光线射了进来。原来此时已是第二天的日上三竿的时候了。这块大石头是武士敦也不能单独移开的，显然搬石之人必是武林中的第一等高手！

此事突如其来，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双方都是不禁一呆。武士敦猛力发出一掌，把那白衣老者从洞口之处迫开，叫道：“快走！”

蓬莱魔女把上官宝珠一拉，立即便跳出去。她这一边，以武士敦的功力最高，故而由他担当殿后，蓬莱魔女则掩护上官宝珠先走。

柳元甲喝道：“哪里走！”一抓抓来，蓬莱魔女反手一剑刺他脉门，柳元甲变抓为指，铮的一声，弹开了蓬莱魔女的青钢剑，如影随形地也追了出来。

上官宝珠本来是和宇文化及交手的，蓬莱魔女此时在对付柳元甲，一时难以兼顾，宇文化及跟着也追了出来。

宇文化及高举日月双轮，向上官宝珠砸去，想把她手中的剑打落，此时，他为了要阻止上官宝珠逃跑，双轮猛击，已是用上了全力，即使因此而伤了上官宝珠，他也是顾不得的了。

就在此时，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喝道：“谁敢伤害我儿？”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站在洞口，正是上官宝珠的母亲——灵鹫派北宗的掌门人青灵师太。

青灵师太一拐打下，宇文化及收势已来不及，只听得“　”的一声，金铁交鸣，震耳欲聋，宇文化及的日月双轮飞上了半空，“哇”的一口鲜血吐了出来，连忙后退。宇文化及是练成了混元一炁功的，只论功力，他不在蓬莱魔女之下，如今竟是挡不起青灵师太的一击！

柳元甲大惊，恐防青灵师太对宇文化及再下杀手，慌忙拦在他的前面，上官宝珠叫道：“妈，你来得正好，这些人合起来欺负我！”

青灵师太“哼”的一声，向柳元甲一拐扫去，柳元甲避开正面，右掌一招“拨云见日”，以最上乘的内功卸开她的那股力道，右掌并拢如刀，反切她的脉门。柳元甲以正宗内功的基础，又练了桑家的内功心法，目前已是差不多到了“正邪合一”的内功境界，在他们这一群人中，本领已是数一数二，可是当他的手指触及拐杖之时，仍是感到如同触电一般，慌不迭地缩手，一条左臂，酸麻得不能动弹，不过青灵师太的拐杖也给他拨开，而且柳无甲的右掌划过，把她的衣袖也划穿了一道裂缝。比对起来，虽是柳元甲吃亏较大，青灵师太也没占到绝对上风。比起宇文化及来，柳元甲吃的亏就算不得什么了。青灵师太心头一震，想道：“怪不得我儿会吃了他们的亏。”

此时双方都已陆续有人出来，猛鹫上人见了青灵师太，大吃一惊，叫道："师姐！"青灵师太冷冷说道："你还认我是师姐么？你为什么欺负我的女儿？"缓缓地举起了手中的拐杖。

猛鹫上人叫道："师姐，你误会了！"青灵师太"哼"了一声，说道："我亲眼见的，有什么误会？"拐杖已是高高举起。猛鹫上人双臂一振，作势迎击。正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忽听得一声尖锐的叫声，那老婆婆和白衣老者已经出来，老婆婆见了青灵师太，骤吃一惊，惊得比猛鹫上人更甚，竟是不由自主地叫了出来。这刹那间，白衣老者也是呆若木鸡，他的面上本来就没有几分血色的，此时更苍白了。

青灵师太颤巍巍地放下了拐杖，喘了一口气，说道："美娘，你，你们回来了！"她本是杀气腾腾的，突然一副颓唐的神态，好像一下子就衰老了许多。

上官宝珠惊疑不定，说道："妈，你们是认识的？这老婆婆真像你！"

青灵师太不答女儿的问话，忽地又是双眉一竖，说道："美娘，你，你和宝珠说了些什么？"

那老婆婆哑声说道："我，我什么也没有说。"

青灵师太道："好，那你就不必再找宝珠了。宝珠，咱们走！"上官宝珠叫道："妈！"她满腹疑团，想要问个明白，可是青灵师太已是不由分说，拖着她跑了！

那白衣老者板起了面孔，冷冷说道："美娘，我叫你不要自寻烦恼，你偏偏不听我的话！"好像和那老婆婆赌气似的，迳自走开。老婆婆默默无言地跟在他的后面，走的是另一个方向。

猛鹫上人与柳无甲、太乙等人面面相觑，半晌，猛鹫上人说道："咱们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意思了，都走吧！"不过，他说是说"走"，却是回到那个洞中，柳元甲等人也跟着进去。

蓬莱魔女料想他们是要带走公孙奇，公孙奇目前已是半死不活，救他固然没用，杀他亦是无须，蓬莱魔女不忍再见公孙奇，就去追青灵师太。

上官宝珠叫道："妈，这位柳姐姐是我的救命恩人。"青灵师太道："好，待会儿我向她叩谢！"蓬莱魔女蓦地一省，连忙说道："老前辈不必客气，你们母女相逢，我不打扰你们啦。你们先谈谈吧。"蓬莱魔女情知她们母女定有许多话说，自己不便插在她们中间，蓬莱魔女脚步一停，青灵师太拖着女儿已是走入了密林之中，看不见了。

武士敦等人走来，武林天骄笑道："今天真是多亏了青灵师太，要不然咱们只怕要被困在洞中，难见天日了。但却不知青灵师太和那老婆婆闹的是怎么一回事情？咱们还要请她帮忙对付那几个老魔头呢？"

蓬莱魔女摇了摇头，说道："我也不懂是怎么一回事情。那老婆婆的行为好古怪，我猜不透她的来历，不过，想来青灵师太是会知道的，就不知她肯不肯说。"

聂金铃道："我生平不惯求人帮忙，看刚才的情形，青灵师太与那老婆婆定有极深的渊源，也不必强她所难了。"蓬莱魔女始终疑心她们二人乃是姐妹，不过上官宝珠又曾说过她的外祖父只有她母亲一个女儿，故此蓬莱魔女兀是怀疑不定，如坠五里雾中。

聂金铃接着说道："那两个老贼已是难逃走火入魔之劫，也用不着我母女亲自报仇的了。不过，他们的走火入魔须得在半年之后方始发作，这半年

中他们几个老魔头联在一起，要制服他们也确是不易。你们倒要小心提防了。”蓬莱魔女心中一凛，应了一个“是”字。

聂金铃又道：“我生平不惯受人恩惠，但这次却是要深感你的大恩了。我也不知该如何报答你才好？”

蓬莱魔女道：“你是我的长辈，晚辈出点力是应该的。刚才若是没有老前辈帮忙，只我也早已遭了他们的毒手了。但我有一事未明，不知那个给你们送出那封信的小叫化是什么人？他又怎知道你们是囚在这个岩洞，而且居然逃得过那几个大魔头的监视？”蓬莱魔女心里藏着这个闷葫芦已有数日，见了聂氏母女早就想问的了，现在才有机会发问。

聂金铃道：“我也不知道这小叫化是什么人，只知道他们是一伙的。”

蓬莱魔女诧道：“他既是和那几个魔头一伙，何以又会给你们送信？”

石瑛道：“有一日他突然到我们的囚房，说是可以替我们把信息带出去，他说了一个人的名字，不由我不相信他。我料想你们会来石家村找我，我就匆匆写了那封信请他送出去。”

蓬莱魔女道：“他提起了何人？”

石瑛道：“他提起了明明大师。”

蓬莱魔女恍然大悟，心里想道：“明明大师数十年足不下山，江湖上根本没人知道他，而他和聂金铃有极深厚的交情，小叫化提起他的名字，怪不得石瑛会相信他了，但奇怪的是，听那牧童说这小叫化年纪甚轻，却如何会知道明明大师？”蓬莱魔女同时也明白了聂金铃何以不愿详言此事，因为那小叫化提及的明明大师乃是她的旧情人。

武林天骄忽道：“我知道这个小叫化的来历，他是蒙古的尊胜法王的弟子，宇文化及的师弟。”

蓬莱魔女大感诧异，尊胜法王的弟子会给她们送信，此事真是太出意料之外。蓬莱魔女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听说宇文化及已是尊胜法王的关门弟子，怎的又来一个师弟？”

武林天骄道：“我们走进西面的那个岩洞，正巧听到猛鹫上人和宇文化及说话。猛鹫上人说道：‘你那个小师弟和聂金铃母女是不是相识的？’宇文化及道：‘我不知道，不过他今年不过二十岁，想来不应与她们相识。何以你会这样问我？’猛鹫上人道：‘我曾见他从她那间房间出来，那一晚正是他临走的前夕。碍着你的面子，我可不敢问他。’宇文化及道：‘哦，原来你是对他有了疑心吗？’猛鹫上人道：‘不敢，不敢。他是你的师弟，是尊师宠爱的关门弟子，我对他岂敢疑心？’宇文化及道：‘他年纪轻，想必是因为好奇，去探望一下。看看魔鬼花令武功高手中毒的情形是怎么样的。他是我师父一个故友的儿子，五年前我师父收他为关门弟子的。据我所知，今次是他第一次走出蒙古。’猛鹫上人道：‘那就越发没有疑心了。’接着问道：‘尊师派遣他来，催促你回去，不知是为了何事？’宇文化及道：‘铁木真大汗正拟进兵中原，我是来探听军情和延揽能人的，如今迟迟未回，师父当然要知道一个消息。进军在即，我也是应该回去禀报的了。你们怎么样？和我一道走呢还是继续留在这里？’猛鹫上人道：‘多承尊师青眼，答应在大汗跟前推荐我做他的副手，贵国既然目下需人，我当然应该和老弟一同回去。只是太乙和柳元甲这两个老家伙，还在恋恋不舍于要诱迫公孙奇传他那两大毒功，只怕他们暂时不能和咱们一起走了。’宇文化及道：‘不必管他们，咱们先回去吧。这两个老家伙今后要倚仗家师之处甚多，我想他们一定

会跟着来的。’

“他们二人说到这里，便发现了我们的踪迹，这就打起来了。”

蓬莱魔女听了武林天骄的报道，虽然还未明白这小叫化何以会给石瑛送信的原因，但对他的来历身份已经清楚。另外还知道了一个消息，这班魔头是就要离开天狼岭回转蒙古的了。

蓬莱魔女笑道：“太、柳和猛鹫等人真是利令智昏，金国势大投金，蒙古势大就投蒙古，但太乙与柳元甲这两个老贼，也不想想他们遭受走火入魔之劫，最多也只有半年的时间了。咱们不必理它，看看青灵师太去吧，不知她们母女已经谈完私事没有？”

就在此时，忽听得林中传来一声尖叫，是上官宝珠的叫声，声音中充满骇惧，蓬莱魔女大吃一惊，说道：“难道她们又遇上了强敌？咱们快去！”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现在回过头来叙述青灵师太母女相见之事。且说青灵师太把女儿带进密林深处，柔声说道：“宝珠，你从实告诉我，那个老婆婆和你说了些什么？你已经知道了她是谁吗？”

上官宝珠道：“她和我什么都没有说，我连她的姓名也未曾知道呢。所以我才觉得奇怪！”

青灵师太吁了口气，心里想道：“还好。”问道：“你奇怪什么？”

上官宝珠道：“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对我这样好，在那岩洞里，那些人想伤害我，还多亏她给我解救呢。第二——”

青灵师太道：“你还有什么怀疑，为何不说下去？”

上官宝珠道：“你们两人长得这样相像，这不也是一件怪事么？妈，我相信你一定是和她相识的，你不可以告诉我她是谁吗？”

青灵师太忽地面色一端，郑重说道：“宝珠，这些年来，我对你好不好？”

上官宝珠吃了一惊，说道：“妈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天下哪有不爱子女的父母？妈，你疼我爱我，女儿是一辈子也感激不尽的！”

青灵师太道：“那么你应不应该听我的话？”

上官宝珠道：“妈有什么吩咐，女儿岂敢不遵？”

青灵师太道：“我是要你心里愿意！”

上官宝珠惊疑不定，正容答道：“妈，你要我如何，我是水里火里都心甘情愿去的！”

青灵师太道：“好，那么你就听我的话。不错，我是知道那老婆婆的，但我不能告诉你。因为你知道了对你没有好处。以后我也不许你再提起她！”

上官宝珠满腹疑云，但母亲说得如此认真，她也只好答道：“是，女儿遵命！”

青灵师太叹了口气，说道：“好吧，那么咱们可以出去了。”

上官宝珠道：“妈，女儿还有一桩事情，不知你可不可以给我说个明白？”

青灵师太道：“你要问什么？”

上官宝珠道：“青灵子你可知道？”心里想道：“妈的法号叫做青灵，那人叫青灵子，这是偶合的呢，还是当真如那人所说，他和妈本是夫妻？”

青灵师太面色一变，说道：“你问这个人做什么？”

上官宝珠道：“青灵子已经死了！他……”

这刹那间，青灵师太不禁浑身一抖，失声叫道：“吓，他已经死了？”

上官宝珠说道：“他是给太乙害死的。他临死之前，曾把半边镜子交托柳女侠要她送还给你。可惜这半边镜子刚才已给那老婆婆打碎了。”

青灵师太喘着气说道：“ 青灵子和你们说了些什么？ ”

上官宝珠抬起头来，决心问个明白，涩声说道：“ 青灵子究竟是不是我的生身之父？妈，你一定要告诉我！ ”

青灵师太面色惨白，喘着气没有说话，心中踌躇莫决：“ 要不要告诉她呢？她若知道了真相，心里一定是十分难过。 ”

上官宝珠道：“ 不管怎样，我要知道实情。否则我闷在心中，一生都会难过。 ”

青灵师太含着眼泪抚摸她的头发，但仍然没有回答。

忽听得有人接声说道：“ 不错，青灵子是你的父亲！ ”说话的正是那个老婆婆，突然出现在上官宝珠的面前，扶着拐杖，一个字一个字的缓缓说了出来，说得十分吃力，显然也是下了极大决心才能说出来的。

上官宝珠颤声道：“ 你，你怎么知道？ ”

那老婆婆道：“ 因为，因为我是你的母亲！ ”

上官宝珠呆住了，目光停滞地望着青灵师太，一个“ 妈 ”字梗在喉头，不知是叫谁做“ 妈妈 ”才对。

青灵师太叫道：“ 美娘，你—— ”

那老婆婆一口气说下去道：“ 她是你的大姨。灵姐，对不住，我本来不想说的，但我心里难过，这件事她亦已知道了一鳞半爪，不能再瞒她啦。 ”

那老婆婆喘了口气，咳了咳嗽，继续说道：“ 这都是我的罪孽，我做了错事，对不住你的爹爹。我、我和另一个人走了，留下你来，你出世没多久，就是由大姨抚养你的了。我、我不配做你的母亲。你的大姨对你恩情如海，你叫她做妈是应该的！ ”

上官宝珠听得呆若木鸡，那老婆婆继续说道：“ 我这次回来，本来只是想偷偷的去见你一面，想不到在这里遇见了你。我不配做你的母亲，可是我按捺不住心头的跳动，我、我是多么想要听到你亲口叫我一声‘ 妈 ’哟！我不要求你的原谅，只求你承认我是你的母亲！ ”

上官宝珠悲不可抑，抢上前去，投入那老婆婆怀中叫了一声“ 妈！ ”她不想知道内里的情由，不管她的母亲究竟做了些什么错事，她只知道这个老婆婆是她的母亲，这是无疑的了。女儿总不能责怪母亲的骨肉之情，这老婆婆是如此疼爱她，她也情不自禁地不能不投入她的怀中了！

那老婆婆的满是皱纹的脸上绽出惨淡的笑容，心满意足他说道：“ 灵姐，你原谅我，我实在是抑制不了自己啊！ ”

蓦地另一个疑问在上官宝珠的心中升起：青灵子既然是她的父亲，难道他会不知道她的母亲是谁？为什么要蓬莱魔女把那半边镜子交给她的大姨？

那老婆婆似乎已猜到了她心中的疑问，说道：“ 你出世不久，我把你交给了大姨，我就故布疑阵，伪作身亡，遁迹海外。你的大姨带了你到灵鹫山上，避免和你爹爹见面。若干年后，你的爹爹听到了一点风声，不过，他却以为你的大姨是我。因为在他生前，始终没有机会见到你们，而你的大姨在我遁迹海外之前，也早已‘ 暴病而亡 ’了。当然，这个‘ 暴病而亡，乃是假的。她是服了一种奇药，死了三天，可以复活。用意只不过要你爹爹知道她已经‘ 死了 ’而已。 ”

原来青灵师太和这老婆婆乃是一对孪生姐妹，青灵师太是姐姐，名叫杜灵珠，老婆婆名叫杜美珠。两姐妹面貌十分相似，性情却大大不同。杜灵珠性情内向，娴静端庄；杜美珠性情外向，活泼好玩。青灵子与姐姐结识在前，

两人颇为相投，杜灵珠的一颗芳心早已系在他的身上。但因杜灵珠是个深沉不露的人，情意埋在心底，言语从未表露。

想不到妹妹后来也爱上了青灵子。杜美珠是个要恨便恨，要爱便爱的人，毫无顾忌地追求青灵子。青灵子虽然对姐姐的好感较多，但一来因为不知杜灵珠的情意，二来他也敌不过杜美珠这样一个热情少女的诱惑，于是不久就和杜美珠结了婚。

青灵子结了婚，十分专一地爱他的妻子。杜美珠却是心性不定，婚后数年，又受了另一个风流浪子的诱惑，终于演出了私奔的一幕。

这件事情始终是瞒着青灵子的，不过杜灵珠则早已知道。她深深地为青灵子难过，但阻止不了妹妹和那个人私奔。她知道青灵子对妻子的热爱，倘若知道了这个秘密，非得气死不可。是以她替妹妹策划了这个“瞒天过海”之计，宁可青灵子以为她的妻子已死，总比知道妻子和别人私奔好些。

当然青灵师太也预料得到：日子久了，青灵子总会探得一点风声。因为她要抚养上官宝珠，总不能一生不在人前露面。所以她逃到了灵鹫山上，避免与青灵子相见。日后即使青灵子知道，也只当她是她的妹妹，反正她们姐妹相似，除非是青灵子亲自到来，还得和她相处多日才能分别。否则若是别的熟人，见了她，也决计不会知道她是姐姐还是妹妹。

且说上官宝珠听了杜美珠的说话，心中仍是疑团未释，问道：“我的爹爹原来是姓什么的？”

杜美珠道：“你的爹爹是太乙父亲收养的孤儿，谁也不知道他原来是姓什么？”

上官宝珠忽地望着青灵师太说道：“姨妈，你曾经说过上官复是我的父亲，这上官复就是青灵子吗？”

青灵师太呆了一呆，对这个问题似乎觉得很难解答。上官宝珠望着她，她却望着她的妹妹。

杜美珠道：“宝珠，你不必问你的爹爹是姓什么的了。你的姓名是我给你取的。”

上官宝珠的疑问没有得到解答，听了她的母亲这么一说，疑心更加重了。不由自己的又问道：“那么，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人叫做上官复的？他是谁呢？”

杜美珠本来惨白的面色，此时泛起了一片红，突然间就像寒热交作的病人似的，浑身发抖，脸上的肌肉也起了痉挛。全身的骨胳也好像就要松散似的，发出炒豆似的“噼噼剥剥”的声响。上官宝珠又是吃惊，又是害怕，杜美珠双手已经松开，上官宝珠不知不觉地离开了她的怀抱。

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我就是上官复！”那白衣老者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青灵师太怒目而视，冷冷说道：“上官复，你害得我妹妹还不够吗？”杜美珠呻吟叫道：“你、你不应该到这里来的！”

原来这个白衣老者就是二十年前和她私奔的那个风流浪子。他本来是姓名是上官复，此次是改名换姓重回中原的。猛鹫上人这一班人只知道他是东海扶桑岛的牟岛主。

上官夏对她们姐妹的斥责不加理会，一双眼睛只是打量着上官宝珠，忽然他好似在上官宝珠的身上发现了他少年时代的几分影子。

上官复惊疑不定，蓦地指着杜美珠问道：“你给我说实话，这女娃儿是

不是我的骨肉？”

杜美珠颤声斥道：“你胡说什么？她是青灵子的女儿，我不是早已对你说过了吗？你当年也不许我携着她的。”

上官复道：“我不相信。你、你是骗我的吧？如果我知道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话犹未了，忽见杜美珠晃了两晃，突然间就似风中之烛似的，倒下去了。

上官复大吃一惊，赶忙将她扶住，指头触着她的脉门，登时面如土色，原来杜美珠早已自断经脉，只因她的内功深厚，一时间未能死去。刚才她的全身骨骼发出的“噼噼剥剥”的声响，就是散功之时的现象。

青灵师太大怒，举起拐杖就向上官复打去，喝道：“你、你给我滚！”上官复一来是有几分忌惮青灵师太，二来他做了亏心之事，此时也自感到深深的内疚。迫不得已放下了杜美珠，叹口气道：“好吧，你既然忘不了前夫，我在这里是多余的了！”正是：

当年恩怨无须论，情孽牵连罪孽深。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一一四回　愧对孤儿谈往事　唯将一死赎前衍

杜美珠嘶声叫道：“我被你误了一生，我只求你一件事，你以后可不许难为宝珠！”

上官复道：“她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怎会难为她。你放心去吧！”

青灵师太举起拐杖喝道：“不要再啰唆了，滚！滚！今后也不许你再找宝珠！”

上官复长叹一声，转眼间已是走得无踪无影。上官宝珠呆若木鸡，心里乱成一片。

杜美珠呻吟说道：“宝珠，过来！”上官宝珠如梦初醒，知道母亲已是在弥留之际，连忙抱着了她，说道：“妈有什么吩咐？”

杜美珠吸了最后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你，你不要听信那人的说话。你的爹爹是好人，你的爹爹是青灵子！好啦，我听了你亲口叫我妈妈，我也可以瞑目了！”一阵急骤的“噼噼剥剥”的响声过后，杜美珠自行“散功”，已经完毕，闭上了双目。上官宝珠一声尖叫，险些晕了过去。

青灵师太抱着杜美珠，叹道：“好命苦的妹妹。你回头得迟了一些，不过，也总算是母女相认了。”杜美珠身躯又微微颤动了一下，青灵师太把耳朵凑到她的嘴边，只听得她说的是：“姐姐，你，你不要把真相告诉宝珠。”青灵师太点了点头，只见妹妹脸上含着微笑，似乎已是放下了心事，死得很是安详。上官宝珠正在伤心欲绝，她母亲说的这句话，她可没有听见。

原来上官宝珠的确是上官复的骨肉，杜美珠和他私奔之时，深深觉得自己对不住青灵子，不愿意让他知道真相，是以瞒着了丈夫也瞒着了上官复，把上官宝珠当作是青灵子的女儿，托姐姐抚养。当然，她的姐姐青灵师太是知道事情真相的。她们两姐妹同一样的心思，不想上官宝珠的心中留下阴影，是以在杜美珠临死之时，还始终是瞒着她的。

青灵师太道：“宝珠，你不要太难过了。就只当你没有碰上母亲吧。这许多年，你并不知道另有一个亲生的母亲，不是也这样过了吗？”

上官宝珠咽泪说道：“我今日方知父母是谁，可是我们母女只能相见一面。唉，妈妈，你的命真是好苦呀！”其实，她还未知道，她只是知道了母亲，还未知道真正的生身之父。

青灵师太老泪纵横，心里想道：“我的命比你母亲的命更苦，你却还未知道。”想起自己把意中人让给了妹妹，为妹妹抚养女儿，这一生都可以说是为妹妹牺牲了。但这一生的辛酸苦痛，却又有谁知道？

上官宝珠抬起了头，说道：“妈，我知道你是我的大姨，但我还是要叫你做妈。你永远把我当作女儿吧。”

上官宝珠的言语好似一股春风，吹开了青灵师太心头的云翳。她把上官宝珠紧紧搂在怀中，说道：“宝珠，我是一直把你当作女儿的啊！从今之后，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你可不要再令我难过了。”上官宝珠道：“是。我一定听妈的话。”青灵师太脸上绽出笑容，轻抚上官宝珠的一头秀发。女儿还是她的女儿，她为了妹妹牺牲，大半生所受的苦痛辛酸，这一瞬间都好似得到了补偿了。

半晌，青灵师太抬起头来，低声说道：“宝珠，我对你有一样事情还是放心不下。”上官宝珠道：“妈，你说吧。我一定听你的话。”

青灵师太想了一想，说道：“你拾一些树枝来，把你的母亲火化，我要

把她的骨灰带回灵鹫山去。做了这件事情，我再和你慢慢地说。”

上官宝珠火化她的母亲，这只见了一面便即永别的母亲。又禁不住哀哀痛哭起来。

蓬莱魔女听见上官宝珠的叫声，以为她们是碰上了强敌，匆匆忙忙的赶来，正好赶上上官宝珠火葬她的母亲。

蓬莱魔女看见这个情景，心中登时明白，这老婆婆一定是她的母亲无疑。她不愿加重上官宝珠的伤心，既然明白，也就不去再问她了。

上官宝珠把骨灰聚拢，青灵师太解开背囊，包裹了骨灰，说道：“宝珠，你不要再哭了。你瞧，你的柳姐姐已经来了。她对你是有过救命之恩的，是么？你还未曾把这些事情告诉我呢。”

上官宝珠紧握蓬莱魔女的手，说道：“柳姐姐，我这一生没有知心的朋友，只有你是我唯一的知己，我刚刚碰上伤心之事，请你原谅我失礼了。”

蓬莱魔女道：“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哪能避免没有伤心的时候呢？不过，你除了我也还有更知心的朋友啊。这是一桩喜事，你也应告诉妈了，你还没有告诉她吗？”

上官宝珠面上一红，青灵师太已在接着说道：“是啊，离开我之后的事情都还没有告诉我呢。”

上官宝珠把这一个多月来的遭遇一一告诉了母亲，说到了她和麻大哈的分手，说到了她与仲少符的相遇，说到了她被猛鹫上人欺负等等事情。不过，在说到了她和仲少符的那段事情，则是蓬莱魔女替她详加补充的。青灵师太这时才知道女儿已经有了意中人。

青灵师太很是喜欢，说道：“我刚才对你说，我有一桩心事，如今我的这桩心事是可放下了。麻大哈这小子我早就知道他不是好人，幸亏你和他及早分手。只可惜那位仲小侠我没见过。”

蓬莱魔女道：“这位仲小侠，武功人品都是上上之选。我和他虽然只是见过一面，但我的义弟耿照却是他的好朋友。”上官宝珠道：“他和武帮主、檀大侠等人也都是好朋友。俗语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武帮主、檀大侠等人都是侠义道中响　　的角色，他和这些人交朋友，妈，你可以信得过他决计不是坏人。”上官宝珠性情坦率，心中想的什么就说什么，她只怕青灵师太不许她和仲少符要好，不知不觉便在帮着蓬莱魔女替仲少符说好话。

青灵师太微微一笑，说道：“宝珠，你还没有和他成亲，倒先夸起夫婿来啦！”上官宝珠面上一红，说道：“妈，你若是相信不过，你可以自己看去。他与武帮主约会在祁连山那儿相见。这里的事情一了，我们也都要到祁连山去的。”青灵师太笑道：“柳女侠都说他好，我当然是相信得过的。”

青灵师太听得女儿有了称心如意的郎君，当然很是高兴，可是另一方面，却又不免怅触于心，茫然如有所失，她想起了少年时候的情事，那时她和青灵子何尝不也是两小无猜，只可惜她不似上官宝珠今日的坦率，敢于把心事直说出来，以至错过了大好姻缘。

青灵师太的怅触还不止此，心里又在想道：“青灵子当年也曾勉励过我要做一个侠义道中的英雄儿女，可惜我在情场失意之后，便即心灰意冷，非但自己不问世事，与侠义道的距离越来越远，连女儿我也不许她足迹踏出灵鹫山之外，以至她所结识的朋友，只能是麻大哈这一种人，几乎又累了她的一生！”

上官宝珠吃了一惊，说道：“妈，你在想些什么？”她见青灵师太面色

不豫，以为妈是不欢喜她的心已分成了两半，禁不住低声说道：“ 妈，我就是有了少符，也还是一样依恋你的。 ”

青灵师太哈哈一笑，说道：“ 妈只愿你们小两口子永远这样要好，白头到老，岂有妒忌女婿的道理。 ”上官宝珠放下了心，说道：“ 妈，我看你的面色，我以为你不高兴呢。妈，你还有什么心事？ ”

青灵师太把拐杖一顿，说道：“ 我是气不过猛鹫这个贼秃，他们两师徒竟然联合起来欺负你。好，我和你去打他一顿，替你出这口气。 ”

聂金铃想起自己被太乙害了一生，这几天来又被他捉到岩洞之中凌辱，心中之气，也是难以消除，说道：“ 好，咱们一起去！ ”

她们走出树林，会合了武、檀二人，再去搜那岩洞，青灵师太是第一次到这个岩洞，对洞中仙境，赞叹不已。可是搜遍了这个岩洞，那班魔头，连公孙奇在内，已是一个都不见了。

武林天骄道：“ 想必他们都是跟随宇文化及回蒙古去了。 ”聂金铃道：“ 太、柳二人梦想练成桑家的两大毒功，想不到反受其害。半年之内，他们必将遭受走火入魔之劫无疑。不过，他们也一定不会死心的。蒙古尊胜法王号称天下第一高手，我料他们会去求尊胜法王救治。 ”

青灵师太道：“ 他们练错了毒功，即使青灵子复生，也是无法救治。除非有两个人联同出手，还要懂得青灵子所传的逆行经脉之法，才可以挽救他们的性命。 ”聂金铃与蓬莱魔女点了点头，心里明白青灵师太说的是谁。

上官宝珠却不知道，她年轻好奇，问道：“ 妈，你说的那两个人是谁？他们的本领比尊胜法王更高吗？ ”

青灵师太道：“ 一位是明明大师，一位是柳女侠的尊翁柳元宗柳大侠。柳大侠是天下第一名医，明明大师已练成了至高无上的内功心法。尊胜法王号称武功天下第一，也未必就胜得过他们二人。只有他们二人联同出手，以最上乘的内功配合最深湛的医术，才有希望可以救治走火入魔之难。 ”

蓬莱魔女冷笑道：“ 谅柳元甲这老贼也不敢去见我的爹爹。 ”心里却想：“ 如果公孙奇能够痛悔前非，我倒可以为他求情。就只怕我师父不肯原谅这个逆子。 ”想是这样想，但公孙奇如今已受着那班魔头的挟持，蓬莱魔女即使想要救他，也是毫无把握可以令他脱出魔掌的了。

聂金铃听她们提起了明明大师，想起了少年时候的情事，本来她是可以和明明大师结成佳偶的，不料却给这人面兽心的太乙害了她的一生，思之不禁黯然。

出洞之后，蓬莱魔女、武林天骄等人是要到祁连山去的，聂金铃母女却是无家可归。蓬莱魔女道：“ 聂老前辈，你不如也到光明寺去。一家人团圆，岂不是好？ ”

聂金铃的外孙早已托给柳元宗教养，现在正在光明寺。石瑛是每个月都去看儿子一次的。只有聂金铃因为旧事难忘，不敢去见明明大师，所以从未到过光明寺。

聂金铃面色微变，石瑛柔声说道：“ 妈，咱们去和小南住在一起吧。既可以避免那两个人的骚扰，你也可以清清静静地度个晚年。 ”

聂金铃闭目冥思，许久，许久，才张开了眼睛，说道：“ 好，我依你就是。我这一大把年纪，尘缘早断，也不必自己折磨自己，顾忌什么闲话了。 ”她打定了主意，到光明寺削发为尼，以净化了的感情，和少年时候的情侣见面。这么一想通了，倒觉得自己若是比起杜美珠来，那是要幸福多了。

聂氏母女到光明寺去，青灵师太则回转灵鹫山。分手之时，青灵师太一再叮嘱女儿，叫她在战事结束之后，就要带仲少符来见她，上官宝珠含笑答应了。

武士敦、武林天骄、蓬莱魔女、上官宝珠四人续向西行，这日进入了陇西山区，距离祁连山只不过三日行程了。正谈笑间，忽见有两骑快马从官道上迎面而来，是两个金国的军官。

上官宝珠眼尖，一眼就认出一其中一人，叫道：“咦，那不是沙衍流吗？好呀，你这贼子终须给我撞上了！”上次在那古庙之中，上官宝珠与仲少符二人，几乎丧生在沙衍流手下，上官宝珠给他打得重伤，还是前几天才完全伤愈的。此时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焉能将他放过。

武林天骄也认出了另一个人，这人是他叔父济亲王手下的一名参将。上官宝珠与武林天骄不约而同地追上前去。

沙衍流一见他们四人同在一起，这一惊当真是非同小可。他不怕上官宝珠，但对于武、檀与蓬莱魔女三人，他却是十分忌惮的，这三个人任何一个都可以置他死命，他能不心慌？当下，连忙拨转马头，就要逃跑。

上官宝珠轻功超卓，在沙衍流拨转马头的时间，她已经追到了三丈之内。沙衍流知道她的毒药暗器厉害，立即先发制人，“呼呼”两声，把两枚铁胆反手掷出。上官宝珠振臂一剑，把一枚铁胆挑开，已是虎口酸麻，身子摇摇欲坠。说时迟，那时快，第二枚铁胆又到，蓬莱魔女跃上，一把将上官宝珠拉开，武士敦随后来到，一记劈空掌将那第二枚铁胆也打落了。

武士敦喝道：“往哪里跑？”呼的又是一记劈空掌打去。武士敦的劈空掌力可及十丈以外，沙衍流拨转马头之后，坐骑刚刚起步，已经给他的掌力打及，那匹马一声嘶鸣，四蹄屈地。

武士敦身形一起，一掌便向沙衍流的头顶劈下去。沙衍流用的是一根镔铁杖，一招“举火撩天”，击向武士敦的虎口，杖尾上撩，又点向武士敦的胸膛，想趁着武士敦身子悬空之际，一招将他击落。

武士敦左臂一伸，人未落地，已经抓着了杖头，右掌一招“力劈华山”仍然劈打下来。沙衍流迫得抛了铁杖，举掌相迎，大叫道：“好，与你拼了！”

双掌相交，“蓬”的一声，沙衍流翻身落马，武士敦则落在马背。武士敦哈哈笑道：“少林寺的大力金刚掌果是不凡，再来，再来！”沙衍流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跳了起来，口角已是有血水流出。

少林寺的金刚掌和丐帮的金刚掌本来是各有千秋，难分轩轾，但武士敦本身的功力却比沙衍流强得多，双方都用这种纯刚的威猛掌力相斗，当然是力强者胜，力弱者败，决无侥幸。沙衍流跳了起来，只觉四肢百骸，寸寸欲裂，想要飞跑，双脚已是不听使唤，莫说施展轻功，连举步都觉艰难了。

上官宝珠喝道：“哪里走？”马鞭抖出，把他一卷，沙衍流登时又跌倒地上。其实用不着上官宝珠出手，他已经是站立不稳的了。

武士敦走过来看，笑道：“你这厮怎的如此禁不起打，只一掌就把你的琵琶骨都打碎了。”琵琶骨打碎，武功多好，也成残废。沙衍流心里一凉，叫道：“好，你们杀了我吧！”

此时，武林天骄也早已把那个军官揪下马来。这个军官是他叔父手下的一名参将，知道武林天骄的本领，根本就没有反抗，下了马背，恭恭敬敬地向武林天骄请了个安，说道：“檀贝子，我是元帅差遣我去送文书的，元帅定了限期要我回京禀报的，我从来没有得罪过贝子，请贝子开恩，许小人回

去。”武林天骄想了一想，说道：“好吧，你等一等，待我问清楚了就放你。”
武士敦搜了沙衍流的身，并无文件发现。武林天骄道：“文书在这位祈参将的身上，不用搜了。”武士敦道：“好，沙衍流，我不杀你。你是少林寺的门徒，自有你寺中的长者按门规来处置你，用不着我越俎代庖。你自己回少林寺去领罪吧。”沙衍流侥幸得回了一条性命，但要他回少林寺领罪，这却是比死还难受。武士敦笑道：“当然我没工夫押解你回去，去不去也是随你的便。不过，我要告诉你，你已经受了内伤，只有贵派的长老才能给你医治。”原来少林寺有天下无双的治内伤的圣药小还丹，沙衍流身上本来有两颗的，都已经给武士敦搜去了。沙衍流心想，自己已经失了武功，回到少林寺待罪，寺中长老想也不至于要他性命，大抵是给他医好了伤，就要他在寺中面壁十八年。这样虽然难受，到底比失了性命好些。于是拾起了铁杖，一步一拐地走了。上官宝珠笑道：“痛快，痛快！这比杀了他更好，什么仇都报了！”
从那祈参将身上搜出的一封公文，是一个总兵呈给檀道雄，由祈参将带回去的。檀道雄以金国兵马大元帅的身份，调动青州、范阳、陇右、凉州各处兵马“围袭”祁连山，在他未曾来到之前，“围袭”的军事就由这个总兵代为指挥。
武林天骄先不拆开这封文书，说道：“檀元帅叫你去送文书，下了什么命令，你和我说，不许隐瞒！”
祈参将心里想道：“这虽然是军事秘密，但也用不了几天，他们都会知道的，说给他听，也是无妨。”于是说道：“小将不敢隐瞒，檀元帅乃是命令他们退兵。本来檀元帅是要和完颜统领亲自来指挥军事的，现在也不能来了。”
武林天骄诧道：“为什么要退兵？是不是‘围袭’的战事失利了？”
祈参将道：“那倒不是。是因为蒙古兵已经入侵！”
武林天骄大吃一惊，说道：“蒙古兵已经入侵？”
祈参将道：“蒙古铁骑从三路进犯我国，东路从乌珠穆沁旗进犯，要强渡拉木伦河；中路从海拉尔进犯，前锋直指乌兰浩特；北路从鄂伦春进犯，看来是要夺取齐齐哈尔。中路攻势最为锐利，前锋距离乌兰浩特已经不到三十里了。北路的齐齐哈尔亦已告急，围城只怕已是指顾间事。”乌兰浩特与齐齐哈尔乃 是金国边疆的两大重镇，若然有失，蒙古铁骑就可以长驱直入，来攻金京大都。武林天骄又惊又怒，说道：“蒙古鞑子竟然这样猖狂！”
祈参将续道：“告急文书雪片飞来，皇上已经派出使者求和，但只怕铁木真不肯答应。因此檀元帅只能放弃‘围袭’的计划，下令退兵，先御外侮。”
武林天骄再拆看那封总兵回报的文书，这封文书倒没有什么，只是报告在他主持“围袭”期间的战事情况和遵命退兵的。不过，从这封文书所报告的事实，金兵和耶律元宜的部队，双方都是伤亡颇重。
武林天骄点了点头，说道：“抵御外侮要紧，叔叔的退兵命令倒是下得对了。”说罢又叹口气道：“蒙古的铁木真大汗，削平群雄，鹰扬漠北，有识之士，早就知道他必将成为金、宋两国的大患。可惜咱们的谋国之臣却只是忙于南侵和‘袭匪’，对北方的强邻，反而没有加紧防备。无端端地打了这一场，自伤元气，又令蒙古坐大，如今退兵，只怕已是补救不及了。”
武林天骄肆无忌惮地议论国事，那名参将不敢言语。武林天骄把那封文书还了给他，说道：“好，你回去吧。你可以说给我的叔叔知道，你曾经在

这里碰上我，是我拆开这封文书的。”

祈参将接过文书，忽地说道：“檀贝子，皇上和元帅很挂念你，希望你能回去。元帅说，他身边没有可堪重任的人，蒙古鞑子杀来，无人能助他一臂之力。”

武林天骄道：“哦，有事就想起我来了。蒙古鞑子杀来，我当然是要执干戈而卫国的，但我不在朝中也许更能出力。你就这样回报我的叔叔吧。”

祈参将走后，武林天骄喟然叹道：“金侵宋，蒙古侵金。这正是天道循环，报应不爽。”

武士敦愤然道：“与其说是天道循环，毋宁说道是帝王相将，不恤百姓，黩武穷兵，自食其果！他们自食其果也罢了，却是苦了老百姓也！”

武林天骄默然不语，心里想道：“我毕竟是出身王府，与老百姓总是隔了一层，看事情还不及武大哥的透彻！”

蓬莱魔女道：“所以老百姓只有起而自救。我已经传下了绿林箭，蒙古兵若然来犯，绿林兄弟必定帮忙老百姓抵御强寇。

他们走了两天，第三天果然就见着了败退的金兵。金兵在撤退之时，遭受耶律元宜的追击，败得很是狼狈。败兵所过之处，掳掠百姓，不在话下。

他们一行四众，取道山路，避开潮水般退下来的败兵。可是当他们走出山口之时，仍然碰上了一小股正在强拉民夫的败兵。

武林天骄大怒，跑出去骂道：“是谁准许你们欺侮百姓的。要拉夫来拉我吧！”那股败兵看见他们两男两女，男的壮健，女的貌美，登时发一声喊，涌上来捉拿他们。

武士敦使出大摔碑手法，一手一个，抓小鸡般的将金兵提了起来，摔倒七八个，这还是他手下留情，摔了出去便算，但亦已把他们摔得头破血流。

有个军官认得武林天骄，大吃一惊，叫道：“是檀贝子！”余下的十多名金兵一哄而散。

但远处还有几个金兵，在追逐着一个小叫化，这小叫化看来还不到二十岁年纪，衣裳褴褛，瘦骨伶仃，那几个如狼似虎的金兵，仍是不肯将他放过。

武士敦“哼”了一声，说道：“好呀，我是叫化头子，有谁在我的面前欺侮叫化子，我可是非得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不可！”正要上去，把那几个金兵加以严惩，忽听得那小叫化叫道：“我这小叫化只会讨饭，你们拉我做什么？”那几个金兵哈哈大笑，说道：“你给我们做事，有你的饭吃！”那小叫化叫道：“不行，不行！你们不许我自由自在地讨饭，我只有将你们当作恶狗般的打了！”话犹未了，手起棒落，“卜”的一声，一个金兵已是被他打翻。

武士敦吃了一惊，心道：“好利落的棒法！不过却又不似打狗棒法，不知他是不是本帮弟子？”

这小叫化的棒法快如闪电，武士敦心念未已，只见那几个金兵都已经给小叫化打倒了。

武士敦跑过去喝道：“小叫化休得逞能！”一手按着他的棒头。

陡然间一股猛烈的力道冲击过来，武士敦险些给他挣脱，吃了一惊：“这小叫化的功力竟然深厚如斯！”但仍然把他的棒头抓牢了。

小叫化挣脱不开，松了手笑道：“好，你要我这打狗棒我就送给你吧。”

武士敦道：“我手下有几万个小叫化，怕没人跟我讨饭？打狗棒还你！”

小叫化接过了打狗棒，“咦”了一声，说道：“原来你是丐帮帮主，怪

不得本领这样了得！”

武士敦道：“不错。你是蒙古国师尊胜法王的弟子是不是？”原来武士敦刚才那一按正是要试他的功力，小叫化那一抖用的是“混元一炁功”，武士敦曾经和宇文化及几次交手，识得这混元一炁功。

小叫化又是一惊，说道：“你怎么知道？”

武士敦道：“我和你的师兄宇文化及交过手。你一定是到过石家村给聂金铃母女送信的那个小叫化了，是么？”

小叫化道：“哦，我明白了。聂婆婆和石姑姑盼望的救星，就是你们。”

武士敦道：“不错。那封信已经送到我们手上。我们也已经把她们母女救出来了。”

小叫化道：“好，那么我了却一重心事了。多谢你们。”

武士敦道：“不，是我们要多谢你，多谢你给聂婆婆送信。

但我却有所不明，你为什么瞒着师兄给她们母女送信？”

小叫化道：“这是我应当做的。不过，我不想师父师兄知道，你们可别要说出去。”

武士敦道：“我们当然是不会泄漏的。但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你和聂氏母女有甚渊源。”

小叫化道：“素不相识，毫无渊源。”

蓬莱魔女道：“那么你是明明大师的什么人？”蓬莱魔女记得石瑛曾经讲过，因为那小叫化说出了明明大师的名字，她才相信他的。

小叫化笑道：“我只是小叫化，并不是小和尚。”意思是说，他和明明大师毫无关系。

蓬莱魔女诧道：“那么你怎样认识明明大师的？”

小叫化道：“谁说我和他相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此言一出，众人都是大为诧异。

小叫化反问道：“你们认识明明大师？”

蓬莱魔女道：“明明大师是我爹爹的好朋友。”武林天骄道：“我在光明寺住了差不多一年，最近才离开光明寺的。”

小叫化喜道：“既然你们都是明明大师的熟人，我也不妨对你们说了。我给她们母女送信，正是为了要报明明大师之恩！”

上官宝珠奇道：“你与明明大师既不相识，这恩惠又从何而来？”

小叫化道：“我是代父报恩。”武林天骄插了一句问道：“令尊何人？”小叫化道：“我爹爹是斡难河畔的呼图博，我名叫呼图赫。”

蓬莱魔女和上官宝珠不知呼图博是何等人物，武士敦和檀羽冲听了这个名字，却是不禁耸然动容。原来这呼图博在蒙古大大有名，是仅次于蒙古国师尊胜法王的一位武林高手，武林大骄知道他大约在十年之前，曾经到过一次中原，以后就听不到他的消息了。

呼图赫继续说道：“十年前我爹爹躲避仇家的追踪，曾远游中原，结识了一位名叫青灵子的前辈高人。”上官宝珠“啊呀”一声，说道：“你说的这位前辈高人，正是先父。”

呼图赫道：“原来青灵子老前辈已经去世了么？可惜，可惜。我还希望能够见他一面呢。”接着往下说道：“家父与青灵子纵谈天下的武学名家，青灵子非常推崇两个人，一个是明明大师，一个就是柳女侠的令尊柳大侠柳元宗。柳大侠当时尚未再次出山，无人知道他下落。明明大师隐居光明寺，

也是极少人知，不过青灵子是知道的。

“我爹爹从青灵子口中得知明明大师的住处，就到光明寺去拜访他。不料未曾上到山上，在山腰就遇见了仇家。对方三个人都有极厉害的独门武功，一场激战，三个仇家都给我爹爹打死，我爹爹也受了重伤。

“明明大师那天恰巧出来采药，发现四具倒毙的尸体，经他细心察视之后，发觉其中一具‘尸体’尚未断气。明明大师慈悲为怀，将这个垂死的人救活，收留他在寺中养伤。这个人就是我的爹爹了。

“经过了十多天的调治，我的爹爹才脱离了险境，走出了鬼门关，但还未能下床，说话也没力气，他正想待精神再好一些，便向明明大师说出他和青灵子的交情，青灵子却也来了。

“那一天我爹爹躺在床上，听得青灵子在外面和明明大师说话，大为欢喜，只恨自己不能出去相会，只好听青灵子说些什么。却原来青灵子说的是一桩私事。

“我的爹爹无意之中偷听了他们这番谈话，这才知道明明大师有一位少年爱侣，给青灵子的师弟太乙强夺了去，这对怨偶如今已经分手多年，青灵子最近才知道她和女儿住在石家村。这就是聂金铃母女了。青灵子那次到来，就是告诉明明大师这个消息，问明明大师要不要去看一看她们母女的。

“明明大师当然没有去，不过在他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好几天闷闷不乐。”

武、檀诸人，相视而笑，心中均是想道：“情之为物，与生俱来。少年爱侣，白头相忆，即使得道高僧如明明大师者，亦是不能太上忘情。”呼图赫道：“我爹爹虽得明明大师救活，亦已元气大伤，回家之后旧病复发，没有多久，就去世了。临死之前，对我言道：‘我的仇家都已给我击毙，死可瞑目。惟有一事，尚感遗憾。我受了明明大师的恩德，此生却是无以为报了。我这次得免埋骨异乡，能够回来与你们见上一面，这都是明明大师之所赐。你要牢牢记着明明大师对咱们的恩德。日后如有机缘，你应该为我报答明明大师。’

“尊胜法王是我爹爹的好朋友，他做了国师，本来是不再收徒的了，我爹爹死后，他破例收我做了关门弟子。这次他派我到天狼岭来，召唤师兄回去。不料我却因此而得遇聂老婆婆和她的女儿。

“我爹爹曾和我说过她和明明大师之事，我想明明大师是个得道高僧，飘然物外，与世无争，我要报恩，也无从报起。难得有这个机会，我若是救了聂氏母女，也算是稍微报答了他的一些恩情。因此我才冒险瞒着师兄，给她们带出那一封信。”

武林天骄赞道：“小兄弟，你年纪虽小，倒是性情中人。好，我交了你这个朋友了。”

呼图赫笑道：“你是明明大师钟爱的晚辈，自必是个好人。我也当然乐意交你这个朋友。不过，你们金国的官兵却是坏透了。我这次前来，为了路上方便，扮作了小叫化，以为做了小叫化总可以少惹麻烦，哪知你们的官兵，连小叫化也要欺侮。怪不得我们的大汗要兴兵来打你们。”

武林天骄皱了皱眉，说道：“我们的兵士欺侮了你，我也很是抱歉，我这厢向你赔罪。不过，我们的老百姓都是好人，他们也没有得罪你们的大汗，你们的大汗兴兵侵犯我国，势必要杀戮许多无辜的百姓，这却是大大的不该了。”

呼图赫呆了一呆，说道：“这一层我倒没有想到。但大汗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我也必须听我师父的差遣。不过，你现在是我的朋友了，日后我若是和你在战场相见，我不和你对敌就是。”

呼图赫年纪还小，大道理他是一时不易明白的。武林天骄想道：“他能够知道官兵与老百姓有所不同，这已经是明白了一层了。”于是笑道：“多谢你的好心，我也不和你对敌就是。”

呼图赫一本正经地说道：“你们都是好人。我回去见了师父，我会替你们求情。”

武林天骄愣了一愣，不觉笑了起来，说道：“小兄弟，你真有意思，你要为我求什么情呀？”

呼图赫带着几分孩子气，板起面孔说道：“你笑什么？你们的本领都高过我，我是知道的。但你们若是碰着了我的师父，你们就一定打不过他了。我的师父有一条规例，打不过他的人只有两条路，要嘛做他的仆人，否则就给他杀掉。你们当然不会做仆人的，所以若果碰上我的师父，那就不免有性命之忧了。不过，我师父很疼爱我，我若给你们求情，或者他还可以网开一面的。”

武林天骄笑道：“哦，原来如此。多谢你的好意了。不过，我生平最不喜欢的就是向人家求情，令师的武功若是当真有你所说的那么高，我倒想有个机会，向他领教领教。”

呼图赫很不高兴，说道：“你不相信，那也由你。我的师父就要到中原来的，你总有机会可以碰得着他。”说罢扭头便走。正是：

太惜新交成敌国，干戈扰攘几时休？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一一五回　血溅刀留悲远使　龙争虎斗震奇僧

武林天骄追上前去，说道：“小兄弟，你别生气。我虽然不领你的情，也是一样感激你的。你上哪儿去呀，你不是要回蒙古的么？”原来呼图赫走的这条路，也正是他们要走的。

呼图赫道：“我要到祁连山去，咱们就此别过。”

武林天骄笑道：“我们也正是要到祁连山去。但你不回蒙古，却要到祁连山去做什么？”

呼图赫道：“我的二师兄约我到祁连山脚等他。我就是因为要赴这个约会，所以才冒着给乱兵杀掳的危险的。”

武林天骄道：“好呀，那咱们还可以多聚两天，就一起走吧。”

武、檀和蓬莱魔女等人都很喜欢呼图赫，把他当作小友相待。一路上和他谈说武林异事，也问他大漠风光。双方都是增长了不少见闻。

路上呼图赫忽然谈起他的大师兄呼韩邪丧命金京之事，说道：“我的师父很是震怒，他说要给大师兄报仇。但我可不敢问他，不知杀我大师兄的是谁？”

武士敦道：“你和大师兄很要好吗？”

呼图赫道：“我只见过大师兄几次，说老实话，我不喜欢他，他的官架子太大了。不过他给人杀死，我当然还是难过的。”

武林天骄道：“你的大师兄是自杀的。我不想瞒你，你的大师兄之死，多少也是与我有关。”当下将金京打擂之事，原原本本地说给呼图赫知道。

呼图赫叹了口气，说道：“如此说来，我的大师兄乃是咎由自取，怪不得你。不过，你可真要小心，切莫碰上我的师父才好。”

武林天骄一笑置之，心中更是渴望与尊胜法王一斗。众人转过话题，一路谈谈笑笑，续赶路程。

这一日到了祁连山下，呼图赫留在山下等候师兄，便与众人分手。

祁连山是西北有名的大山，峰峦重叠，危插崖天。武、檀等人上到半山，忽听得哈哈大笑之声，声震林谷，闻其声而不见其人。蓬莱魔女吃了一惊，说道：“此人内功深厚，世罕其伦！”武林天骄道：“不错。只可惜过于霸道，似还不及明明大师的精纯。”武士敦道：“咱们快去，且看看是哪位高人。”

笑声过后，只听得那人说道：“怎么着，你们是想把我强行留下吗？嘿，嘿，我若没有这个胆子，我也不敢来了！”南腔北调，口音生硬，听来刺耳非常。蓬莱魔女眉头一皱，说道：“这人不是汉人！”

随即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你傲慢无礼，耶律元宜因你远来是客，他以主人身份，不愿与你计较。俺东园望却想领教领教你的功夫！”武士敦道：“哦，原来东海龙老前辈在这里和人较量。”东海龙有三十年以上的混元一炁功，外家功夫更是登峰造极，说话的声音宛如金属交击，铿铿锵锵，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但若比起刚才那人声震林谷的笑声，他的功力却又似是逊了一筹了。

武林天骄道：“只怕东海龙不是此人对手。”众人加快脚步，果然便听得那人大笑说道：“久仰四霸天的大名，可惜四霸天雁行折翼，如今只留其二，你们东海龙和西岐凤就并肩上吧。”听这人的说话，想必西岐凤也在这儿。武林天骄道：“这个蒙古鞑子倒是很熟悉中原的武林情况。”他已经听

出了这个人的口音是蒙古人。

东海龙大吼一声，众人听不到他的答话，料想已是和那人交手。众人加快脚步，连忙赶去，转过一个山勒，只见和东海龙王交手的是一个披着大红袈裟的蒙古僧人。

此时东海龙不过和那个蒙古僧人对了三掌，双方掌力激荡成风，沙飞石走，但在武学行家的眼中已是看得出来，东海龙业已在对方掌力笼罩之下。

西岐凤道：“好，大和尚既然定要伸量我们兄弟，我也只好奉陪了！”拔剑出鞘，加入战团。剑中夹掌，发了一招。蒙古僧人微微一噫，说道：“太清气功，果然不凡！”原来西岐凤练的是正宗内功，名为“太清气功”，与东海龙的“混元一炁功”异曲同工。“混元一炁功”力量威猛，而“太清气功”则是一片柔和，更容易侵袭敌人。他的“太清气功”一发，那蒙古僧人只觉一片清风吹拂，一丝暖气相继侵来，风虽不劲，气虽温和，但却令人有软绵绵、懒洋洋的感觉。

蒙古僧人心头一凛，想道：“太清气功果然名不虚传。四霸天以东海龙为首，但这西岐凤的功夫却还在他大哥之上。”饶是这蒙古僧人自负绝世武功，此际亦已不敢轻敌，当下双掌合抱，身形滴溜溜一转，使了个“捧壁抱月”的招数，蓦地双掌一分，左击东海龙，右击西岐凤！

这一招是他平生功力之所聚，左刚右柔，奇妙无比。东海龙只觉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大力推来，和他的混元一炁功正是同一路子，双方掌力相撞，轰然有声，东海龙长须抖动，倒退三步。心中好生惊诧：“他也会混元一炁功！”

与此同时，西岐凤也接了他的一掌，同样的惊诧不已。只觉他的掌力柔和之极，与自己以“太清气功”所发出的掌力好似溶在一起，就像河水注入大海之中，“太清气功”的威力发挥不出来，反而给他包围、溶化了。西岐凤全力解了他这一招，也不由得倒退两步。

蒙古僧人使出刚柔并济的掌力，以一敌二，兀是攻多守少。不过片刻，东海龙已是大汗淋漓，西岐凤稍为好些，亦已喘息可闻。原来这蒙古僧人的“混元一炁功”得自天竺高僧所传，更胜于东海龙的“混元一炁功”，双方各以刚猛的掌力硬碰，自然是力强者胜，力弱者败。

蓬莱魔女等人已经赶到，一看之下，好生惊诧。在东海龙和西岐凤后面，并排站着五个人观战，给他们压阵。

这五个人是，耿照、秦弄玉、李家骏、玳瑁和仲少符，他们是和东海龙一同出来。“送客”的。他们聚精会神地看得目不暇瞬，直到蓬莱魔女来到他们的身边，方始发觉。

蓬莱魔女低声问道：“这个僧人是谁？”

耿照说道：“这个人就是蒙古的国师尊胜法王，他是替蒙古大汗铁木真来招降的，摆出强国国师的架子，十分傲慢无礼。耶律大哥不肯归降蒙古，他才悻悻而去。东园前辈恼怒他的无礼，是以瞒着耶律大哥，和他较量。”

蓬莱魔女吃了一惊，心想：“怪不得呼图赫为他师父夸口，这尊胜法王果然是个武学奇才。他双掌能够使出截然相反的刚柔掌力，内功外功都已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只怕我也不是他的对手。”

武林天骄听说是尊胜法王，登时激起了好胜之心，便要上去。但却给武士敦抢快一步。

武士敦说道：“两位前辈请让我领教领教这位大和尚的功夫。”东海龙和西岐凤正在力战不支之际，乐得有人替他，于是双双退下。

尊胜法王哈哈大笑：“我此来正是要会中原高手，掌下不打无名小卒，你可不要不自量力才好！”

武士敦道：“我不是高手，但是否就是‘不自量力’，这还要打过方知！”尊胜法王道：“好，那就来吧！”武士敦掌挟风雷，一掌就打出去。

尊胜法王举掌相迎，“轰”的一声，就似晴天打了个霹雳，平地响起了郁雷。震得众人耳鼓欲裂！功力稍弱的秦弄玉、李家骏、玳瑁等人连忙堵了耳朵。

武士敦的大力金刚掌出道以来，从无对手，此时给对方的掌力一震，竟是不由自主地身形连晃。

尊胜法王在他的大力金刚掌冲击之下，也是不能不退开一步。武士敦固然吃惊，他亦大感意外，喝道：“你是何人？”

武士敦道：“大丈夫坐不更名，行不改姓，我是丐帮帮主武士敦！”尊胜法王大怒道：“哦，原来你就是杀了我大弟子的那个臭叫化！”

武士敦也不分辩，淡淡说道：“你说是我杀的便算是我杀的，那又如何？”尊胜法王一声大吼，说道：“没怎么样，只是要你偿命就是！”这一声大吼用的竟是狮子吼功。

“狮子吼功”是佛门的极厉害的内功，本来佛家讲的是“慈悲”二字，佛门中的功夫讲究的是“降魔”而非伤人，所谓“降魔”即是只把对方制服便行，但这“狮子吼”功却是威猛无比，一吼之下，可令百兽慑服，心胆俱裂，常人当之，更难忍受。李家骏等人堵了耳朵的，此时听了他这一声大吼，也不由得倒退几步，这刹那间，五脏六腑就好似要翻转一般，连忙运功抵御，汗下如雨，武林天骄吹起玉萧，以柔和的乐曲给众人安定心神。

随着这一声大吼，尊胜法王双掌齐出，猛搏武士敦。武士敦内功深厚，不惧他的“狮子吼”功，但在他一吼之下，心神也不由得稍稍分散。当下也是双掌齐出，使出了丐帮的绝技大力金刚掌。

四掌相交，变化各异。武士敦左掌打出，俨似碰着了铜墙铁壁，发出了郁雷般的声响；右掌打出，却似打到了一团棉絮之中，毫无声息。尊胜法王以左刚右柔的掌力，配合了“狮子吼”功，分敌他的金刚掌。武士敦的掌力并不弱于对方，但给尊胜法主以上乘的佛门内功化解了他的一半掌力之后，却就难免相形见绌了。

尊胜法王暗暗吃惊：“这个姓武的看来最多不到三十岁，居然能够抗挡我数十年功力所注的三种奇功，中原高手，也的确是不可小觑了！”

尊胜法王自忖，他可以胜得了武士敦，但恐怕至少也得百招开外。

武林天骄吹出了最后一个音节，举起玉萧笑道：“武大哥，让我领教领教这位大和尚的功夫”武士敦退了下去，深深地吸了三口气，这才把胸口那股烦闷之感消除，心中好生骇异。

尊胜法王正恨武林天骄用萧声扰乱他的“狮子吼功”，见他上来，说道：“好小子，我正要你试试我的手段。”蓦地就是一声大吼。原来尊胜法王极为自负，他见武林天骄年纪比武士敦还轻，不信武林天骄的功力能够及得上他，因此还是想用“狮子吼功”将他折服。

此时他们两人已是正面相对，距离不至三尺。“狮子吼功”是距离越近，威力越大的，尊胜法王满以为他这一吼，即使不能把武林天骄震得跌倒，也要叫他耳鼻流血。

哪知他这吼声初发，忽觉一股热风迎面吹来。原来武林天骄这支暖玉萧

乃是一件宝物，武林天骄从暖玉萧中吹出来的纯阳罡气，可以加强他原有的功力，而尊胜法王经过两场恶斗，“狮子吼功”的威力已经打了折扣，此消彼长，尊胜法王的“狮子吼功”又给武林天骄的纯阳罡气化解了。不过，武林天骄也还是要退了一步，跟着吹出两声清冷的萧声，这才能够镇慑心神，从容迎敌。武林天骄心里想道：“他在恶斗了武大哥之后，功力竟然还是胜我一筹，确是不可小觑了。”

尊胜法王被那暖热风一吹，心里也是有点焦躁不安之感，大吃一惊，连忙运气三转，把心神定了下来，喝道：“你是何人？”

武林天骄笑道：“区区檀羽冲，你的大弟子就是给我打下擂台，将他气死的，你要为弟子报仇，尽管冲着我来，可别要胡找别人。”

尊胜法王大怒，左掌是一招足以开碑裂石的混元一炁功，右掌是一招以柔克刚的拂云手，刚柔合济，不论武林天骄使的是什么路数，都是逃不出他的掌心。

武林天骄知己知彼，并不与他硬比功力，玉萧一扬，抖起了一片碧莹莹的绿光，严如黑夜繁星，千点万点，洒将下来。一招之间，遍袭尊胜法王的三十六道大穴。他用的是从穴道铜人图解中参悟出来的——天下无双的点穴功夫！

饶是尊胜法王武学高深，见闻广博，却是未曾见过如此奇妙莫测的点穴功夫，一时间不知该当如何破解，只好回掌护身。

武林天骄的玉萧指到了他身前尺许之处，恍似碰着了一层无形的墙壁，玉萧插不进去，心中也是暗暗吃惊。

尊胜法王转攻为守，武林天骄游斗了三五十招，掌力逐渐加强。武林天骄心道：“不好，久战下去，我只怕还是要吃他的亏。”当下，一声长啸，叫道：“大和尚，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要投桃报李了。”横萧护胸，忽地一掌拍了出去。这是他自创的落英掌法，这一掌看似轻飘飘的若不经意，劲力却大得出奇。恰似暗流激湍，突然涌来。尊胜法王又不识得他这落英掌法，所应的一招未能恰到好处，饶是他功力深厚，也不禁微微一晃。

武林天骄以萧代笔，用了天下无双的“惊神笔法”又加上他自创的落英掌法，这才能够和尊胜法王打成平手。

正激战中，忽见一个小叫化跑上山来，叫道：“师父！“快来！二师哥在山下等你！”尊胜法王道：“让他再等片刻。”小叫化道：“不，他是不能再等的了！你不立即下去，只怕他有性命之忧！”说罢，改用蒙古方言又说了两句，尊胜法王面色一变，连忙使出全力，连劈三掌，把武林天骄迫退，跳出圈子。

这小叫化正是武林天骄的新交呼图赫。武林天骄心里想道：“这小叫化想是怕他师父伤了我，设计骗他师父下去。”

要知呼图赫的二师兄就是与呼韩邪一同出使大都的那个蒙古武士乌蒙，武林天骄见过乌蒙的功夫，虽然比起中原的第一流高手还是颇有不如，但若非一流高手，也绝计伤他不了。

武林天骄心想，耶律元宜的山寨之中，只有东海龙和西岐凤或者可以和乌蒙打成平手，要伤他还是不能，如今这两人都在山上，乌蒙在这祁连山下，又何至于有性命的危险。是以武林天骄只道是呼图赫顾念友情，暗里帮他，谎言骗他师父下去。

武林天骄恐怕呼图赫的谎言拆穿，将受师父的处罚，意欲再斗下去。但

转念一想：“ 尊胜法王已是连胜三场，我胜之不足为武，不胜反为所笑。呼图赫是他最宠爱的关门弟子，人又机智，他敢如此，定有所恃，料想不至于给师父重责。也罢，我就领了呼图赫这个人情吧。 ” 于是改变主意，不再邀斗，让尊胜法王下山。

尊胜法王跳出圈子，心里也是有点害怕遭受围攻，喝道：“ 你们若是恃多为胜，那就并肩上来！否则我就无暇和你们作车轮战了。 ”

蓬莱魔女恨他傲慢无礼，冷冷说道：“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我们只是要教训教训你，叫你知道中原并非无人，谁要杀你？请吧！ ”

蓬莱魔女说道“ 请吧 ” 二字，身形一晃，已是拦在尊胜法王的面前，但却只微一侧身，轻举拂尘，作出一个以礼相让，放他过去的样子。

尊胜法王听了她这一番刺耳的说话，怒道：“ 看你是个女子的份上，我不与你计较，走远一些！ ” 挥袖一拂，想把蓬莱魔女摔个筋斗，叫她出丑。然后嘲笑她两句，这才下山。

哪知蓬莱魔女技痒难熬，正是要引他先行出手的。尊胜法王大袖一挥，蓬莱魔女的拂尘便扫过去，冷笑说道：“ 你以为我不配教训你吗？ ”

尊胜法王吃亏在连斗三场，且又太过轻敌，不把蓬莱魔女放在眼内，他这一拂，只用了五六分功力，满以为只要使出一半功夫，已是足以使蓬莱魔女摔倒。

只听得一连串爆豆似的声响，尊胜法王的衣袖虽然把蓬莱魔女的拂尘荡开，但他的一条衣袖已是“ 百孔千疮 ”，给蓬莱魔女的尘尾刺得好似蜂巢一样。

尊胜法王又惊又气，正要再施杀手，蓬莱魔女身形一晃，早已到了三丈开外，冷冷说道：“ 你还敢目中无人么？这是你先动手的，怪不得我。好，你可以走了，走吧！你还不走，是不是想和我再较量较量？ ”

蓬莱魔女的轻功世罕其伦，尊胜法王一看，就知追不上她。而且他刚才的一拂，虽然只是用了五六分功力，但蓬莱魔女的拂尘能够将他的衣袖刺得似蜂巢一样，这份功力，即使是尊胜法王，也不能不心头一凛，想道：“ 想不到这几个青年男女，竟然都是如此了得！我的气力已然消耗不少，若还恋战下去，只怕就是这个女子，我也打不过她了。 ” 尊胜法王一来是挂虑他在山下的二徒弟，二来也是怕武、檀等人，改变主意，不放他走，那就糟了。于是，他只好忍受蓬莱魔女的奚落，蓬莱魔女一退下，他也就急急忙忙地和呼图赫下山。

上官宝珠拍掌笑道：“ 柳姐姐，你把这个秃驴教训得好！ ”

蓬莱魔女殊无得意之色，说道：“ 这蒙古国师确是武学奇才，只怕要请我的爹爹来会他，才可以和他打个平手了。 ” 明明大师是发了誓不下山的，公孙隐的半身不遂之症尚未痊愈。是以蓬莱魔女想得到的可以赛过尊胜法王的高手，就只有她的父亲了。

尊胜法王走后，众人才有空暇叙话，好友相聚，皆大欢喜，尤其是仲少符见着了上官宝珠更是高兴非常。上官宝珠把天狼岭上的母女相会之事告诉了他。

众人正要回山寨去，忽又听得远远传来的闷雷似的声响，震得山鸣谷应，吓得林鸟惊飞。

上官宝珠笑道：“ 这秃驴想必是气恨已极，郁闷难消，无缘无故地又在那里施展他的狮子吼功了。 ”

话犹未了，忽听得有“一缕”幽微的笑声，摇曳而出，宛如游丝袅空，若断若续，音细而清。尊胜法王那么强烈的吼声，竟然掩它不住。那人的笑声竟似一技利箭般刺穿了重重帷幕，又似灵蛇游走，寻隙觅罅，钻过了铁壁铜墙。听在武学行家的耳朵里，吼声与那笑声，竟是暗合攻拒之道。

忽然间，那笑声便似鹤唳九霄，好像从空中降下似的，响遏行云，吼声越发掩它不住，反而给它盖下去了。蓦然笑声停了，而余音袅袅，犹自在山谷之中回响，久久不绝！

蓬莱魔女凝神静听，现出惊喜交集的神情。武林天骄大喜叫道：“是谷涵兄来了！”

原来尊胜法王果然是遇上强敌，他碰到的是笑傲乾坤华谷涵。

呼图赫并不是说谎骗他师父下山，乌蒙在山下被华谷涵所困，虽然尚未至于有性命之忧，也的确是狼狈不堪了。尊胜法王赶到的时候，还来得及见着他的二弟子的狼狈不堪的形状。

尊胜法王一看，只见乌蒙怒极如狂，狂呼猛扑，想把对手击倒，却给笑傲乾坤拦住，冲不过去。后来乌蒙好像是放弃了要把对方击倒的念头，只希望能够摆脱对方的纠缠了，但仍然摆脱不了。他每走一步，不论是走向东还是走向西，笑傲乾坤的影子总是在他的面前出现。

笑傲乾坤笑道：“你不是说要一拳把我打死的吗？打呀！打呀！我说过要成全你的心愿，任凭你打绝不还手的，我都不怕给你打死，你怕什么？”

原来乌蒙在山下等他师父，恰遇笑傲乾坤来到，笑傲乾坤见他是个蒙古武士，在两国交兵的时候，蒙古武士来到中原，料想没有什么好事。于是笑傲乾坤遂有意试试他的功夫，将他耍戏。

笑傲乾坤虽然没有会过尊胜法王及其门下，但他行踪遍天下，见闻极广，不但自己到过蒙古，他的两个仆人黑白修罗更是在蒙古住过几年的，见过尊胜法王这一派的武功，是以笑傲乾坤也知道一个大概。一试之下，就识破了乌蒙的来历，料想他一定是尊胜法王的弟子。

笑傲乾坤最擅长以柔克刚的功夫，他平时所用的武器只是一把折扇，就能闯荡江湖，屡挫强敌，便是这种上乘内功的运用。乌蒙的武功虽然不错，尚不配称作他的“强敌”，是以笑傲乾坤将他戏耍，连折扇都无须用上。

乌蒙起初以为这个文弱书生只须自己一拳就可以将他打死，哪知在他拳脚交加之下，只见笑傲乾坤衣袂飘飘，连他的衣角都没沾上。

笑傲乾坤初时还用轻灵的身法闪开对方的攻击，待到后来，竟是任凭乌蒙打到他的身上。乌蒙是练过“混元一炁功”的，火候虽然未到炉火纯青之境，功力亦已足以裂石开碑。但那么刚猛的掌力，打到了笑傲乾坤的身上，竟似把石头丢到水里一般，只能荡起一点点涟漪，使到笑傲乾坤的衣裳起了一些皱纹而已。笑傲乾坤拢手袖中，任凭他打。只是使出了上乘内功中的一个“卸”字诀，就把他打来的力道全都消解了。

乌蒙被他戏耍了半个时辰，打不倒对方，要摆脱也摆脱不开。笑傲乾坤毫无伤损，他却已是气喘如牛。

尊胜法王看见弟子被人耍弄，弄得这么狼狈的模样，又惊又怒，喝道：“乌蒙退下！”“你是什么人，胆敢戏侮我的门下弟子！”冲向笑傲乾坤，蓦地就是一声大吼，吼声震撼山谷，久久不绝。乌蒙虽学过“狮子吼功”，也觉得抵受不住，连忙堵上耳朵。

笑傲乾坤笑道：“原来佛门的狮子吼功也不过如此！”笑声也是绵绵不

绝。吼声笑声，相互攻拒，未曾交手，先就比上了内功。笑声终于压倒了吼声。这就是蓬莱魔女等人在山上听到的结果了。

但虽然如此，笑傲乾坤获得上风之后，也还是感到胸中气血翻涌，心头如受震荡。“这尊胜法王武功纵非天下第一，也的确是名不虚传了。”笑傲乾坤心想。但他还不知道尊胜法王已经是接连打了三场哩。

殊不知笑傲乾坤固然是暗暗吃惊，尊胜法王更是吃惊不小。他也是一样的胸中气血翻涌，在默运玄功，气达重关之后，方能平静下来。心中想道：“中原怎的竟有这么多的能人，今天碰到的几个人都是年纪轻轻，我竟然都降伏不了。”雄心受挫，不觉气馁。

但尊胜法王究竟还是个自视极高，不肯服输的人。心想：“对方只是一人，这人的年纪比那个武帮主和武林大骄还轻，我若然单打独斗还是胜他不了，以后还如何称霸武林？今日倘不把他除掉，几年之后，我更不是他的对手。”尊胜法王当然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在连打三场之后，功力已经打了个折扣，但想着自己还有许多杀手功夫未曾使出，倘若能够除掉笑傲乾坤，也可以减少一个将来可以和他争霸的对手。于是抱着迫切的求胜之心，趁着笑傲乾坤笑声方歇，正在运气调元之际，立即喝道：“好，你再接我一招。”捏了一个“印诀”，一掌便打过去。

这是西藏密宗的“大手印”功夫，专伤奇经八脉，与佛门正宗的大乾般若掌有异曲同工之妙。笑傲乾坤识得厉害，心里想道：“我若与他硬拼掌力，只怕拼他不过。”当下张开折扇，笑道：“佛门弟子，切戒贪嗔。你心中烦恼，我替你扇一扇凉。”

尊胜法王大怒喝道：“你敢戏我！”大手印劲疾印下，手指触着折扇，只觉对方有一股极柔和的力道发出，扇面竟似涂上了一层油脂的，滑不留手！笑傲乾坤的折扇一挥一拨，就把尊胜法王的大手印解了。笑道：“还好，扇子没有给你撕烂。”

笑傲乾坤这一招表面看来，好像是漫不经意、轻描淡写地就化解了对方的掌力，其实已是用出了平生本领。折扇收回之际，竟是不由自主地打了几个盘旋。

尊胜法王猛扑过去，呼呼呼连发三掌，一掌猛过一掌，前一道掌力未曾消逝，后一道掌力又加上来。这连环三掌有个名堂叫做“龙门三鼓浪”，掌力尽发，当真是有如排山倒海。而且他所用的乃是能伤奇经八脉的般若掌力，更是厉害无比。

笑傲乾坤弯下了腰，叫道：“好厉害的掌力！”作出禁受不起的模样。尊胜法王“哼”了一声道：“你也知道厉害了么？”话犹未了，笑傲乾坤折扇一指，突然长身而起，脚步踉跄，醉汉似的倏然间就欺到了尊胜法王的身前。这“醉八仙”的步法奇妙绝伦，尊胜法王以为他着了自己的掌力，防备又未免稍微松懈，想不到他竟会如此冒险进攻，冷不及防，“卜”的一声，胁下的“愈气穴”已是给他点着。

笑傲乾坤一跃退出，哈哈大笑，说道：“大和尚，对不起，你已输了，我可没工夫陪你戏耍啦！”他知道以尊胜法王的功夫，点着了他的穴道也未必就能够令他不能动弹，但至少他也要运气冲关，用上个一时三刻才能解开穴道。

笑傲乾坤揶揄了对方几句，正要不顾而去。哪知笑声未歇，尊胜法王猛的又是一掌发来，喝道：“谁敢说是佛爷输了？胜负未分，你就想走？”

笑傲乾坤想不到对方居然能够在片刻之间便能自解穴道，这一次就轮到了他吃了“轻敌”的亏了。幸好他轻功超卓，一觉不妙，立即脚尖点地，身形平地拔起，借着对方的那股猛力，半空中一个筋斗，翻出三丈开外，落下地来，面不改色，衣袂飘飘，姿势美极。

尊胜法王正要再追过去，忽听得有人拍掌笑道：“妙呀，妙呀！大和尚你打不着人，却已给人点着了穴道，你还不认输么？”

原来是蓬莱魔女与武士敦、武林天骄等人来到，拍掌嘲笑尊胜法王的是武林天骄。

笑傲乾坤笑道：“大和尚，咱们各自输了一招，算是扯了个直。你要再打，我也奉陪。”他可不愿占尊胜法王的便宜。

尊胜法王一声长叹，厉声说道：“今日算是我栽在你们这几个后生晚辈的手里，但我的武功如何，你们当亦知道。凭你们这几个人，也决难抵挡纵横天下，所向无敌的蒙古铁骑！俗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们再思三思！”说罢，携了乌蒙与呼图赫扬长而去。武士敦等人不愿倚多为胜，当然也就让他走了。

笑傲乾坤道：“原来你们都已是和他交过手的了。”问明了众人和尊胜法王交手的经过，始知他是接连打了三场才碰着自己的。笑傲乾坤虽然骄傲，心里也是不禁有点骇然。

武士敦道：“这和尚倒也不是虚声恫吓，铁木真统一蒙古之后，灭国无数，武功极盛，蒙古骑兵的确是所向无敌的。如今他亲自统兵，前来蹂躏中原。咱们是得认真对付才好。好，咱们这就上去与耶律元宜计议计议吧。”

武林天骄重见好友，欢喜之极，紧紧握着笑傲乾坤的手，笑道：“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当真是想煞我了。清瑶说你留守山寨，我还以为你不会这么快来的呢！”

笑傲乾坤笑道：“檀兄，相别一年，你的身体、武功两俱恢复了。可喜，可贺！”

武林天骄道：“你的武功也越发越精进了。”笑傲乾坤道：“听说你新创了一套落英掌法，几时咱们再切磋切磋。”武士敦笑道：“你们两个好朋友一见面就谈论武功，可把柳女侠冷落啦。”武林天骄笑道：“不错。你们两口子多时不见，也应该叙叙啦。”说罢便与武士敦走在前头，故意让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留在后面。

笑傲乾坤与她虽然只是小别三月，但却是朝夕相思，此时相见，满怀欢悦，说道：“蒙古伐金的消息我们已知道了，金虏忙于对付大敌，无暇顾及我们山寨。有珊瑚留守，想也放心得下。所以我抽身来此，你不怪我么？”

蓬莱魔女道：“你来了也好，这里正需要人。”

笑傲乾坤道：“你见了爹爹没有？”蓬莱魔女道：“没有。我刚刚赴了天狼岭之会来的。”

笑傲乾坤听她说了天狼岭上的所见所闻，好生慨叹，说道：“公孙奇如今弄到半死不活，这都是他自作自受。不过柳元甲与太乙那两个老贼也实在是太可恶了！”跟着低声说道：“但如今正是多事之秋，咱们的婚期恐怕也要拖迟了。”

蓬莱魔女面上一红，说道：“这许多年都过去了，再迟一年，又有何妨？”

笑傲乾坤道：“我现在正碰到一件头痛的事情，想到西夏去走一趟。”

蓬莱魔女诧道：“你要到西夏去作什么？”

笑傲乾坤道：“ 黑白修罗和我的关系你是知道的，他们和我名份上算是主仆，其实乃是朋友。他们在西夏出了事了。 ”

原来黑白修罗乃是天竺的一对孪生兄弟，在西藏长大，专做珠宝买卖，往来于蒙古、金、夏、天竺、波斯各国之间。他们做珠宝买卖却并非纯粹商人，有珍奇的宝物他们买不来也会偷的。有一次他们盗取一个蒙古王公的珠宝，险些失手被擒，是笑傲乾坤救了他们，从此结识。黑白修罗感他救助之恩，又佩服他的武功，于是以仆人自居，愿意跟随笑傲乾坤，任凭他的使唤。这许多年来，他们对笑傲乾坤的确是忠心耿耿，也帮忙笑傲乾坤做过不少事情。虽然笑傲乾坤并不把他们当作仆人看待。

蓬莱魔女吃了一惊，说道：“ 他们的武功很不错呀，却在西夏出了什么事了？ ”

笑傲乾坤道：“ 他们这次是在西夏失手被擒了。承办的官员把他们当作重犯，关在西夏的天牢里面，其实是想敲诈他们的珠宝。黑白修罗性子倔强，一来不甘平白损失；二来他们的珠宝是分散收藏的，蒙古、天竺、波斯各地都有，也实在难以取来贿赂西夏的贪官，是以现在还在西夏的天牢中受难。他们的一个同党给我送来了讯息，希望我去援救他们。 ”

蓬莱魔女道：“ 其实他们这许多年来的积聚已经不少，也应该金盆洗手的了。不过，他们既然出了这样麻烦的事情，你也是应该去救他们的。可是现在又正碰着蒙古入侵之际，事有缓急轻重之分，我看还是对付了这场战事再说吧。 ”

笑傲乾坤道：“ 不错，我也是这样想。好在西夏的贪官要迫他们吐出赃物，他们挨刑受苦难免不了，性命却是无妨。 ”

说话之间，已经到了山上的大寨，耶律元宜早已得了报告，和赫连清云、赫连清霞姐妹出来迎接他们了。

武林天骄与妻子小别两月，此际重逢，倍觉恩爱。其他人等，与好友相逢，也是不胜欢喜。当晚耶律元宜就摆下盛大的接风酒款待他们。

耶律元宜与众人商议，定了个“ 保境安民，静以观变 ”的策略。蒙古兵未曾杀到之前，山寨暂不发兵。当然山寨上下，加强守备，那是不在话下的了。

过了三天，平安无事。距离他们最近的那一支蒙古骑兵，停顿在乌兰浩特，也还在三百里之外，没有继续进军。

第四天的中午时分，却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陌生人前来拜山。耶律元宜打开巡山头目送来的拜匣，只见大红帖上写的是“ 李长泰 ”三字。

耶律元宜怔了一怔，说道：“ 这人是谁，武帮主你可知道？ ”武士敦交游最广，也不知道。

巡山的头目说道：“ 这人是闯过了第三重的关卡才给我们发现的。他说是有机密之事，求见寨主。急于求见，未依常礼，请寨主原谅。 ”

耶律元宜说道：“ 山寨正是要用人的时候，江湖豪杰，不拘小节，那也是常有之事。请他进来吧。 ”

武士敦道：“ 我替你迎接客人。 ”出去一看，只见李长泰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短须如乾，相貌甚是威武，武士敦有心试试他的本领，伸手与他一握，说道：“ 难得李兄光临，请！ ”李长泰与他一握之下，微微“ 噫 ”了一声，说道：“ 阁下想必是丐帮的武帮主了，佩服，佩服！ ”

武士敦这一握用了七八成的功力，试出对方的功力只是比他略逊一筹，

但虽是略逊一筹，他能够立即识破武士敦的家数来历，见闻之广博，武学造诣之深厚，也是足以惊人的了。武士敦不过是想试一试招而已，试出了对方的深浅，也就放开了手，相互说了一声“佩服”。

李氏泰进去见了耶律元宜，说是有要事奉商，言下之意，似乎是不便当众倾淡。耶律元宜笑道：“这几位都是小弟的好友，有话但说无妨。”当下依次给他介绍了笑傲乾坤、蓬莱魔女、武林天骄与东海龙、西岐凤等人。李长泰大大吃惊，说道：“当世英雄，几乎齐集于此。小弟此来，真是幸会了。”

李长泰说出来意，众人方知，原来他并非投奔山寨的江湖豪杰，而是西夏派来的使者。

李长泰说道：“敝国国主对耶律将军心仪已久，耶律将军遭受亡国之痛，志图恢复大辽；敝国也屡受金国欺侮，如今又在蒙古铁蹄的威胁之下，岌岌可见。辽夏的境遇大致相同，似乎可以同心合力。是以敝国国主拟请耶律将军命驾敝邦，共商大计。”

西夏本来是个大国，但现时已是国势衰微，降为金国的属国。在辽国灭亡之前，和西夏的邦交和战不定，但大体上还算得是相当和好的。

耶律元宜因为战局关系，不能离开山寨，只能答应李长泰待局势平定之后，那时若果抽得出身，再到西夏观光。

当晚设宴款待贵宾，笑傲乾坤、武林天骄等人作陪客。李长泰的身份与尊胜法王不同，众人都把他当作朋友看待，频频劝酒。李长泰酒量甚豪，谈锋亦健，和大家谈得很是投机。

座中武士敦乃是海量，笑傲乾坤的酒量也很不差，他们两人和李长泰喝得最多。李长泰酒酣之后，向众人作了一个罗圈辑，说道：“各位都是当世英豪，几时光临敝国，容小弟稍尽地主之谊？”江湖好汉讲究的是千金一诺，众人因为不能肯定，是以对李氏泰的邀请，只有含糊回复，大意都是说若有机缘得到西夏，自当去拜访他。只有笑傲乾坤言道：“李兄盛情拳拳，他们不去，小弟一定要去叨扰李兄的。说不定我还要带几位朋友来作李兄的不速之客呢。”李长泰哈哈笑道：“但得光临，朋友越多越好。华兄几时和贵友驾到，小弟定当陪你们作平原十日之饮！”武士敦等人不知有黑白修罗之事，只道是笑傲乾坤酒后轻于然诺。

当晚尽欢而散，笑傲乾坤待到三更时分悄悄起来，一个人到客舍去拜访李长泰。原来笑傲乾坤因为在席上不便和他谈及黑自修罗这件案子，这件案子涉及西夏官场的黑幕，对黑白修罗也不是光彩的事情，因此笑傲乾坤只能在夜深人静之时，去找李长泰说个人情。

笑傲乾坤心里想道：“李长泰在西夏身居高位，看来也是个够朋友的人，西夏对我们又正有所求，想来他会答允。这件案子若得他从中调停，从轻发落，黑白修罗可以免受苦刑，我也可以无须劫狱了。”

这种尴尬的案子，也唯有如此处理才最适宜。不过笑傲乾坤想得如意，结果却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

到了客房，笑傲乾坤看见里面没有灯火，知道李长泰已睡，便轻轻弹了几下窗门，叫道：“李兄，李兄！”心想：“武功高明之上，即使已在梦中，只要有轻微的声息，也会立即醒过来的。”哪知他弹了几下，房中却是毫无反应。

笑傲乾坤心道：“难道他是因为饮酒过多，当真已是烂醉了？”

凝神一听，听得里面呼吸的气息甚是粗重，笑傲乾坤是个武学大行家，

吃了一惊，心里想道：“李长泰是个内功造诣很深的人，喝醉了酒，呼吸的气息也不应如此粗重？”于是一面再叫“李兄！”一面就推开房门进去。那房门竟是虚掩的，一推便开了。

房门推开，笑傲乾坤的一只脚刚刚踏进去，忽见白光一闪，李长泰躲在门后，竟然对他冷不防的就是一刀。

笑傲乾坤做梦也想不到李长泰会突然斩他，幸亏他本领高强，一见刀光，立即缩脚，挥袖一拂，“嗤”的一声，袖子给割了半截。笑傲乾坤连忙叫道：“李兄，是我，华谷涵！”

李长泰闷哼一声，追出院子，喝道：“奸贼，我，我与你拼了！”声音嘶哑，显然受了重伤。

笑傲乾坤连避三刀，叫道：“小弟是华谷涵呀，小弟可并没得罪老兄。”月光之下，只见李长泰脸上的肌肉扭曲变形，双眼好像喷得出火似的通红，状若疯狂，对华谷涵的说话竟似听而不闻，依然是挥刀乱斩。

笑傲乾坤暗暗叫声“苦也！”他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一看这个情形，已知李长泰是中了毒又受了伤，故而神智不清，认不出人了。

李长泰怒极发疯，虽然受了伤，气力还是很大，刀法也快到了极点，一口气劈了六六三十六刀，笑傲乾坤险些给他劈中。

笑傲乾坤没法，只好使用折扇招架，冷静对付，过了十数招，找着对方一个破绽，折扇一举，点了李长泰的麻穴。李长泰“卜通”摔倒。

院子里有半桶清水，是浇花用剩的。笑傲乾坤含了一口冷水，朝李长泰面上一喷，叫道：“李兄，醒醒，你看看我是谁？”李长泰睁开双眼，有气没力的“哼”了一声，但看那神气，似乎已经认出了笑傲乾坤。

笑傲乾坤解开他的穴道，说道：“是谁害了你的？”李长泰喉头咯咯作响，似是筋疲力竭，有话说不出来。

院子里的打斗惊动了众人，蓬莱魔女第一个来到，一看情形，无暇细问，剥了一瓣天山雪莲，立即塞进李长泰口里。

过了半晌，李长泰这才说出话来：“华兄，我不行了。求你，求你把这刀送还我的家人。”

耶律元宜、武林天骄、武士敦等人来到，见状都是大惊。

耶律元宜连忙在他耳边大声问道：“害你的人是谁？”李长泰道：“请告国王，提防萧家。……”但害他的人的名字，他却是说不出来了。大山雪莲虽然能解百毒，但他中毒太深，天山雪莲也不过只能使他多延一口气而已。

耶律元宜又惊又怒，立即下令搜查刺客，武林天骄，赫连清霞、蓬莱魔女各人并且自告奋勇，下山去追。闹到了天亮，刺客早已是鸿飞杳杳，武林天骄等人追到了三十里之外，也并没有发现一个可疑的人。正是：未成使命身先死！疑案平添又一宗。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一一六回　甘冒干戈探疑案　惊心烽火撼危城

寨中高手如云，防卫又是十分严密，居然给刺客潜入，来去自如，此事实是难以想象，思之令人不寒而栗。

防卫的疏漏固然值得忧虑，另外还有一个更令人头痛的问题：一国的使者死在他们的山寨之中，死得莫名其妙，这样一个无头公案，作为一寨之主的耶律元宜，却怎生向西夏交代？

笑傲乾坤收起李长泰临终之际交给他的那柄宝刀，说道：“如今正是战局紧张，密云不雨之际，耶律寨主是绝不能离开山寨的。李长泰临终托我，死生一诺，我岂能负他所托？我代寨主去西夏一趟吧。”

耶律元宜道：“此事只怕甚难解释，西夏国主能不怀疑是咱们害了他的使者么？”

笑傲乾坤道：“咱们只能以诚待人，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他们。他们不相信，那也没有办法，去却总是要去的。”

耶律元宜点了点头，说道：“也只能如此了。不过如今前方正有战事，离山百里之外，就有蒙古的骑兵，敌人是否要打到这里来也还未知道。不如等待几天，看看战局如何，再定行止吧。”

于是耶律元宜在把李长泰火葬之后，一面下令加强守卫，一面下令彻查。

寨中忙了三天，这才查出有三个喽兵已经私逃下山。一个叫张七，一个叫李六，一个叫萧五，想来用的都是假名。

这三个喽兵是在最近这三个月中间，陆续投奔山寨的，平时也没有什么表现，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喽兵。山寨的喽兵有数万之多，所以谁也没有注意他们。如今发生了这件事情，众人才知道他们乃是内奸。“内贼难防”，发生了这件事情，耶律元宜自是要更加警惕——不过，李长泰被害之谜总算是揭开了，他不是给外来的刺客所杀的。

第五天，从乌兰浩特回来的探子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蒙古突然退兵。

再过两天，续有探子回报。东、北两路的蒙古大军亦已退却。东路的蒙古骑兵本来就要强渡拉木伦河的，如今忽然转兵西指，前锋已经侵入了西夏境内。

至此，敌情已是可以判断分明：蒙古是舍金攻夏。可能是因为西夏在地理上足以威胁他的后方，所以要先灭西夏。

笑傲乾坤因见金境已无战事，山寨已无危险，无须这么多人留下了，于是决定立即到西夏去。蓬莱魔女与他偕行。

耶律元宜本来还是不想让他们去的，理由是西夏正是漫天烽火之际，此去岂非自蹈火网？但笑傲乾坤的理由是，正因为西夏危急，李长泰临终之托，必须马上给他办到，否则只怕就是终生遗憾了。

耶律元宜也是个爽直的汉子，见笑傲乾坤坚持要去，也就不再劝阻了。当下说道：“本来是应该我去的，华兄义气深重，替我赴难，感何如之，请受我一拜。”谢过了笑傲乾坤，深吟半晌，接着说道：“杀害李长泰的仇人，我已猜到了几分来历。”笑傲乾坤喜道：“那三个内奸，寨主已经查明了他的底细？”

耶律元宜说道：“底细尚未查明，不过已是有点线索。依我推测，内奸虽有三个，主凶则是姓萧那人。”

笑傲乾坤瞿然一省，点了点头说道：“不错。李长泰最后的一句遗言是

请我转告西夏国主，要他提防萧家。那三个内奸之中有一个名叫萧五的，这萧五想必和李长泰所说的‘萧家’有关。他既然要我如此转告西夏国主，西夏国主想必也是知道那一‘萧家’是什么人家的了。”

耶律元宜说道：“西夏是否有一家出名的‘萧家’我不知道，但在我们辽国，却有一家鼎鼎大名的‘萧家’，乃是皇亲国戚。大辽的历代王后几乎都是萧家的女儿。在大辽的历史上，有好几个朝代都是由不同的‘萧太后’垂帘听政的，这情形很似檀家在金国和完颜皇室的关系一样。”

笑傲乾坤道：“原来如此，寨主可是怀疑李长泰所说的这一‘萧家’就是贵国的那一‘萧家’？”

耶律元宜接下去说道：“我们大辽被金国灭亡之后，萧家的人隐匿无踪，后来我才听到一点风声，说是国舅萧护，带了几个子侄，投奔西夏。西夏恐怕被金国知道，隐秘不宣。”

笑傲乾坤道：“若然那个萧五就是贵国萧家的人，那么他应该和你同心合力，共谋复国才是，却何以投到了山寨一直没有表露身份，甘愿做一个小喽兵？又何以暗害李长泰嫁祸于你？”

耶律元宜道：“这个我也是猜想不到，不过国舅萧护却是个阴狠的人，先父在世之时，他就曾经想要谋夺先父兵权的。但这次萧五做了这件事情，假如真的是由萧护授意的话，那就恐怕不只是为了私怨，而是另有野心极大的图谋了。”

笑傲乾坤道：“好，我这次到了西夏，替你查明此事。”

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即日离开山寨，策马西行。西夏已有好几处边境给蒙古骑兵侵入，华、柳二人绕道进入西夏，幸而没有遇上蒙古的大军。

但沿途所见，已是一片风声鹤唳的景象，难民扶老携幼流离道左，西夏的士兵也不断地向边境开去，也有在边境给打败了的残兵弱卒逃回来的，混乱情形，难以形容。

笑傲乾坤想起杜甫“兵车行”一诗：“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诗中描写的不啻就是目前的景象。心中不胜感慨。

难民挤拥道路，华、柳二人虽有快马，每日所行亦不过百里。这一日他们进入了“帽儿山”山区，山的两面是大草原，东面数十里外有一座大城名为“乌梁海”，是西夏的名城。守城的是西夏大将高令公，高令公以善战著名，手下有精兵十万。走难的百姓到了这儿，大家都喘过口气，以为有高令公扼守乌梁海城，可以作为东面的屏障，蒙古的骑兵纵然骁勇，也决不能轻易地就攻下了这座金城汤池。高令公据险固守，最少也可以阻挡他们十天半月。

进入山区，难民也比较稀少了。笑傲乾坤说道：“看来咱们或者可以在蒙古骑兵追到之前，赶到西夏的京城。但看西夏举国慌乱的景象，只怕难以避免覆亡的命运。我很担心，在西夏败亡的前夕，天牢中的重犯恐怕会有意外的危险。”蓬莱魔女道：“是呀，咱们可得赶快去把黑白修罗救出来才好。”

正说话间，忽听得金鼓声喧，草原上两军交战的呐喊厮杀声音也听得见了。笑傲乾坤苦笑道：“刚说曹操，曹操就到。我以为在路上可以避过这场兵灾，谁知蒙古骑兵竟然这么快的来到了。”

两人登上高原，向东面望去。只见大草原上，一队队的蒙古骑兵，似浪潮般的轮番冲击。西夏士兵的人数其实比敌兵还多，但却受不了蒙古骑兵那

么猛烈的冲击。蒙古骑兵十个十个作为一队，在大混战中，每一个小队都成为一个独立作战的团体，既有整体呼应的战术，又有人自为战的骁勇。白刃相接，杀声震天，不到半个时辰，西夏兵团已是全军溃败。饶是笑傲乾坤气豪胆壮，看了这场大厮杀的情景，也不禁瞠目矫舌，叹道：“ 蒙古骑兵如此剽悍，怪不得无敌于天下！ ”

蒙古骑兵除了所乘的马匹外，每人还带有两匹或三匹空骑，一骑倒毙，立即换乘他骑。这正是蒙古骑兵的战术之一，不但在交战之时可以有备无患，平时也可利于行军的迅速。原来蒙古骑兵在长征之际，每人都是只带少许的干粮和马乳，马力乏时，可以替换，必要之时还可以把作为补充的马匹宰了充饥，是以蒙古骑兵的速度在当时乃是天下无双，一天走个三二百里，是极寻常之事。

西夏败兵在敌人追击之下，溃不成军，自相残踏，惨不忍睹。直退到山下，才稍稍稳得住阵脚。蒙古骑兵想是不把这股残敌放在眼内，也不愿消耗兵力进入山区搜索。只见尘沙滚滚，大军西去，大约又是去攻打另一座城池了。

蒙军西去，山中难民方得幸免。华、柳二人出了山区，在路上向溃兵打听消息，才知道乌梁海城前日已被蒙军攻陷，守将高令公也被活捉了去。原来高令公自恃骁勇，蒙古兵一到城下，他不采取凭险固守的战略，竟然出城迎战，不到数合，便给蒙古的神箭手哲别射伤，阵上被俘。如今蒙古兵攻陷了乌梁海城之后，又已移师攻另一座名城“ 克夷 ”（即今陕北榆林）去了。

数日之内，西夏败耗接续传来，东西北三面的防线都给蒙古骑兵突破，名城一座座的相继失陷，兵锋所指，看来蒙古的大军已是在作三面围攻西夏京城的企图。

西夏国土大半沦陷，各方逃向京都的难民和败兵更多了。虽然大家都看得到，在蒙古强大的攻势之下，京城决难久守。但京城毕竟是有重兵把守的，能躲得一时就是一时，胜于在外面毫无凭藉，任从蒙古兵的宰割。

难民败兵争相逃命，一路之上，经常有败兵抢劫难民口粮的事情发生，夺路奔逃，自相残踏的事情更是司空见惯，惨不堪言。华、柳二人把坐骑送给一家遭遇最惨的难民，这家人家的老母，妻子丧生在败兵蹄下，三个儿女也死了两个，中年的丈夫必须上顾老父，下顾孤儿，倘若没有坐骑，势必寸步难行，全家死在路上。

华、柳二人杂在逃难的人流之中，这一日幸而逃到了西夏都门，一看之下，不由得叫声“ 苦也！ ”原来京都的九个城门，全都关闭，不肯放难民入城。

难民密密麻麻地围着京城，群情鼓噪，有的难民不顾一切的就攻打城门。城上的守兵只是不肯开城，一排排的乱箭射了出来，起初还是向空中发射，吓不退难民，最后迫不得已的射人，难民给射伤的不少。

原来守卫的也有苦衷，京中贮粮有限，而且容纳的难民早已超过了限度，焉能再把这么多的难民和败兵放进去？

笑傲乾坤目不忍睹，对蓬莱魔女叹气说道：“ 战祸之惨，竟至如斯！可是咱们进不了城，却如何是好？ ”

忽听得“ 轰隆 ”声响，有一个城门给难民撞破，华、柳二人乘机和一大群难民冲了进去。守兵忙把城门堵塞，乱箭射退后来的难民，把千斤闸放了下来。但那一群业已冲了进去的难民，守城的士兵无暇顾及，也就不愿多所

杀伤，由得他们去了。

城中的秩序也是混乱之极，店铺几乎全关上了门，街上抢劫的事情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进行。华、柳二人去找客店，在路上也遇上两次，饥饿的“ 劫匪 ” 当然抢了他们的东西，他们也只是把 “ 劫匪 ” 推开就跑。

客店也很难寻找，为了怕难民涌进，十九已关门歇业，有几间未歇业的又都已客满，好不容易在比较僻静的一条小巷里找到一间，小客栈的主人看他们的样子似是有钱的贵客，狮子大开口的索了他们十倍的房钱，笑傲乾坤一口答应，另外还加给茶钱，这才得有容身之地。但也只有一间小小的房间。好在华、柳二人是订了婚的，投宿时又是报称夫妇，蓬莱魔女虽然有点难为情，也只好将就了。

草草吃过了晚饭，天还未黑，笑傲乾坤向店主人打听李长泰的住处。李长泰官居要职，在西夏也算得是个名人，笑傲乾坤一说，店主人就知道了。

店主人告诉了笑傲乾坤李邪的地址，问道：“ 客官，你和李大人是什么关系？ ” 笑傲乾坤道：“ 我是他的朋友，特来投奔他的。 ”

店主人摇了摇头，说道：“ 这个时候投奔亲友恐怕是很不适宜了。 ” 笑傲乾坤道：“ 李大人有贵国孟尝君之称，想来不至于拒纳远客。 ” 店主人道：“ 不是这样说—— ” 压低了声音，续道：“ 街上乱得很，许多歹徒乘机打劫，官宦人家，更是匪徒所要洗劫的目标。大官们都避难去了，我看你要找这位李大人也未必会在家中。 ” 笑傲乾坤心里想道：“ 一些贪官污吏，遭受民抄，这也是活该。不过李长泰似乎是个比较好的官儿，却不知是否也遭了玉石俱焚之祸？ ” 于是说道：“ 不管如何，我总要去试一试。 ”

店主人劝他不听，说道：“ 你要去可得换上一身粗布衣裳，还有你的娘子最好还是不要同去的好。 ” 笑傲乾坤谢过了他的指教，向他买了一身粗布衣裳，回房间与蓬莱魔女商议。蓬莱魔女笑道：“ 咱们虽然不怕匪徒，也还是少惹麻烦的好。好吧，你就一个人去吧。 ”

笑傲乾坤带了那柄宝刀，按址找到了李长泰的住宅，只见大门打开，并无看门人在。笑傲乾坤心想在这战乱的时候，实是难以按照客礼求见的了，于是就迳自进去。

一路进去，只见凌乱不堪，地上堆满垃圾和破破烂烂的杂物，看来是已经遭了抢掠，剩下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值一抢的了。

走到客厅，这才见着几个粗眉大眼的汉子正在那里搜索，一面搜索，一面大叫晦气。

一个流氓气十足的汉子笑道：“ 朋友，你来迟了。你自己看看，这里还有什么东西给你拿的？ ” 另一个汉子笑道：“ 我看你样子斯文，怎么也想来分我们的赃物？哈哈，你这身衣裳虽是粗布，倒也有个七成新呢！ ” 听他的口气，竟是想剥笑傲乾坤的衣裳。

笑傲乾坤苦笑道：“ 朋友，我并不是想来分一杯羹的，只是想向你们打听打听，李家可还有人在这里吗？ ” 那几个汉子捧腹大笑，笑声中忽地听到一声杀猪似的叫喊。

笑傲乾坤跑进去一看，内花厅里，只见一个魁梧的汉子正在按着一个瘦小的老头拷打。这汉子的脸上涂抹得五颜六色，就像唱 “ 大花脸 ” 的伶人一样。想是尚有几分羞耻之心，做了强盗，怕人识得他的庐山真貌。但他所用的手段却是狠辣非常，扭着那老头的双臂向后弯曲，痛得那老头冷汗迸流，杀猪般的大叫。笑傲乾坤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一看就知道这人用的是分筋错

骨手法。

笑傲乾坤大怒喝道：“你抢东西也还罢了，为何打人？”那汉子双眼一翻，看样子就要发作，却忽地变了怒容，显出惊喜交集的神气，突然松开了那老头，一抓就向笑傲乾坤抓来，叫道：“哈，原来是你拿了！”

笑傲乾坤正是要教训他一顿，这汉子不来行凶，笑傲乾坤也是要打他的。当下喝声：“来得好！”一个反手擒拿，登时破解了那汉子的分筋错骨手法，一把将他抓了起来，抛了出去。喝道：“看你还敢欺侮老弱妇孺？下次碰上了我，我就要你的命！”

这汉子给笑傲乾坤一抛，腾云驾雾地飞过了两间房间，摔倒在客厅外面的院子里。笑傲乾坤是想把他摔个头破血流，叫他知道厉害。不料这汉子摔了一跤，虽然也是摔得不轻，痛得他“哎哟哟”的大叫，可是，他随即一个“鲤鱼打挺”地跳了起来！依然能够不跷不拐地逃跑出去。并没有给摔得头破血流，倒是颇出笑傲乾坤意料之外。

笑傲乾坤刚才是在怒火头上，未暇细思，此时心念一动，方始想到：“此人的武功并非泛泛之辈，以他刚才的这一招分筋错骨手法而论，显然是曾经下过苦功的，在江湖上也应该算得是个好手了。却何以自甘下流，来做趁火打劫，乘危搏乱的流氓？”客厅里那几个地痞流氓看见那汉子给笑傲乾坤摔得这样厉害，吓得一哄而散。

笑傲乾坤虽有疑心，但此时救这老头要紧，却是无暇去追那个汉子了。

笑傲乾坤给这老头接上了臼，再给他按摩片刻，舒筋活骨。这老头子喘过口气，说道：“多谢你救了我这条老命，不过，这个人你却是得罪不起的，你赶快跑吧！”

笑傲乾坤道：“这人是谁？”

老头说道：“这人是萧家的一个教头，他虽然抹花了脸，我也认得。”笑傲乾坤道：“哪个萧家？是不是辽国投奔来的那个萧护？”老头有点惊愕的神气，说道：“你既然知道，还不赶快逃跑。萧家有十几个教头，这人还不是本领最好的呢。”笑傲乾坤笑道：“你老人家不用担心，我正是你的主人请来对付萧家的。你认得你主人这把刀吧？”

老家人眼睛一亮，说道：“不错，是我家主人所佩的宝刀。我家主人现在何处？你们是几时相遇的？”这老家人只知主人出使外邦去了，却不知主人是到耶律元宜的山寨。

笑傲乾坤不愿令他伤心，说道：“这你就不必管了。你家主人恐怕在短期内不能回来，是以托我带这把宝刀给他的家人，还有点事情要交代的。你家的夫人和公子呢？”

老家人道：“战事一起，夫人和公子就下乡避难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处。不知你的事情可不可以告诉我？我是受主人之命在这里留守的，多蒙主人一向信得过我，主人的事情多少我也知道一些。”这老家人以为笑傲乾坤不相信他，感到有点委屈。

笑傲乾坤道：“夫人和公子为何要逃到乡下避难？乡下不是更危险吗？”

老家人道：“在这里恐防遭了萧家的毒手。”

笑傲乾坤道：“对了。你家主人正是托我转告夫人和公子，要他们提防萧家的。不过，你家主人却未料到他们会躲到乡下。”

老家人叹口气道：“我们也知道这不是最妥善的办法，但却是无可奈何。俗语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蒙古鞑子杀来，还希望可以躲得过，萧家的

毒手却是防不胜防的。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夫人当机立断，战事一起，就立即避难下乡。”

笑傲乾坤道：“你家主人很得国主信任，何以却这样害怕萧家？”

老家人叹气道：“皇上固然是信任家主，但却更信任萧家！”

笑傲乾坤道：“既是同为一殿之臣，何以又结下了仇恨？”

老家人愤然说：“萧护父子当年投奔我国，我家主人只道他是日暮途穷，前来托庇。谁知他却是包藏祸心，来给蒙古鞑子卧底的！”

笑傲乾坤吃了一惊，说道：“你家主人没有密告皇上么？这是危害你们国家之事，你们的皇上总不该相信外人吧？”

老家人道：“话是这样说。可是我家主人在得了风声之后，好几次密奏皇上，皇上就是不肯相信，反而重用萧家。这又有什么办法？唉，也不知皇上是怎么想的？”

这老家人有所不知，原来西夏国君李安全就像北宋的末代皇帝宋徽宗一样，宋徽宗畏敌如虎，想与金国谋和，是以明知秦桧是金国派回来的奸细，还是要秦桧做宰相；这个李安全也是一样，他知道萧护在辽国灭亡之后，是曾先投蒙古，受了铁木真之命，再来投奔西夏作蒙古的奸细。可是他就是正想利用萧护的这重关系，准备必要时可以有人帮他向蒙古求和。

笑傲乾坤心里想道：“西夏国主没有用萧护作宰相，已经是比宋徽宗稍胜一筹了。”

老家人说道：“幸亏夫人和公子早走，自从战局紧张，京城关闭之后，这里已经遭了几次洗劫了。前几次来过的贼人之中，我怀疑就有萧家派来的人在内。不过，我识不得那么多人，刚才的那个教头，我则是认识的。”

笑傲乾坤道：“那厮好似是要拷问你索取什么东西，是么？”

老家人道：“他是来拷问我主人有甚么文书给我收藏，我说这间大屋每一片瓦每一块砖你们都曾经翻过了。哪还能收藏什么东西？后来他又拷问主人这柄宝刀的下落。恰巧这个时候，恩公你就来了。要不然，小人只怕要吃更多的苦头呢。”

笑傲乾坤恍然大悟，心道：“怪不得那厮一见我，就说什么东西是我拿了，原来是指这柄宝刀。”笑傲乾坤本来想把这柄宝刀交给老家人的，看了这个情形，想想不妥，决定还是自己暂时代为保管。

老家人苦笑道：“这次的洗劫应该是最后一次了，现在当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人家拿的了。”

笑傲乾坤道：“我看你也不必在这里看守了，这点银子你拿去，随便找个地方避一避吧。你已经是尽忠职守，很对得住主人了。”

老家人谢过了笑傲乾坤，说道：“恩公，你打了萧家的教头，也要多加小心才是。没什么事，最好不要在街上露面。”

笑傲乾坤笑道：“别处不去，萧家我恐怕还是要去一趟的。”

当下，笑傲乾坤向那老家人问了萧家的住址，便即离开。外面有几个鬼头鬼脑的人正在窥探，见他出来，一哄而散。

笑傲乾坤不理他们，独自在街上行走。不过他也不想白天就去萧家，心中思忖：“李长泰托我将他的遗言带给西夏国主，这个昏君肯不肯听是他的事，我却不能负朋友之托。”

到了王宫外面，只见宫门紧闭，外面连一个守门的卫士都没有。只是在墙头的箭垛上，隐隐可以看见露出来的弓箭。卫士紧张守备的情形不难想象。

笑傲乾坤哑然失笑，心想：“李安全（西夏国主）只想保自己的安全，畏敌如虎，胆小如鼠，他连宫门也不敢打开，当然是不敢随便接见外人的了。我且回去和清瑶商议了再说。”

笑傲乾坤返回所住的客店，走了一会，发觉似乎有人跟踪，笑傲乾坤不动声色，到了冷巷，突然回头抓着他们，冷笑说道：“你们跟我做什么？”给他抓着的是两个獐头鼠目貌似流氓的人。

那两个人叫苦不迭，开头还在抵赖，后来吃不过苦头，只好承认是想抢笑傲乾坤的东西。

街上劫案之多，多如牛毛，这两个人直认抢劫，料想笑傲乾坤也不能拿他们怎样。

笑傲乾坤心中有数，揪住他们不放，说道：“我有什么东西值得给你们抢的？快说实话，否则叫你们吃苦头。”一个说道：“你老这件长衫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说道：“我有三天没吃饭了，你老可否施舍两个小钱？”

笑傲乾坤冷笑道：“你们倒是说得可怜。”把那个向他讨衣裳的贼人所穿的袍子一揪，那件袍子是布面皮里的，笑傲乾坤冷笑道：“你穿的是皮袍却要我的粗布长衫？”反手“啪”的一下打了另一个贼人一记耳光，说道：“你满面红光，竟敢说三天没有吃饭！”

那两个人叫苦道：“小的是不合贪心，不过也没有抢着你老的东西，你老就高抬贵手吧。”

笑傲乾坤道：“你说实话，我就放你。你们是不是萧家的人。

想要的恐怕是我这柄宝刀吧？”

那两个人面色大变，一个说道：“什么萧家，我们的同伙可没有姓萧的。”一个说道：“小人其实只是小偷，可不敢弄刀弄枪。你这柄刀送给我我也不要。”

这两人大耍无赖，一时间笑傲乾坤是拿他们没法，心里想道：“看来多半是萧家的人，但没有凭据，万一不是，我施严刑迫供，那就冤枉了他们了。”

正自踌躇，忽听得马靴踏地的“拓拓”声，一队士兵正从街上经过。那两个贼人立即大叫：“有人抢东西呀，快来救命！”他们竟然贼喊捉贼！

笑傲乾坤当然不会害怕一队士兵，但若给他们解回官衙审问，可是麻烦，他又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些士兵打个落花流水，无可奈何，只好先求脱身。

笑傲乾坤气得七窍生烟，把那两个贼人像小鸡般提起来，摔他们个发昏二十一，这才一溜烟地上了屋顶逃跑。兵士们大叫：“捉飞贼，捉飞贼呀！”当然也只是虚张声势，胡嚷一通而已。

笑傲乾坤急着回去见蓬莱魔女，不过，他也是个江湖上的大行家，心里想道：“这两个小贼脓包之极，料想只是给萧家作耳目的人。若要抢我的宝刀，萧家应该派本领更高的人来。”笑傲乾坤断定了他们是想要跟踪，可就不能给他们发现住址了。于是兜了两个大圈，这才回到客店。此时已是二更的时分了。

店主人开门接他进来，埋怨道：“你怎么这样晚才回来？刚才有公人查店，你不在这儿，我很费了一番唇舌，还花了十两银子茶钱，这才没事。”笑傲乾坤把两锭元宝送给店主人，说道：“我不能累你破费，这二十两纹银你收下吧，这里每晚都有人来查夜的吗？”

店主人接过元宝，眉开眼笑，一五一十地告诉笑傲乾坤道：“是呀，我

也觉得有点奇怪，自从风声吃紧之后，街上的劫案多如牛毛，官府早已无暇理了。盗贼都无暇理会，查夜的事情那就更少了。尤其小店是在这条小巷，油水不多，平时都很少公人到的。今晚的查夜，还是一个多月来的第一次呢。”

笑傲乾坤道：“他们可有啰唆我的娘子没有？”

店主人悄声说道：“这次查夜的公人，对男客特别认真，对女客却没怎样啰唆。那个队长特别向我打听一个人——”说至此处，把眼望着笑傲乾坤，带点“卖弄”以及“讨好”的神气，引笑傲乾坤发问。

笑傲乾坤道：“哦，他们向你打听的是何等样人？”

店主人道：“他们问有没有一个二十多岁、南方口音的汉人在小店投宿。”

笑傲乾坤心头一动，神色不变地笑道：“哦，他们打听的这个人倒是有点像我呢！”

笑傲乾坤笑得坦然，店主人毫无怀疑，跟着笑道：“是呀，我就是因为怕惹麻烦，所以他们问起我你是什么模样的客人之时，我就说你是一个中年胖子。他得了我的茶钱，也就没有怎样啰唆了，问到娘子之时，只是问了几句。当然，我知道他们要捉的人绝不会是你这样豪阔的相公的。不过，总是少惹麻烦的好，你说是吗？客官，你不怪我把你说成一个大胖子吧？”说罢哈哈大笑。

笑傲乾坤情知店主人是得过了他的好处才替他瞒的，当下笑道：“你应付得很好，实不相瞒，我的确是最怕招惹麻烦。”当下再打赏了店主人十两银子，便自回房。

笑傲乾坤轻轻扣门，低声说道：“清瑶，我回来了。”听不到里面的回答，笑傲乾坤大为奇怪，推开房门一看，房中灯火未灭，却是不见蓬莱魔女在内。

笑傲乾坤心里想道：“难道是清瑶等得心焦，出城去找寻我了？还是她也碰上了什么事呢？”他知道蓬莱魔女轻功在他之上，与其出去找她，倒不如在房中等她，免得彼此找寻，反而错过。“清瑶比我机智得多，想不至于出事。”笑傲乾坤心想。

等了大约一炷香时刻，忽觉微风飒然，一条黑影穿窗而入，果然是蓬莱魔女。

蓬莱魔女道：“你回来了，见着李长泰的家人没有？怎么宝刀还在你的手上？”

笑傲乾坤笑道：“我的说来话长，先说你的。你为何溜了出去？”

蓬莱魔女道：“查夜之事，你知道了没有？”

笑傲乾坤道：“店主人告诉我了，多亏他的打点，据说对你并不怎样啰唆。”

蓬莱魔女道：“他们是想盘问我的，却给我使个巧计打发了。”

笑傲乾坤道：“哦，什么巧计？”

蓬莱魔女道：“我不耐烦受他盘问，把一根尘丝藏在指甲缝里，用长袖来作遮掩，悄悄一弹，尘丝刺着了他的麻痒穴，哈，这一下他可难受了。”蓬莱魔女想起那人哈腰缩背，愁眉苦脸，浑身像打摆子一般不住颤抖的怪样子，兀是忍不住笑了出来。

蓬莱魔女笑过之后，说道：“那人忍不住的发痒，却不知是我捣的鬼，看来他可能是以为自己突然间得了什么怪病，于是慌里慌张的就哈腰走了。”

笑傲乾坤笑得打跌，说道：“幸亏你这么摆布了他一下，要不然他虽然

得了店主人的银子，只怕也还是啰唆你的。”
蓬莱魔女道：“我打发了那班人之后，回到房中，等了许久，还不见你回来，正自心焦，忽地闻到一股异香。”
笑傲乾坤道：“是有人对你使用迷香？”
蓬莱魔女道：“不错。而且是天下最厉害的一种迷香。那是魔鬼花的香气。”
笑傲乾坤诧道：“难道是太乙这老贼也来到了这儿了。”
蓬莱魔女道：“我起初也这么想，于是我装作香迷的样子，倒在床上，想引他进来，出其不意地便可伤他。谁知那人机灵得很，人不进来，暗器先打了进来，这一来我可不能不追出去和他动手了。那人不是太乙。”
笑傲乾坤道：“我也想得到不是太乙，太乙是知道你有天山雪莲的，天山雪莲能解魔鬼花之毒，他明知无效，怎会对你使用。而且以这老贼的武功，房中只你单独一人，他自视甚高，想来也还不屑于使用迷香。但不是太乙，却又是谁呢？”蓬莱魔女道：“是一个短小精悍的汉子，他见我已经发觉了他，立即就跑。我未能和他交手，便给他溜了。”
笑傲乾坤说道：“以你的轻功也追不上他？”
蓬莱魔女道：“我穿窗而出，他已经跑进一条巷子，这里不是大街，狭窄的横街冷巷纵横交错，我路不熟，给他几个巷子那么一兜，就不知道他藏在哪里了。”
笑傲乾坤心想：“虽然如此，但这人躲得过清瑶的追踪，本领也很是不弱了。”
蓬莱魔女道：“你今晚遭遇又是如何？”
笑傲乾坤讲了在李家的所见所闻，蓬莱魔女听得很仔细，听完之后，如有所思。
笑傲乾坤道：“你可是发现什么疑点？”
蓬莱魔女道：“萧家的人为什么对李长泰的那柄佩刀如此看重，必欲得之而后快？”
笑傲乾坤挣挣地弹了两下，赞道：“端的是一柄宝刀！”蓬莱魔女道：“宝刀确是宝刀，却还未能解释我心中的疑问。”正是：
一刀叠见风波起，烽火危城破案难。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一一七回　宝刀藏秘滋疑窦　锦帐囚人叹贵妃

笑傲乾坤忽道：“你听得出来么？这响声有点奇怪！”蓬莱魔女道：“什么奇怪？”笑傲乾坤又在刀背上挣挣弹了两下，说道：“如果刀柄是实心的，响声应该稍微重浊，不似现在的轻清。”原来笑傲乾坤妙解音律，他从制作乐器的原理省悟是个空心的刀柄。

蓬莱魔女道：“这样微妙的差异，我可是分别不出。”笑傲乾坤道：“咱们立即便可打破疑团，借你的剑给我一用。”在刀柄上轻轻一划，开了一道裂缝，拿灯火一照，剑柄果然是空心的，中间有香骨般大小的细长孔道。

蓬莱魔女道：“里面似乎藏有东西。”用绾发的玉簪插进去一撩，将那东西挑了出来，却原来是一根纸条，打开一看，里面写着密密麻麻的蒙文。笑傲乾坤会说蒙古话，蒙古文他却是一个不识。

笑傲乾坤道：“这纸条咱们先收好了；待救出黑白修罗，再去找萧护算帐。”

笑傲乾坤日间游荡之时，早已打听了天牢的所在。两人计议已定，便即夜探天牢。

西夏的天牢围墙高逾三丈，但却也难不到华、柳二人。墙头上并无守卫，两人上了墙头，只见院子里有几个狱卒，没精打采地巡逻。笑傲乾坤悄声说道：“想是因为外间风声太紧，本来应该是防守森严的天牢，他们亦已无心于尽忠职守了。这倒是咱们劫牢的好机会。”蓬莱魔女点了点头，说道：“不必多所杀伤。”拂尘一甩，飞出几根尘丝，那几个狱卒给尘丝刺着穴道，登时呆若木鸡，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跳下墙来，做声不得。

华、柳二人迳自进去，踏入内院，发现有间房间灯火未灭，里面传出嘈嘈杂杂的人声。

“蒙古的大军听说已经过了冷水滩，玤州也已丢了。蒙古的骑兵快得像旋风，说不定明天一觉醒来，京城早已失陷，满街都是鞑子了。”

“明天就来？那是不会这样快的！不过，京城失陷，总是几天之内的事了！”

“是呀，咱们可得趁早打点后路才是。莫不成当真要给这班死囚陪丧么？”

“逃又逃得到哪里去？”

“逃不出去也要想法子躲一躲呀！我倒有个主意，趁这机会先发一笔横财再说。有了钱，逃难也好，躲难也好，总是方便一些。”

“对，这里的犯人反正都是死囚，不是死囚也是终身监禁的重囚，在这大乱的时候，咱们还在这里看守什么？干脆把他们都杀了，分了囚粮，分了他们的财物，来一个卷堂大散！”

“对，对！可是也得准备好些，一动手就要干净利落，斩尽杀绝！切不可让他们知道风声。”

“我也同意杀掉囚犯，不过有几个大肥羊咱们似乎还可保留。”

“你是说那黑炭头么？不，这头肥羊恐怕咱们是吞不下的，还是一刀杀了的好！”

里面七嘴八舌的议论纷纷，外面蓬莱魔女听了可是气炸心肺。不问可知，这间房间乃是看守的房间，狱卒正是商议谋杀犯人。

蓬莱魔女道：“他们如此狠毒，好，咱们先给他们来一个斩尽杀绝。”

笑傲乾坤笑道："天下的狱卒有几个不狠毒的？你才说过不多所杀伤呢，怎的又要大开杀戒了？"蓬莱魔女道："我是气他们不过。"笑傲乾坤道："我又何尝不气，不过，咱们紧要的是救人，不是杀人。大杀一通，事情反而会弄糟了的。"

蓬莱魔女点了点头，说道："好，那么咱们使用那筒迷香吧。"

两人悄悄的走近那间房子，蓬莱魔女点燃迷香，喷射进去。这是天下最厉害的迷香，里面的人刚刚感觉有异，有一个失声叫道："咦，哪里来的这股香味？"话犹未了，只听得"卜通"、"卜通"的倒地之声此起彼落，但仍有一人夺门而出。这个人就是最先发现迷香的人，他的身份是内廷卫士，派到天牢协助看管死囚的，练过内功，是以一时尚未昏倒。

可是他一跑出来，脚步亦己是踉踉跄跄，摇摇欲坠了。笑傲乾坤一把抓着了他，喝道："你要死要活？"把天山雪莲在他的鼻端一晃，那人神情稍稍清醒，看见蓬莱魔女的剑尖正对准他的喉咙，吓得几乎又要昏了过去。半晌说道："好，你们要什么？"笑傲乾坤道："黑自修罗在哪号监房，带我们去！"

那人似是怔了一怔，讷讷说道："黑白修罗，这，这个——"蓬莱魔女斥道："什么这个那个的？难道你不知道他们关在什么地方？快快带路！"那人顾全性命要紧，心里想道："我何必给她说得那样清楚，那日的事情，倘若给她知道，说不定还会怪到我的头上。"于是忙不迭地答道："知道，知道。两位请跟我来。"

到了一个大号的监房前面，看守见这卫士带了两个陌生男女来到，颇感诧异，正要盘问，笑傲乾坤出手如电，已是点了他的穴道。

笑傲乾坤道："清瑶，你在外面把风。"拔出李长泰给他的那柄宝刀。一试之下，果然是削铁如泥，监房的那把大铁锁一下就给他劈开了。

打开牢门进去，亮起火折，只见约有三四十个囚犯披枷带锁的囚在其中，这群死囚看见牢门打开，有人进来，不知出了什么事情，发一声喊，都拥上来。

笑傲乾坤叫道："你们不必着急，我是来救你们的，等下就放你们出去。你们别吵，黑白修罗在不在这里？"

嘈嘈杂杂的声音静寂之后，笑傲乾坤方始所得一个有气没力的声音叫道："主公，你、你来了，我在这儿！"把眼望去，只见角落里一个囚犯颠巍巍的一步一步的缓缓移动，向他走来。这个囚犯正是黑修罗。奇怪的是，他的身上却没有枷锁。

笑傲乾坤吃了一惊，忙过去把黑修罗扶稳，说道："你受了伤了？"黑修罗道："没、没受伤，但却不知他们下的是什么毒，我的气力都使不出来。"

笑傲乾坤一看迹象，已知是中了魔鬼花之毒，这是天下最厉害的迷香，兼有酥筋软骨的作用，中了此毒，醒来之后，在七天之内，仍然是使不出气力。

笑傲乾坤心里一宽，说道："不用担忧，这毒我有药解。清瑶，把雪莲给我！"

蓬莱魔女还有一朵天山雪莲，抛了进来，笑傲乾坤剥了两瓣，说道："你把它嚼啐、吞下，多厉害的毒，也都能解。"

黑修罗把雪莲服下，只觉一缕清香直透肺腑，说不出的舒服，喜道："这药果是灵效无比。主公，想不到我还能够见你。"他的气力稍稍恢复，但还

是不能如常人那样行走。

笑傲乾坤道：“你歇一歇，不用担心，咱们一定可以走出去的。白修罗呢，他不是和你同一号监房吗？”

黑修罗道：“他给人抓去了。”

笑傲乾坤吃了一惊，说道：“怎么你们关在天牢，还会给人抓去？”

黑修罗道：“三天前，我们曾经试图越狱，惭愧得很，刚出牢门，就给人抓了。我被送回天牢，白修罗却给一个蒙古武士带走了。”笑傲乾坤道：“哦，一个蒙古武士，这一定是那个宇文化及了。”

在笑傲乾坤和黑修罗说话的当儿，有几个心急的囚犯戴着枷锁先冲出去。蓬莱魔女劝他们等待大伙儿一齐逃走，劝他们不听，也只好由他们去了。

不过片刻，忽听得惨叫之声，此起彼落，显然是那几个逃犯已遭毒手。蓬莱魔女吃了一惊，叫道：“谷涵，快些给他们斩掉枷锁！”说时迟，那时快，只觉劲风飒然，一条黑影已然扑到，急声大呼：“快来，快来，有人劫狱！”

这人一面招呼同伴，一面已是向蓬莱魔女展开攻击。蓬莱魔女剑未出鞘，拂尘一抖，先向那人拂去。这人竟然不闪不躲，一掌荡开拂尘，抢入内圈，右臂一滚一拧，使出了“鹤膊手”的招数反扣蓬莱魔女的手腕，这人一使出这招，蓬莱魔女已经知道了他是擅长于“大擒拿”的高手，同时也知道了他是什么人了。

这人的擒拿手使得凶险绝伦，但蓬莱魔女是何等样人，岂能为他所算，趁他急攻之际，防守未曾周密，五指合拢，横掌如刀，一招“刺破青天”，自对方的勾手圈中直攒上去，掌插他的太阳穴。

这汉子也好生了得，形势业已受制于人，居然在这间不容发之际，肩头一拧，避开蓬莱魔女的一插，可是他的太阳穴虽然没给插中，肩头亦已给蓬莱魔女的手指戳上，登时火辣辣的一阵作疼。幸而还没伤着琵琶骨。

这人是练有铁布衫的功夫的，给一个女子的纤指戳着，竟然疼不可当。接了这招，他也知道蓬莱魔女是什么人了。

蓬莱魔女跟踪追击，喝道：“你就是那个号称冀北神屠的辛莽原么？”辛莽原拔刀招架，喝道：“蓬莱魔女，你当你的绿林盟主，我已经让给你了，你还要到这里来找我生事，你以为我当真怕了你么？”

蓬莱魔女亦已亮出了青钢剑，冷笑说道：“你到了西夏，依然还是兴风作浪。你怕我也好，不怕我也好。今日我就是要替绿林除害！”尘剑兼施，杀得辛莽原只有招架之功，吃惊不已，心想：“怪不得北五省的绿林道全都服她，果然是非同小可！”

蓬莱魔女占了上风，正要施展杀手，忽见又有一人跑来，手使日月双轮，来给辛莽原助阵，这个人正是她在天狼岭上见过的那个蒙古武士宇文化及。

宇文化及是尊胜法王最得意的弟子，本领与蓬莱魔女相差无几，只论内力他还在蓬莱魔女之上。他一来到，局面立即改观。本来她已杀得辛莽原毫无还手之力，如今在两名高手夹攻之下，却是她只有招架的份儿了。

宇文化及双轮推压，“　”的一声，火花飞溅，蓬莱魔女的青钢剑损了一个缺口，幸而她抽剑得快，未曾给对方绞断。宇文化及哈哈笑道：“天狼岭上让你逞能，今日定要叫你难逃公道！”

笑傲乾坤在牢房中运刀如风，这柄宝刀削铁如泥，转眼间已削断了十几个囚犯的镣铐。此时黑修罗的气力已恢复了五六分，笑傲乾坤把宝刀交给黑

修罗，说道：“ 请你代劳。 ”说罢冲出牢房，来得正是时候。

宇文化及一招得手，后招续发，满以为这一下双轮交击，蓬莱魔女的青钢剑非得脱手不可。不料心念未已，忽觉微风飒然，原来是笑傲乾坤已经来到。

笑傲乾坤折扇一举，搭上了宇文化及的日轮，小小一柄折扇，按着了他的纯钢所铸的轮子，竟似压上了千斤重物，宇文比及的日轮登时不能向前推动分毫。

蓬莱魔女冷笑道：“ 不错，今日正是要你难逃公道！ ”唰的一剑，从月轮轴心穿过，宇文化及双轮不能配合，只得倒纵跳开，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月轮的轮齿已是给蓬莱魔女削断，若不是宇文化及缩手得快，手指也要给她斩掉。

宇文化及吓出一身冷汗，惊魂未定，说时迟，那时快，笑傲乾坤又已跟踪扑到。宇文化及把月轮掷出，呼的一掌，便即抢攻。他这月轮，因为轮齿已断，威力难以发挥，是以宇文化及宁愿舍弃一边轮子，腾出右手，施展他的看家本领混元一炁功。

笑傲乾坤外貌是个文弱书生，宇文化及以为他只是招数精妙，纵然身有内功，真力总是有限。他这一掌，隐隐挟着风雷之声，不料双掌相交，却给笑傲乾坤轻描淡写地一举化开，而且把他震退三步。

宇文化及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喝道：“ 你是谁？ ”笑傲乾坤纵声大笑，说道：“ 你的师父曾经败在我的手下，你还不知道我是谁么？ ”

笑傲乾坤的笑声可与尊胜法王的“ 狮子吼功 ”相抗，厉害可想而知。宇文化及耳鼓嗡嗡作响，心头大震，失声叫道：“ 你，你就是笑傲乾坤华谷涵么？ ”

笑傲乾坤笑道：“ 不错，就是我！ ”宇文化及只知道他的师父曾经在祁连山碰上笑傲乾坤，铩羽而归。但他当时并不在场，却不知师父是在车轮大战之后败给笑傲乾坤的。此时听得笑傲乾坤就是打败他师父的人，纵然还有交手之力，气已馁了。笑傲乾坤一掌未能将他震翻，亦是心中微凛，不敢轻敌。

黑修罗给同一监房的囚犯斩断了枷锁，大伙儿冲了出来。囚犯们拿着手镣脚铐作武器，在院子里，在甬道里，还有轻功好的跳在屋顶上，和那些在梦中惊醒了而出来巡视的狱卒展开了混战。

黑修罗一见宇文化及，当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冲上去就骂：“ 你这蒙古鞑子把我的弟弟抓到哪里去了？你不放人，休想跑掉！ ”

宇文化及冷笑道：“ 我要走就走，凭你也能阻拦得了？ ”黑修罗武功本来不弱，可惜气力刚刚恢复，尚未能运用自如，宇文化及一掌推开了他，转身便走。

笑傲乾坤折扇一合，“ 卜 ”的一声，在他的背心重重敲了一记，喝道：“ 哪里走？ ”左臂一伸狠狠抓下。

宇文化及练有“ 混元一炁功 ”，但给笑傲乾坤这重手法一击，也是痛彻心肺，不过，却还禁受得起。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笑傲乾坤一抓向他抓下的时候，他也抓起了一个囚犯，就把这个囚犯拿作了“ 挡箭牌 ”，反手向笑傲乾坤一推。

笑傲乾坤想不到他用活人来作盾牌，宇文化及可以胡乱伤害人命，笑傲乾坤却是不能，只好忙不迭地缩手。宇文化及把这囚犯抛出，冲入了人堆之

中。

逃犯正和狱卒混战，宇文化及也不理是哪一方，在人堆中横冲直闯，转眼间已是给他逃出了狱门。黑修罗追了出去。只听得宇文化及的声音远远传来，哈哈笑道：“你想要回你的弟弟，那也容易，拿珠宝来赎就是。我在和林候驾，嘿嘿，今晚可是恕不奉陪了！”宇文化及轻功稍逊于笑傲乾坤，却又远在黑修罗之上，此时已是过了长街，躲进小巷了。

“和林”是蒙古的都城，黑修罗这才知道他的弟弟的下落。心里想道：“蒙古鞑子把他抓去，原来也不过是想要勒索，既然如此，料想不会对他便施毒手。”黑修罗自知不是宇文化及的对手，一个人不敢冒险前追，于是再回天牢相助逃犯。

此时辛莽原着了蓬莱魔女一剑，亦已负伤而逃。笑傲乾坤被在混战中拥挤的人群所阻，却还未能杀出天牢。

笑傲乾坤不愿多伤人命，喝道：“你们瞧着！”暗运真力，一掌击下，把一面墙壁击破了一个大洞，喝道：“你们的头颅总不会比石头更硬吧？谁人还要动手，吃我一掌！”蓬莱魔女也喝道：“蒙古人都快打来了，你们还在互相残杀，不惭愧么？”

狱卒本已士无斗志，此时一来是震慑于笑傲乾坤的裂石神功，二来也有感于蓬莱魔女的劝告，心中俱是想道：“不错，敌人都快打来了，咱们何苦还给官府卖命，做皇上的看门狗呢？”如此一想，人人罢手，狱卒也和囚犯一起逃了。

出了天牢，笑傲乾坤说道：“那间小客店咱们是不能回去了，可得找个落脚的地方。”

黑修罗道：“我有个朋友是本地人，名叫孟海公，他以前曾经和我做过珠宝生意的，为人很讲义气，想必他会收留咱们。”

此时正是天亮的时分，逃犯都已散了，店铺还没开门，街上冷冷清清，只有他们三人行走。笑傲乾坤本来准备遇上流氓的，奇怪的是，走过两条长街，人影都没见一个。笑傲乾坤笑道：“这情形有点反常，好像是万木无声待雨来的模样。”

话犹未了，忽地听得马队驰骤的得得蹄声，果然便似是暴风骤雨隐隐传来。笑傲乾坤吃了一惊，说道：“难道蒙古兵已经进城了？”蓬莱魔女道：“昨天还没征兆，即使西夏全无抵抗，也不应来得这样快。”

哪知她刚刚说了这句话，街头上已经出现了一队骑兵，施旗招展，人强马壮，队形整齐，就像出操一样在街上行进，可不正是蒙古骑兵？

蒙古骑兵看见他们三人在街上行走，其中还有美貌的少女，登时就有几名兵士跑出队伍，喝道：“什么人？站着！”

笑傲乾坤暗暗叫苦，要知黑修罗的武功尚未完全恢复，倘若是施展轻功上屋逃走，黑修罗恐怕还未能够。如果和他们厮杀的话，又怕蒙古兵大队来到。

笑傲乾坤正自拿不定主意，骑兵中忽地有个少年军官喝道：“不许骚扰百姓！给我归队！”那几个士兵不敢不从，只好回去。其中一个好像不大服气，低声的对那军官说道：“这娘儿姿色很不错，为什么不把她拿下？你不敢要，也可以献给元帅呀！”那军官唰的一鞭打下，骂道：“你忘记了军令吗？咱们刚刚进城，总还得收服人心吧？”军令的确是有“安民”之后才许掳掠的规定。那名士兵受了一鞭，不敢反驳，心内却在嘀咕：“军令也不须

这样严格执行呀？如此美貌的娘儿，错过了可是机会难逢了。”

那少年军官扬鞭一指，喝道：“你们不要挡道，快走，快走！”华、柳二人看清楚了，原来这少年军官不是别人，正是尊胜法王的关门弟子呼图赫。他在天狼岭曾经暗助聂金铃母女逃走，和武林天骄、蓬莱魔女交了朋友的。笑傲乾坤在祁连山下打败尊胜法王之时，这呼图赫也曾在场。他一来是顾忌笑傲乾坤的本领，二来也是想要卖个交情给蓬莱魔女，故此藉口执行军令，制止士兵胡来，放他们过去。

笑傲乾坤等人躲进了小巷，蓬莱魔女笑道：“原来这小叫化做了蒙古军官了，幸亏遇上了他，免掉一场厮杀，却不知他的师父和太乙、柳元甲这几个老贼来了没有？”

笑傲乾坤道：“咱们先避一避再说。”黑修罗熟悉街道情况，带领他们在横街小巷之中左穿有插，幸喜没有再遇上蒙古的士兵。

至了孟家，只见大门紧闭，黑修罗道：“这个时候敲门，定会吓慌主人，不如迳自进去吧。”于是三人施展轻功，上了屋顶，从屋顶跳下去。黑修罗功力未夏，轻功也未能施展得恰到好处，跳下之时，踩碎了一片瓦。

主人孟海公闻声出视，一扬手便是六柄飞锥。他的暗器手法倒也不错，不过，却怎能打得着华、柳二人？蓬莱魔女挥舞拂尘，打落了三柄飞锥，笑傲乾坤长袖一卷，把另外三柄飞锥也卷去了。

黑修罗叫道：“孟兄，别打，是我！”孟海公此时已认出了黑修罗，又惊又喜，连忙上前相见，说道：“蒙古大军入城，我正在为你担心呢，却原来你已经逃出来了，令弟呢？这两位朋友又是何人？”

黑修罗道：“我的弟弟给蒙古鞑子抓去了，我是特来投奔你的。这位柳女侠是北五省的绿林盟主，这位华大侠正是我的主人。”孟海公大喜道：“哦，原来是笑傲乾坤华大侠，真是久仰了！”黑修罗笑道：“你不怕我们连累你？”孟海公道：“笑话，笑话，两位大侠光临，我是求也求不到的。请里面坐。”

坐定之后，黑修罗道：“蒙古兵怎的突然就进了城？外面的情形也不知怎么样了？”孟海公是做暗门子的珠宝买卖的，京城之中，三教九流都有他的朋友，消息最为灵通。是以黑修罗一见了他，就向他打听消息。

孟海公道：“我已经派人出去打听消息了，就会回来的，不论情况如何，各位只管放心住下。蒙古鞑子即使到此搜劫，也定有本地人带引，我会应付他们的。”

傍晚时分，孟海公的一个手下才带回来确实的消息，原来是西夏国主李安全早已向蒙古洽降，从中穿针引线的人，不出所料，正是那个辽国投奔来的“外臣”萧护。

那探子说道：“昏君这次投降蒙古，当真是奇耻大辱。割地赔款，那是不用说了。还要把最宠爱的女儿察合公主献给成吉思汗，蒙古这才答应撤兵。但撤兵的期限却又只能随蒙古鞑子的意思，说是说三个月之内，谁知到时他是撤也不撤？现在各个城门，都有蒙古官兵把守，里面的人不许出去，外面的人不许进来。”

孟海公笑道：“这倒是蒙古鞑子替我留客了。三位多住几天，待风声松了一些，再偷走吧。”

三人无可奈何，只好在孟家住下。奇怪的是，孟海公本来准备有蒙古兵来骚扰的，一连过了几天，却不见有一个蒙古兵登门。甚至他们这条街道，也没有蒙古兵来过。孟海公暗自庆幸。但到了第四天，却有一个不速之客来

了。

这日孟海公听得一个小叫化在他家门口唱“莲花落”，南腔北调，甚是古怪。孟海公心里想道：“这个小叫化一定是饿得慌了，所以不怕给鞑子拉夫的危险，出来讨饭。但听他的口音，却不是本地人。若是外方逃难来的，那就更凄惨了。”

孟海公动了怜悯之心，拿了一钵冷饭，出去给他。不料大门打开之后，这小叫化却不接孟海公给他的冷饭，迳自往里面闯。

孟海公喑道：“你这小叫化饿得疯了么？这里有饭给你，你为什么跑进我的屋子里去？”小叫化笑道：“不错，我正是饿得急了，闻得里面的酒香肉香，我流了馋涎了。有酒有肉有热腾腾的白米饭，我不要你这钵冷饭了！”

孟海公怒道：“岂有此理，你这小叫化子当真是得陇望蜀，可怜不得！”一把拉住了他，想把他赶出去。哪知小叫化的身子竟似铁铸一般，孟海公用力一拉，恍若蜻蜓撼柱，不能动他分毫。

孟海公这才大吃一惊，喝道：“你是谁？”小叫化道：“唉，你真是不够朋友。一点酒肉都舍不得！你请我饱餐一顿，再和我套交情吧。”

孟海公已知这小叫化的武功在他之上，拉他不动，不由得满面通红，正自不知如何应付，听得笑傲乾坤哈哈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你这小叫化来了。”蓬莱魔女接着笑道：“小叫化早已抖起来啦，他现在是大将军了。难得贵人到此，孟大哥，我可要代你留客了。”

小叫化笑道：“够朋友的来了，我这顿饭大约吃得成啦。”孟海公放开了手，说道：“原来是你们两位的朋友，恕我得罪了。不知——”笑傲乾坤哈哈一笑，上前给他们介绍，孟海公这才知道，这小叫化是尊胜法王的弟子呼图赫，也是最先带领蒙古兵进城的一个军官。孟海公曾听黑修罗说过呼图赫那日暗助他们之事，是以也不嫌他是蒙古军官，以礼相邀，请他进去。

坐定之后，蓬莱魔女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们住在这儿？”呼图赫道：“管这一区的军官正是属我指挥的，他报告我，说是有如此如此的三个‘形迹可疑’的人物在这间屋子里住。孟先生做珠宝生意的底细他也调查清楚了。他来问我如何处置，我告诉他不许擅自妄动。他没有来勒索过你吧？”孟海公方始恍然大悟，忙向呼图赫道谢，说道：“怪不得我们得以平安无事，原来是将军的照顾。”

笑傲乾坤笑道：“你们的耳目真是灵通，我只道我们行踪隐秘，谁知道你们早已知道了。但你既然是官长的身份，却又何必还要乔装打扮？”呼图赫道：“我只是个不大不小的军官，上面还有将军、无帅呢。我也怕有人告诉我的师父。”

蓬莱魔女问道：“令师已经来了么？”呼图赫道：“还没有。不过，恐怕也是这几天的事了。”接着对笑傲乾坤道：“我师父那次输了给你，引为奇耻大辱，誓言要报你一掌之仇，因此我劝你们还是早早离开此地的好，免得和他碰上。你要知道，我师父那次在祁连山上，是接连打了三场之后；才输给你的。”

笑傲乾坤笑道：“令师也未免太好胜了。我虽然也是好胜，却还有自知之明，那天我如果不是占了令师气力不足的便宜，恐怕我是打不过他的。但人生难得遇上旗鼓相当的对手，令师如果一定要找我再次较量，我是绝不推辞的。不过，冲着老弟的面子，能够避开，我也愿意。”笑傲乾坤的说话转了几个弯，说得很是得体，表明他愿意离开，但并不是怕了呼图赫的师父。

呼图赫摇了摇头，笑道：“ 华大侠，其实你比我的师父还要好胜。 ”

蓬莱魔女道：“ 九道城门，都有你们的官兵把守，我们怎样出去？ ”

呼图赫沉吟不语，似乎正在替他们想办法。孟海公已经摆好酒席，笑道：“ 咱们边吃边谈吧。 ”呼图赫笑道：“ 我和你说的笑话，你却认真了。也好，我就叨扰你啦。 ”

黑修罗此时亦已出来陪客，和呼图赫寒暄了几句，便即向他打听弟弟的下落。

呼图赫道：“ 令弟已经押往和林（蒙古的行都）了，由我的二师哥看守。说来惭愧，这是我四师哥的主意，四师哥最是贪财，他想榨取你们的珠宝。二师哥和他是一丘之貉。二师哥留守和林，因此四师哥托他兼任看管令弟之责。 ”呼图赫的二师哥即是以前陪同呼韩邪出使金国的那个蒙吉武士乌蒙，四师哥即是宇文化及。

蓬莱魔女道：“ 我也想向你打听一个人，公孙奇是不是囚在贵国，如今怎么样了？ ”

呼图赫道：“ 这件事我正想告诉你呢。实不相瞒，我今日来此，一来固然是为了探访老友，二来也是为令师兄之事。 ”

蓬莱魔女道：“ 愿闻其详。 ”她对公孙奇虽然痛恨，却也还是关心他的。

呼图赫道：“ 太乙和柳元甲把公孙奇带到和林，交给我的师父。我的师父将他囚在喇嘛宫中，宫中有很多佛经，公孙奇每日受走火入魔的煎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唯有阅读佛经，以求解脱。 ”

笑傲乾坤笑道：“ 阿弥陀佛，公孙奇这厮居然读起佛经来了，这对他倒是不无好处呢！ ”

呼图赫正色道：“ 正是呀，他受了佛经的浸淫，渐渐好似有了些悔悟之意了。 ”

蓬莱魔女道：“ 你怎么知道？ ”

呼图赫道：“ 我曾经去看过他几次，有一次只是我们二人在藏经阁中，他向我吐露心事。 ”正是：

自知罪孽难消解，人到临终悔已迟。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一一八回　漠漠黄沙寻旧友　迢迢银汉渡双星

蓬莱魔女道：“ 他和你说了些什么？ ”

呼图赫道：“ 我的爹爹曾受过明明大师救命之恩，这件事你是已经知道了。那天我和公孙奇说起这件事情，我说我这次随军出征，在打平西夏之后，我准备去光明寺一趟，拜见明明大师，以了我爹爹生前的心愿。 ”

“ 公孙奇静静的听我说话，听了之后，流下泪来，求我一件事情。 ”

蓬莱魔女道：“ 求的何事？ ”

呼图赫道：“ 求我给他带一句话。 ”喝了一大杯酒，往下续道：“ 他不知怎的知道了他的父亲是在光明寺养伤，他请我代求他父亲的饶恕，说是只要公孙老前辈重认他是儿子，他就是死了也可以瞑目了。 ”

蓬莱魔女恻然说道：“ 他终于是悔悟了。 ”

呼图赫道：“ 他没有说出一个‘ 悔 ’字，但悔悟之情已是表露无遗。他的走火入魔一天比一天厉害，看那迹象，恐怕是过不了三个月了。他是要得到他父亲的回音才能死得瞑目的，唉，但恐怕是等不着了！ ”

蓬莱魔女道：“ 你在三个月内不能回转和林么？ ”

呼图赫道：“ 大汗平定西夏之后，恐怕还要继续伐金。我想抽空到光明寺去都不可能，更不要说回国了。 ”

呼图赫看了蓬莱魔女一眼，接着说道：“ 公孙奇的父亲是你师父，你可不可以代他传这句话？这样，公孙奇虽然不可能在临死之前得到他父亲的回音，但让他父亲知道他已经悔悟，也好让他泉下之灵稍得安慰。 ”

蓬莱魔女叹口气道：“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好，我一定替你做到。 ”

吃过了饭，天色已晚。呼图赫道：“ 我应该走了。你们也应该走了。 ”

笑傲乾坤道：“ 怎么走法？ ”

呼图赫笑道：“ 我已经替你们想好了法子。这块金牌，你们拿去。 ”

只见呼图赫掏出一面黄澄澄的金牌，金牌上雕刻有一只振翼欲飞的雄鹰。呼图赫道：“ 这是我们军中传报军令的信牌，你们拿着这块金牌，出城之时，一句话都不用说。他们不敢盘问你的。 ”

笑傲乾坤道：“ 可是这块金牌我怎样交回给你？ ”

呼图赫道：“ 你们尽管拿去，不必我为担心，我会另想法子，找回一面的。 ”

呼图赫走了之后，众人皆大欢喜。黑修罗道：“ 我想到蒙古去走一趟。 ”

孟海公道：“ 令弟被囚和林，你是应该去营救他的。不过——这不是才离牢狱，又投罗网？ ”

黑修罗道：“ 虽然危险，也还是要去的。 ”

黑修罗叹了口气，接着说道：“ 经过这一场灾难，我也看破了。俗语说得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们不正是为了藏有珠宝以致惹祸吗？其实财物乃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人生最多不过百年，又何苦为它营求劳碌？ ”

笑傲乾坤笑道：“ 你有这个觉悟，很是难得。 ”

黑修罗道：“ 不瞒主公，我们的珠宝，是藏在蒙古的一个地方，虽不敢夸说价值连城，估算也总可以值得几百万两银子。这次我要到蒙古去，一来固然是为了营救弟弟，二来也是想取回这批珠宝。 ”

蓬莱魔女道：“你有这许多珠宝，只用一半来贿赂宇文化及，不愁他不放你弟弟。”

黑修罗道：“不，我不想这样做，并非我舍不得，我是认为：财宝应该是取之有道，散之亦应有道。给了蒙古鞑子，等于是助纣为虐，我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我倒是想把这批珠宝取回之后，都交给你。”

蓬莱魔女笑道：“我怎么受得起你这份厚礼？”

黑修罗道：“你们义军缺乏军响，我是知道的。你拿去变卖了充作军饷，将来也好和蒙古鞑子打仗呀。依我看来，蒙古灭了西夏之后，跟着必是灭金吞宋，你们山寨的义军和鞑子这一仗总是不能避免的。”

蓬莱魔女笑道：“好，你说得好。这样说，我倒是要先多谢你了。”

笑傲乾坤道：“人有善愿，天必佑之。你这次到和林去，一定可以成功的。”

第二日一早起来，笑傲乾坤取出两张人皮面具，给黑修罗一张，说道：“戴上这个，别人就认不得你了。”黑修罗相貌特别，虽说有呼图赫所给的金牌，也怕惹人注目，这张面具，正是合用。

他们持着那面金牌出城，果然无人盘问。到了三叉路口，北面是往蒙古，西面是回中原，黑修罗道：“主公，多谢你这次远来相救，不敢再劳烦你到蒙古了。”

笑傲乾坤笑道：“不，我们正是要到蒙古的。并非完全为了你的缘故。”接着又笑道：“清瑶，你虽然不说，我也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不是要到蒙古去见一见公孙奇？”

蓬莱魔女道：“我师父只有这一个儿子，如果公孙奇当真是已经悔悟，我的师父一定是十分欢喜的。但他的寿命只有三个月，我是来不及到光明寺替他传话了。我是在想——”

笑傲乾坤道：“你是想把他救出来，是么？”蓬莱魔女道：“你认为这样做对不对？”笑傲乾坤道：“按说他作了许多罪孽，死不足惜。但受了这许多折磨，也算是受了应受的惩罚了。俗语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我不反对去救他，但只怕——”

蓬莱魔女道：“你是怕救了他出来，也没有用？”

笑傲乾坤点了点头。蓬莱魔女说道：“明明大师已练成了至高无上的内功心法，配上我爹爹的医术，还有青灵子所传的移转经脉的功夫，那是可以补救桑家两大毒功的弊害的。要是在三个月之内，能够把公孙奇送到光明寺，说不定可以挽救他的一条性命。”笑傲乾坤道：“青灵于所传的功夫，只有桑青虹和耿照懂得。桑青虹倒是住在光明寺，不过，她一生受了公孙奇之害，你以为她还肯救他？”

蓬莱魔女道：“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亦无不解之冤仇。只要公孙奇是真的痛悟前非，我会为他向桑青虹求情。”歇了一歇，接着说道：“把公孙奇救出蒙古的希望当然很是渺茫，但即使是失败了，咱们见上他的一面，叫他知道他父亲已经原谅了他，也可以令他死得安然。”

笑傲乾坤笑道：“清瑶，人家把你当作‘魔女’，却不知有的时候你也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

蓬莱魔女笑道：“你别给我面上贴金。当杀的杀，当救的救。你以为我就只会杀人吗？”

笑傲乾坤哈哈大笑，一行三人便即兼程赶路。路上他们避过蒙古的大军，

但也还免不了有几次碰上蒙古的小股骑兵，好在他们有那面金牌，没引起麻烦。

他们的坐骑乃是孟海公所赠的大宛良驹，脚程迅疾，耐走长途。五天之后，便出了西夏的国境，再走两天，一路经过之处，越来越是人烟稀少，开始进入了塔克拉马干大沙漠了。

到了沙漠，他们的骏马却是比不上骆驼了。流沙忽聚忽散，有时马蹄被流沙所陷，好半天才出得来。

漠漠黄沙无边无际，他们在大沙漠里走了几天，还未见着人家，水囊里的水越来越少了。骄阳射在黄沙上，烫得马匹也热得喘气。这一日正在行走之间，忽见天色昏黄，一阵阵风从西方刮来，黄灰色的沙雾向东方飘去。蓬莱魔女以为吹的只是微风，还不在意。黑修罗是有大漠旅行经验的人，看看天色，可是大吃一惊，说道：“ 不好，看样子要变天啦，快快找个掩蔽的地方。 ”

话犹未了，陡然间大漠上黄沙四起，狂风已是刮地而起来。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上，尽是黄灰色的沙雾。像数十百重厚厚的黄幕，蔽地遮天，白日青天，顿成黑夜。

黑修罗道：“ 不要慌，跟我来。 ”一行三骑在黄沙滚滚之中找路，蓬莱魔女的坐骑首先倒了下去，接着笑傲乾坤的坐骑也陷在流沙之中，无法将它拔起了。两人只好施展绝顶轻功，在流沙上奔跑，紧跟着黑修罗的坐骑。蓬莱魔女渐渐感到呼吸窒息。心想 :“ 这大戈壁竟是比最厉害的敌人还要可怕，只怕今日是难免埋骨黄沙了。 ”心念未已，忽听黑修罗一声欢呼：“ 咱们有救了！ ”

黄沙蔽天之中，现出幢幢驼影，原来是碰上了一队西域来的商队。商队把几十匹骆驼围成了一堵墙，笑傲乾坤等人得“ 驼墙 ”的遮掩，闪过了这场风沙。

黑修罗懂得西域的各种方言，和他们攀谈起来，商队知道他们正缺食水。虽然到了戈壁的边缘，但也还要再走两天才到草原，在戈壁的边缘是找不到水源的。笑傲乾坤所余的食水必须极节省的使用，虽然不至于渴死，那也是很不好受的了。

商队的那些骆驼载的食水很多，听得他们缺少食水，遂送了一个大皮袋的水给他们。水在沙漠上是比黄金更贵重的东西，笑傲乾坤受了他们的礼物感谢不尽，很自然的就交上了朋友。笑傲乾坤这方三人加入了这个商队。

商队中有一个年约二十左右的少年，懂得汉语，与笑傲乾坤攀谈，问笑傲乾坤从哪里来，笑傲乾坤告诉他是从西夏来的，这少年打听西夏的战事情形，听说西夏已经战败投降，被蒙古挞子杀戮甚惨，少年嗟叹不已。悲悯战祸的惨酷，这也是人之常情，笑傲乾坤并不特别注意。

但这少年对笑傲乾坤却好似甚为注意，尤其注意他所佩带那柄宝刀。走了一程，把话题拉到宝刀和骏马上来，少年说西域的男子梦寐以求的有两件东西，一是宝刀，一是骏马，成年的男子无论如何也要打一把好刀，置一匹好马的。说到后来，就请笑傲乾坤借那把宝刀给他一看。

少年拔出宝刀，看了又看，一副不忍释手的神情啧啧称赏，笑傲乾坤心想：“ 可惜这是李长泰要我代为保管的东西，我还要交还他的家人的，要不然送给你也无所谓。 ”

少年看了一会，说道：“ 这柄宝刀不知阁下是从哪里得来？ ”笑傲乾坤

因为与他只是初交，不愿把李长泰的事情告诉他，只好撒了个谎，说是家传的宝刀。少年听了，神气间似乎不大相信，但也没有再说什么，把宝刀交回笑傲乾坤。

走了两天，出了戈壁，进入草原，草原的景象又是大大的不同，只见一望无涯的平地上长满了高高的草，绿到天边！风过处，草在风中起伏摆动，像是海面上的波浪。众人从沙漠踏入了草原，人人都是精神一爽。

那晚在草原宿营，商队的人送了两个帐幕和必需的用具给他们。

商队的人知道汉人的规矩是未婚夫妇不能睡在一起的，是以送他们两个帐幕。蓬莱魔女独占一个，笑傲乾坤则与黑修罗合用一个帐幕。

是夜，约莫三更时分，笑傲乾坤朦胧中忽似听得帐幕外有灯微的声响，具有高深武功的人最容易觉醒，笑傲乾坤登时睡意全消。

过了一会，隐隐传来了一声低沉的吼声。听来似是远处野兽的吼声。黑修罗梦中惊醒，翻了个身，正要跳起呼喊，笑傲乾坤将他按住，又掩了他的口，在他耳边悄悄说道：“ 不是熊，是人。他假装熊的吼声，这是另一种江湖上投石间路的伎俩。你别声张，且看这人是谁，意欲何为？ ” 江湖上一般所用的 “ 投石问路 ”，是盗贼在进入人家的住宅之前，先把一颗石子丢进去试探，如果里面没有动静，就可以放心进去。笑傲乾坤是江湖上的大行家，一听这人假装熊的吼声，当然知道他的用意就是和 “ 投石问路 ” 一样，是试探帐幕里的人睡着没有了。

笑傲乾坤装作熟睡，故意发出鼾声，过了一会，只听得 “ 嗤 ” 的一声，帐篷给人割开，一个人鬼魅似的走了进来。

笑傲乾坤是练过暗器的人，视力特强，帐篷割裂之后，月光透入，虽然只是一点微光，笑傲乾坤已然认得出这个人了。这个人正是日间索观他那柄宝刀的那个少年。

笑傲乾坤那柄宝刀放在身旁，少年摸索了一会，发现了宝刀，把它拿了起来，笑傲乾坤心里想道：“ 原来他是来盗刀的，我若现在捉他，人赃并获，令他面子太过难堪，不如待他回去之后，我再悄悄地去盗回来。让他心里明白，不敢再偷，也就是了。 ” 笑傲乾坤日间和这少年谈得很是投机，不愿因此毁坏了他们的友谊。

不料这少年得手之后，并不立刻就走，只见他拔刀出鞘，自言自语道：“ 宁可错杀，不可错放。但料想也不至于是杀错了人。 ” 踌躇片刻之后，忽的一刀就向笑傲乾坤斩下。

笑傲乾坤听得莫名其妙，心想：“ 他以为我是什么人呢？他盗刀犹自罢了，怎么还要杀我？ ”

少年一刀斩下，笑傲乾坤早有准备，蓦地一个翻身，五指一拂，少年虎口酸麻，“　 啷 ” 一声，宝刀落地。

笑傲乾坤不知这少年本领如何，不忍折断他的手腕，故而只用了三四分力道。虽然只是三四分力道，估量他也禁受不起，会跌倒的。不料这少年的本领竟是颇为了得，宝刀落地，人却未倒，一转身便从割开的帐篷缺口钻了出去，黑修罗跳起来抓他，竟给他一脚踢翻。

笑傲乾坤扶起黑修罗，问道：“ 你怎么了， ” 黑修罗道：“ 没受伤。这小子年经轻轻，手段这么狠辣，你还不去拿他？ ”

笑傲乾坤笑道：“ 宝刀并未失丢，他的虎口给我拂了一下，也够他难受的了。 ” 黑修罗气愤难平，追出帐外，只听得马蹄声响，这少年已上马跑了。

商队的人此时亦已给这少年惊醒，跑出来看。笑傲乾坤劝阻黑修罗先别张扬，且听听他们的人怎样说。

商队的人发现这少年单骑逃跑，都很惊诧。笑傲乾坤问那个领队：“这少年是什么人？”那领队说道：“他是我们的一个生意上的朋友介绍来的，和我们搭伙到蒙古做一趟买卖。他还有货物存在我这里呢，不知何以忽然离开了大队私逃？”

笑傲乾坤知道这少年不是和他们一伙的，这才说出了这少年刚才盗刀之事。那领队叹道：“他平时寡言寡语，看来倒是个少年老成的模样，却不料做出这样的事情！”

笑傲乾坤从这些人的口中探不出少年的来历，宝刀又未失丢，也就算了。第二天仍然和商队一起赶路。

这个商队是经常在蒙古与西域各国之间往来的，关卡上的蒙古兵和他们相熟的不少，笑傲乾坤等三人沾了他们的光，并没受到多少盘问，就过了关。

进了蒙古内地，商队的人先要到各个大部落所在地做药材生意，于是笑傲乾坤这一行三人遂与他们分手，前往和林。

和林是蒙古的“行都”（另一个行都在斡难河源），其时蒙古立国未久，和林只是粗具城市规模，市上有砖瓦的房屋建筑，但多数人住的还是帐幕。笑傲乾坤租了一个地方，搭下帐幕，冒充远地来的客商。

住下来之后，开始计划行事，第一步当然是先要了解情况，熟悉地形，和林最大的一座建筑物就是那喇嘛宫，他们已经知道公孙奇囚在其中。但黑修罗的弟弟囚在何处，他们还未知道。喇嘛宫中高手甚多，已知的就有柳元甲与太乙二人，假如不是恰巧碰着他们的病发作的话，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都没有取胜的把握。自修罗则是由乌蒙看管的，比较容易对付。因此他们打算先救出了白修罗再探喇嘛宫，免得在喇嘛宫失利的话，就难以在和林立足，一事无成。

黑修罗在和林有几个朋友，好不容易才打听出来，原来乌蒙是成吉思汗手下的“金帐武士”，“金帐武士”是要保卫成吉思汗在和林的“行宫”的，“行宫”在城北的阿儿格山上，金帐武士轮值之日宿在行宫，平时则是各有各的帐幕。笑傲乾坤估计乌蒙与宇文化及合谋，想要勒索白修罗的财物，这件事必定是瞒着成吉思汗，也瞒着其他武士，故此白修罗多半是被囚在乌蒙自己的帐幕。于是计划夜探阿儿格山，先探清楚乌蒙住的是哪个帐幕。

这日他们正在帐幕之中计议，准备晚上行事。忽听得外面人声喧闹，笑傲乾坤跑出去看，只见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争着出城。笑傲乾坤的蒙古话只听得懂几成，问黑修罗道：“他们说些什么呢。是成吉思汗回来了么？”黑修罗道：“不是大汗回来，是大汗的一个妃子送回和林。”“什么妃子？”“就是西夏国王李安全的女儿。成吉思汗还要继续带兵打仗，把他新纳的妃子先送回来了。因此百姓们抢着去看热闹。看新来的王妃，看他们大汗从西夏搬回来的战利品。”

笑傲乾坤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情之后，笑道：“咱们也去看看热闹吧。”他们的帐幕是搭在近郊的空地上的，出城很是方便。和林城中的蒙古官员还未曾出到城外迎接，他们已经混在老百姓之中先出了城。

只见一队骆驼和马匹的行列迤逦而来，骆驼背上堆满着大包小包的战利品，续罗绸段，金银珠宝，应有尽有，当然最大的战利品还是那个妃子。

那个妃子坐在行列当中的一匹骆驼背上，有轻纱为幔，好像四面帘子做

成的"囚笼"将她罩着，轻纱透明，旁边的人可以隐约看见她又是羞惭，又是愁苦的面容。笑傲乾坤暗自慨叹："这分明是一只陷入牢笼的金丝雀儿，哪里是什么大汗妃子？亡国之痛，一至如斯，当真是令人可叹！"

和妃子并排的一匹骆驼，是一个肥头大耳像是官员模样的人乘坐。笑傲乾坤听得旁边的人谈论，始知道这个官员就是辽国从前的国舅，西夏如今的降臣萧护。他现在又正在充当护送妃子前来和林的角色。

笑傲乾坤悄悄和蓬莱魔女说道："咱们在西夏没工夫找他算帐，想不到他自己到蒙古来了。"蓬莱魔女低声说道："你瞧，辛莽原这厮也来了。"笑傲乾坤从她所指的方向看去，果然见着辛莽原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跟在萧护后面。辛莽原是萧护的"大护院"，以前在北五省的黑道上曾经兴风作浪，不服蓬莱魔女当上绿林盟主的。

笑傲乾坤笑道："好呀，这两个人都来了，倒是省得咱们多费气力去找他们了。"蓬莱魔女笑道："咱们有两件大事在身都未能了结呢，恐怕还不适宜于在这个时候又多惹一件麻烦吧。"笑傲乾坤笑道："话是如此说。但我受了李长泰之托，他的仇总是要给他报的。现在暂且不动手，将来也是要动手的。"

话犹未了，一件意外之事突然发生。道旁拥挤着争看热闹的人群之中，有一个少年突然扑出，一柄飞刀向萧护掷去，这少年身法奇快，出手如电，就在随从人员纷纷惊呼"有刺客"的声中，只见萧护已是一个倒栽葱跌下了骆驼，那柄飞刀从他的前胸插入，后心穿出，早已是一命呜呼了。

华、柳二人认出了这个刺客，不由得都是一怔，心中想道："咦，怎么是他？"原来这个少年正是从商队中逃跑出来的那个盗刀少年。笑傲乾坤笑道："清瑶，不是我想惹麻烦，但这个麻烦却是非惹不可了！"

话犹未了，只见辛莽原已是跳下马来，追上了那个少年，来不及拔刀，拿起马鞭唰的就是一鞭打去，唤道："好个胆大包天的刺客，你还想跑么？"这少年身法奇快，但仍是避不过辛莽原这一鞭。

辛莽原是黑道上有数的人物。武功非同小可，少年横刀一架，只觉虎口一麻，手中的月牙弯刀已是给辛莽原的马鞭卷去。第二鞭唰的又打下来，少年刚刚跳起闪避，正好给打着了膝盖，登时跌倒。

辛莽原第三鞭又打下去，眼看这一鞭就要打破少年的天灵盖，辛莽原忽地"哎哟"一声，马鞭歪过了一边。笑傲乾坤、蓬莱魔女双双跃出。原来辛莽原是给蓬莱魔女的独门暗器乌金尘丝刺着虎口，以致这一鞭失了准头。

蓬莱魔女身法如电，倏地就到了辛莽原面前，举剑便刺，辛莽原马鞭扫去，剑光过处，马鞭断为二段。蓬莱魔女这一招名为"三转法轮"，一招三式，削断了马鞭，剑势依然未衰，要不是辛莽原缩手得快，手指都几乎给她削掉。

辛莽原拔刀招架，此时他已认出了蓬莱魔女，喝道："哼，原来是你这个魔——"话犹未了，只听得"铮"的一声，辛莽原的喉咙好像突然给人卡住，说不出话来，原来是笑傲乾坤恐防他说出蓬莱魔女的身份，一枚铜钱打进了辛莽原口中。辛莽原正在全神对付蓬莱魔女，莫说闪避不开，连嘴巴都未曾合拢，就给铜钱打进去了。

笑傲乾坤这枚铜钱的力道胜似铅弹，不但把辛莽原的门牙打落，将他的喉管也割伤了。辛莽原本来就打不过蓬莱魔女，笑傲乾坤再一出手，他当然更是抵敌不住，不过数招，就给蓬莱魔女一剑穿心，取了他的性命。

那少年跌倒之际，蒙古武士纷纷跑来，刀枪剑戟一齐向他戳下。笑傲乾坤一手将少年拉了起来，一手抓着了个身材魁梧的军官，猛地一抡作了个旋风急舞，喝道："好，你们杀！"三柄弯刀两支长枪戳到了这个军官的身上，后面的蒙古武士大惊急退，笑傲乾坤振臂一抛，把那军官当作人球抛出，又撞翻了几个武士。

笑傲乾坤把这少年放下，说道："你还能跑么？快抢坐骑！"少年认出下笑傲乾坤，大为惊异，睁大了双眼，叫道："你，你，你为何救我？"笑傲乾坤道："不要多问，快跑！"

少年伤了膝盖，本领还是远胜于普通的兵士，立即就抢了一匹坐骑，跟着笑傲乾坤、蓬莱魔女与黑修罗三人冲出重围。

到了树林里面，笑傲乾坤解下宝刀，说道："那日我对你说了谎话，请莫见怪。"少年睁大双眼，说道："阁下是谁？这柄宝刀从何而来，可肯见告？"

笑傲乾坤哈哈笑道："你不知道我，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你是李公子吧？李长泰是——"原来笑傲乾坤在这少年那晚盗刀之后，心中已料着几分，今日见他不顾性命刺杀萧护，已知他必定是李长泰的儿子无疑。

果然那少年答道："我叫李六如，李长泰正是家父。这柄宝刀——"笑傲乾坤道："这柄宝刀是令尊付托与我，托我交还公子的。我在西夏曾经到过你家，想不到却在这里遇见你。请公子收回这柄宝刀。"

李六如接过宝刀，连忙问道："请问恩公高姓大名，不知恩公是在哪里见着家父？"

笑傲乾坤说道："我姓华，名谷涵。这位是北五省的绿林盟主柳清瑶。这位是我的朋友，曾被关在你们西夏天牢中的黑修罗。"

李六如听了他们的名字，又惊又喜，又有几分怀疑，说道："恩公原来就是江湖上人称笑傲乾坤的华大侠吗？"心里想道："听人说笑傲乾坤是个风度翩翩的美少年，这人却好似有四十上下年纪了。"笑傲乾坤似乎知道他的心思，哈哈一笑，除下面具，现出了本来面目。蓬莱魔女也笑道："我沾满了血污，也该洗洗面了。"她是用易容丹化装，打扮成一个乡下妇女的，在山溪之旁，洗干净了面上的化装之后，登时容光焕发，前后判若两人。

李六如再无怀疑，连忙跪下磕头，谢过笑傲乾坤的救命之恩，问道："家父怎么样了？他何以要托华大侠给我带回这柄宝刀。"李六如心里已是隐隐感到不妙。

笑傲乾坤道："公子请莫伤心，令尊，他、他已经死了。"当下将李长泰在祁连山上被刺之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李六如。李六如泣不成声。笑傲乾坤劝慰他道："你亲手杀了萧护，已经是给你爹爹报了仇了。我还以为你早已知道他是你杀父之仇人呢。"

李六如收了眼泪，哽咽说道："爹爹奉命到祁连山去，久不回来，我已知道凶多吉少。萧护是与我家有仇，但我这次杀他，却并非仅仅为了私仇。我也还不知道他就是主谋杀我爹爹的凶手。"

笑傲乾坤道："我明白，你杀萧护是为了国恨家仇，国恨更在家仇之上。"

李六如道："萧护明投我国，里通蒙古，这是我早已知道的了。战事一起，我料想这厮一定要加害我们一家，所以我们母子才逃到西域去的。不久，耻辱的消息传来——国主献女求和，投降蒙古。我猜：前往蒙古纳降的使者多半会是萧护。我气这贼子不过，是以充作珠宝商人，前来行刺，果然给我

料中，也是先父在天之灵保佑，我得以杀了这个奸贼。我本来拼着与这奸贼同归于尽的，多亏恩公出手，使我幸免于难。”

笑傲乾坤扶起李六如，说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你豁了性命刺杀萧护，我岂能不助你一臂之力？这算不得什么恩惠，你用不着一再多谢了。我只想问你，你懂得蒙文么？”

李六如怔了一怔，说道：“学过几年，普通的文字是看得懂的。华大侠，你问这个——”

笑傲乾坤说道：“宝刀柄中藏有一个文件，是用蒙文写的，你看看说的是什么？”

李六如取出那个文件，看了一遍，说道：“这是发自成吉思汗的‘金帐密令’，要萧护作内应的，密令说，若然我国的国主不肯投降，就要萧护把国主杀掉。奇怪，这个密令怎么会到了我爹爹的手里？”

笑傲乾坤说道：“想必是那个给成吉思汗传令的密使途中给你爹爹破获，其时你爹爹正要到祁连山去，所以没有来得及回国报讯。”李六如点了点头，说道：“不错，一定是这样。所以家父才拜托恩公把这宝刀送回来，而萧护也千方百计要抢夺这柄宝刀了。”笑傲乾坤在西夏京中的遭遇早已告诉了李六如。

萧护是蒙古的内应，此事大家早已知道，自是不以为奇。蓬莱魔女笑道：“这么说来，这个秘密文件，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秘密。”

李六如道：“后面还有一段，成吉思汗要找一个人。”

蓬莱魔女道：“哦，他要找的是什么人？”

李六如道：“是一个名叫柳元宗的人。成吉思汗要萧护代他查访，这姓柳的是不是在西夏境内。”

蓬莱魔女大为奇怪，笑道：“成吉思汗要找的正是我的爹爹。我爹爹与他风马牛不相及，他要找我爹爹，不知为了何事？这可真是奇怪了！”

笑傲乾坤笑道：“爹爹在光明寺中，成吉思汗的人是决找不着他的。可惜成吉思汗早已不在和林，要不然你倒可以代你父亲会一会他。好了，现在天色已晚，咱们也应该回去了。”

李六如敷上了金创药，已经可以跑动，他准备去找那个西域商队，于是便和笑傲乾坤等人分手。笑傲乾坤一行三人，在天黑之后，潜回和林。

和林虽是蒙古的“行都”，但由于蒙古是个游牧民族，立国之初，城市建设还很简陋，作为“行都”的和林，和北方的一个大市集也差不多，连城墙也都没有修筑的。是以笑傲乾坤等人，很轻易就潜入了和林。

经过了日间这场骚乱，和林的巡逻是比平日严密一些，不过，被刺杀的萧护在蒙古人的眼中也并不把他当作什么重要的人物，大汗的妃子已经平安到了“行宫”，这件案子他们也就不拿来当作一回事了。故此，虽有巡逻，也还不是侦骑密布。

笑傲乾坤等早回到帐幕，吃过了饭，待到三更时分，换上夜行衣，依照原来的计划，夜探阿儿格山。

这晚月黑风高，对夜行人来说，正是“最好”的天气。笑傲乾坤一行三人施展超卓的轻功，神不知鬼不觉地就到了山上。

大汗的“行宫”建在山顶，“行宫”下面，东一座帐幕，西一座帐幕，零零落落地散布在山腰之间。这是“金帐武士”和宫中执事的帐幕，虽然数目不算大多，也有三五十座帐幕。却不知哪一座帐幕是“乌蒙”的。

忽见火光明亮，有几个武大走来，其中一个正是乌蒙。笑傲乾坤等人跳上一棵大树，借茂密的树叶遮身，黑修罗悄声说道：“和乌蒙一起的这几个人，一个叫木华黎，一个叫赤老温，都是金帐武士中有数的人物，本领不在乌蒙之下。还有三个人我不认识。看他们的服饰，另外两个也是金帐武士，只有一个似是普通的卫士。”

笑傲乾坤心想：“要制服这几个人不难，但一打起来，这可就要打草惊蛇了。只怕未曾擒着乌蒙，满山的武士都会来了。”

心念未已，乌蒙这一行人已经从这棵大树下走过，只听得乌蒙嘀嘀咕咕地说道：“什么紧急的事情，三更半夜还要把人叫去。”赤老温道：“这是哲别吩咐的，他怕有刺客入宫捣乱，大汗不在，必须更加着意地保护妃子。”乌蒙哼道：“哲别给几个小子就吓破了胆？那几个小子多半是西夏人，不过是志在刺杀萧护而已。我就不信他们敢到行宫捣乱。”原来乌蒙不放心他的“肉票”，总想藉故不去行宫守夜。

木华黎道：“不然，不然。哲别的神箭咱们都是知道的，他也决不是胆小的人。他说他碰上的那几个人武功好得出奇，只怕在咱们的金帐武士之中还没有谁比得上他们呢。无论如何，总是小心谨慎的好。大汗十天半月就要回来的了，决不能在大汗回来之前出事。”乌蒙听了，心中暗暗吃惊，更不放心他藏在帐幕中的肉票，可是也只好嘀嘀咕咕的跟着木华黎走。

木华黎不理会他，吩咐那卫士道：“你再到速不台那儿去，叫他今晚多加小心，值夜的要派双岗。”速不台是今晚负责巡山的金帐武十，岗哨由他分派。这个卫士则是“行宫”中派出的传令兵。

那卫士应了个“是”字，回头就走，经过笑傲乾坤等人藏身的那棵大树，恰巧刮起了一阵狂风，把他手中的火把吹灭了。

卫士咕咕哝哝自嚷：“倒霉，倒霉！”原来他忘了带火石，火把熄了，无法点燃。山上的地形他虽然很熟，但因日间闹了刺客，黑夜之中，他一个人摸着走路，究竟是有点心慌。

这阵狂风也有点“邪”，普通狂风是来得快去得也快的，这阵狂风刮了一盏茶的时刻尚未停止，狂风卷起尘沙，这卫士连眼睛都张不开。

这卫士在狂风沙中跌跌撞撞地奔跑，忽地和一个人碰个正着，这人一把抓着了他，说道：“你不带眼睛吗？”

卫士道了个歉，说道：“对不住，我的火把吹熄了。你是谁？身上可带有火石？”这个人说的蒙古话倒是和林口音，但卫士却听不出这人是谁。

这人道：“我是宇文化及将军的随从，从前方赶回来的。真倒楣，碰上这阵风，我的火把都吹掉了。这里的山路我又不熟。火石我倒是有的，但我不认得路，我给你点燃火把，你肯不肯带我去找一个人？”

这个卫士并非莽汉，不过，一来因为那人说的是和林口音的蒙古语；二来他说得出宇文化及的名号；三来山下是布满哨岗的，这个人既是能通过哨岗，来到山上，想必是自己人了。

这卫士急于去给速不台传令，无暇细间，听他提出了交换条件，便忙说道：“我有紧事，陪你找人恐怕是不行了。你要找谁？”

那人道：“宇文将军要我给他的师兄乌蒙送信。”

卫士道：“乌蒙今晚要在宫中当值，你只能明天找他了。”

那人道：“这封信给乌蒙的家人也行。我今晚也总得有个地方歇歇，你带我到他的帐幕去吧。”

卫士道：“我已经告诉了你，我有事不能陪你！不过，你要找乌蒙的帐幕那很容易，从这里向西走，大约二百步左右，有一块大石台，石台左侧有一座帐幕，就是乌蒙的了。怎么，你的打火石找着了没有？快快给我点燃火把吧！”

那人道：“好，多谢你的指点，你躺下吧！”卫士惊道：“你，你——”只说得两个“你”字，胁下突然一麻，登时不省人事，果然是躺在地上了。

原来这个点了卫士穴道的人是黑修罗。黑修罗会说地道的蒙古话，他知道蒙古武士的脾气一般都很倔强，恐怕威吓不成，所以用计骗他。

华、柳二人跳下大树，蓬莱魔女笑得打跌，说道：“黑修罗，你这一招使得真绝！”黑修罗笑道：“待我再去和他们开开玩笑，变个戏法让你瞧瞧。”蓬莱魔女道：“哦，你还会变戏法呀？”黑修罗道：“别的不会变，我会变作乌蒙。”此时狂风已止，他们按照那卫士的指点去找，果然很容易的就到了乌蒙的帐幕。

帐中有人喝道：“是谁？”蓬莱魔女心道：“此人能听出我们的声息，武功绝非庸手。”心念未已，只听得黑修罗已经应声说道：“师弟，我回来了。”说出话来，口音和乌蒙一模一样。原来黑修罗擅长“口技”，模仿别人说话的声音维妙维肖。

在帐幕中看守的这个人是乌蒙的师弟兀赤，听得师兄的声音，诧道：“咦，你怎么就回来了？”拉开帐幕，蓦地看见一个黑炭头站在他的面前，兀赤大吃一惊，叫道：“你，你是谁？我师兄呢？”黑修罗脱下面具，笑道：“你向我讨师兄，我却要向你讨弟弟呢，我弟弟哪里去了？”大笑声中，立即出手。

兀赤一掌劈来，黑修罗一招“金鲤穿波”，左掌一格，右掌时底穿出，扭着了兀赤的手腕。兀赤双臂一振，黑修罗抓他不牢，竟然给他震开。原来兀赤的武功本来不在黑修罗之下，只因骤然受惊，才吃了亏的。

黑修罗一侧身，“呼”的一拳捣出，兀赤使了个大擒拿手法，反扣他的脉门，黑修罗一个沉腰缩时，左拳又到。兀赤叫道：“来人——”，话犹未了，只觉虎口一麻，声音突然中断，原来是笑傲乾坤已经进来，折扇只是一挥，就点了他的麻穴。黑修罗那一拳结结实实地打着了他的鼻子，打得他倒下去了。

黑修罗纵目一看，只见帐幕中空荡荡的，就只有兀赤一人。黑修罗脚踏兀赤的胸口，喝道：“你把我的弟弟藏在哪里？不说出来，我就取你的狗命！”

兀赤喘不过气来，抖抖嗦嗦地说道：“他，他……”黑修罗道：“他怎么了？”兀赤迫切间哪里说得出来，越着急越是语不成声。

忽听得一个声音笑道：“哥哥，我在下面。”声音好似从地下冒出，正是白修罗的声音。

黑修罗把儿赤抓了起来，喝道：“快快给我打开地道！”兀赤喘着气道：“你揭开坑下的那块石板。”他穴道未解，不能动弹。

笑傲乾坤依言揭开石板，现出黑黝黝的一个地窟。黑修罗押着兀赤，便与笑傲乾坤一同下去。蓬莱魔女在外面把风。

黑修罗点燃了火把，只见眼前一亮，地窟中堆有许多金银珠宝，他的弟弟白修罗坐在珠宝堆上。原来这个地窟正是乌蒙、兀赤与宇文化及三人的宝库。

自修罗笑道：“哥哥，这趟买卖咱们没有吃亏，他要勒索咱们的财物，

这回可是赔了本也！”

正是：

使尽机谋何所得，人财两失一场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一一九回　勾心斗角成何用　走火入魔悔已迟

黑修罗道：“ 弟弟别贪心了，咱们快走！ ” 白修罗哭丧着脸道：“ 我可是走不动呀！ ” 黑修罗道：“ 用不了一盏茶的功夫你就走得动的，主公身上有天山雪莲。 ” 黑修罗一看，就知弟弟中的是魔鬼花之毒。

天山雪莲能解百毒，白修罗嚼下两瓣雪莲，只觉遍体清凉，十分受用。白修罗谢过了笑傲乾坤，说道：“ 主公，请莫怪我贪心，这些珠宝留给蒙古鞑子不如咱们拿去，送给义军做军饷也好。 ” 黑修罗笑道：“ 你这样说就对了，我和你正是一样心思。不但这里的珠宝送给义军，咱们所有的宝藏我也想都送出去，弟弟，你不反对吧？ ” 白修罗笑道：“ 经过这场灾难，身外之物，我还有什么抛不开的？这个话你不说我也要说呢。 ” 兄弟俩心意相通，说了之后，哈哈大笑。

白修罗找来了两个麻袋，不要金银只取珠宝，装满了两大麻袋，还有许多珠宝容纳不下。笑傲乾坤笑道：“ 好了，人贵知足，咱们取去了这两大袋珠宝，也够乌蒙他们心痛的了。 ” 白修罗仍然恋恋不舍，说道：“ 再拿几件。 ” 忽听得上面有金铁交战之声，笑傲乾坤连忙上去，只见帐幕之中，蓬莱魔女正在与乌蒙交手。

原来乌蒙放心不下，一到行宫，见了哲别，就找了个藉口，无论如何也要口去。哲别是“ 金帐武士 ” 的首领，乌蒙本来要听他的命令。但因乌蒙也是“ 金帐武士 ”，而且他们师徒正得成吉思汗的重用，哲别不愿意太勉强他，皱了皱眉头，也就答应了。

乌蒙做梦也想不到在帐幕里等着他回来的竟是蓬莱魔女，两人交上了手，乌蒙便着了蓬莱魔女的独门暗器，给她的两根乌金尘丝射入了穴道。乌蒙练有“ 混元一炁功 ” 暂时还可支持，但已给蓬莱魔女杀得手忙脚乱。

乌蒙大叫：“ 有奸细，快来人哪！ ” 一个倒纵，冲出帐幕。笑傲乾坤喝道：“ 哪里跑？ ” 劈空掌一发，乌蒙二跤跌倒。蓬莱魔女冷笑道：“ 看你还嚷！ ” 唰的一剑，刺穿了乌蒙的琵琶骨，乌蒙登时晕死过去。蓬莱魔女道：“ 不是我斩尽杀绝，这厮实在太可恶。好，放火烧这帐幕，咱们就走！ ”

笑傲乾坤道：“ 这样岂不更是打草惊蛇？ ” 蓬莱魔女笑道：“ 我正是要它打草惊蛇。咱们离开这儿，马上到喇嘛宫去。 ” 笑傲乾坤恍然大悟，说道：“ 不错、好主意！这里一报火警，喇嘛宫中的高手，定要分出人手到这里增援。 ”

此时黑白修罗都已出来，黑修罗手上拿着火把，立即放火。兀赤大声叫道：“ 求求你们开恩，不要把我烧死。 ” 笑傲乾坤道：“ 这厮虽是帮凶，罪犹可恕。好，就让你保全一条性命吧。 ” 把兀赤拖了出来，重重的踢他一脚，这一脚踢得兀赤肋骨断了两条，但却给他解了穴道，兀赤不能行走，只好爬着离开火场。

巡山的“ 金帐武士 ” 速不台看见火起，不知来了多少敌人，呜呜的吹起牛角。转瞬间，武士们纷纷从各个帐蓬跑出，行宫中报警的大钟也　　地敲了起来。

笑傲乾坤等人展开超卓的轻功，早已在火起之前，逃入密林深处。待到满山的武士看见火光，都朝着火光起处奔跑，他们一行四人已是平平安安地下了山了。

笑傲乾坤吩咐黑修罗：“ 你们先出和林，在百里之外的金牛坳等我。 ”

金牛勒是黑白修罗的藏宝之处，早已对笑傲乾坤说过。笑傲乾坤是因为他们二人武功较弱，不愿他们跟随自己前往喇嘛宫冒险。故此要他们先去掘取宝藏，就在那个地方等他。

喇嘛宫与行宫隔着一个山峰，宫中的喇嘛可以看得见这边火起，但山路崎岖，虽然只隔一个山峰，上山下山，至少也要半个时辰方能来到。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跑上那个山峰，宫中的喇嘛刚刚跑下山来。华、柳二人躲在树林里面，那些喇嘛赶往赴援，当然无暇搜索树林。

华、柳二人一跃而出，此时宫中的喇嘛要赴援的都已去了，留守的喇嘛关上了宫门，宫内加强了守卫，但已没有人再出来了。

喇嘛宫中多的是百年老树，笑傲乾坤隐身在一棵枝叶茂密的参天古树之中，树顶上是几只大鸟栖息，似乎发现下面有人，振翅拍动不已。笑傲乾坤摘下一片树叶，轻轻一弹，使出“飞花摘叶”的暗器功夫，那片树叶穿枝飞上，在树顶栖息的大鸟振翅飞起，发出叫声。那两个背向大树的喇嘛吃了一惊，回头一看，华、柳二人趁着他们凝望飞鸟，背向自己这一刹那，不约而同地使出绝顶轻功，一个“比翼双飞”，倏忽之间，已是掠进了那座正中的殿宇，藏身檐角，真是比飞鸟还要快捷，院中巡逻的四个喇嘛，竟是丝毫没有察觉。

那两个喇嘛回过头来，说道：“原来是鸟儿作怪。”笑傲乾坤正喜得计，忽觉“嗖”的一股冷风，如箭疾射，有人喝道：“给我滚下来！”

笑傲乾坤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立足不稳，从屋脊直滑下来。幸而他及时“煞势”，一个“珍珠倒卷帘”，足尖勾着檐角，身形又再挺起。说时迟，那时快，神驼太乙已是飞身扑上，双掌齐发，左击笑傲乾坤，右击蓬莱魔女。笑傲乾坤大吃一惊，心中想道：“相隔不过数月，这老贼的功力又是大大增进了！”

笑傲乾坤身形未稳，只得以攻为守，折扇一指，点打太乙掌心的“劳宫穴”，这一招是攻敌之所必救，太乙横掌一掠，避免穴道受攻，强夺笑傲乾坤的折扇。但笑傲乾坤已是趁着他换招之际，身形拔起，一个“鹞子翻身”，又到了屋脊正中了。

与此同时，蓬莱魔女拂尘挥出，拍拂太乙面门，太乙以雄浑的掌力荡开她的拂尘，蓬莱魔女右手的青钢剑紧跟着刺出，太乙刚在应付笑傲乾坤，腾不出手来应招，连忙斜窜闪避，只听得“嗤”的一声，太乙披在身上的狐裘，给蓬莱魔女削去了一幅。

太乙怒道：“原来是你们这两个丫头小子，当真是阴魂不散，定要老夫给你们超渡么？”笑傲乾坤笑道：“不错，我正是要来超渡你的亡魂！”两人一退复上，再度交锋。笑傲乾坤有蓬莱魔女相助，折扇点穴的功夫发挥得淋漓尽致，打得太乙只有招架之功，想抽空发出“玄阴指”偷袭都不能够了。

那四个在院子里巡逻的喇嘛相继跳上屋顶，喝道：“哪里来的大胆小贼，敢来戏耍佛爷！”其中一个发现蓬莱魔女是女子，更是气得暴跳如雷，骂道：“庄严佛殿，岂容你这妖女玷污？给我滚出去！”原来喇嘛宫的规矩，正殿是不许妇女参拜的。

蓬莱魔女冷笑道：“哪里来的臭规矩，你给我滚出去！”拂尘一挥，卷着了那喇嘛打来的禅杖，借力使力，往旁一带，那喇嘛果然应声跌倒，摔下屋顶。

蓬莱魔女迎上那三个喇嘛！尘剑兼施，不过片刻，两人给她剑尖刺着虎

口。一人给她拂尘打碎了琵琶骨，全都骨碌碌地滚了下去。

蓬莱魔女再与笑傲乾坤夹攻太乙，忽听得裂人心肺的一声嚎叫，但却并不是太乙叫出来的。蓬莱魔女怔了一怔，立即省悟，这是被囚在附近的公孙奇的嚎叫，想必是他正在受着“走火入魔”的煎熬。

嚎叫之声尚在刺人心肺，紧接着又听得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听得出这是柳元甲的笑声，似乎是他正在得意狞笑，但笑声中却又含有无限凄厉。

笑傲乾坤道：“你去救人，我给你应付这老贼。”蓬莱魔女知道以笑傲乾坤的本领，虽然胜不了神驼太乙，但一时三刻料想也不至于落败。于是疾刺三剑，先迫退了太乙，回身一掠，飞过第二座殿宇，循声觅迹，找到了囚禁公孙奇的那间密室。

蓬莱魔女从窗口望进去，只见柳元甲盘膝而坐，头上冒出热腾腾的自气。公孙奇却在地上打滚，不住哀号。

此时寺中已是人声鼎沸，柳元甲对外间的声响，似是听而不闻。公孙奇在打滚哀号，他则在对着公孙奇发出“嘿嘿”的冷笑，好像十分“欣赏”公孙奇的痛苦。可是在他得意之极的笑声之中，却掩饰不了他内心的恐怖，笑声中充满凄厉之感，笑得竟是比哭还要难听。

蓬莱魔女正要不顾一切，破门而入。忽见公孙奇爬了起来，倚着墙角喘气，不再嚎叫了。“走火入魔”对于练功之士的折磨和寻常人患了疟疾有些相似，是间歇性地发作的。公孙奇看来是熬过了最痛苦的时刻，又可以喘息片时了。

公孙奇喘息一过，也在嘿嘿地冷笑起来。柳元甲瞪眼道：“你还没有尝够苦头么，你笑什么？”

公孙奇冷笑道：“柳元甲你休得意！不错，我是尝够了苦头。但你也好不了，我受的这些苦，就要轮到你一遍一遍地身受了。总算皇天有眼，叫我亲眼看见你在我面前受苦。如今你的走火入魔已经发作，最多比我多活一两个月而已。”

蓬莱魔女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柳元甲此时已是和公孙奇一样，也在受到了“走火入魔”的熬煎。不过程度有深浅的不同而已。他盘膝运功，想来正是以上乘的内功，抵受那痛苦的熬煎。柳元甲具有正宗内功的基础，所受的“走火入魔”之难在目前这个阶段，也还没有公孙奇那样严重，故此尚能抵受，普通的人，甚至还看不出来。

柳元甲“哼”了一声，冷笑说道：“公孙奇，我虽然中了你的诡计，可惜你只能看到我‘走火入魔’的开始发作，我却可以看到你身遭惨死！你知道不知道，你已经活不过今日，下一次发作，你就要毕命于此了！”

公孙奇笑道：“那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但你却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柳元甲冷笑道：“你以为我肯让你快快活活地大解脱么？在你下次发作之时，我将断你的奇经八脉，再加上你‘走火入魔，之时的痛苦，你将尝到了天下最惨最酷的刑罚！”

蓬莱魔女毛骨悚然，不忍再听下去，也不敢再听下去，“砰”的一声，立即破门而入，喝道：“柳元甲，你用的好狠毒的手段！你想不到我会来此吧？”

柳元甲神色不变，反而纵声笑道：“我早料到你这丫头会来的了。哈，哈，你来得正好，让我可以多杀一个人，你就陪公孙奇一同死吧！”蓬莱魔女一剑刺去，柳元甲仍然盘膝坐在炕上，这一剑眼看就要刺到柳元甲身上，

柳元甲蓦地手掌一翻，一股无声无息的掌力突然就打了出来。
只听得“喀喇”声响，窗格的梨花木碎成片片，这一掌的力道可想而知。蓬莱魔女胸口发闷，好不骇然，心中想道：“这老贼现在正在运功与走火入魔对抗，居然还能够出掌攻敌，掌力如此惊人！若是待他熬过此劫，只怕谷涵来了，也未必是他对手。”
蓬莱魔女恐怕错过这个大好的良机，那就不但救不出公孙奇，连自己与华谷涵也不能脱险，是以虽无把握，也只好冒险强攻。当下蓬莱魔女连忙吸一口气，气透重关，消除了胸口的烦闷之感，立即运剑如风，向柳元甲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柳元甲仍然盘膝坐在炕上，蓬莱魔女长剑刺到，柳元甲只是轻轻地把衣袖一挥，蓬莱魔女的剑尖刺着他的衣袖，只觉柔若无物，有力也无法施展，剑尖就滑过了一边。柳元甲以上乘的卸力消劲功夫化解了蓬莱魔女这一剑招，跟着左手的衣袖一拂，又把蓬莱魔女的拂尘荡了开去。蓬莱魔女尘剑兼施，一口气攻了三五十招，兀是伤不了他毫发。
此时笑傲乾坤与神驼太乙也正是在瓦背上展开激斗，笑傲乾坤掠过两座殿宇，太乙紧追不舍。笑傲乾坤刚要跳过第三座殿宇，忽觉背心一麻，奇寒刺骨，笑傲乾坤几乎从瓦檐边滚下去，原来是太乙发出了“玄阴指”，冷风如箭，射着了笑傲乾坤背心的“大椎穴”。
幸而笑傲乾坤在这一年勤练明明大师所授的内功心法，内功之纯，已着差不多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穴道虽然受了阴寒之气所袭，尚不至于封闭。笑傲乾坤足勾檐角，翻起身来，反手一挥，折扇一摇，挡住了太乙跟着而来的重手法点穴。
两人在金碧辉煌的琉璃瓦上又打起来，笑傲乾坤虽然还可以支持，却已摆脱不了太乙的纠缠。相斗不过数招，太乙寻暇觅隙，接连又发了两次玄阴指，指力一次比一次加强，饶是笑傲乾坤的内功纯厚，也不由得浑身发抖，就像一个患了疟疾的病人。
他们在屋顶激战，宫中的喇嘛早已闻声惊起，纷纷赶来，有几个轻功好的喇嘛且已跳上来了。太乙哈哈笑道：“你这小子还想逃么？认栽了吧！”戟指一戳，玄阴指五度发出。
笑傲乾坤暗叫不妙，只道要糟，不料太乙这一指发出，笑傲乾坤只是微微感到寒意，太乙反而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战。笑傲乾坤本以为这一次的玄阴指力会更为厉害的，结果如斯，大出意外。原来今日正是太乙的“走火入魔”发作之期，玄阴指甚为消耗精力，他连发了五次玄阴指，“走火入魔”已是提前发作。太乙练的是邪派内功，功力虽高，却是远远不如柳元甲的精纯，故此柳元甲还可以抵御“走火入魔”的煎熬，他却是力所难能。“走火入魔”一发作，他已是无力再战，只能逃了。
笑傲乾坤焉能让他逃走，脚尖在琉璃瓦上轻轻一点，身形拔起，一招“鹏搏九霄”，折扇向太乙敲下，已是点中了太乙脑后的“风府穴”。太乙大吼一声，骨碌碌地从正殿的脊柱滚下，只听得一片密如爆豆的声音响过，太乙再一次的发出裂人心肺的惨叫，便即寂然无声，像一团烂泥似的瘫在地上了。原来太乙是因为真气已经涣散，抵受不住“走火入魔”的煎熬，故而自行“散功”，断了经脉而亡。
笑傲乾坤目睹太乙死得如此之惨，也不禁有点怵目惊心，心中想道：“这老贼好歹也算得一位武学大师，只因误入歧途，多行不义，如今竟是落得如

斯结果，可叹、可戒！

向笑傲乾坤追来的几个喇嘛，见太乙死在他的手下，都是不禁大吃一惊，不约而同地停了脚步。笑傲乾坤身法何等快捷，趁着他们一呆之际，不待他们合围，早已飞越了两座殿宇，来到了公孙奇被囚之处。

蓬莱魔女与柳元甲已经斗了三五十招，只觉柳元甲的掌力越来越重，正自感到吃紧之际，笑傲乾坤来得恰是时候，折扇一挥，替蓬莱魔女化解了柳元甲的一招杀手。蓬莱魔女喘息一过，挥剑再攻。柳元甲仍然盘膝而坐，左来左挡，有来有挡，见招拆招，见式解式，力敌两大高手，居然还是有守有攻！

过了片刻，寺中的喇嘛纷纷赶到。笑傲乾坤把守门户，折扇连挥，把三个要抢门的喇嘛点倒。笑傲乾坤的独门点穴手法另有一功，给他点了穴道的人，只觉有如蛇钻七孔一般，浑身骨节寸寸欲裂，痛苦难当，都禁不住倒在地上狂滚。后面的那些喇嘛吓得魂飞魄散，都是不敢向前。不过，他们虽是不敢抢门，却也不肯散去，于是纷纷改用暗器攻来。笑傲乾坤手挥折扇，把暗器反打回去，又伤了两名喇嘛，余众走避远远，躲在暗器不容易打到的角落里继续攻击。

笑傲乾坤把守门口抵挡暗器，只能偶尔腾出手来相助蓬莱魔女。柳元甲忽地一跃而起，哈哈笑道：“你们以为我已走火入魔，就想来取我性命么？嘿嘿，哈哈，且叫你们知道我的厉害！不错，我柳元甲是终须一死，但我要你们先死在我的面前！”

大笑声中，柳元甲呼呼呼呼的连发四掌，掌力排山倒海般的四面涌来，华、柳二人便似乘着一叶扁舟，在大海中给狂涛巨浪摇撼一样，只能挣扎，无力反击了。原来柳元甲已经度过了这次“走火入魔”，可以全力应敌了。柳元甲练桑家的两大毒功，已经有了八九分火候，他又是有正宗内功的基础的，故而功力恢复，饶是华、柳二人联手，也不能不感到应付为难了。

门外的暗器仍然打来，幸而柳元甲的掌力十分雄浑，暗器根本打不到这间房内，等于是间接替华、柳二人抵挡了暗器。

双方虽是相持的局面，但久战下去，对华、柳二人定然不利。笑傲乾坤心里想道：“幸而清瑶用了调虎离山之计，喇嘛中的一流高手，都已到那边的行宫去了。可是调虎离山之计只能骗过一时，他们迟早是会回来的，除非是在他们回来之前把这老贼击倒，否则今晚只怕是难以脱身了。”

形势迫得华、柳二人必须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可是柳元甲的功力远在他们二人之上，这么一来，正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激斗了数十招之后，蓬莱魔女大汗淋漓，笑傲乾坤亦已有点气喘。此消彼长，柳元甲越战越强，更是占尽了上风。

公孙奇背靠墙角闭目养神，一直不声不响。激战中蓬莱魔女暗暗留心，为他防护。柳元甲也似乎有意护公孙奇苟延残喘，掌力虽猛，却是完全没有打到公孙奇的身上。他要公孙奇受最后一次“走火入魔”的折磨。不愿意“便宜”了他。

正在华、柳二人渐感不支之际，公孙奇忽地一跃而起，大吼一声，“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这口鲜血正好喷在柳元甲的身上，溅了他满头满面。

蓬莱魔女只道是公孙奇受了柳元甲的掌力所伤，不由得大吃一惊。蓬莱魔女正要过去保护公孙奇，哪知公孙奇身手竟是非常矫捷，倏然间就欺到了柳元甲的身前，柳元甲被他喷了一口鲜血，面门热辣辣的好不难受，双眼痛

得张不开来，这一下大出柳元甲意料之外，冷不及防，只听得“砰”，的一声，已是着了公孙奇的一掌。

柳元甲发出一声凌厉的哀号，说时迟，那时快，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已是乘机痛下杀手，蓬莱魔女一剑刺穿了他的小腹，笑傲乾坤的折扇敲碎了他的琵琶骨。柳元甲好像喝醉了酒一样，晃了几晃，厉声叫道：“公孙奇，你、你好狠毒！”话犹未完，“卜通”的就倒了下去，七窍流血而亡！

蓬莱魔女大喜道：“师兄，你恢复了功力啦？”公孙奇面色惨白，苦笑道：“我、我不成啦，我与这老贼同归于尽，死亦瞑目，你，你不必我为费神啦！”笑声越来越弱，身子恍如风中之烛，摇摇欲坠。原来公孙奇是用了邪派中最狠毒的“天魔解体大法”，拼着与柳无甲同归于尽的。这“天魔解体大法”在自伤肢体之后。功力可以骤增数倍，但过后不死也必重伤，公孙奇自知活不过今日，是以宁愿早死几个时辰，也要一泄胸中的怨愤。不过，倘若不是华、柳二人正在狠攻柳元甲，他也是绝不能够得手的。

笑傲乾坤一指点了公孙奇的“大椎穴”，这是急救之法，封了他的这个穴道，血液不至于大量上涌脑门，公孙奇就不至于立即身亡了。笑傲乾坤点了他的穴道，立即把公孙奇背了起来，与蓬莱魔女便向外闯。

蓬莱魔女不愿多所杀伤，掏出一把铜钱，笑道：“你们冤魂不息，我就施舍你们几文吧！”当下使出“天女散花”手法，把铜钱当作暗器，连珠打出，只听得“哎哟，哎哟”之声不绝于耳，十几个喇嘛中了她的钱镖。太乙与柳元甲已死，寺中的高手又来回来，留守喇嘛宫都是些武艺平庸之辈，给蓬莱魔女打翻了十几个人之后，还有谁敢阻拦？

华、柳二人带了公孙奇逃出了喇嘛宫，只见对面的山峰火光未灭，满山黑影幢幢，想来那些人还在搜查刺客。笑傲乾坤笑道：“今晚够他们折腾的了，咱们趁着天还未亮，赶快逃出和林，可以免掉一场厮杀。”

和林的四个出口之处虽然设有关卡，但却难不倒华、柳二人，他们以绝顶轻功，从关卡上方峻峭的山道溜过，轻登危石，巧度莽菁，神不知鬼不觉的就下了山，出了和林。

一口气跑了二三十里，到了草原，此时东方才现出鱼肚白。蓬莱魔女道：“可以歇歇了。师兄，你好点么？”

笑傲乾坤放下了公孙奇，蓬莱魔女给他把一把脉，只觉脉息散乱，弱似游丝。蓬莱魔女跟父亲学过一点医术，知道这个脉象已是绝症，纵有华忙复活，扁鹊重生，也是难以救治的了，不由得心头如坠铅块，十分难过。

公孙奇苦笑道：“师妹，难得你不念旧恶，把我救了出来，我已经是十分感激了，你不必为我再费神啦。我，我实在是死有余辜，只，只求你代我禀告爹爹，说我如今已是后悔莫及，但却不能跪在他的面前恳求他的饶恕了！”

蓬莱魔女道：“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只要你知道悔改，你爹爹一走会原谅你的。你别心灰，咱们回光明寺去，说不定——”蓬莱魔女还想“尽人事以听天命”，希望公孙奇能够鼓起求生的意志，如果能够支持到回转光明寺之时，说不定还可以有一线生机。但她也知道这个希望极是渺茫，所以说了一半，就不忍再说下去了。

临死之前，有一段“回光返照”的阶段，神智分外清明。往事从公孙奇的脑海中一幕幕重现，他想起了最爱他的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的第一个妻子桑白虹，桑白虹给他害得惨死，父亲也给他害得半死不活，

而且为了他的缘故，在天下英雄之前失尽颜面。他又想起最无辜的还是他的第三个妻子桑青虹，年纪轻轻，一生已是断送在他的身上。还有他的儿子，也因他一念之差，要令桑青虹受十八年的磨折，他竟然用毒掌伤了儿子，要桑青虹在今后的十八年之中，寸步不能离开儿子，悉心给他疗治，才能使儿子长大成人，恢复健康。回想起自己这些罪孽，就像一条条毒蛇啮着他的心。这比“走火入魔”的煎熬更其令他难受。公孙奇不由得抱头哀号：“我不是人，我不是人！”

笑傲乾坤暗自叹息：“报应，报应！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了！”出掌抵着公孙奇的背心，以本身真力助他支持下去，说道：“公孙大哥，你还有什么未了之事？”

公孙奇道：“我是上无以对父母，下无以对妻儿。我那孩子，我那孩子，……唉，我现在已是无话可说，但求速死了，师妹，你怜悯我，求你赐我一剑！”

蓬莱魔女道：“师兄，你放心。你的孩子现在正在光明寺中，由我爹爹给他尽心调治。耿照又已传了青虹逆行经脉之法，可以由青虹给孩子化去体中毒质。他们母子都无须受十八年的磨折了。”

公孙奇道：“我的爹爹呢？爹爹受了我毒掌之伤，现在怎么样了？唉，爹爹纵然可以原谅我这不肖之子，我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

蓬莱魔女道：“师父也是在光明寺养病，明明大师和我爹爹合力助他疗伤。他的半身不遂之症逐渐好转，上个月檀羽冲见过他，据说师父已能行动，今年年底以前，功力就可以恢复如初。”

公孙奇吁了口气，说道：“我的罪孽有人化解，我死也可以死得瞑目了。”声音越来越弱，说到“瞑目”二字，眼皮阖拢，声音已是细不可闻。

蓬莱魔女叫道：“师兄！”笑傲乾坤轻轻摆手，说道：“让他去吧！”公孙奇手足渐渐冰冷，笑傲乾坤只道他已死去，忽见他的嘴唇开阖，眼睛虽未睁开，却是显然还未断气。

蓬莱魔女忙把耳朵贴近他的嘴唇，叫道：“师兄，你还有什么话说？”

只听得公孙奇的声音细如蚊叫，断断续续地说道：“桑家那两大毒功，我、我已经参悟，青虹，她、她……”

公孙奇说得十分费力，随时有中断而死去的可能。蓬莱魔女道：“师兄，不要记挂这事了。青虹不要练那两大毒功，你的孩子也不要练！”蓬莱魔女不忍见公孙奇临死之前还要多受折磨，而且她认为桑家这两大毒功乃是害人之物，公孙奇即使还有气力可以把他参悟的诀窍说给她听，她也不愿意听的。

公孙奇精神涣散，自己知道是难以再支持了，当下勉强提一口气，说道：“我死之后，你把我化骨扬灰，你，你就可以，可以……发，发现……”这句话未曾说完，他那细如游丝的声音便似突然割断了。笑傲乾坤说道：“清瑶，你不要伤心，你的师兄能够这样死去，已是好过再一次受走火入魔的煎熬了。”蓬莱魔女道：“不错，虽然他似乎尚有未尽之言，但心里应该是已无牵挂了。咱们就在此处把他安葬了吧。”蓬莱魔女只道他临终之际所说的“化骨扬灰”的说话，只是一种负疚自责的说话，却不知其中另有秘密。

原来公孙奇在这一年之中，在亲身体验了“走火入魔”的诸般痛苦之后，却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走火入魔”是由于练那两大毒功而起的，公孙奇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每受一次“走火入魔”的煎熬，便发现自己以前练功方法的一个错误。“走火入魔”的折磨他受尽了，那两大毒功的诀窍他也完全参透了，俗语说：“久病成医”，公孙奇的情形正是如此。

青灵子的逆行经脉之法虽然可以化去体中毒质，但只不过是一种事后的补救；公孙奇所参悟的诀窍，则可以防患于未然。故所以倘若根据他所参悟的诀窍练功，就可以根本免除“走火入魔”的危险。

公孙奇早已如同残废，太乙、柳元甲将他锁在房中，谅他插翼难飞，所以他们只是每隔几天来折磨他一次，平时却是没有人在房中看管他的。

学武的人，对武学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就像一个文人，做了一首好诗，写了一篇好文章一样，总想流传后世，让他人记得他。公孙奇参悟了两大毒功的秘奥，这个成绩是他用生命换来的，他当然是更为宝贵了。是以他虽然身受这两大毒功之害，而且性命垂危，也还是不愿意他的心血埋没。

前几天他已经知道死期将至，于是把一根吃剩的骨头藏起来，把骨头磨尖代笔，撕下一幅内衣作纸，刺血为墨，把自己参悟的十三条正确的练功方法，蘸了自己的鲜血，写成了一幅血书。他怕这幅血书在自己身死之后，给太乙和柳元甲搜去，又想出了一个收藏的方法。在某一次吃饭之时，故意装作失手，把一个饭碗打破，偷偷藏起了一片碎片。病人打破东西，这是最普通不过的事情，服侍他的那个小喇嘛只是在事后扫净碎片，便作算了，哪里还会查究这些碎片是否完全？

公孙奇用锋利的碎瓷片在自己的大腿剜了一块肉，又找了一块铁皮，卷成小筒子，把那幅血书塞了进去。这小筒子就藏在他的伤口之中，当时他只是抱着死后留待有缘之人发现的希望，这个希望当然也极是渺茫，但他总算是了却一个心愿。

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竟然在临死之前给笑傲乾坤和蓬莱魔女救了出来，但可惜他正要把这件秘密告诉蓬莱魔女的时候，他已经是有气没力，连话也说不出来了。故此，他最后只能挣扎说出两句，要蓬莱魔女在他死后化骨扬灰。

公孙奇的想法是，蓬莱魔女若是依他所请，将他火葬的话，当然是要等待他的肉体化净，将他的骨灰携回去的。那铁皮卷成的小筒子不会立即焚化，蓬莱魔女一发现也必然会立即抢救无疑。

不料蓬莱魔女并没有依从他的遗嘱，而是依照汉人的风俗将他土葬（当时汉人的社会习惯是认为死者必须入土为安，绝无火葬的）。

华、柳二人以剑挖土，在山上找个地方，草草地埋葬了公孙奇。蓬莱魔女给新坟立了一块石碑为记，祝道：“师兄，你获得了大解脱，好好安歇吧。他日重来，我再替你迁葬。”蓬莱魔女哪里知道，她不但是埋葬了公孙奇，而且是埋葬了一卷武功秘笈。十多年后，蓬莱魔女与桑青虹母子重来，公孙奇的墓已经给人挖掉。那卷武功秘笈也给盗墓贼顺手牵羊拿去了。以致武林又生出许多风波。这是后话，按下慢表。

埋葬了公孙奇，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匆匆赶往金牛坳。一百多里山路，他们不过走了三个时辰，黄昏日落之前，便已到了。

笑傲乾坤用“传音入密”的功夫呼唤，远远的听得白修罗应道：“在这儿。”华、柳二人循声觅迹，在一个山洞旁边找着了白修罗，白修罗正在用一块大石堵塞洞口。

笑傲乾坤诧道：“你哥哥呢？”白修罗道：“哥哥找牧人去买骆驼去了。主公，你看看我收藏的珍宝。”他身边有两个小小的箱子，长不过三尺，厚不过七寸，比普通的手提匣子也大不了多少。白修罗打开来给他们看，只见珠光宝气，耀眼生光。有鲜红的珊瑚，有碧绿的翡翠，有核桃般大的钻石、

西瓜般大的宝玉。还有闪闪放光的“猫儿眼”宝石和一串串晶莹雪白又圆又大的珍珠。饶是笑傲乾坤见多识广，也说不出那许多珠宝的名称。白修罗笑道：“我们搜藏的珠宝数量虽然比不上从乌蒙那里所取的，却比他的那些名贵得多。”

笑傲乾坤无心观赏，说道：“两个麻袋又加上两个箱子的珠宝……我却担心你怎么带得出去？”白修罗笑道：“哥哥早已想妥了办法了，主公不用担心。嗯，刚说曹操，曹操就到。哥哥已经回来啦。”

只见黑修罗牵着两匹骆驼走上山来。骆驼背上堆有十数只箱笼，笑傲乾坤道：“你想得周到，在沙漠上行走，有这两只骆驼，咱们就不至于象来时的狼狈了，但这些箱笼却又是些什么东西？”

黑白修罗笑道：“这是蒙古的药材和土产，咱们扮作客商。蒙古的法律是保护商人的。珠宝混在箱笼之中，料想可以混得过去。”原来成吉思汗的野心是要建立一个大汗国，其时正在全力打通国际贸易的道路。尽管他们在战争之中灭人之国屠人之城，手段十分残酷，但对于与蒙古通商的各国商人却是严加保护的。

黑修罗有在蒙古作行商的经验，熟悉各种规矩，一路之上，过了许多关卡，果然都没有惹出什么麻烦。有时遇上一些散兵，由于他们善于应付，也平安度过了。

一路无事，过了戈壁，进入了金夏接壤的大草原。这一日正行走间，忽见前面旌旗招展，出现了大队的蒙古兵马。蒙古兵雄壮的歌声震憾了草原。

唱的是蒙古的战歌，歌道：

“星天旋转，诸国争战。

连上床铺睡觉的工夫也没有。

互相抢夺，掳掠。

世界翻转，诸国攻伐。

连进被窝睡觉的工夫也没有。

互相争夺，杀伐。

没有思考余暇，只有尽力行事。

没有逃避地方，只有冲锋打仗。

说到的地方就到，

去把坚石粉碎；

说攻的地方就攻，

去把硬岩捣毁；

把高山劈开，把深水断涸，

这样勇敢地杀敌。”（注，这首战歌是根据《蒙古秘史》的译文）

歌声震撼草原。饶是笑傲乾坤等人胆气豪雄，听了这样霸道的战歌，也不禁为之惊然。笑傲乾坤喟然叹道：“成吉思汗的确不愧是一代天骄，他率领的蒙古骑兵也的确是天下无敌。但可惜他唯知黩武穷兵，即使当真能够把世界变作蒙古人的牧场，只怕也不能维持长久。”

蓬莱魔女道：“咱们别议论成吉思汗。现在咱们碰上了他的大军，可该怎么办？”

黑修罗道：“躲避是躲避不开的了。咱们只好停在这儿，让他们过去了再说吧。若是有人盘问，由我临机应付。”

不料这一支蒙古大军并不继续前进，却突然在草原上安起营帐，驻扎下

来。笑傲乾坤甚感诧异，说道：“ 现在日头刚刚过午，何以他们这样早就安营立寨？ ” 蓬莱魔女苦笑道：“ 不管他们为的什么，咱们可是陷于进退两难之境了。 ” 大军的营地就在他们前面二三里之处，倘若要通过他们的营地，势必要受到盘查，而且未必得到允许。但倘若后退，只怕更会引起蒙古兵士的疑心。

话犹未了，已有两个军官过来查问他们。黑修罗灵机一动，说道：“ 请问有一位呼图赫将军可在军中？ ” 那两个军官道：“ 你问他做什么，你们认识呼图将军的么？ ”

黑修罗道：“ 我们是西夏来的商人，曾在西夏的京都见过呼图赫将军。当时战事刚刚停止，路途未靖，我们想到贵国经商，特向呼图赫将军请求保护。承蒙他发给一面金牌，作为凭证，证明我们是正当商人。 ”

那军官道：“ 把金牌给我看看。 ” 看了那面金牌，又问黑修罗要了关卡的税单。黑修罗经过了许多关卡，都是按照货价纳足税的，那两个军官验明无误，说道：“ 现在有两个办法任你选择。一个是你们在这里住一晚，等待我们明日拔寨起行之后，你们再去。一个是现在就放行，你们要通过营地，可得多办几重手续，还得呼图赫给你们担保才行。 ”

黑修罗心里想道：“ 与其担心一夜，不如冒险一时。 ” 于是说道：“ 我们想趁着天色未晚，多赶点路，请将军恩准放行。 ”

那两个军官道：“ 好，你们随我来吧。 ” 笑傲乾坤与黑修罗牵了骆驼，跟那两个军官走入营地，在一座帐篷前面停下。高的那个军官说道：“ 你们在此听候检查，我去禀报呼图赫将军，看他愿不愿意给你们作保。 ”

帐篷里走出一个文官模样的人，带着几个兵丁，有的手里拿秤，有的拿着算盘，还有两个手上执着长枪。原来这个文官乃是随军的税吏。蒙古的国策注重发展商业，由于他们的大军四方征战，故此常有随军出征的蒙古商人，军中也就设有税吏。

矮个子军官和那个税吏咕咕噜噜说了几句，税吏点了点头，问黑修罗道：“ 你们带的是什么贵重货物，要这样急着赶路？ ” 黑修罗道：“ 不过是些药材和土产。这里有货物清单。 ” 那税吏看了货物单，笑道：“ 你们倒会做生意，料准西夏在大兵之后，必将有瘟疫发生，带的这些药材，可以救人，又可以利市十倍。但你们商人总是狡猾的多，虽有货物单，我也相信你们不过。” 当下吩咐那几个兵丁：“ 给我仔细检查，看他们有没有瞒货漏税？ ”

黑修罗暗暗叫苦，他的珠宝是混在货物之中的，若然仔细检查，哪里还能瞒得过去？

幸亏就在这个紧要关头，高个子军官和呼图赫恰好来到。呼图赫听那军官说了金牌之事，已知必然是笑傲乾坤等人。远远的扬声叫道：“ 你们已经到和林走了一转么，回来得好快啊！ ”

笑傲乾坤喜出望外，摇了摇折扇，说道：“ 呼图将军，月前在夏京多得你的帮忙，今次又要你帮忙了。 ” 笑傲乾坤已经改容易貌，还有点害怕呼图赫认不出他，故此拿出折扇。这柄折扇是笑傲乾坤的独门兵器，等于他的标记。

呼图赫与那税吏打了个招呼，说道：“ 这几个人是在西夏和我们做过生意的，我敢担保他们都是殷实商人。 ”

黑修罗乘机走上前去，与那税吏握一握手，说道：“ 请多多照顾。 ” 税吏见黑修罗突然来和他握手，初时还是不觉一怔，但随即便是心中雪亮。原

来黑修罗掌心捏着一张银票，在握手之时，悄悄地就交了给他。税吏偷偷一瞧，竟是一张三千两银子的银票，而且是和林的一间大钱庄所出的银票，一回到和林，便可兑现。税吏眉开眼笑，说道：“既然是呼图将军作保，我也不必麻烦你们了。你们走吧。”

笑傲乾坤与黑修罗谢过了呼图赫，正要骑上骆驼走路，忽见一个披着大红袈裟的喇嘛走来，说道：“且慢！”这个喇嘛正是蒙古的国师尊胜法王。原来尊胜法王听到笑傲乾坤说话的声音，心中起疑，特地出来盘问的。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都已改容易貌，但仍然瞒不过他的眼睛。正是：

只道难关方度过，谁知陌路遇仇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一二〇回　霸业此生嗟幻梦　佳期七夕缔良缘

呼图赫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说道：“ 师父，这几个是过路商人，税吏早已盘查了他们，用不着你老人家费神了。 ”

尊胜法王“ 唔 ”了一声，说道：“ 是么？这一路来，外国的商人倒是很少见啊！ ”一面说一面仔细打量笑傲乾坤，越看越是起疑，心里想道：“ 你的改容易貌之术虽是高明，骗得过我的徒儿却骗不过我。好，我且再试他一试。 ”

尊胜法王若不经意地走到笑傲乾坤面前，忽他说道：“ 这位朋友好似在哪里见过？ ”话犹未了，一掌就向笑傲乾坤的肩膊拍下。

拍对方的肩膊也可以当作是一种“ 亲热 ”的表示，但以尊胜法王的掌力，倘若是不怀好意，这一掌给他打了下来，笑傲乾坤的琵琶骨只怕也会粉碎。

笑傲乾坤焉敢给他打中，轻轻一闪，用极巧妙的步法闪开了尊胜法王的一掌，笑道：“ 我们到处经商，说不定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大师，但却似乎没有和大师做过生意。请恕眼拙，只能当做是初次识荆了。 ”

呼图赫道：“ 这是我的师父尊胜法王，我们蒙古的国师，怎会和你们做过生意？你莫信口胡言！ ”

笑傲乾坤道 :“ 这么说，一定是法王认错人了。我妄自猜测，还望恕罪。 ”

尊胜法王那一掌打了个空，看了笑傲乾坤的身法，已知他是在祁连山下打败自己的书生。可是以尊胜法王的身份，却又不能与笑傲乾坤打开天窗来说亮话。要知他是蒙古的国师，是以天下第一高手自负的，倘若给兵士们知道他曾经给笑傲乾坤打败，他还怎有面子做蒙古的国师。笑傲乾坤也料准了他有这个顾忌。所以用说话挤兑他，暗中点醒他，叫他不敢公然报仇的。

尊胜法王那次败在笑傲乾坤手下，引为奇耻大辱，此时虽是不敢在人前抖露出来，但一口气却实在是咽不下去。这刹那间，尊胜法王转了几个念头，心里想道：“ 今日若是轻易放过了他，这一掌之仇，不知何时方能报复？ ”想至此处，杀机陡起，冷冷说道：“ 就当作是今日初会吧，咱们交交朋友！ ”伸出手来，待与笑傲乾坤相握。

笑傲乾坤说道：“ 一介商人，不敢高攀！ ”说时迟，那时快，尊胜法王出手如电，已经抓到，笑傲乾坤在他掌力笼罩之下，想要躲闪也难了。

笑傲乾坤装着受宠若惊的样子，伸出手掌，与他一握，却不待尊胜法王握牢，双掌一触便即缩手，轻轻地退了三步，说道：“ 多蒙法王看得起我，小民这厢有礼了。 ”笑傲乾坤以上乘的内功卸汗尊胜法王的掌力，但仍然不禁后退三步，胸中且觉气血翻涌，不由得暗暗吃惊！

等胜法王打了个哈哈，说道：“ 原来这位朋友还是位武学行家，老衲失敬了。 ”他立心报那一掌之仇，却又不能挑明来说，是以只好装作刚刚发现笑傲乾坤懂得武功的样子，才好邀他比试。

这税吏虽然是个文官，此时也看出了一点苗头，知道笑傲乾坤一定不是个普通的商人了。但他还不知道汪他们二人之间有那么一段过节，来往蒙古的各国行商懂得武功那也是平常之事，于是这税吏凑趣说道：“ 这几位朋友敢在兵荒马乱之中抢做生意，当然是本领不差的了。法王是天下第一高手，难得他赏识你，我看你也不必忙着走了。请得法王点拨你几招，你一生受用不尽，胜于赚几个利钱。 ”

法王笑道：“ 你走了眼了，这位朋友岂只 ”本领不差 ’，依我看来，恐

怕咱们的‘金帐武士’也还比不上他呢。点拨我不敢当，来，来，来！咱们就比几招，印证印证吧。”

武林中所说的“印证”，意思是指“点到即止”的善意比试。但笑傲乾坤心里当然明白：尊胜法王是藉比试为名，立心要报那一掌之仇的。事已如斯，笑傲乾坤要躲也躲不了，只好笑道：“我只识几手三脚猫的功夫，怎配得上向天下第一高手请教？”尊胜法王道：“不必客气，好坏都试几招。你不用担心，我也不会要你性命的。”

蓬莱魔女忽道：“法王，你是天下第一高手，我们夫妻一同向你请教如何？这样才不至于失了你的身份。”

那些蒙古武士听得国师要和一个商人比试，争着围拢来看。他们见蓬莱魔女也要下场，更为兴奋，登时轰然叫“好”，纷纷说道：“对，对。夫妻同上，这可热闹多了。”“这位小娘子人长得好看，本领想来也是好的。不过，我们的国师天下无人能敌，你们的本领再好也好不过他。国师你可得让她点儿，别伤了她才好！”这些蒙古武士怎知蓬莱魔女的厉害，油嘴滑舌地乱说一通，只有尊胜法王心里暗暗叫苦。

可是尊胜法王给他们左一个“天下第一高手”，右一个“天下第一高手”一捧，又怎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示弱。只好说道：“好吧，反正是彼此印证武功，你们夫妻俩就并肩上吧！”此时他口中所说的“印证”二字，意思已与刚才所说的大不一样，而是怕华、柳二人当真要令他坍台了。

蓬莱魔女道：“对不住，我可是要用兵器的啊。”那些武士又笑道：“不错，不错。一个妇道人家当然不能用粉拳绣腿和人对打。但小娘子，你也不必顾虑，你用什么兵器也伤不着我们的国师的。”尊胜法王道：“你尽管用兵器就是，我只是一双肉掌。好，来吧！”尊胜法王为了保持自己的身份，心中虽是不无怯意，也只能这么说了。蓬莱魔女亮剑出鞘，“唰”的就是一剑刺去，尊胜法王挥袖一拂，身移步换，却抢到了笑傲乾坤面前，一掌向他击下。这是声东击西的打法，双方同时在抢攻势。

笑傲乾坤用了一招“拂云手”化解他的掌力，哪知尊胜法王这一招“龙门三鼓浪”竟是蕴藏着三重力道，第一重力道还不觉得怎样，第二重力道就猛烈了许多，但也未能摇撼笑傲乾坤。笑傲乾坤解招之后，刚要还招，陡然间第三重力道排山倒海般的涌来，饶是笑傲乾坤内功纯厚，也不由得踉踉跄跄地退了几步。

笑傲乾坤暗暗吃惊，这才知道尊胜法王的功力确是非同小可，心里想道：“幸亏有清瑶助攻，否则单打独斗，我绝不是他的对手。”

殊不知笑傲乾坤固然吃惊，尊胜法王却更为震骇。他那次在祁连山下吃了笑傲乾坤一掌之亏，是在和武士敦等人连斗了三场之后的，所以输得很不服气，以为当时倘若自己不是强弩之末，只需一掌就可以将笑傲乾坤击败。如今事实证明，他全力发出的一掌，虽然稍占上风，也不过仅仅摇撼了对方而已，并不能就将对方击败，亦即是说笑傲乾坤的实力实是在他估计之上。

蓬莱魔女剑尖刚给荡开，左手拂尘又即挥出，这一拂柔中带刚，尘尾散开便似千百支利针刺向尊胜法王的各处穴道，尊胜法王饶是见多识广，也未必见过如此古怪的“天罡尘式”。尊胜法王刚刚震退笑傲乾坤，他那第三重掌力亦已成了强弩之末，只能勉强荡开蓬莱魔女的拂尘，却已不能还击了。

说时迟，那时快，笑傲乾坤已是抽出折扇，退而复上，一招“长河落日”，折扇倏张倏合，同时便出五行剑和判官笔的招数，合扇如刀，削对方的腕骨，

扇柄一指，又点到了尊胜法王胁下的愈气穴。

笑傲乾坤的功力不及尊胜法王，但招数的精奇却在尊胜法王之上。尤其他用折扇使出的点穴功夫，比蓬莱魔女的拂尘袭穴还更厉害。尊胜法王双袖齐挥，荡开了蓬莱魔女的拂尘，也把笑傲乾坤的折扇引过一边，可是他虽然同时化解了华、柳二人的绝招，一条衣袖亦已给笑傲乾坤的折扇削去了一幅。笑傲乾坤这柄折扇的两边扇骨是镶着铁片的，但到底不如刀剑之锋利，现在居然能削去尊胜法王的衣袖，内力即使不及尊胜法王，也是足以惊世骇俗的了。

尊胜法王又惊又怒，一咬牙根，把平生所学尽都施展出来。他的混元一炁功已到炉火纯青之境，华、柳二人的兵器要想打到他的身上也还当真不易，而且笑傲乾坤也有一重顾忌：在目前的形势之下，他是只能令尊胜法王知难而退，不能伤了他的。这一仗想要打得恰到好处，其难可想而知，打到紧处，有一招华、柳二人左右夹攻，眼看尊胜法王已是不能兼顾，非得认输不行。尊胜法王忽地以攻为守，以极巧妙的招数迫退了蓬莱魔女又化解了笑傲乾坤的妙招。这一招用得险极，尊胜法王解招之后，只觉虎口一麻，原来已给蓬莱魔女的一根尘丝刺进了他的穴道了。

旁观的许多蒙古武士起初以为他们的国师和这对夫妻比试只是找找开心而已，后来看见华、柳二人本领非凡，才不禁大为惊异，喝彩之声，此起彼落。但过了一会，彩声又渐渐疏落下去，因为双方越斗越紧，众武士看得惊心动魄，不知不觉大家都屏息而观。

这一招华、柳二人攻得凌厉，尊胜法王也解得奇妙，但在一班武功泛泛之辈看来，却是看不出其中好处，是以许多旁观的武士，都只是在注意下一招的变化，并无彩声。

武士们没有喝彩，却忽然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叫出了一个“ 好 ”字。此人是个青袍老者，也不知他是什么时候来的，突然出现在武士的中间。

武士们凝神观战，都未发觉有个陌生人在他们中间，此时被他高声一叫惊动，在他旁边的两个武士怔了一怔，不约而同地向他抓去，一个喝道：“ 你是什么人？谁许你到这里来的？ ”一个骂道：“ 你这糟老头懂得什么？胆敢在这里大呼小叫！ ”两人话声未了，忽然又是不约而同地一齐摔倒，两个人在地上滚作一团。那老者却是头也未回，而且双手笼在袖中，显然不是他出手打翻这两个武士。周围的武士只道他们是互相碰撞而致跌倒，不禁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于是有的人拉起同伴，有的人便围拢过来，要盘问这个老者。

蓬莱魔女又惊又喜，原来这个老者不是别人，正是她的父亲柳元宗。蓬莱魔女做梦也想不到会在这里和她父亲见面，一个“ 爹 ”字险些就要叫出口来，笑傲乾坤连忙向她抛个眼色，蓬莱魔女瞿然一省，这才想到如今还不是父女相认之时。

尊胜法王更是大为惊异，要知他是个武学的大行家，那两个武士糊里糊涂地摔了一跤自己还是莫名其妙，尊胜法王则已经看出，这个青衣老者用的是“ 沾衣十八跌 ”的上乘内功，还幸他功夫没有使足，要不然这两个武士吃亏更大。

此时蓬莱魔女已经给他迫退，由于这老者突然出现，起了一阵骚动，双方未有继续交手。尊胜法王趁这当口，自下台阶，叫道：“ 你们休得无礼，请这位老先生过来。 ”尊胜法王走去招呼柳元宗，停止比武，华、柳二人也乐得就此住手。

尊胜法王虎口被蓬莱魔女的一根尘丝刺进穴道，很是难受，但他内功深湛，仍是动作如常，外表看不出来。尊胜法王有心试试这老者的功夫，走到柳元宗面前，便即合什一礼，说道：“高人驾到，猜恕有失迎迓。”尊胜法王这揖用上了他独门的“混元一炁功”，虽然虎口被尘丝所刺，酸麻未止，但这劈空掌力仍是足以开碑裂石。不料只见柳元宗的青袍起了皱纹，而他本人却竟似毫无知觉！

柳元宗道：“山野鄙夫，怎敢当高人之号？”合什还了一礼。尊胜法王暗暗戒备，丝毫也没有感觉到对方的内力，正自暗笑多疑，不料忽地如沐春风，初起时只觉丹田有一丝热气，转瞬间便似有一股暖流通过全身。

尊胜法王又惊又喜，原来他穴道受伤，气血不舒，胸中本是有几分烦闷之感的，这股暖流通过了全身，登时如沐春风，有说不出的舒服，精神为之一振。尊胜法王这才知道对方是用最上乘的内功，为自己推血过宫。平时推血过宫，即使是武学高明之士，也必须手指触着对方的身体；像柳元宗这样，距离一丈开外，而能够默运玄功，替对方推血过宫的情形，饶是尊胜法王见闻广博，武学深湛，也是从所未见，从所未闻！柳元宗丝毫不动声色，就给尊胜法王医好了伤，尊胜法王面子得以保全，心中又是感激，又是惊疑，连忙说道：“老先生慢走，你，你是谁？”迈步向前，伸手拉着柳元宗。他这一拉，一方面是想再试一试柳元宗的功力，一方面也有将他留下与他结交之意。

柳元宗道：“法王不必多礼。”身形纹丝不动，伸手就与尊胜法王相握，突然间三只手指已是扣着他的脉门。尊胜法王刚才因为柳元宗暗中替他治伤，已知柳元宗对他决无恶意，是以放心和他握手。不料柳元宗突然扣着他的脉门，尊胜法王这一惊非同小可。要知脉门受制，多好的武功也是不能施展，只能任由对方要如何便如何了。

尊胜法王只道柳元宗要他当场出丑，心中暗暗叫苦，却不料柳无宗的所为，又一次大出他意料之外，就在他心头陡然一震之际，柳元宗已是把手松开，只见一根尘丝，随着他的手指飞起，尊胜法王的虎口登时感到轻松，十分舒服。这才知道，柳元宗是又一次施展最高明的医术配合了最上乘的内功，将刺进他的穴道那根尘丝，给他“拔”出来了。尘丝一拔，立即被风吹得无影无踪，旁人都不知道。

武士中间忽地有一人越众而出，哈哈笑道：“法王，你还未认识这位老先生吗？这位老先生就是大汗渴欲一见的柳元宗柳老前辈。”

蓬莱魔女认得这人是上官宝珠的父亲上官复，心里想道：“此人害了宝珠母亲一生，我只道他经历了那场惨痛之后，是应该悔悟的了。却不料他名利之心还是未能尽去，如今又投到成吉思汗的帐下了。”柳元宗和上官复是少年时候相识的，但却不知他后来的那些经历，此次大漠相逢，也是颇出意外。尊胜法王喜出望外，说道：“原来是柳老先生，果然不愧是天下第一名医。大汗正想请先生一诊，如今不期而遇，无论如何是要请先生稍留的。”柳元宗身份已被揭破，难以推辞，只好答应去见成吉思汗。

税吏上前向尊胜法王请示：“这几个人——”意思是在问，如何处置笑傲乾坤和蓬莱魔女等人，是放行还是扣留？

尊胜法王踌躇未决，上官复已自说道：“柳老先生正要给大汗看病，国师哪还有工夫理这些小事？叫他们快走吧！”上官复是有地位的“客卿”，尊胜法王不便驳回他的说话，虽然不大愿意放行，也只好允许了。

上官复望了蓬莱魔女一眼，说道：“你们可以找得到上好的 宝珠吗？我希望得到一串宝珠，价钱随便你要。下次请给我带 来。”原来上官复已经认出了蓬莱魔女，他知道蓬莱魔女是他女儿上官宝珠的朋友，故此有心将她放走的。他这几句说话语带双关，其实即是向蓬莱魔女暗示，希望她能为他找回女儿。

蓬莱魔女道：“我一定替你留心，可是宝珠难求，我们也未必找得到。”上官复道：“我明白。但只要你替我留心，我就感激你了。什么时候找到都行，我可以等待的。好，你们走吧！”

呼图赫亲自送华、柳等人出去，柳元宗放了心，于是跟上官复与尊胜法王去见成吉思汗。

进了一座金色的帐幕，幕中肃静无哗，卫士轻轻摇手。尊胜法王停下了脚步，小声说道：“大汗正在祈祷，等一会进去。”

只听得帐中传出喃喃的祈祷声，说的是蒙古话，意思是说：“从此后，你像仙云似的身体，飘散了的时候，你遗留下的这个大国，还会使你的子弟管辖吗？到后来，你像神灵似的身体，烟散了的时候，你遗留下的这个大国，不是枉然吗？他们要污辱，像高山的乔松——你的好兄弟们。他们企图，不使还未成熟的子弟，管理你的国土。天上的真神，你可听见了我的说话，现在还不是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根据《蒙古秘史》译文）

柳元宗心里暗笑：“原来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也感到死的恐惧了！但他这段祈祷却也是别开生面，他以为他是世界的主宰，竟然妙想天开，要和‘真神’商量，让他一直活下去呢。”柳元宗医学深湛，在帐幕外听到成吉思汗的声音，已知他命不久长。

忽听得成吉思汗大叫道：“我要把世界变成蒙古人的牧场，谁敢违抗我的意旨？我是一定还要活下去的！”

上官复揭开帐幕进去说道：“禀大汗，天下第一名医柳老先生已经来了，他一定会医好你的病的。”原来成吉思汗在进攻西夏途中，有一次由于他所骑的红沙马受了惊，把七十多岁的他抛在地下，因此而得了病，也因此只好放弃继续进侵中原的计划，回国养病。成吉思汗的部下给他延请天下名医，上官复深知柳元宗之能，保荐他给大汗治病。是以成吉思汗早就下了密令，一定要请到柳元宗。

柳元宗给成吉思汗把了把脉，说道：“大汗之病，是肝火郁积，邪入心包，故所以有筋骨酸痛，筋挛拘急，角弓反张，吞卷囊缩等等症状。大汗昨晚又曾连续做了几次恶梦，因此适才诸感交集，怒气难遏，思虑过度，眼前出现各式幻象，不知我说得对是不对？”

成吉思汗又惊又喜，说道：“先生真是神医，说得一点不错，请先生救我。”原来成吉思汗昨晚的确是连续做了几个恶梦，梦见给敌人五马分尸，梦见以前给他惨杀的人来向他报仇，梦见他的四个儿子在他的灵前互相残杀……这些幻象适才还在他的眼前出现。

柳元宗道：“死生有命，老朽医得了病，医不了命，只能请大汗少行杀戮，多施仁政，心气和平，自然可以益寿延年。”

成吉思汗怒道：“你，你也医不了我的病？哼，说什么少行杀戮，多施仁政？这不过是腐儒之见，迂拙之言！我若不是把敌人杀得胆寒，焉能使四方慑服？哼，我受命于天，天下未曾一统，我要死也死不了的。”

柳元宗道：“大汗既然不愿听我的话，只好请大汗另请高明。”

成吉思汗挥手道：“好，不要你医，你走，你走！我倒不信，不要你，难道我就会死！”话犹未了！忽地脸肉痉挛，嘴角抽搐，吐出许多白沫，晕过去了。

成吉思汗的后妃和四个儿子：兀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两个未出嫁的女儿，珍固和硕别妃和阿勒海别妃纷纷挤到病榻之前，抢地呼天，叫人急救。

尊胜法王道：“柳老先生，求你一加援手，让我们大汗醒来，哪怕是多活一个时刻也好。”

柳元宗用银针刺成吉思汗的人中，成吉思汗悠悠醒转，怒目而视，似乎是想骂谁，却骂不出来。

年纪最长的两个王公跪下去说道：“你像高山似的金身，如果倒塌了，你的大汗国由谁来统治？你像柱梁似的金身，如果倾倒了，你的神威大纛，由谁来高举？你的四个儿子之中，由谁来执政？儿子们、兄弟们，属民百姓们，以及后妃等人，请大汗给我们留下圣旨。”

王公家人已经在请示后事，金帐中乱成一片，谁也无暇理会柳元宗了。尊胜法王道了个歉，送柳元宗出帐，说道：“请柳老先生不把大汗病危的消息泄漏出去。”匆匆说了这句说话，立即又回去替成吉思汗主持祈祷，尊胜法王明白，这次很可能就是临终的祈祷了。

上官复悄悄溜出来，送柳元宗一程。柳元宗道：“上官兄，你本来逍遥海外，何苦还要贪图富贵，做蒙古人的什么官？如今成吉思汗已是危在旦夕，一旦树倒猢狲散，争权夺利之事势在所难免，你是汉人，犯得着卷入这个漩涡么？”上官复苦笑道：“我有难言之隐，老兄不会明白的。”

柳元宗道：“既然如此，我也不勉强老兄做什么不做什么，各随心之所安吧。”

上官复叹了口气，说道：“欲求心之所安，谈何容易？”柳元宗料他定有心事，说道：“上官兄，你还有什么话要和我说么？

实不相瞒，刚才那两个人乃是小女小婿，我可不能在此处久留，须得赶紧去和他们会合了。”

上官复笑道：“我已知道是令嫒令婿了。这件事我本来是想拜托令嫒的，但因刚才尊胜法王等人在旁，我不便和她说话，现在就拜托老兄吧。”说罢，拿出一个匣子，交给柳元宗，说道：“这匣子请老兄交给令嫒，请令嫒转交给宝珠。”柳元宗道：“宝珠是谁？”上官复苦笑道：“是我的女儿。但我却不愿意让她知道我是她的父亲。其中情由，我想令嫒是已经明白了的，我就不多说了。”

柳元宗道：“好吧，这件事我替你办到就是。你回去吧。”走出了营地，柳元宗施展“陆地飞腾”的绝顶轻功，一口气跑了一程，估计已经跑了十多里路了，忽听得胡前之声隐隐传来，笳声凄凉之极，柳元宗凝神一听，笳声之中，还隐隐有悲号之声。原来是成吉思汗业已逝世，数万人同时举哀，故而哀声远达十里之外。

柳元宗心中暗叹：“成吉思汗要把世界霸占作他的牧场，到头来他所能占有的也只不过一杯黄土。”

柳元宗赶上华、柳二人，父女相见，不胜之喜。蓬莱魔女道：“爹爹，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我的师父呢？他老人家好了没有？”

柳元宗道：“你的师父早已好了，我们不见你来，特地到祁连山找你，

这才知道你们到蒙古来了。我放心不下，是以赶来会你。”蓬莱魔女喜道：“啊，原来你们已经到过祁连山了，他们都好吗？”

柳元宗道：“大家都很平安，只是挂念你们。”跟着把她女儿相识的朋友一个一个地说出来：“檀羽冲夫妻还在山上，他的武功非但恢复，而且更胜从前了。耶律元宜和赫连清霞已经成婚，我刚好赶得上喝他们喜酒。耿照和李家骏、玳瑁三人则已回转你的山寨去了。”

蓬莱魔女道：“我有一位新交的朋友，不知爹爹见着了没有？”柳元宗道：“是不是上官宝珠？”蓬莱魔女道：“不错，你见过她了？”柳元宗道：“没有见着。我在祁连山不过住了两天，许多小一辈的朋友，都来不及约谈了。这位上官姑娘我也不知她是否还在祁连山上？”蓬莱魔女道：“那么，你怎么会知道她？”柳元宗笑道：“我刚才见着了她的父亲，他有一个匣子托你转交给他的女儿呢。”蓬莱魔女接过匣子，叹道：“我早料到上官复是她父亲了，果然没错。”当下把青灵子夫妻与上官复之间的事情说给柳元宗听，柳元宗听了这场情孽牵连的惨剧，也不禁为之感叹。

柳元宗道：“现在该你说啦，你见着了师兄没有？”蓬莱魔女道：“公孙奇已经死了。”当下将在和林的遭遇一一道出，柳元宗不禁再一次地怃然长叹，说道：“自作孽，不可活。公孙奇死不足惜，只是你师父只此一子，你回去可得好好安慰他老人家。”蓬莱魔女道：“这个当然。他老人家是留在祁连山么？”柳元宗道：“他准备在祁连山住几天，就到你的山寨去。他说等你们一回来就替你们主持婚礼，所以你们不必再去祁连山了。”蓬莱魔女杏面飞霞。说道：“他老人家比我们还要心急。”柳元宗哈哈大笑。

一路无事，回到山寨。公孙隐得知儿子死讯，自是不无难过，但公孙奇这个下场，也早已在他意料之中，虽然难过，还受得起。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就像他的儿女一佯，公孙隐忙着为他们筹办婚礼，失子之痛，也就渐渐减轻了。

华、柳二人洞房之夕，武林天骄与赫连清云联袂而来，抱拳笑道：“恭喜，恭喜。谷涵兄，今晚你可不用弹剑狂歌，叹什么空抛红豆意悠悠了。”笑傲乾坤笑道：“你们两口子来得这样迟，罚你先饮三杯，再吹一支曲子。”

武林天骄笑道：“该罚，该罚！”喝了三杯，拿起玉箫，吹出了一支充满愉快情调的曲子。赫连清云按拍而歌：“风韵箫疏玉一团，更着梅花，轻袅云鬟。这回不是恋江南，只为温柔，天上人间。赋罢闲情共倚栏，江月庭芜，总是销魂。流苏斜掩烛花寒。一样眉尖，两处关山。”

这是南宋词人周方泉的“一剪梅”词，武林天骄借这首词来祝贺华、柳二人的新婚，却是恰到好处。他们二人以前彼此追寻，都曾到过江南。而洞房红烛，斜掩流苏，又正是眼前景致。

铁笔书生文逸凡笑道：“好一个‘只为温柔，天上人间’。这恐怕也是夫子自道吧？你们两对壁人都是神仙眷属，我这酸丁看着眼热，真是后悔当年不娶妻了。”武林天骄笑道：“急起直追，现在也还未迟啊！”文逸凡摸着胡子道：“胡子都白了，还有谁要？”说罢哈哈大笑。

蓬莱魔女笑靥如花，满怀喜悦，夫婿的柔情，知己的友谊，融溢在合欢杯中，令她深深地感到了幸福。“这真是再好不过的圆满境界了。”蓬莱魔女心想。

欢笑声中，侍女进来报道：“武帮主夫妻到了。”蓬莱魔女大喜之下，也顾不得新娘子需要矜持，便即叫道：“云姐姐，你们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呀！”

云紫烟进来笑道：“你问士敦。”武士敦喝了三杯罚酒之后，说道：“你们要不要听蒙古来的消息？成吉思汗死后，把他连年征战所得的属地划分四个汗国，分封四个儿子。各兄弟接受父亲的遗言，推举窝阔台为大汗。如今蒙古的国力不是削弱而是更强了。日前得到的消息，窝阔台命侄儿拔都领军西征，计划在横扫欧洲之后移兵东向吞并中原。咱们可能暂得数载苟安，但终须要对付这雄霸天下的强敌的。对不住。在你们的新婚之夜，我们给你们带来了这些消息，可真是太煞风景了。”

笑傲乾坤道：“居安思危，这是应该的。喝酒，喝酒！”

酒阑人散之后，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在烛影摇红之下，脉脉含情，相对而视。蓬莱魔女低声说道：“今天真巧，正是七夕。”笑傲乾坤曼声悄吟：“织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蓬莱魔女笑道：“不错，咱们可不要为了儿女之情，忘了兴亡之责。你我的夫妻之情，原不在朝朝暮暮长厮守的。”红烛下夫妻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正是牛郎织女银河会，人间天下两团圆。